

足當之

湯珍字子重務學耽書與王履吉兄弟讀書石湖治平寺凡十五年爲蔡羽文徵明輩所推重石湖有五賢祠祀徵明唐寅王守王寵及珍吳人至今以爲美談

周詔字希正少隨父泰令海外樂會父卒有欲留娶之者詔曰父死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夷乎匍匐萬里歸其喪長益飭勵德器弘遠文辭典博成化庚子舉於鄉爲興國紀善時典則未備乃本祖訓爲書數千言以規佐之及睿宗登遐寄以後命因朝夕納誨世宗尤見親信及入繼嗣歷念藩邸舊學擢詹事侍讀大禮議興諸臣不能將順屢有評論上爲赫怒多

見斥辱詔轉移密勿常謂陛下制禮尊親群臣未達然不敢阿附固其忠諒今若亟罪彼懷二三將何罪之因免冠請老上爲動色尋進太常少宗伯卒是時張桂用事不三四年卽登三事使詔曲徇世宗亦何難與之上下乃味其所言極意調停諫諍諸臣以示三諫則去之義其不爲躋僖公之濮議也可知矣詔誠秩宗矣哉

盛應期字斯徵號值庵世吳江籍徙居長洲弘治六年進士官都水主事轄濟寧諸牐持法矯伉大璫李廣家人市私鹽至畏應期法投鹽水中廣怒會南京進貢後至廣誣應期阻薦新船逮下錦衣獄謫雲南安寧驛丞遷知祿豐縣稍遷順慶

通判正德初歷雲南按察僉事分巡金滄道土夷不法折其  
角坐持鎮監梁裕驕橫事爲裕誣奏復逮下錦衣獄值乾清  
宮災言官交章申救得復職遷陝西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  
復與鎮監廖鑿持軋鑿借督造織罽事欲中傷應期應期按  
得其支破正帑之數逾數萬將上聞鑿惶恐伏地乃止時武  
宗幸榆林士馬全集蹂躪紛擾人情汹汹應期處之裕如民  
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供億悉備幸帥江彬縱欲有所苛責應  
期以靜鎮待之卒亦不能害也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四川平天全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禮文義之亂嘉靖中  
再撫江西總督兩廣所至以氣壓節帥監軍破歸善賊及思

恩二夷先後斬級二千餘俘半之方論功而訛議者叠至矣  
先是稽校尺籍得總兵太監二府脫卒甚夥並勒歸伍而深  
抑其官屬不令暴橫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嘆言官屢劾應期  
改工部侍郎理易州山厰實奪之權也致仕歸歲丁亥黃河  
決徐浦間特起爲右都御史往治河乃議於昭陽湖東北進  
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濬百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  
永上可之大興役夫尅期六月工將成會旱災修省言者謂  
開河非計帝令罷役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  
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  
維熊俱落職後七年復官致仕尋卒後三十餘年朱衡循新

河遺跡疏通運道世蒙利賴焉

吳一鵬字南夫虎邱山塘里人弘治六年成進士改官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中貴劉瑾怒不進謁會編纂孝宗實錄成以更練政務爲名出爲南京刑部郎移禮部郎瑾伏誅仍爲侍講歷官至南吏部尙書致仕歸卒年八十三諡文端一鵬居資有在後者跼蹐不安一鵬抱案自若及入爲侍講學士學士故不當祭酒乃得南祭酒祭酒不當南太常乃得南太常復入爲禮部侍郎陞尙書尙書尙書典內制不當出理部乃獨出理部禮部尙書非得罪不南乃以遷之南人代爲不平一鵬

無幾微見詞色不遺祿位不求速榮不擇美職譬之大河不匱不盈易名文端有以哉

徐應驥字若赤任德州同知遷寶慶郡丞廉幹精敏計擒劇盜招集流亡爲楚中循良冠攝府篆兩月卒官吏民助錢得歸陳津字道通號莪齋都御史瑒孫篤志力學繩其祖武中嘉靖戊子鄉試選授壽寧縣壽寧閩之僻壤邑多強宗桀黠難治津至一繩以法皆懼而自戢鄰邑有山寇曰胡大漢哨聚爲亂津率衆擣其巢戮渠魁餘黨悉平時礦使四出至壽寧津白於臺謂役興則民不堪命適令吏因緣爲利役乃止擢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龍江關陞兵部職方司郎中悉心

贊畫官軍咸服移疾歸卒著有乙未稿莪齋雜抄時有椿字  
子年者少從雅宜王寵遊有文譽與津同舉嘉靖戊子鄉試  
登乙未進士孝行醇篤官南曹奉父母與俱旦夕孺戀不離  
左右陞荊州守荆固大郡人所樂就椿獨念親老道遠難迎  
養再疏乞歸世父早喪以四歲子枌屬撫椿力爲保護禦侮  
蠲徭枌得成立時人高其友子

皇甫錄字世庸其先自安定遷吳登弘治九年進士由禮部郎  
爲重慶守明習國家典故前代制度損益一時秩宗倚以爲  
重又出守夔州時山寇竊發蔓延蜀郡皆按甲不敢出錄獨  
率吏士具餼糧疾力窮討旣平使者上其功屬已報罷歸著

書以爲樂文章爾雅萃於一門子冲泮泮濂皆傳父學稱吳  
中四皇甫比於荀氏八龍河東三鳳云

祝允明字希哲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稱枝指生大父灝官  
參政所在有聲允明天才穎發博極群籍自爲舉子已自攻  
文詞好爲深沉澁奧效樊紹述之文輒棘啄不能句每當  
勝流翕集談笑雜遛援毫疾書思若泉湧詩多言情之作書

法鍾王下至歐顏蘇米無不精詣而晚尤橫放張顛懷素不  
足多也常自愛惜不易書伺其得意乃可得或俟窘時客至  
無酒乞文及書輒與之已小饒更自貴矣弘治五年舉鄉薦  
謁選興寧令有政聲遷京兆通判遂乞歸歸日與故人縱酒

務盡其橐中裝乃已年六十七卒允明爲徐有貞外孫李太僕應禎婿故書法入神好獎借後進終身不言人過才士尤以爲難子續亦第進士仕至廣西左布政使

錢貴字元抑領弘治十一年鄉薦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籍時太常寺用羽士爲卿少貴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統和神人職位尊重不宜以異端參列嘉靖初言太監蕭敬貪饕不法不宜在上左右又蒼萃姦璫王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宦傳上之世宗時置之袖其後革鎮內臣貴啟之也進鴻臚寺丞致仕時貴甫艾卽治塚壙所居之傍未幾卒人稱其知命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溫州守林子世德清門少樹名業吳下知名士若祝允明徐禎卿唐寅蔡羽王寵諸人皆與爲布衣交每當登高作賦剪燭論詩散華落藻未能或先也後以歲貢入太學薦授翰林院待詔與修國史回翔禁近清吟揮洒詞館諸公皆爲傾倒比於唐之王維宋之米芾爲文師吳文定字法李貞伯畫學沈啟南兼衆人之長爲一代絕藝片縑尺幅珍如拱璧詩出入於元白錢劉絕去雕琢溫雅自然著有甫田集年九十神明不衰碑版金石照耀四裔朝鮮使道吳望金閭遙拜曰此文公所廬居有停雲館玉蘭堂門無荆棘坐客常滿請求筆墨者雖倦甚亦必應之獎拔

後進宅心和惠常赴一鉅公燕酒半公假寐闕室金卮玉斝  
羅列有歌客老而貧尾之入懷卮以出徵明知之明日折簡  
謝主人曰昨酒具大佳欲仿欵製已取一付奴子偶爾忘告  
宰相恕也其隱德如此乾隆十六年禮部侍郎沈德潛赴都  
朝賀六世孫諸生含附徵明小像進呈

御題七言律書一章其上命德潛及南書房臣梁詩正蔣溥劉  
統勳汪由敦嵇璜裘曰修錢陳羣介福董邦達錢維城等十  
人和之復

御書德藝清標四字額其祠異代恩榮藝林傳爲盛事云子彭  
字山橋國子博士嘉字休承和州教授俱以風雅知名孫震

### 孟自有傳

顧蘭字榮甫臨頓里人晚慕陶處士潛因號春潛居士爲諸生  
時有古文名弘治十一年舉鄉試七上禮部不中授山東淄  
川知縣擾民敝政悉更張之改江西樂安樂安俗甚陋父母  
死溺於禳祥更數歲不葬男子未弱冠而婚婦女夫死不成  
服輒嫁蘭以禮教民民始苦之逾年設誠致行苦者乃悅以  
不善事上官投劾歸性廉潔在淄時當入覲徒手無一錢百  
姓饋數十緡力却之及歸田廬俱廢存荒圃數弓藝木竹蒔  
花藥抱瓮灌溉日循畦數周非風雨晨弗輟也賓至摘蔬果  
設茗粥餉之無幾微不自得意或謂春潛性湛寂寞樂於潛

而潛者也或謂與時齟齬退而逃隱不甘於潛而潛者也春  
潛笑不應人終莫能測子息育字克成自號少潛家貧力學  
有父風孫祖辰字其武家益貧青蘿繞屋苔花滿堦炊烟午  
息終日靜坐人與相對如遇秋潭皎月心骨俱冷文文肅相  
國嘆其身名俱沈謂三隱中最高者云

三隱指杜瓊  
邢量及祖辰

吳龍字世應弘治五年舉鄉薦試宰來陽值徭寇叛民多流移  
竭心撫循有詔免民間逋負而有司徵督如故龍獨蠲除如  
詔當路賢之

黃魯曾字得之弟省曾字勉之正德丙子魯曾舉於鄉以易魁  
其經嘉靖辛卯省曾以春秋魁其經省曾一再試不中輒棄

去以古文詞鳴而魯曾老於公車其意若士不成進士卽不  
能有所設施有所設施必不能至於公卿至於公卿而問所  
由起赧然蔑以應也顧生平立志節不肯詭隨時巖嵩欲致  
之謂苟出我門下當貴顯卒莫能屈年七十五沒至是去省  
曾沒十有五年矣所誤詩若文詞必已出口吾得於機而發  
於機雖吾亦不知所由來也有兩漢博聞大哈小哈錄等書  
省曾少歲與其兄散金購書喜談經濟學王文恪公整楊儀  
部循吉皆爲延譽至稱鄉貢時名已滿長安矣王新建守仁  
湛甘泉若水先後講學遊於其門李空同夢陽以詩文雄河  
雒間相與羽翼大約輕科第重交游棄時好志古學意趣然

也錢蒙叟謙益嘗傲夢陽并掎撫省曾謂勉之兄弟心折北地降志以從而吳中始有北學因四皇甫與黃氏爲中表兄弟連類及之謂其浸淫俗學此錢氏門戶之見非篤論也著有五岳山人集輿地經老子玉略行於世吳中稱二黃先生彭昉字寅甫正德六年進士知公安縣專意拊循不以文法自拘期年而治成文法吏咸疾之會盜入城被執披其橐空無一錢曰廉官也舍之坐不戢盜降德慶州判官再遷新會縣知縣時洞獠竊發節鎮大臣不能擒殲取平民被誣者煅煉成獄昉不義其所爲用是積忤上官去其職而剛方貞白之操有不可誣者

朱統字子純登正德十六年進士知開州以廉惠幹濟稱擢南職方有大奄侵食兵士統引法裁之奄爲斂戢參政江西時初置東鄉縣遏寇盜而奸民避徭役上公車訴狀勘者大違衆心連歲不決統立訊破其姦縣得不廢移四川威茂兵備平叛番有功歷廣東布政以勦獮賊功進都御史撫贛已移撫浙閩一平寇於漳州同安再殲島彝於定海三破賊於溫盤諸洋初海上市舶旣罷凡番貨至奸商多負其債番索之急則投於貴人豪姓番人候久不得食出沒爲盜統至力治通海船者無少貸諸貴人怨謀破其所爲至草巡撫爲巡視以損其權統上章廷辯語侵執政執政亦不善也會又平佛



郎機黑白番船擒其首及餘衆四百人或言其將爲變執傳令悉誅之言官劾其妄殺落職聽勘執慷慨言吾貧無賄賂不任獄患病不任獄負氣不忍誅不任獄縱天子不欲死我大臣及兩粵人必死我乃草生誌仰藥死既卒中外人搖手不敢言海事後東南海寇流毒二十餘年

王渙字渙文亦字文通正德十四年以尙書領鄉薦不中禮部試卒業太學釋褐官嘉興府判凡三年改東川軍民府東川隸貴省在烏撒之西夷獠雜居官此土者比於投竄渙未嘗挂吏議以疏慢不善事上官乃易置之雖云任職實處之要荒外也體孱弱臥疾不赴未幾卒渙博通羣籍抒華發藻能

作不經人道語然操觚立成非故爲刻深鈎棘以眩人心目也作賦得漢人體詩宗孟郊後闌入白太傅陸放翁與文如一手方爲諸生時部使者竒其文稱於京師一時聲滿庠序衆以天廟器望之渙亦不肯苟且自待乃卒落拓一官至抑鬱以死豈命寔斬之耶或文詞之工果足以折損官職耶纂有兩晉南北竒談

查應兆字瑞徵祖文倅懷慶郡生應兆中正德六年進士任虞衡司遣權浙江木稅商人感悅時尙書林俊而下咸以宦官故罷免應兆上疏極言宦官罪惡願賜誅竄肅憲典召還俊等尊顯之以風百官語甚切直陞廣東布政子懋光從子懋

昌相繼登郎署

王懋明字僅初不樂仕進性喜哀集舊聞多撰述無錫華學士  
察重其詩勸僑居錫山與姚咨施翼互相倡和稱錫山四友  
懋明移家詩中云魚鳥適幽性水竹澄貧居開簾峰翠繫停  
舟潭月虛又云食力媿伯鸞攻文匪相如所長惟達命天地  
寧窮子心迹妙善溢爲清音非以聲律工也既老仍歸吳中  
錢同愛字孔周祖瑛精於醫同愛博學好結納先與唐寅徐禎  
卿文徵明善唐徐既沒又與王寵湯珍游好時日不見輒奔  
走相覓見則文酒談笑評隲古今或書所爲詩文相討質性  
喜書每併金懸購所積甚厚爲文奇崛深奧尤長尺牘浮沈

諸生者二十年卒文徵明誌其墓

劉梅字世鼎以禮四世孫少歷燕冀踰二十始折節讀書家故  
饒季獨操之無所問季日從博少年游家幾蕩破人或告之  
梅恐傷季意終不言當季疾梅客遊未歸爲憂悴廢食寢至  
老未嘗析居以正德五年舉人仕汀潯二郡推官皆有惠政  
子鳳爲御史

王庭字直夫登正德八年鄉薦當計偕不欲往父頤強之中途  
忽心動而返未幾父果得疾卒嘉靖二年第進士守許州乞  
改官養母不許尋爲刑曹郎遷按察甌閩甌閩故在山海間  
地多珍貨庭一無所染進江西參議謝病歸居鄉勸誘里中

後進修行立名身與諸子弟習絃誦揖讓以感動之有以他人過失告者庭曰胡不面語之使改而傳聞人耳溫公景葵來守蘇庭於溫座主也溫每候庭庭惟言民間疾苦或稱揚後進未嘗一語及私家居三十年門庭如水子敬臣善色養人目爲王曾子云

陸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完從弟幼穎悟絕人與伯兄煥季弟采自相師友中嘉靖五年進士選入翰林改工科給事中歷陳大事最後觸上怒下詔獄杖三十尋釋之時張璉桂萼相繼入相粲歷舉其納貨賂樹私人露章劾之未幾上感動罷二相都下哄然爭欲一識陸給事旣而詹事霍韜力言璉萼上

名二相還謫粲貴州都勻驛丞稍遷江西永新令平冤獄擒劇寇以母老乞歸林下十八年事母極孝母居恒多戚戚粲選聲伎娛之母死一日盡遣去以哀毀卒子延枝博雅清謹能繼其家聲

王穀祥字祿之父敏字時勉爲名醫穀祥始讀書登嘉靖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工部主事轉吏部代郎中司選事尙書汪鉉秉銓不公穀祥執法不阿數與忤意忽忽不樂念母老乞歸養鉉以例格之謫真定通判歸臥里中不與顯者通有田一頃在東郭冬春閱耕納稼白衣襤褸與田夫伍不知爲士大夫也客過語勢利短長者以他詞亂之後李默爲吏部欲

奏起之穀祥以書辭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隆慶  
初卽家起南吏部不受穀祥美姿容善書畫詞致清雅抄錄  
古文籍至數千百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弄以書畫求者輒  
不應一室之內琳瑯金薤謚如也年六十七卒

陸師道字子傳嘉靖十七年進士廷對射策故相夏言甚竒之  
以第一人進上移之二甲第五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言奏改  
儀制司時言方柄國師道不樂爲所用累稱疾不往見因母  
病請急歸侍久之母病寢劇師道謝客隱湯藥間早暮無間  
母病目師道三舐之會予告過期政府促之再三謝不肯出  
益肆力於學工詩文及小楷古隸傍曉繪事罔不精絕時待

詔文徵明里居師道造門用師禮禮之與陸粲彭年輩茗盃  
爐香翛然終日母終起南儀部不赴再召爲膳部郎中不得  
已應命至京擢尙寶少卿卽上疏告歸師道常受經王吏部  
穀祥故其難進易退亦如其師云有女名卿子能詩適趙宦  
光以偕隱終

張昶字景春父彥達性剛介人有過輒面斥之鮮克當意惟昶  
能得父心彥達沒母陳氏孀居四十年昶行商北都以養一  
日心動弗止俄報母病於家亟棄賈還事母終身母年九十  
七卒昶自爲狀請吳文定銘之著有吳中人物志

顧啟明字時頌自太倉徙長洲明初有原魯先生學宗濂洛祀

鄉賢啟明其耳孫也少讀書卽慕原魯爲人業舉子不竟事  
父以孝聞代兄執勞俾肆力於學爲始興教諭有名白首怡  
怡朝夕相對諷詠古今不輟子存仁成進士

張準字元平昶仲子也習舉子業有聲隨父客京都乃棄書策  
與人共資而賈其人利其資煤戚畹之豪者斂其肆而據之  
準卽引避歸家居時方哺食有僕自遠商回報舟覆計所失  
數百金準不問飲啖如故聞仲子取解北畿家人未見其色  
喜不爲利欲富貴動心如此爲郡守胡纘宗所重時錢法不  
行守將窮治諸肆戶準爲條列情勢請毋峻急以驚閭閻守  
嘆曰有德之言也

吳子孝字純叔文端公一鵬子登嘉靖八年進士選庶吉士出  
爲湖廣參議幼有殊質穎悟絕倫歷官中外直道自信議論  
英發言事必究極是非不能刑曲下人平居燕坐一室手不  
釋卷發爲文章弘衍浩博著有玉涵堂集

顧元慶字大有家近澣市兄弟多織畚治產元慶獨以圖書自  
娛自經史以至叢說多所纂述所居曰顧家青山在大石左  
麓山中有勝蹟八自爲之記名其堂曰夷白藏書萬卷擇其  
善本刻之署曰陽山顧氏文房王穉登往訪之時年七十五  
猶吟對不倦

彭年字孔嘉父昉以忤上官去職見年習舉子業卽以酒沃之

曰飲酒而已卽讀書貴復作而父何益年遂專意古學書法  
尤精以文行舉入郡庠而歲廩之年不請廩學使者檄應鄉  
試年爲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還生平無失言失色恂  
恂退讓口不挂人臧否預決死期儵然而逝著有龍池山樵  
集

皇甫冲字子浚錄長子舉嘉靖七年鄉試嗜學不厭博覽獨多  
好爲歌詩輒立就多作元嘉以來語文亦幾類齊梁間高自  
標置不妄與人交常登茅山皇甫谷飄飄出塵謂神仙真可  
學而至自號華陽山人衆莫測爲何如人也時當武宗卽位  
法紀凌遲冲究心世務爲撰已庚小志枕戈雜言雖不能用

亦可見其志矣故四皇甫之才以子浚爲冠

皇甫淳字子安錄仲子嘉靖十一年進士以高第分司議曹郎  
時夏言爲宗伯所上章奏皆淳代草輒中上心或有故使同  
舍郎代卽無有當意者以故言旣入相奏改太子司直吳人  
所稱皇甫司直也淳天資英敏智識高遠爲師保所倚賴易  
于物忌補外得廣平判官量移南刑部陞浙江按察僉事至  
則發奸捕伏轄內振肅無何復坐計吏謫歸鬱鬱不自得卒  
淳詩篇清麗時爲七子折服而宦屢不達人咸惜之同官蔡  
子木哭之曰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著有少玄

集

皇甫汭字子循號百泉七歲能詩四子中最著者也弱冠御史  
許宗魯按吳奇其才適當汭逆婦東江以所乘巨舫給傳迎  
婚官吏護從至三百人時人艷焉嘉靖八年成進士授國子  
博士擢虞部郎嚴嵩夏言諸人皆與酬和冠帶相索時多忌  
者適劾武定侯郭勛奪賈人金事勛誣以慢旨下詔獄尋釋  
遷黃州司李已遷工曹擢司勳時大計有中傷兄淳者汭與  
爭辯爲言官所糾被謫家居有直指集詬無行無名子作謠  
刺之直指疑出於汭借他事捕繫久之得白移開州別駕同  
知處州遷雲南按察僉事中白簡遂落職汭歸詩酒自娛時  
偕名流宴遊湖山幾三十年至八十乃卒天之厚汭者不在

祿位在壽考也著有司勳集汭自言其詩於燕京交王慎中  
高叔嗣唐順之陳束諸人爲關洛之音於楚交王廷陳廖道  
南馮世雍三人爲楚音於留都交王廷幹蔡汝楠諸人爲江  
左之音再入都交王世貞李攀龍謝榛爲燕趙之音最後居  
滇交楊慎張含光爲蜀音旣乃脫棄門戶從吾所好吾與我  
周旋自成一家之言也文原本六朝能謹尺度

皇甫濂字子約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典惜薪廠有  
賈人僞增數罔利濂按其罪杖之賈人女司空文明妾也文  
名濂切責濂抗言公掌國政奈何聽人侵冒且欲奪屬下吏  
守法耶卽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文改容謝心實銜之大

計謫河南布政司理問稍遷興化府同知入覲投効不赴里  
居數年卒時吳下有四皇甫二黃三張之目二黃魯曾省曾  
三張鳳翼獻翼燕翼也然終以皇甫氏爲最乃兄弟謫譴底  
蘊未措豈文章憎達有司之者哉著有水部集無嗣

徐禎字世兆號堯山源孫少孤事母能孝養盡志絕去紈綺習  
常自淡泊以勵其學年二十二登嘉靖十一年進士初任刑  
曹郎多所平反不徇權貴人請屬以是拂當路意出知灤州  
遷貳臨江移刺袁州時分宜用事豪暴莫制禎縛其平頭奴  
首惡者得以寧輯及憲副廣西勅理兵務定東蘭之叛擢參  
東粵平黎人之寇世廟嘉其功將大用尋以母老道遠不能

迎養竟挂冠歸治圃城南鑿池種樹盡板輿觴酒之歡母壽  
終竟以哀毀卒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禎其一也垂  
二百年繩繩繼繼方以明德世其家云

顧汝玉字稚圭號栗如葑溪人家故貧生有異質讀書勵行父  
爲里中豪所許隱中以危法汝玉上書白寃得釋益下帷發  
憤以明經薦不第性耿介不爲詭隨大學士申時行汝玉甥  
也時開東閣招致卒不往曰吾豈因人熱者徙城中臨頓里  
蒔花種竹吟誦其中子其志舉進士方爲京朝官勵以廉潔  
蕭然儒素未嘗以貴加人讓產其兄獨奉母居克盡孝友著  
有竹梧園集自號醉竹居士



劉鳳字子威汀州司李梅子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中書舍人  
拜監察御史左遷興化司李移吳興陞河南按察司僉事罷  
歸以老壽終鳳學問奧博苦心復古所著樂府動合古音擬  
古諸篇咸類其人五言近體如境閒花早落林靜鳥忘還江  
路愁難盡鄉園夢嬾尋哀而不傷得風人之旨矣皇甫汈嘗  
稱其明允折獄庭寡諍詞沈靜當官坐惟長嘯又可以想其  
治術焉

顧存仁字伯剛嘉靖十一年進士授餘姚知縣餘姚多豪黠吏  
存仁初至若無能者暨得其出沒狀一日召數吏數之曰某  
弊由某某舞某法立改之否者非死卽戍矣諸吏咸股慄夙

蠹屏跡每均役先計邑歲所需有成則而始按丁盈縮之卒  
無浮入者縣有二老知經賦而屬之不能無所私存仁若弗  
屬也朔旦大會猝召二老爲我第賦長上下三老出不意吐  
實卽令賦長前受牒去無譁者入爲禮科給事中會蜀王與  
都指揮劉永昌相詰奏永昌故黠又武定侯郭勛私人存仁  
奉勅往勘盡得其實竟抵永昌罪還疏陳五事首言宜赦楊  
慎馬錄馮恩呂經等末言葉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  
家言以爲刺已且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妄指凝秀爲  
釋氏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三年聞母病請執政暫歸得視  
含殮自此往來塞上幾三十年隆慶元年召爲南京通政參

議尋進太僕卿請重太僕丞選及論馬政之弊聘寺丞歸有光草寺志後乞歸置義莊贍族卒年七十予祭葬如例

袁洪愈字抑之宋西京提刑使珣後珣以汴京人從高宗南渡卒葬長洲蛟龍浦之赭墩世爲長洲人十一傳至洪愈以吳縣籍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嘉靖二十六年也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糾檢討梁紹儒附和權要文選郎白璧招權警官侍郎葛守禮無行檢尚書李默阿黨私人上切責守禮與默下壁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羽翼也嵩怒甚然以清望莫可罪出爲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蒿敗名爲南太僕少卿遷太

常萬歷中遷南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尙書時御史譚希思建言請復閣中絲綸簿宮中置祖制鉄牌語侵內豎嚴旨勘訊將坐以誣罔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爲稱引典故委曲解釋且言邇者言事之臣每以不當聖心重加譴罰夫天威難犯人情易摧如各以言爲戒脫有大故誰爲陛下言者上意解御史得薄罰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陳屯田廢壞之害乞令商人中鹽免內地飛輓皆議行十五年就改吏部未一歲引年歸加太子少保致仕年七十四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節賜葬蛟龍浦洪愈生平以人事國前後汲引如曹邦輔孫鑰于慎行皆爲名臣而拔海

瑞於教授薦王敬臣爲真儒舉王世貞以自代尤特識也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得月俸與兄弟四人共之子一鶚以廕官治中餽粥不繼以死孫徵字公白崇禎中拔貢有聲復社中

張勉學字益甫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駁方士陶仲文不當封爵忤旨奪俸二十九年俺荅入寇奉勅勘邊躬歷薊鎮數傷殘之數上聞併論仇鸞濫殺冒功鸞銜之被誣謫內黃丞遷吉安推官擢南京刑部主事轉郎中陞湖廣荆岳道僉事長沙大盜李萬克聚黨爲亂以計擒之藩府莊田房租稅重豪奴倍收没人子女爲奴婢勉學悉

平其額歲聽知縣徵解進參議分守衡永先是道臣所鎮地無城每山水溢民登高以避勉學檄郡縣發公帑鳩工築城工始竣而水又至民有寧宇名其城曰永安會有修卻者蜚語中傷解任歸林居十餘年卒著有宦游集湖岳編及勘邊疏稿

宋純仁字孝甫嘉靖己酉舉於鄉隆慶五年除武岡知州大豪文廷源因姦殺人而滅其屍獄久不決純仁廉得其狀寘之法時稱神明築濟水石防五百丈以遏泛溢建石梁以通行旅潭溪蠻仇亮寨與五開蠻相攻黎平守被執道路阻絕巡按御史檄純仁偕官兵進勦擒其魁在州四年以最遷九江

府同知郡濱江帶湖爲盜藪純仁選豪敢爲邏卒令乘舫艫  
晝夜督巡盜多就擒又繕治城隍建澄江樓增置戰艦清釐  
九江衛屯田得豪猾隱占者十四萬餘畝歸之衛卒以充軍  
食郡境沿江諸田歲苦衝齧純仁請於撫按於桑落洲築隄  
八千餘丈植柳四萬餘株又鑿宿松渠六百丈洩積潦入湖  
陂自是歲獲豐收遷南京刑部郎中致仕歸

邱宏更名鵬字志宏甫里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歷吏  
部主事戶部員外郎在吏部時尙書李默欲大用之鵬以默  
嚴嵩私人不爲用卒未顯鵬八歲時卽能文隨父謁楊潛楊  
問何名曰名宏楊曰試以名作一破題應聲曰姓同聖人之

名名同聖人之德楊曰珪璋器也旣長博通群經尤邃易學  
一時名流從之遊者如入馬鄭門同里金應徵尤得其傳宏  
歿無嗣身後事皆應徵經紀之歲時祭祀惟謹有著述必援  
引邱先生云

劉畿字子京號羽泉鉉曾孫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知瑞安縣  
以九等別戶產以九則定徭役邑人便之島寇犯黃巖去邑  
尙遠畿趣徙旁地子女貨賄納內城而增其雉堞儲糧賑募  
兵壯爲守備月餘寇果至無所得乃遁去復募壯士並邑中  
子弟教之爲陸陣遏賊於飛雲江又殲賊銅嶺入爲吏科給  
事中進通政司參議陞太僕卿遷順天府尹彈射豪貴無所

避以築張家灣城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兩浙時礦賊巡婺源流劫德興玉山遂犯常山勢張甚畿疏請會直隸江西兵會勦先發所部兵由衢州分三道入大破之俘斬勁賊七百餘人餘悉解散初疏上陞畿兵部右侍郎總督三省軍務會賊已平而止尋遷南京兵部侍郎以疾乞歸卒

岳岱字東伯先世以軍功隸蘇州衛其父始好讀書闢草堂於陽山花木翳然修竹萬挺岱結隱其中自稱秦餘山人中年出游恒岱諸嶽泛大江覽畱都名勝訪豐坊於四明歷覽天姥天台雁宕武夷匡廬而返遂不復出性狷介不妄與人交能詩善畫嘗采時人詩爲今雨瑤華集傳世

居節字士貞少從文徵明游學書畫家故隸織局織監孫隆聞其名名見不肯往孫怒坐以逋帑拘繫破家僦居半塘數椽蕭然所與交多山人衲子落落寡諧每過辰未舉火吟嘯自若年六十以窮死著有牧豕集

黃姬水字淳甫五岳山人勉之子以工古文詞及書法名勉之沒兄得之嘆曰吾弟不亡矣顧其子河水曰吾名當不後勉之今乃爾得非以爾輩不姬水若耶姬水試不利遂棄諸生值倭難作僑居金陵六年歸田園蕪沒至不能自給而所畜敦彝法物古碑版名畫終不忍舍晚年謝客必雅俊嗜古者始延見詩有中唐人風格所著白下集詞旨悽惋尤爲擅場

河水更名德水字清甫換國華集亦有聲與姬水埒

楊成字汝大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工部營繕主事遷都水郎中出爲浙江副使轉四川參政蜀王故貴倨監司見王恭謹踰節成據禮爭之復王所侵山林陂田還之民累遷廣西左布政使府江用師成調畫軍需不趣而辦入覲京師吏請以羨金治裝成不受擢應天府尹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久旱成至禱雨隨澍仍飭有司發粟賑民溢城昭武間歲常苦潦成度地形剏築堤堰蓄洩兼施鑿支港以殺水勢水患遂除巨盜楊鳳鸞李大鸞等蔓延江楚成會楚撫夾勦擒其魁復以計平積盜葉隆盛等轉工部侍郎進南京工部尙

書轉禮部乞骸骨歸尋起南京吏部尙書改兵部時神宗久不視朝儲位未定罪奄張鯨負緣思復用成偕南九卿上疏請御朝講建儲位斥罪奄語極剴切年七十力求去加太子少保致仕卒年八十謚莊簡

郭諫臣字子忠號鯤溟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袁州推官時嚴嵩子世蕃已論成雷州畱家不赴益治園亭乘軒服蟒氣餒不少衰復與其黨羅文龍往來計事諫臣廉得其狀以告巡按御史林潤潤馳疏聞世蕃由此伏誅入爲吏部驗封主事轉考功隆慶改元詔求直言諫臣上五事請削張真人濫秩停恩澤侯伯襲封衍聖公終喪禮抑雜流位卿貳久任藩臬

郡縣多見采用轉文選遷稽勲員外郎會中官殿御史闕下  
抗疏謂祖制不可壞朝廷體統不可失請竟其獄前後奏疏  
數十餘丁艱服闋補驗封遷考功郎中大學士張居正惡其  
剛直出爲江西參政累晉鄖陽巡撫未任卒

王問臣字剡川弱冠中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歷官吏部文選員  
外郎時政府攬權欲羅致門下不往乞養歸有薦起者或勸  
之出曰吾食朝家祿焉敢膏肓泉石效巢由高節哉多病善  
忘爲盛世廢人得時餐芝朮保犬馬齒聖恩莫量矣杜門却  
掃幾二十年善書畫尤得寫生趣徐天池陳白陽莫能過也  
張鳳翼字伯起少有雋才涉獵群籍中嘉靖甲子鄉魁士林推

服著有處實堂集文選注史漢評林弟燕翼字叔貽同榜舉  
人獻翼字幼于更名救國子生早擅才譽見賞於文徵明讀  
書上方山治平寺與皇甫汈輩刻意爲詩兄弟競爽吳人號  
稱三張而獻翼名尤著晚爲盜所殺

蔣夢龍字子徵號魯山樂亭令廷貴從姪登嘉靖四十四年進  
士除臨川知縣署上考會貴遊某以干請不遂搆蜚語稍遷  
金華府同知捕積盜雪誣陷臺檄兼理刑獄平反大辟以下  
幾二百人尋攝蘭谿東陽及郡事具有善政擢南京刑部郎  
中踰年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轄武昌荆岳常沔等州兼控  
江西寧州沿江多盜乘颿劫掠出沒不定而大圍山賊勢張

甚夢龍戒所部扼險以守時出奇兵擣之平江典史陳某爲盜執告急時夢龍妻沈歿官舍視殮畢不越宿行設伏山下誘賊出一戰擒賊首羅朝廣俘馘無筭羣醜讐服已仍置戍大圍山麓以絕禍本久之遷浙江布政司參議夢龍歸省繼母郁嘆曰親老矣吾不能絕裾而彈冠遂請終養免母喪兩臺疏薦以十數皆不應家居二十餘年卒次子鑛字公鳴中萬歷乙酉鄉試知寧遠縣化徭民讀孔子書徭建祠峒中稱蔣夫子云

袁尊尼字魯望袁子十歲通曉經學弱冠中嘉靖癸卯鄉試乙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禮部歷吏部考功進郎中擢山東提學副使公廉卻私謁所拔皆名下士持憲體不折節事撫按緣是失巡撫意當論罷合省舉子待試蓋下者欲叩關爲學使訟寃朝議留之尊尼意不可強致仕歸卒年五十二尊尼性和易不設城府好酒窮日夜而人事亦不廢詩宗眉山文宗潛溪其在刑曹時故相高拱向受知於尊尼父袞又爲尊尼會試座主數託草青詞尊尼心惡之遂力乞南終其身不通一書人服其有守

陸士鰲字雲和家縣治東偏賦性魯讀書非三百遍不熟夏月蚊蟲攢膚不輟然竟以魯得之嘉靖四十四年成進士謁選得承天府鍾祥縣縣世宗舊邸也宦豎驕橫每朔望縣令必



謁見見必行跪拜禮宦或出郊必遠送百里外士鰲偶相見長揖徑出宦怒士鰲曰縣令雖微然爲天子牧民膝肯爲若輩屈邪宦轉服其勁屢言於人曰外僚中偶見此官行取入爲刑部主事遷雲南道御史彈擊權貴內外慴服未幾卒於官士鰲少時讀書海覺寺後寺僧有干請貧無以應解一帶遺之僧名其堂曰遺帶

金應徵字懋德世居舟直家貧刻意問學不能治修脯從師吏部邱宏見而器之因指授焉嘉靖四十四年成進士除奉新令始至集僚佐名父老與約法務以誠服民民服教自戡邑傍山無城郭應徵出俸錢城焉歲大旱旁邑雩禱多不應應

徵徒跣走郊外雨大沛陞刑部主事有中貴以獄爲請正色拒之擢員外郎再遷郎中卹刑兩浙時張居正當國尙操切應徵列矜疑狀以請竟得俞旨浙人尸祝之旋備兵贛南贛南多盜輒相機宜搗其穴長寧民有倡亂者勢張甚或請發兵捕之應徵持不可謂此屬爲饑寒所迫乃下令諭之皆投戈伏地陞雲南叅政稱病歸卒年五十六

王敬臣字以道庭子爲諸生受業於魏校性至孝父疽發背親自吮舐老得瘳眩疾敬臣卧於榻下夜不解衣微聞警欬聲卽躍起問安事繼母如事父妻失母歡不入室者十二載初受校默成之旨嘗言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居常杜

口不談自見耿定向語以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多所誘掖  
弟子從游者四百餘人其學以慎獨爲先而親長之際衽席  
之間爲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鄉人尊爲少湖先生  
萬歷中以廷臣薦徵授國子博士辭不行詔以所授官致仕  
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復薦吏部以敬臣年高請有司  
時加優禮詔可年八十五卒門人私謚仁孝先生所著有俟  
後編

韓世能字存良世居齊門外雲和里隆慶二年進士官至禮部  
左侍郎掌翰林院事老疾請告賜白金文綺馳傳歸天性孝  
友父年八十三而終世能年已六十矣哀毀骨立事繼母不

異所生兄弟五人友愛無間持身廉潔嘗奉使朝鮮冊封楚  
藩餽遺一無所受主順天鄉試及會試同考所得士皆名流  
教習乙丑庶常會稽陶望齡華亭董其昌皆其所成就者著  
有雲東拾草子逢禧以父任由刑部郎出守雷州有惠政逢  
佑官浙江按察司理問崇禎時俱以老病告歸遭亂兄弟野  
服遯荒以終

顧其志字冲吾號太冲汝玉子隆慶五年進士由南昌倅晉考  
功郎以廉潔著視河張秋修隄荆南官辦事治轉陝西叅政  
值邊郡屢有哮警而靈武以東寇尤充斥其志籌要害處分  
符以扼其衝常單騎冒風雪自花馬池直抵靈州夜將半後

騎始集城中指揮吳世顯首鼠觀釁有反形以計斬之危城得安爲同事所忌調廣西賊平以功進按察使丁憂起補山西歷山東右布政調陝西左布政時採權使縱橫海內而秦中稅監梁永尤橫其志痛加裁抑尋以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卽奏請止礦稅減織造清郵傳察非常通商撤關緝奸禁暴先是永憾咸陽知縣宋時際咸寧知縣滿朝薦持其短慮爲所發誣奏二令刦稅銀帝命逮時際鐫朝薦級其志上疏極論永貪殘狀乃釋時際復朝薦官已永誣朝薦刦奪上供物殺人朝薦被逮秦民益洶洶其志連疏論救會撤稅令下永還關中始請秦藩暴橫輒擅殺人凌辱長吏其志具疏陳

狀上悉按其罪一時拘繫得釋者數百人關中回紇雜處每聚衆攻掠其志提兵由烏蘭河而北入松山閱蘆塘紅水形勢爲奏築永泰鎮虜二城募民屯種遂成巨鎮加兵部侍郎擢總督二邊軍務啓行之日父老泣送者萬人其志馭將有法威嚴若神每歲巡邊戎王婦率部落聽約束坐武帳韎韐從事指麾號令諸部震懼有獻良馬及軍租者但循例勿却犒軍士充廐乘而已進南京兵部尙書卒贈太保崇祀鄉賢子繩詒自有傳

丁元復字仲心號玉陽隆慶五年進士除陽信知縣勸農桑省徭役催科聽斷具有程法拜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首勸上

講學請停織造張居正奪情或諷元復疏畱元復曰衆欲做官我亦欲做人不能爲宰相作私人也居正怒出爲四川僉事缺裁補福建兵巡道遷浙江溫處道以法戢誠意伯驕橫遠近肅然因病乞歸觀風使者薦之疏凡十五上不出林居三十年不事私謁惟里中疾苦病民者如長吳二邑門攤銀外復有家資名色言於巡撫革除之至今稱便卒祀名宦鄉賢著片玉齋稿子文起郡學生肇亨萬歷甲午舉人南京大理司務

顧九思字與睿號韋所隆慶五年進士授豐城知縣豐有大盜盤踞山谷久爲民害前令莫敢誰何九思至請之上臺假兵

往捕身入賊巢縛其魁衆皆羅拜諭以禍福道以禮義悉釋之使爲良善萬歷二年詔舉各省廉能官引見會極門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共二十五人九思爲縣令第一天語嘉獎賜宴并金幣夕拜戶科給事中條議光祿未盡事皆有裨國用旋長禮科叅宗藩冒封奏東南災盜及救荒諸策幾千餘言再補兵科適鄭貴妃生子傳陞過多九思反覆陳論奉旨後不爲例明年外戚鄭承憲陞都督同知又奏曰以皇貴妃生皇子而其父得爲都督同知則生有元子者其父之官何以別乎承憲席寵怙勢無所不至此豈國家福亦豈承憲福哉疏入畱中他如奏罷浙直織造內臣劾黔國公違制玩旨

彈射權貴不避禍患類如此旋擢太僕卿改南太常尋召補右通政終養歸當九思之在禮科也值張居正奪情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主事艾穆紛紛抗疏九思不欲邀直諫名因以父疾乞假居正知其媿已也恚甚臨行入辭居正面如鐵色默然無一言以是侃直之節著於朝野歸養三載丁父艱服除赴補自兵科聯晉至右通政天子方嚮用之乃以繼母年高再疏請歸優游林下創宗祠置祭田惟以敦本睦族爲事家居二十年歿年七十九崇祀鄉賢并江西名宦祠著有掖垣題稿

何萬鍾字世祿其先景陵人世襲蘇州衛指揮使萬鍾中武會

試掌衛事振刷戎政爲巡撫海瑞所稱曰武臣不朘削以媚有司僅見此人而已用薦補漳汀把總以擒獲盜魁賜金幣萬歷初進都司倭犯海上兵未集萬鍾選千人分十營夜則多舉炬火以疑之倭遂遁調守興都大學士張居正還鄉文武將吏奔走俯伏萬鍾不介胄獨以冠服見居正不憚當事懼遂令解任歸俄得疾卒年僅五十

朱紱字文岐都督先長子生而穎敏童穉時日誦千言及長善射旁通鳥占風角諸書遵父訓恂恂如寒士不以將家子自見父被誣繫獄紱年十七自蘇趨閩自閩趨京師間關辛苦謀脫父度不卽得則棄諸生從武試試捷已仍佔畢本通春

秋改戴記又改尙書必斬一當馳驅八年竟坐勞困卒旣卒父獄得白聞者痛惜之

褚承宗字藹雲性誠篤不欺家貧讀書大報國寺倭寇薄城時議遣僧爲兵寺一僧應遣私謂承宗曰我存亡不保有蓄百餘金以畀公我歸則半以奉公不歸公可自取承宗曰師可覓隱處藏之我不利師所有也後染疾妻吳氏拊家政承宗核其稱量之數見溢入謂妻曰汝不欲懷抱兒成立耶卒年三十吳氏苦節四十餘年子大化孫於仁字麟郊慷慨好義母舅爲假官事牽捕追急於仁陰以五百金脫其禍崇禎辛巳旱蝗大稜縣比貧戶糧日事鞭扶於仁出千餘金代輸全

活甚衆官山西潞安府佐署長子縣事有賢能聲親老致仕陸檄字羽行萬歷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分署夏鎮以堤束水以水滌沙疏濬啓閉親自經畫尙書才之進郎中役竣推檄首功遷山西副使督學政士習丕變投劾歸杜門讀書家居三十餘年卒

伍袁萃字聖起萬歷五年進士授貴溪知縣平賦清徭懲積蠹出冤獄創謝疊山祠置學田製大成樂嗣真人張國祥僞篆事發廉得其狀具爰書巡撫曹大埜欲從未減袁萃堅不易招曰官可罷三尺不可廢腕可斷一字不可易陞兵部主事終養歸服闋起原官王錫爵再相奏記建儲名對諸大計時

有三王並封事力引正之又疏請宜早建元良陞武選副郎  
備兵杭嚴尋改視學政力明正學斥二氏教拒貴勢關節墜  
湖廣布政司叅議分守湖南權瑞陳奉橫甚力請兩臺懲之  
引疾歸仕宦三十餘年無腴田廣宅所得俸錢置義田贍族  
著有權書貽安堂稿

尤錫類字孝徵安禮孫萬歷八年進士分較北闈張居正以少  
宰司空子爲託咸固絕之出知真定府吏進羨金萬餘却不  
受巡撫檄取例金持不與被劾部議直之調襄陽而罷巡撫  
任擢貴州副使值楊應龍叛署監軍事實伍無一旅錫類計  
備土苗勦撫互用卒平播賊晉雲南布政致仕

張鼎思字睿甫萬歷五年進士選入翰林改授吏科給事中歷  
兵科都給事中江南水災疏請蠲賑嘗有詔取庫銀十萬兩  
具言邊餉所仰給不宜以供資予上爲停詔張真人請帑金  
修壇廟執不與中官出守太和山欲兼轄軍民援正德中故  
事請改勅給旗牌鼎思上疏力爭事得寢內艱服闋補吏科  
都給事中時當大計條上五事命著爲令累擢江西按察使  
葉初春字處元萬歷八年進士知順德縣時海寇充斥初春至

建水壩遏其入路旋設計擒渠魁脅從解散歲饑設法賑貸  
釐正阡陌清浮賦葺學繕城纂輯縣志循良爲嶺表冠奏最  
擢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先是儲位震撼科臣疏請冊立不得

請出閣講學又不許同官李獻可以力爭得重譴莫敢再諫  
初春慨然上疏曰皇長子出閣講學係天下人心仰望皇上  
之可以對天地而慰人心者在此臣等之可以効愚忠而事  
明主者亦在此臣等誠不敢戀一時之祿位而坐視人心動  
搖以負聖恩天威方赫斧鑕在前臣等亦人耳豈不知避諱  
顧事關國本不得不竭愚誠初非循習故事爲一李獻可請  
宥而已也幸而愚誠足以挽回聖意時出內旨舉行盛典使  
四方之傳聞逃聽者共慰快覩之心則黜一獻可固無足惜  
并臣等三十三人而盡黜焉亦無足惜脫或聖意必不可回  
是臣等愚誠不足以動皇上而臣等之所以事皇上者必有

所失也願與獻可同黜疏奏神宗震怒削職廷杖歸逾十年  
儲位始定思其言詔復冠帶又二十年卒熹宗卽位追贈光  
祿寺少卿初春在掖垣四年所建白悉關國計民瘼不愧古  
直臣云

吳之佳字公美萬歷八年進士授襄陽縣有善政擢兵科給事  
中歷刑科都給事屢著直言時冊立久稽禮垣李獻可以豫  
教請上嚴謫之之佳慨然曰上中堅甚矣其合詞乎遂詣同  
官張棟所草疏爭之諸臣皆削籍一時有東吳三諫臣之名  
謂之佳與棟及葉初春也天啟壬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孫  
迺自有傳



黃鐘字律元號麗江更號完齋萬歷五年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巡按粵西更按兩浙還掌河南道刷卷京畿俱有治績其按粵西也行人窟箐峒時出剽掠鐘專事撫恤會府江用兵嚴勅將士無妄殺戮全活無算行部例具廩饌銀鐘峻却之按兩浙時懲貪墨剔弊蠹奸猾屏息其於讞獄尤極詳慎遷太僕少卿告歸額其軒曰二知蓋以知足自况也

丁文蔚字仲理萬歷戊子以歲貢判南康府事潔已奉職其議勸糶難濕詳獄救風諸畧臺司刻石爲式遷知雲南馬龍州州故牂牁郡民番雜居號稱難治文蔚條五事招流亡清軍伍濬陂堰廣屯貯甍馬役上之當道俱檄行之未幾岳鳳造

逆兵圍緬甸距州四十里烽火不絕居民欲奔窟文蔚於龍興寺呼父老泣諭以大義乃止親冒矢石接戰五坡嶺拔五寨時劉綎以大軍進緬連戰縛賊魁獻俘闕下陞賞有差獨不及文蔚巡按周懋相錄其功上於朝會有沮之者奏遂寢踰年與部使議不合解組歸杜門著述有禮約家訓周易解談等書生平不佞佛嘗曰大學絜矩是佛心中庸素位是佛法餘非所知也

姚光祚字鳳梧萬歷十六年舉於鄉授無爲教諭遷保定府同知用刑不忍傷人盜亦自息歲除家人進二雞卵作食光祚曰民膏也敬用之嘗攝府事有邑令赴京考績進羨金數百

光祚貯之庫以爲救荒費二子來省布袍歸里竟不能飽粥也卒於官

王禹聲字聞溪鑿曾孫萬歷十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權北新關正羨有程時稱廉吏擢知承天府遭稅璫肆虐抄擄富民逼招產金禍及學校諸生吳朝曦等被刃幾斃勢如鼎沸禹聲抗不爲屈揭報院道直陳其惡遂被璫誣回籍聽勘後璫敗得白贈光祿寺卿

金士衡字秉中應徵子萬歷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擢南工科給事兼掌六科事就進通政司叅議因薦李三才目爲黨人京察降雨浙鹽運同知不赴後以鄒元標薦起兵部郎中

進太僕少卿天啟初引疾歸卒士衡以直諫顯官給事時見中使采礦監稅之暴疏言刑餘無賴不知宗社遠謀一旦假以利權貪饕無饜如楊榮倡釁於麗江高淮肆毒於遼左孫朝造患於石嶺其尤著者也今水旱盜賊兵燹之警所在多有流離之衆易於生亂忍復橫征巧取以威之哉時邊釁四起舉朝泄泄士衡上疏言神京資薊遼爲臂肘薊鎮仗遼左爲犄角遼危則薊鎮不得獨安薊鎮危則京師不得晏然而高枕此忠臣義士所扼腕痛心者也旣而甘肅地震復上疏言前湖廣順天四川遼東山東山西等處或以天變地陷告或以牛妖人妖告今甘肅又以天鳴地裂告陛下謂治徵乎

亂徵乎若知其亂而怠緩從事是以天下戲也邇者邊軍告  
匱望關門而號泣者不可倍數而大內所積朽腐自若陛下  
何不出帑金數十萬分給九邊俾荷戈之夫効死疆場哉且  
稅使之出有年於此矣小民衣食不給弃墳墓捐溝壑而縱  
橫掊克者日夕不止譬有疋羸垂絕之夫責以肩重而行干  
里鮮有不斃者也一旦土崩瓦解莫可收拾陛下悔之恐無  
及矣疏上俱不聽士衡清苦自勵作令時鄒元標往晤見卧  
具敝壞饋大布二嘆息而去曾勅總督王象乾起釁後象乾  
弟象恒撫吳意弗謂善也已廉知士衡清介稱說不置時人  
兩賢之

李鴻字宗儀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上饒知縣礦監潘相銜命  
至江西劾徒陸泰等助其攫噬鴻多方抵格凡寢其欲開者  
六銅塘山地連閩浙中多豫章榷楠銅鐵之饒流民易聚爲  
亂自宣德以來禁不得窺足而泰等說相必欲違禁開入鴻  
力爭不從乃請相先行按其處密令人偵山之童者路險陜  
不可輿者偕之步行預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素貴不  
勝步欲還鴻曰貴監不信令疑此山多異材故至此不深入  
令無以自白相不得已行蹣跚不能進思飲食又不得固乞  
歸慙忿對其下泣議遂寢壬寅四月有旨停礦稅鴻遂擒泰  
等三十餘人寘之獄會相過建昌諸生噪而逐之遂誣鴻嗾



鄰郡狂生劫奪稅鞘削職歸上饒民思而祠之

陳允堅字貞甫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諸暨知縣暨俗嫁女競侈中戶以下至不敢舉女多淹死者允堅定嫁女式踰者予上役其風頓息興水利爲民築堤遠近相度至夜宿水濱堤成民永賴之治最轉繁崇德崇邑田以塘東西分沃瘠歲額因之黠者以沃壤寄籍瘠區有司惡其詐均則起科荒民償稅至鬻賣男女允堅履畝丈量次第其額困迺大蘇去任後民請祀名宦允堅通經學未第時試每冠曹偶倡教講學士多從之每鄉會榜發吳中中式者半門下士及爲治有古循吏風

汪起鳳字來虞一號無朋萬歷二十九年進士以縣令陞工部主事督木廠內官王朝不法縱役盜木委罪監司起鳳草疏劾奏朝得罪晉員外郎董建正陽門初召匠計值估費十八萬起鳳請以二萬金舉事不數月將落成矣內官銜之謀以他郎代竟費不貲蠹蝕者無算蓋諸璫齟之也擢江西右叅政時妖言驟起推孽宗爲盟主將倡亂度撫間起鳳密捕縛陳鵬等數人杖斃賴以無事遷按察使適虔兵鼓噪當事者瑟縮懼事起鳳毅然正法虔賴以寧時璫焰將熾崔魏之黨將成起鳳適布政廣東未與楊左之難而催辦廣木絡繹乘傳起鳳輒杖梧之中使亦無可如何也其守正不阿如此以

疾卒於官

韓治字君理號開雲世能從孫萬歷丙午舉人數困春官其學益勤工楷法所讀書皆手自繕寫人比諸巾箱五經署溧陽縣學教諭造就人材多成名以去宅內艱服闋補銅陵縣學教諭後謁選知浙江雲和縣縣僻處深山中土瘠民貧復連困水災民無所得食而中原寇急羽書旁午方責夙逋治曲意撫綏日行泥淖中由是得疾且出家財代民償負居二年調繁黃巖雲和之民遮道號泣請留不得建祠以志去思黃邑素稱繁劇蒞任兩月以舊疾作卒於官著有曲臺講義孫葵貴贈禮部尚書從弟沐字君元號日生有志搯崇禎壬午

舉人國變後墮水死

劉錫元字玉受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歷官貴州提學僉事天啓元年永寧宣撫奢崇明反陷遵義貴陽大震巡撫李樵遣錫元與總兵官張彥方等援四川方告捷而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反連陷諸城直趨貴陽時藩臬咸入覲城中文武無幾李樵與巡按御史史永安分兵爲五令錫元及叅議邵應禎等分禦各門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守賊盡銳攻北城樵迎戰敗之轉攻東門爲錫元所却乃日夜攻擊城中食盡至食人錫元議發兵護樵永安出城身畱死守會新撫王三善師進圍始解凡圍困三百日城中十萬戶存者千餘人孤城

卒定皆錫元與樵永安功進右叅政吏部尙書趙南星等請更優敘卒無他擢遂還里崇禎中再任寧夏叅政

王鼎隆字爾殷領萬歷己酉鄉薦負文名端謹惇摯應賢良方正徵中道墮馬以疾歸研露講易士多從之遊邑學環繞爲玉帶河日久堙塞科名因之不振捐橐金濟之天啓甲子歲大饑出粟煮糜全活甚衆工楷書得二王法

王佐聖字克仲大儒里人父騰程字雄飛爲王敬臣入室弟子萬歷癸卯舉人仕至嚴州推官生平破產買書以爲樂多所著述佐聖舉萬歷壬子鄉試授青浦教諭崇禎十四年擢知遵義縣遵義古夜郎地向爲播寇楊應龍所據神廟時始平

其地而隸之地連水西諸苗以殺戮爲耕作衆阻勿往佐聖曰普天率土無可逃也遂叱馭往旣至噓枯摧強民大悅服相險要地名新站者築爲新城曰寇至遏其衝深入截其路城此可以扼吭吭也廼招流亡開邊屯整器械渭水以西苗夷多受約束未幾土苗郭士奇吳尙才擁衆入寇所過焚掠佐聖督民兵且守且勦擒郭吳歸置之獄遵人舉酒相慶佐聖曰決元兇散餘黨禍乃可弭不然正未艾也上官忌其功條守禦十策格不行明年賊首龍正國吳尙賢帥大衆直薄城下同官竄走佐聖冒矢石晝夜拒敵賊飛梯入城而郭吳越獄應之佐聖知事急以印付子恪間道出命服仗劍坐堂

上賊至拔劍殺數賊力屈被害時崇禎十五年四月也先是  
十里土司王尙明等聽訓練矜奮忠義聞變舉白旗進兵追  
賊於新城盡殺之遵城復完不出佐聖所計畫云

俞琬綸字君宣元儒都昌令貞木後世居南園琬綸父華六第  
進士延師教綸閱二歲畧不省有朱翁者曰此美玉也奈何  
不善雕琢而遣俗工敗之卽畱翁與俱翁任綸所學綸好左  
氏司馬書卽與解期年曰是可以爲文矣綸性機警文若宿  
構舉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西安知縣綸治簡靜學老氏民  
安其所爲公餘挾小胥弄笛間作詩吟聲相和或出登高或  
扁舟來往不耐官人體民益好之上官謂之曰卿縣事治稍

整飭卽可入臺閣獨不可自重耶綸以其俗吏語侵之因糾  
綸綸見彈章云頗有晉人風度絕無漢官威儀笑曰君侯之  
言誠屬不謬竟挂官歸平生多古文詞書兼晉唐體著有自  
娛集

王心一字純甫號立珠萬歷四十一年進士由行人司選授江  
西道御史累官刑部左侍郎秉性鯁直外和內介天啟初魏  
奄昵宮姬客氏權通中外附羶者夤緣朋比漸見芽蘖心一  
具疏劾奏黜客氏彈進忠首發其姦繼又上禮義廉恥疏糾  
崔呈秀倪文煥等數十人危言讜論歷遭降奪幾陷不測朝  
右爲之縮舌而心一意氣愈奮崇禎中以清議掌秋官多所



平反後知勢不可爲因謝政歸築圃北郭徜徉亭館吟詩作  
畫自娛值流寇陷京師吳門諸紳有屈膝賊廷者心一與詹  
事徐汧正其罪未幾卒著有歸田園集

龔元祥字子禎萬歷四十三年以吳縣籍舉於鄉崇禎辛未選  
霍山教諭時流賊寇江北廬鳳間所在戒嚴元祥與訓導姚  
允恭輔縣令守禦寇突至令逸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  
微服遜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平  
日所講者何事乃烏獸竄邪城陷整衣冠危坐賊縛去逼令  
屈節罵曰死卽死耳何敢辱我賊殺之子炳衡婢冬女亦遇  
害越五日鬚眉餘怒氣以右食指掐心坎中爪入寸許允恭

泣而歛之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事聞贈元祥國子助教建  
祠曰忠孝以炳衡配元祥嘗語門人曰位無大小皆可効忠  
人亦圖所以報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與季子曰人生當爲忠  
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其忠孝本之性生云

陸康稷字子育號裏涵萬歷四十四年以吳縣籍成進士除貴  
溪知縣時龍虎山張真人犯法康稷捕之急真人浼權貴人  
關說不可奪卒就捕調繁廬陵先是養濟院羣勾與富商汪  
某毆勾之甲誣汪殺勾取他勾擊斃以証獄成矣康稷至下  
令覆檢甲名羣勾數百遮道號冤輿從爲不前康稷念勾且  
脅制官長謂汪能死之無是理一日攜勾籍按名給糧竟籍

無死句名畱甲詰責甲色變語支吾康稷大聲曰殺人者汝也甲膽落不能語一鞠吐實寘之法而立釋汪遠近惴服謂不媿挫張真人者舉卓異議授科員魏忠賢以鄒元標李邦華薦惡之抑授兵部武選主事故例錦衣衛考察屬兵部魏良卿掌衛事疏言本衛爲天子禁內臣不應屬卿貳考察事下兵部尙書不敢議康稷堅執祖制不便更張疏遂寢奉命省山陵遭忠賢於道直前與並行不少讓璫益怒會廷推文選主事以名上矯旨落職回籍璫敗起主銓政禁苞苴別流品尋以養親歸南渡後復起加太常少卿仍掌文選郎中引疾歸年六十卒

顧宗孟字巖叟世居城南之東莊少孤讀書敦行事母莊以孝著萬歷四十七年進士除知浙江定海縣縣多盜常探丸相聚爲亂宗孟發伏擒奸殲其魁盜悉平天啓初以卓異徵入爲監察御史時璫勢猖熾周順昌周宗建相繼被逮宗孟力爲挽救幾陷不測兩周公死詔獄嘆曰有老母在未敢以身殉也遂告歸歸之日母疾方甦躬親色養母性嚴毅歲時宗孟衣繡承歡小不適卽命杖宗孟作孺子泣有巡按御史詣門門者入告矣適宗孟長跪北堂不敢起御史遂巡移晷爲嘆息去崇禎初起爲福建叅議以母老力辭不赴年五十二以母喪踰毀卒私諡孝介先生

文震孟待詔徵明曾孫也初名從鼎字文起號湛持弱冠舉於鄉十上禮部至天啓二年成進士廷對第一授修撰時太監魏忠賢擅權禁講學與黨議謀盡斥正人震孟上疏言勤政講學之實必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又言空人國逐名賢不減唐宋清流僞學之禁忠賢覽之怒摘疏中語爲譏訕矯旨予杖輔臣力救免得降調未幾以孫文豸步天歌事株累削籍步天歌者哀熊廷弼詩也震孟未第時讀書竹塢中至是歸居吳趨之青瑤嶼與里中周順昌及甥姚希孟砥礪志節旣順昌被逮震孟自度不免預經理家事俟緹騎至卽自裁後竟未及於禍崇禎改元復原

官進中允諭德充日講兼纂修官見光宗實錄皆逆黨崔呈秀輩所修是非乖舛賢奸莫辨條列所宜改正數條疏入帝御平臺召廷臣議溫體仁王應熊輩力爭然邪說不勝卒如震孟所奏其在講筵講君使臣以禮章反復規諷帝卽出尙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一日講尙書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帝時以足加膝聞其語卽以袖掩之徐引下其嚴憚如此故事經筵缺春秋帝以關治道命擇人進講震孟講至宰咍歸賈言咍位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大臣爲之側目天子領之八年七月陞少詹事旋進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先是呂純如爲魏忠

賢黨已定逆案後交結吏部欲借邊才起用震孟糾之與體仁不合繼又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不合方謀中傷而未有隙既同入直因深畏俟之每儼旨必商之震孟震孟疎略不及防後借許譽卿事傾之遂落職許譽卿者故劾魏忠賢者也官給事中震孟欲用爲南太常體仁嗾尙書謝陞誣譽卿通震孟姻親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儼削譽卿籍震孟曰科道爲民極榮事也公玉成之矣體仁露章揭此二語帝怒逐震孟歸在內閣止二閱月歸甫半載值姚希孟卒哭之慟未十日亦卒無卹典又四年詔復職贈官後追諡文肅

姚希孟字孟長數月而孤事母以孝稱讀書修行負時名萬歷

四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天啓改元授簡討纂修神宗實錄五年分校禮闈得士爲盛丁母艱南還先在官時魏璫亂政以千金幣欲爲母壽希孟晉而出之及是遂以繆昌期黨削籍時鈞黨之禍相尋未已希孟憂傷念亂嘗探林屋泛具區思棲土室以自免遂於墓左構室三楹爲泣血之地精求禮經貞難自守會璫敗起左贊善遷諭德不五年至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希孟在講幄四年多所啓沃於用人行政必三致意焉文震孟希孟舅氏也希孟入翰林震孟猶未第後震孟大魁甥舅同直史館熹宗末又以璫禍俱歸林下至是又同起廢入朝每值講筵因事激發後先侃侃人謂酷似

其舅尋出爲南都掌院未幾遘疾予告卒諡文毅平生爲文多華贍著有清闕全書文毅集希孟里第與文震孟徐汧俱在吳趨而隸籍長洲云

陳仁錫字明卿允堅子年十九舉萬歷二十五年鄉試聞武進錢一本善易往師之得其旨要久不第益究心經史之學多所論著天啓二年以殿試第三人授翰林編修時第一爲文震孟亦老成宿學海內咸慶得人明年丁內艱廬墓次服闋起故官尋直經筵典誥勅魏忠賢冒邊功矯旨錫上公爵給世券仁錫當視草持不可其黨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視草者何必我忠賢聞之怒不數日里人孫文豸以誦步天歌

見捕坐妖言鍛鍊成獄詞連仁錫及震孟罪將不測有密救者得削籍歸崇禎改元名復故官旋進右中允署國子司業事再直經筵以預修神光二朝實錄進右諭德乞假歸越三年卽家起南京國子祭酒甫拜命得疾卒贈詹事諡文莊子濟生字皇士少師事黃道周劉宗周皆傳其學以廕官太僕寺丞明亡後隱居奉母著書甚多所編啓禎遺詩皆海內忠臣義士之作尤有裨世教卒年四十七門人私諡節孝先生管玉音字振之與文震孟姚希孟俱春秋名家中天啓五年進士歷工部營繕司郎中督造德陵殫心節費崇禎己巳冬京師戒嚴議造城上箭簾大璫欲爲破冒本部尙書張鳳翔特

薦玉音任之不日完工省費鉅萬璫銜之蜚語中傷廷杖歸  
養病數年卒猶子定字子靜邑諸生少年負才明亡後舟山  
兵變以名在錄中與劉曙同被執死

楊大滌字子澄兵部尙書成子爲邑諸生布衣躅步人不知爲  
貴公子時王敬臣以理學倡道東南立說主敬大滌從之游  
與論難退而沉思謂始終惟慎獨敬臣深嘉起予敬臣沒後  
學者嚴事大滌性至孝居父母憂哀毀骨立繼喪生母年及  
艾猶孺子泣兄弟四人事伯兄如父仲季皆早卒撫其女嫁  
之歲饑死亡相枕藉買地掩骼歲以萬計緹綺逮周順昌并  
坐賊大滌置籍爲勸輸初吳人雖急順昌難猶惴惴懼及旣

見大滌咸曰乃公尙爾吾屬敢後咸赴義焉子廷樞負盛名  
爲儒宗猶中夜立床下諄諄訓誨不少假年五十九歿婁東  
張儀部采曰先生庸行皆絕行孝其大源而端則其統指也  
因諡端孝先生崇禎初祀鄉賢

陳元素字古白葑溪人晚徙塔兒巷世業儒爲邑名諸生嘗擬  
解首主司指策中語頗觸時忌竟抑之而四方名士益以此  
重其人元素長身玉立言恂恂如不出口而德器深醇不妄  
臧否經史之外兼通藝事書以歐虞爲骨而出入顏米片緘  
尺牘人爭重之其蠅頭小楷尤自珍愛大學士申時行墓碑  
時宰葉向高製銘曰必得陳君書可傳我文遺以脫粟三百

斛其矜貴如此間畫蘭得子昂法曰此吾作書餘技耳蕭然  
敞廬臨書荅扎日常無間年五十餘卒學者私謚貞文先生  
從子三島號鶴容有雋才詩學唐音早卒有雪圃遺藁

張丑字青甫副使情之孫父應文字茂實博綜古今與王世貞  
相善自嘉定徙居長洲丑少習舉子業不售潛心古文辭二  
十年杜門不出博覽子史尤嗜太史公書考訂諸家之注正  
其譌謬越十年乃成名其堂曰鐫史又纂名山藏注杜子美  
集晚好法書名畫搜討古今上自秦漢下及當代爲清河書  
畫舫十二卷

嚴桓字公介文靖公訥孫中書治子治自常熟移家長洲南倉  
橋遂爲長洲人桓幼喪母五歲繞文靖公膝見几有伍行人  
傳就閱之文靖曰孺子何知桓曰易解耳篇中大義了然文  
靖奇之會第五子濟未有後命桓後之桓旣出嗣必數侍其  
本生父油油不忍去念母輒中夜飲泣後濟生子桓仍歸宗  
念嗣父母撫育恩暇必往覲年十二補諸生纂述前聞聲譽  
日起所交皆當代名人如文震孟顧宗孟姚希孟輩相與晨  
夕切劘後起若徐汧李模並以師道事之自諸公通籍後未  
嘗輕歛其門有國事來訪則條分縷析毋少隱試屢躋絕意  
利祿曰知遇可忘書不可不讀顏其齋曰困學蒐歷代名賢  
理學經濟諸書手自鉤纂積百餘帙卒年六十八

陳淳字道復一號白陽山人都御史璠孫少師事文徵明詩不  
全佳殊已動俗特妙寫生好爲奇詭之行時南院有馬姬者  
慕淳畫求之不可得一日淳遊金陵變名姓訪姬姬盛供張  
淳故反其脂盞徧灑綃幕姬不憚淳徐爲勾研花葉點綴苔  
石頓覺意趣生動姬爲粲齒淳曰何如姬曰畫誠大佳可惜  
微似陳白陽耳淳爲大窘其畫格蓋脫去徐熙錢選之習而  
變其貌者子栝亦能畫

盛環字龍川博聞強識慷慨有才畧神廟初以賢良徵不赴授  
文林郎冠帶吳中賦役不均吏胥爲奸民多逃亡朝命清丈  
田畝當事辟環任之民不擾而積弊一清捐金修郡學設廣

文社俾寒士肄業又修築婁塘匠門塘爲德桑梓甚多子永  
字大年嗜學通經史爲郡庠生入國學見國事日非遂歸崇  
禎十四年饑疫出粟賑濟時徭役計丁畝均充永獨倍任不  
以及里中下戶生平輕財尙志周貧贍族及卒里人有泣於  
道者

袁扉字雪封爲諸生幼孤居祖喪盡誠盡禮廬墓三年母沒亦  
如之哭母氣息不屬兩日幾肯或勸之曰與其不及情毋寧  
過情予惡夫託先王之禮以文涼薄也遺產悉讓諸弟已與  
婦晨夕不給至摘馬蘭杞菊爲食婦亦無怨言族有五喪未  
舉者代爲營葬婦死終身不再娶學使者按部舉行優不受



曰名教中無一事可質古賢敢冒濫邪旋弃諸生入深山教授以終著有世範錄易經闡解等書

陳裸初名瓚字叔裸後以字行號白室熟精離騷文選工山水一竹一石俱得古人意名流入吳者爭購裸縑素晚遁跡虎邱專於詩著有姬解集

朱祖文字叔經一字完天諸生祖先以禦倭功累陞都督僉事世襲蘇州衛指揮祖文少孤母劉勵節撫之及長讀書勵行痛母節未揚居恒鬱鬱周順昌初未識祖文文震孟言其狀心憐之白之當事得旌部牒下郡祖文始知感激泣下誓以死報無何順昌忤魏忠賢被逮時璫燄熾甚親友莫之敢近

祖文獨詣順昌所願先往爲之地遂間行至都周旋往來幾爲邏者所得及徵賕令急祖文思貸金完之以緩其死都門不足奔走定與吳橋告急於順昌之友鹿善繼范景文等單騎冒暑間關千餘里拮據稍就而順昌已斃獄矣旣念弗獲視殮哀慟發病踰年而卒彌畱之際猶以順昌後人爲念有北行日譜記述甚詳當時與吳縣朱陞宣稱二朱先生云

沙舜臣字子升八世祖福一字春山有學識精醫理洪武初自汴來江南徵入醫院療軍中將士著功效賜二品服俸京師大疫奉命設局拯治全活無算福一本儒家因世亂以醫隱官極爲名流所器重方孝孺爲作傳洪熙中諡貞惠勅建祠

祀舜臣素尙氣節爲諸生當魏璫矯旨逮周順昌時士民全  
集舜臣偕諸生王節劉羽儀王景臯殷獻臣楊廷樞文震亨  
等直前謂巡撫毛一鷺曰人情如此明公獨不爲青史計乎  
曷據實上聞一鷺謾應諸生相與爭辨往復不決官旗遽呵  
叱激衆怒致有羣擊之事後獄具舜臣與王節等諸人並黜  
閹敗始釋舜臣事母孝與弟舜年舜民晨夕伺顏色問起居  
出門不敢越百里外時稱一門三孝

馬士鯉字雲逵工鐫刻天啓間吳中爲魏闈建祠立碑刻文須  
能手巡撫毛一鷺檄府縣飭士鯉鐫刻士鯉曰安民不列姓  
名固善然已污我手矣宵遁免後魏大中被逮過吳周順昌

欲以幼女字其孫倉卒無媒士鯉任之子廷繼父業嘗謂刀  
法之有轉折如在人之有廉隅鋒稜一失柔媚可憎近柳誠  
懸筆諫之論

徐汧字九一源五世孫幼孤砥行天啓中魏大中周順昌相繼  
被逮汧爲貸金資其行崇禎元年成進士尋授檢討中允黃  
道周以言事貶官其同年生倪元璐請代謫不許汧上疏頌  
道周元璐賢且自請罷黜疏至再帝不聽乞假歸還朝遷右  
庶子充日講官十四年奉使益王府便道旋里周延儒再柄  
國數招汧汧不應時復社諸生氣甚盛汧憂之常曰太邱道  
廣去獎人倫而標榜名流易滋物忌非所安也無何黨禍起

識者以爲知言居久之聞京師陷一慟幾絕福王名爲少詹  
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固辭且痛宗社之亡  
由於朋黨移書當事勸以力破異同之見既就職陳時政七  
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寅恭勵廉恥核名實納忠讜破情面  
復惓惓以化恩讐去偏黨爲言而安遠侯柳祚昌疏誣汧朝  
服謁潞王於京口有異志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楊廷樞顧  
杲諸奸狼狽相倚出不臣語請置之理會國事方棘奏竟寢  
汧亦移疾歸明年南京失守蘇常繼下汧慨然太息作書誠  
二子枋柯自投虎邱新橋下死年四十九時閏六月閱三日  
顏色如生郡人赴哭者數千人謚文靖

蔣燦字敬仲父育馨清流知縣以廉惠稱燦中崇禎元年進士  
除餘姚知縣調上蔡縣修城圍嚴保伍練壯勇爲守禦備流  
賊不敢犯陞兵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擢天津兵備叅議繕衛  
城作三臺於丁字沽楊邨楊柳青以爲捍蔽保全南浙白糧  
數萬南直解餉十萬長蘆鹽課六十萬坐事謫戍福建赦歸  
明亡後杜門養母母歿哭泣病目至雙瞽卒年六十九

宋學朱字用晦純仁曾孫少警敏以習小戴禮知名登崇禎四  
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察廉補禮部改雲南道監察御史  
侃侃不阿至爲黨人所忌十一年

本朝兵破居庸關南下適奉命巡按山東至章邱濟南告急學

朱急馳至條陳方略上疏求援而巡撫顏繼祖總督高起潛擁兵不救學朱嘆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而守衛單弱乃爾吾無死所矣親率疲弱登陴未幾城陷偕巡道周之訓力戰南門城上死之長子德寬匍匐千里購屍南門下悉腐齒不可得招魂以殮

顧繩詒字敬承葑門人其志仲子崇禎庚午領鄉薦授仁壽知縣時流賊張獻忠破蜀據會城以繩詒循吏素得衆心遣人說之降繩詒大聲叱曰汝不識顧某爲何人吾恨不剗刃賊腹雪國恥顧從汝邪罵不絕口說者去繩詒馳馬入學宮拜先聖復向闕拜自經死民感其義瘞龍腦橋側初繩詒舉於

鄉與同榜楊廷樞張溥陳子龍鄭敷教盛王贊諸人會於虎邱廷樞揚解前曰同人中有能爲方正學楊椒山其人者卒此爵楊蓋自謂衆亦共目楊顧應聲起曰繩詒能引爵一飲盡衆未然之以顧平日和易豈弟無赫赫名也後竟酬其言南都破後楊亦不屈死

周大啓字開美崇禎甲戌進士歷知黃州府事流寇屠掠全楚黃州城已毀大啓至召民版築匝月城完遷督學道抵辰州賊至率士司及吏民逆於桃源賊不敢犯甲申聞變望闕再拜不食死士民哀慟橐葬於辰州永順司之小乾溪立祠祀之

吳适字幼洪之佳孫少穎異稍長從楊廷樞受學中崇禎十年進士釋褐衢州司李決獄多所平反有婦訟夫死於井牽連無辜歷官不能白适至以片言折之卒實婦罪郡人呼爲神君以卓異徵授戶科給事中時遭喪亂南都馬阮柄政群小叢集閹臣姜曰廣御史劉宗周相繼去适憤極言老臣淪棄可惜而勲臣趙之龍薦舉匪人壅遏言路特疏糾之時适進兵科而總兵寧南侯左良玉方與馬阮交惡舉兵焚武昌以叛忌适者謂出适意指适薦侍郎楊鶚疏中有與良玉忼慨同仇語爲証遂下於理於是逆黨諸臣爭欲殺适獄方急會南都不守得脫歸治西園讀書年四十築不動軒自謂有契

於孟子之旨又十年卒於家子四瞻詵諶誦皆有文瞻登癸丑進士諶高郵州學正

盛王贊字子裁本吳江人少孤露依外家以長居陽城後移居婁門中崇禎丁丑進士年已五十餘矣除知蘭谿縣發摘如神隣邑湯溪有奸徒聚衆引漳汀人抄掠令不能治巡撫檄王贊辦之比至服其威名曰龍圖包爺也奈何犯之卽解散止縛其魁三四人境內貼然素清苦自食粗糲妻布素衙齋中不輟紡織幾莫辨爲命婦舉卓異第一入覲條地方利弊三事曰南糧日驛遞日盜賊上嘉獎之以忤巡按王範意彈奏落職一日上語閣臣盛王贊何以被參奏對不善事上官

上曰此強項令也甲申吳撫張國維乞爲東陽令國維東陽人也遂補官甫莅任丁內艱歸鼎革後仍居陽城有同年友按吳延訪政治不答固問之曰吳中良善不爲強梁輩魚肉盛某拜賜多矣時直指欲姑縱土豪奸胥某某未決緣此語遂置之法晚歲不能具饘粥吳人過蘭谿遺愛祠見守祠僧徒寬然衣食曰盛公轉不如也其清風可想見云

劉曙字公旦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南昌知縣未赴南都失守歸隱蠡口居父喪時哀憤賦詩未嘗一至城市丁亥上海諸生欽浩通欵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以曙爲首曙實不識欽也其書爲游騎所獲巡撫土國寶密令知府吳崇宗掩

捕曙從容就縛口授絕命詞別母旣見國寶不屈械送江寧下獄八旬與崑山顧咸正松江夏完淳縱橫詩酒談說忠義爲樂二子蕃蒸亦逮至繫上元獄曙手書問母起居勗二子以砥礪名節九月十九日赴市連呼高皇帝而死初曙以父病篤割左股痕三寸許至是其僕覓尸視股痕爲驗云時同邑顧珍兵部主事顧宗堯工部生事並從魯王舟山城破與大學士張肯堂同日自盡

陳宗之字玉立祖光祖父繼華皆舉人宗之攻苦力學崇禎癸酉以春秋舉於鄉癸未會試中乙榜授推官以親老辭歸性端方沈篤遠於古學博洽多聞詩文無纖靡之習著有持論

古樂府匏園賦草山志等書

顧熙字元亮父兆禎熙性倜儻處事井井有條理父歿年方十齡內則孝事大父及曾祖母外則經理家務僮僕不敢欺父喜濟人緩急積券數百金至是盡焚其籍既長承父志樂施與往還皆當世賢俊鼎革後隱居真珠塢丙舍名節之士咸就熙避難熙悉納之相與言忠孝不倦生平倫敦自任不談禪不尚游俠不流畸異而胸中傀儷幽噫人莫能識也歿鄉人私諡孝恭先生

許元溥字孟宏父自昌中書舍人以篤行稱構梅花墅聚書連屋元溥生而沈靜日出其書徧觀之於經藝罔不淹通尤邃

於易立高陽社課子弟喜購書自號千卷生崇禎庚午舉於鄉不仕卒友人私諡曰孝文

林雲鳳字若撫啓禎間以詩名吳中其詩穩順格在中晚間不爲鍾譚所移年八十餘卒著有自可編及詩談數卷

顧凝遠字青霞九思孫承祖父蔭絕遠純綺刻尙風雅隱居不仕築室齊門卽今之花谿多蓄圖書彝鼎商周法物素與文震孟周順昌姚希孟諸人善時相過從談討古今置酒歡笑不復知人間名利事尤通畫理師小李將軍層巒疊嶂金碧攢蹙華亭董其昌嘗三過而三跋之晚年惟以畫自娛後因門下客驟貴欲引之爲重不屑就客銜之將設計傾陷轉徙

避地用是破家窮愁以卒

朱壽陽祖文子祖文卽以身殉周順昌之禍者壽陽少歲補府庠生世襲應得蘇州衛指揮讓於弟壽康壽康死讓弟壽增壽增未受也適遭父大故家貧無以給執友文震孟勸襲職辭曰吾與先子言矣不可以貳堅使弟就官當父之有疾也嘗割股肉代藥旣歿一言行唯恐違曾祖都督先以禦倭寇功建專祠京口逆閹矯旨變易天下祠院都督祠亦在燬中壽陽負病匍匐泣訴當事祠賴以存閹旣誅郡縣以順昌故重其父推德其子贈官產五十畝弗受又贈金弗受人益重之生平有經世畧嘗條十七議於撫臣張國維時見採用著

有籌時迂論崇禎壬午詔訪庠序巖穴之士撫臣黃希憲檄府保舉知府陳洪謐以壽陽薦授五經博士不就崇禎末終於家

尤挺秀字實甫代居斜塘孝行著鄉里母沒幾滅性事兄遞衣公食兄佻蕩廢業負逋代償者屢後割產讓之歲大飢邑令祁承燠聘主賑濟勤而不私全活無算斜塘界吳淞金鏡湖之間素窪下遇潦歲民苦征輸請於令列版籍水區遠近蒙惠太守陳洪謐重其行舉鄉飲賓年八十二沒子淪字遠公能繼父志置役田立義冢賑貸貧者輒焚券子七人仿晉劉殷遺意分治五經二史名堂曰七業子貴馳封出入不軒蓋



鄉人高之年亦八十餘

薄珏字子珏籍嘉興縣學其學精微奧博凡陰陽占步與夫戰陣屯牧製造雕刻皆以口代書以手代口無遠近皆歎服然莫測所傳授卽他人亦不能傳也崇禎中流寇犯安慶巡撫張國維令珏造銅砲砲發三十里每發一砲設千里鏡視賊所在賊先後糜爛又製水車水銃地雷地弩等器殲賊殆盡國維薦於朝不報退歸吳門蕭然蓬戶室中器具畢備操觚著書暇忽煅煉忽碾刻忽運斤嘗造渾天儀周圍不踰尺而環以銅尺日月之盈縮朧朧星辰之宿離伏逆不爽累黍其法用直線分割圓輪以有定之角絜無定之邊東西南北遠

至億萬里如在咫尺卽所謂勾股法也嘗論漢唐宋諸歷家推算獨推郭守敬授時歷謂天地人各占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合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從後推則每年增一從前推則每年減一以子半虛六度積成歲差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積成六十年遂退一度由是證之邵子元會運世又上證之漢志章帝紀元無不符合又言今世配易於歷皆強爲比合吾與之辨未必服然存吾說於後令崔浩悟高允爲是可也其名海外亦重之著有渾天儀圖說行海測天法天體無色辨天形北高南下辨素問天傾西北之妄辨熒惑守心論格物測地論等書

許琰字玉仲幼有至性嘗刲臂療父疾爲諸生磊落不羈聞京師陷帝徇社稷大慟誓欲舉義兵討賊走告里中薦紳皆不應端午日過友人出酒飲之琰擲杯大詬曰今何日我輩讀聖賢書尙縱酒如平日耶拂衣竟去已聚哭明倫堂琰衰杖擗踊號泣盡哀御史謁文廟猶吉服琰率諸生責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去及南都頒監國詔而哀詔猶未頒琰益憤慟趨古廟自經爲人所解乃步至胥門投於河潞王舟至拯之出詢其故嗟嘆良久識琰者掖以歸家人旦夕守之不得死遂絕粒尋聞哀詔至卽庭中稽首號慟并不復言以六月三日卒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贈五經博士祀旌忠祠

顧所受字性之幼穎異爲邑令江盈科所賞年十一補諸生從管志道講學喜交游有盛名然性嚴重以禮義自守學者憚之稱爲東湖先生甲申之變聞許琰死哭曰吾乃不能與君同死愧君多矣爲之作傳及南京不守郡縣望風瓦解所受嘆曰今日人心如此皆緣不學乃作捲堂文辭文廟五月二十八日赴泮水死

顧維寰字含英爲諸生喜談古今忠烈崇禎甲申四月帝凶問至吳諸生哭於郡學蛾集巡按周一敬謁廟衣緋衣鳴金呵殿揚揚而來諸生張長瀾與維寰奮前直數曰此乾坤何等時猶服此服耶指明倫堂額示之褫其服一敬惶悚然猶稱

流寇爲西兵維寰唾曰逆賊逆天犯上凡帶毛髮含血氣者皆欲食賊之肉公稱如敵國意何爲一敬不敢對逡巡去兩人嘆曰祖宗養士三百年今高爵厚祿者如此大事可知矣是夜誤傳長瀾自經維寰曰我不可後越五日經於祖墓前古松樹下維寰籍學宮時係趙姓故或傳趙維寰實一人長瀾雖未死然亦終身不辱志行

許王家字君聘郡學生國變隱居插城有吏趣之出封利劍一示以期曰不出則死王家曰死分也吾固甘之或謂王家君一諸生未食天祿胡遽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義豈論仕不仕耶吾讀孔子書殺身成仁求生害仁已講之熟公等勿復

言以父母屬妻顧曰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矣父母知志不可奪含涕謂曰女行女志勿念我二人王家肅衣冠再拜赴湖水死年三十有九

盧渭字渭生長洲諸生爲督師史可法幕客初可法出鎮淮揚渭等伏闕上書言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不納居禮賢館久可法才渭渭方歲貢當得官不受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千餘人爲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揚州城陷渭監守鈔關投於河歸昭等死西門從死者十七人

殷獻臣字汝劫諸生少與周順昌朱陞宣同學友善一時人望有五奎之目順昌被逮獻臣奔走周旋幾及於難國變後不

食死鄉人私謚孝終先生

蔣若來字龍江世居婁門身材短小獨臂善騎射家貧流落巡撫張國維異其才拔自行伍以把總守江浦流賊薄城蟻附而上若來提刀截殺應手而斃方坐城樓下俄見賊金冠紫袍者握大石直前擊中若來面仆地賊乘勢合圍而前若來奮躍登城射殪其酋復發大礮擊殺三千人以功擢遊擊守江浦六安宿松之役無援敗績累遷浙江總兵後與朱大典守金華城陷令長子出集妻妾子女於廳縱火焚之提刀巷戰殺四十餘人自刎死

沈璜字璧甫居虎邱之西善談詩長身頰顏類河朔間人重氣任俠往往急人之難嘗遊遼左督師袁崇煥延爲上賓崇煥誤殺島帥璜知爲失策卽辭去崇煥歿後痛其罪疑辟重酒闌燈炮未嘗不聲淚下也亂後之烏目山夫婦爲兵所害

湯傳楹字卿謀比部本沛長子少與父志行殊轍而又難自口出雖爲貴公子高才生恒邑邑不自得善詩歌得昌谷體年二十五值甲申之變感憤死婦丁哀慟越宿死有湘中草行世同時負才而天者爲陸壽國字靈長提學檄孫母病晝夜不離側三年與弟壽名友愛無間赴省試道卒年二十六私謚孝簡

陸世廉字起頑號晚菴祖象閩嘉靖己酉舉人世廉爲諸生有

文譽試輒高等儀度修偉長於說經從學者衆九試鄉闈不  
售崇禎庚辰以薦授廣州府通判在南中累遷光祿寺卿遭  
亂崎嶇歸里門二十年屢空晏如著述甚富年八十五卒  
蔣鉉字伯玉世爲蔣圩人蔣圩故名鄧巷圩由蔣名也未弱冠  
食餼於庠講經濟學南刑部侍郎王心一幼與共學凡軍國  
重務降心商確時流寇蜂起朝命心一修留都所屬城費帑  
金數萬人役百萬餘工心一專委之鉉上不費國下不蠹民  
功速而城完當路者知其才張國維撫吳尤敬禮以四方多  
難諮人材於鉉鉉薦布衣程周祐知勇可用卽以兵柄授之  
後於六合大破流寇國維寓書於鉉謂使寇不得渡江而南

皆君薦士力也程官至總兵後爲頭陀隱陽抱山崇禎十二  
年詔舉賢良方正國維首薦鉉筮易得隨之明夷繇辭云日  
在阜顛嚮昧爲昏小人成羣君子傷倫蹙然曰此何時尙不  
思韜聲匿迹耶稱疾不赴同時應辟者皆晉顯秩而鉉老於  
諸生易代後棄絕世事年七十六終於家時陳道立字企揚  
甫里人於書無不讀尤喜論兵崇禎辛未流寇南下張國維  
督師禦賊以道立爲記室有調度功賊退敘績題請不受

國朝初總督李延齡以人材薦不起晚年以詩酒自娛終

文從簡字彥可祖嘉和州學正父元善從簡爲郡諸生端方自  
守母王穉登女甘貧守約能訓其子從簡事之甚孝年踰六

十始以歲貢入京不就選而歸尋遭世變隱於寒山之麓居  
五年卒子柟字端文女俶嫁趙均亦有才名

卞文瑜字潤甫工畫山水不名一家或問所得力曰得乎心運  
乎氣忘乎機不求肖古人也生平無定居或寓結草庵或竹  
堂寺東禪寺爐香茗椀到處自隨每日二童子侍側一供磨  
墨一供滌研俱通畫理有以勢力索取者命童子點筆應之  
太倉吳偉業作畫中九友歌文瑜與焉女夫俞絲亦以畫名  
陶唐諫字正吾周莊人性嗜善壯歲遇鄉農某葬親於所佃田  
畔田主訟之官將毀冢唐諫令遷葬已田中田主甚慙有地  
師寓吳寄白金百金歸後三十年其孫來吳詢之兩世奄忽

矣哭之慟以所寄還之封識宛然其孫不知也所居相近有  
急水港爲往來要津向無渡船每風雨辰民苦不堪唐諫設  
方舟濟人捐田以食舟子晚歲爲善益力初年四十餘無子  
有相者相遇曰君陰行善當生令子矣四十三果生子後年  
九十一見四代與賓筵考終邦人謂之備五福焉子天民字  
萬若郡學生有文行承先志利濟無倦年亦八十餘同時有  
張處士士隆字君茂張家港人嗜善不讓唐諫康熙丁巳大  
疫村民遍染人不敢叩門士隆按戶親給醫藥全活甚衆庚  
申常州飢流民至吳傾困倉活之唐諫之設渡利涉也港在  
長洲縣界而吳江縣界亦名急水港亦舊無渡船士隆亦割

田設渡并設沈舍港渡遠近杠梁或葺或建補唐諫未足緣  
此兩姓屢通婚姻士隆燕居必整衣冠寢疾不敢怠惰遇盜  
刦正襟危坐盜曰君得毋張善人耶舍之去旣沒里黨思之  
施武字魯孫事親孝佯狂玩世工詩善草書崇禎間游於滇有  
楚游草西覽篇同時有張屈字醒公鄉里私謚貞節先生其  
詩高寒類孟東野而幽渺過之

鄭敷教字士敬光宙子湛深經術天啓中吳中倡爲文社敷教  
與焉崇禎庚午與同社楊廷樞張溥陳子龍夏允彝同舉應  
天鄉試是時東南文士統會於吳號爲復社敷教生徒之盛  
亞於廷樞兩人俱爲鄉里所宗時人語曰前有朱張後有鄭

楊丁丑舉賢良方正以母老辭晚歲隱居教授著述甚富尤  
深於易詩宗杜陵書法在蘇米間年七十卒門人私謚貞獻  
先生同榜舉人陸坦字履常自嘉定徙居郡城有學行與廷  
樞敷教及許元溥稱吳門四孝廉明末授南豐知縣不赴隱  
支硎鄧尉間年六十餘以窮餓死

葉襄字聖野少穎敏父教授江左從母受學母張賢母也論襄  
曰子瞻年穉弗克從明允以游學邴原家貧復弗能入鄉塾  
以從師奈何襄聞命銳志經學爲名諸生時楊廷樞聯復社  
吳中襄執經稱弟子甲申後高隱不出詩屏鍾譚餘論嚴持  
科律一以唐人爲師

朱隗字雲子治博士業尚文藻天啟中吳中復社聚四方積學之士隗與張溥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等分主五經馳驅江表爲一時尉顧詩宗中晚唐錢謙益稱爲徐禎卿唐寅之流亞晚歲當貢隱居不出著有咫聞齋彙弟陵字望之亦能詩畫

李魁春字元英號筠叟爲諸生好讀書治春秋有聲思陵殉國問至北向號慟有死志家人日夕玩守不得死遂棄諸生鑿坏高隱以終與同邑許琰爲莫逆交琰死節魁春泣曰玉仲死我何顏獨生玉仲死而我生我無以妥玉仲魄我益滋戾玉仲琰字也收其骨葬白公堤南撫恤其家南都再建倡同

志呈請富路贈琰翰林院典籍有巡撫御史聞其名屏騶從過訪勸之仕徑拂衣入御史遂巡謝去晚與遂寧李實竹墩沈欽圻友善相與徜徉山水對酒悲歌以消其抑鬱纂述最富鼎革時盡委諸燼性喜種竹庭前有竹數竿清風灑然顏其齋曰竹隱因又號竹隱先生

程周祐字賓容長洲之陽山人以勇力智略聞崇禎八年流寇張獻忠攻桐城潛山太湖江浦諸縣甚急巡撫張國維訪奇士能戰守者於徵君蔣鉉鉉薦周祐可任使國維授官守備周祐與馬爌程龍蔣若來諸人先後破賊于江浦六合斬首數萬獻忠遁入廬霍國維寓書于鉉謂使寇不得渡江而南



周祐與有力君之薦士真有識也拔周祐爲副將後屢立戰  
功官至總兵易代後爲頭陀隱居陽山平劇盜康熙十二年  
逆藩吳三桂畔耿尚二逆應之時巡撫馬祐欲奏令周祐出  
師先令布陣於廣場周祐錯亂方圓首尾挽強弓未及半巡  
撫晒曰老矣以頭陀終其身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四

人物四

國朝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父潤自江西清江徙長洲補少好讀書工詩畫性孝謹重然諾游京師館閣諸公皆與定交後交金陵顧夢麟高淳邢昉刻意爲古淡之學甲申聞變歸隱鄧尉山南都再建柄國者屢招之不出素善徐詹事汧馬阮用事修復社怨購汧急補慷慨如金陵詣楊文驄責以大義得解欲予以官堅辭歸汧靖節哭之極哀鬱鬱數年卒子焯字明遠髫歲能詩乙酉後棄諸生奉親以隱更字潛夫



顧廷錡字佩堅少有文名父繩詒知蜀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  
不屈死廷錡子身入蜀遇川水暴漲遭豺虎墜深淵屢瀕於  
死至成都不知父瘞埋處呼號於路有遵義民憐之與輾轉  
相尋始得於龍腦橋側扶櫬歸往返萬四千里閱四寒暑抵  
里門鬚髮皓然矣

史兆斗字辰伯吳江處士鑑後徙居長洲少爲諸生不得意棄  
去肆力於古博通前明典故暇則爲人稱說并及故家遺老  
流風佚事娓娓不倦尤喜蓄書積數千卷齋居蕭然惟事讐  
校逮事劉侍御鳳王校書穉登方矩濶步危言正論猶有前  
賢之遺性剛直見少年浮薄者數叱斥之其人面發赤弗顧

蒼顏長髯衣服朴野對之儼如圖畫中人與汪編修琬交嘗  
告之曰長洲縣志絕不稱意中所難者人物耳吾剛定已久  
今當授子其後亦竟不果年八十四卒貧無子藏書散佚

周茂蘭字子佩順昌長子順昌被逮茂蘭尾舟徒行至京口順  
昌麾之返茂蘭哭絕江干良久甦順昌死獄喪還茂蘭泣血  
三年思陵誅逆奄贈順昌太常寺卿故事贈官死忠諫經卹  
蔭者其父母妻室給封而不及祖父母茂蘭曰嗟乎吾父從  
福州推官赴行取嘗縫布囊貯所積俸銀爲祿養獻潸然淚  
垂顧茂蘭曰安得卽馳封吾祖若父哉今追贈在邇而例止  
父母奈何慟哭緡會典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以死勤事

者卹典取自上裁因刺指上血疏請誅奄黨倪文煥及三代  
誥命姚希孟閱之謂有鼎湖勸進語以爲非所宜言又憫其  
十指已枯勸易墨書茂蘭刺舌血再書以進帝悉報可一時  
死忠者皆全給旣歸好學砥行隱居不出不就蔭敘湯文正  
公斌撫吳式廬就見之歿私諡端孝先生弟茂藻縣學生亦  
有文行子靖孝友守祖父家法從當湖陸侍御龍其游涵養  
有得尤精六書之學著有篆隸考異

彭行先字務敏號貽令父汝諧萬歷丙辰進士未釋褐卒行先  
淬志於學欲借科第自奮會友以塲屋事被訐陰援行先爲  
左證牽連見褫或勸其訟諸官行先曰功名細事奈何隕人

家聲乃走京師上書白雪未嘗歸獄其友以拔貢謁選考授  
縣令甲申後志不求進肆力於古尤善書法晚年從孫定求  
孫寧求相繼入翰林家門畧貴處之淡如鍵戶謝客以圖書  
自娛與鄭敷教金陵明俱以鉅人長德見推士大夫時稱吳  
中三老年八十二歿

顧苓字云美太僕卿存仁後少爲諸生好金石碑版鼎彝刀尺  
欵識之文不求仕進瞿稼軒致命後捕其子急苓隱其姓名  
育於家俟禁弛後明其爲稼軒子以女妻之築室虎邱山塘  
蕭然棐几暇則臨摹秦漢印章肆力分隸書時無出其右者  
所交皆當代逸民無子沒後友人葬之著有塔影園藁

劉龍光字蓼蕭父廷諤爲益王府長史遭亂挈家避兵白石嶺  
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尋卒龍光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  
母存歿徒步至建昌訪益府故舊無存者禱張令公祠夜夢  
神告以石澗語覺詢土人無有知其處者龍光徬徨道左遇  
一尼謂曰在閩粵之交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如其言越通  
仙嶺一綫天蟻行上下荆棘蔽道血漬足踝一日登山見山  
下有村流泉泱泱鳴石上龍光心動以爲石澗也叩戶則母  
在焉父歿踰年殯板屋中乃大哭村民皆來觀曰宋時孝子  
王龍山於此見母故堡以見娘名今子復見母是亦孝子矣  
咸助其昇父棺奉母歸里孝養十餘年終

沈欽圻字得輿居葑溪之竹墩補諸生南都再建知時事不可  
爲卽棄去專力爲詩教諭魏縣劉永錫隱居陽城湖濱織蓆  
以食欽圻授徒其地時遺之粟閒或相攜登荒邱弔落日酣  
嬉歌哭永錫歿與陸泓陳三島徐晟經紀其喪葬之武邱生  
平待人以誠除夕有點者以中途被刦訴非數十金不能治  
裝歸盡檢橐中金予之旣知其僞童僕竊笑欽圻曰吾不逆  
其誑也布衣藜杖蒔花灌畦以終其詩初撫劉隨州中年感  
時傷亂師杜少陵後出入樂天劍南陸太僕世廉云鍾譚狂  
藥毒遍天下不能毒沈君大是豪傑之士可謂知其深者矣  
孫德潛貴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徐汝璞字我石號雪漁居周莊近白蜆江性孝友雅善詩歌時  
自掉一艇綠簑青笠吟嘯出沒於波浪間見者疑爲陸天隨  
張志和也弟汝珍字次玉與貴池吳次尾宜興陳定生交馬  
阮用事逮捕二人將及汝珍汝璞乃匿其弟轉徙避地以終  
著有塞齋集

俞餐字受之幼孤力學年十七補諸生潛心六經尤邃於易晚  
年隱居山館學者稱芹菴先生著有論語述說孟子詳說大  
衍說等書

沈明掄字伯敘少爲諸生精於春秋內外傳吳中明春秋者不  
數家明掄爲最經其指授獲竊者不勝數徐孝廉枋其高弟

也崇禎癸酉中北闈乙榜錢尙書謙益延主講席南都破曾  
勸尙書殉身曰公受恩深毋游移也尙書不能從明掄不復  
相見後幅巾布袍絕意科名仍以春秋教引生徒終

韓洽字君望少有志操爲郡庠生國變自投泮水家人救起之  
妻死不再娶曰國亡矣安用家爲無子子身入陽山以著述  
自娛足跡不入城市湯文正斌撫吳慕其賢欲見之避去著  
有四書儀禮禮記因註陽山誌寄菴集等書

徐枋字昭法號侯齋詹事汧子弱冠通十三經年十九中崇禎  
壬午舉人乙酉國變詹事家居殉節枋脫身亡命棲息土室  
又爲邏者所得逃東渚後禁令稍弛避地上沙之澗上羹藜

飯糗每至下春不糝晏如也終身不入城市不通賓客賣字  
畫以給字仿孫過庭畫師董巨詩文出入韓柳間長言咏嘆  
每多危苦悲哀之什讀書外竟日不出一語湯文正撫吳慕  
其高節屏騶從詣門自通曰中州湯斌求謁斌亦蘇門孫徵  
君門下弟子幸無相避枋遣守門蒼頭曰已入秦餘山中矣  
文正坐門外久嘆息而去徵君孫鍾元名竒逢明孝廉隱居  
蘇門山講濂洛之學者也枋年七十歿著有居易堂集

徐柯字貫時枋弟枋天質木強硜硜古道柯風流爽朗有翩翩  
之概父汧死節枋逃隱澗上柯亦棄諸生浮沉城市晚僦居  
齊女門簞瓢屢空以土挫瓦盆煎糜煨芋并日而食益都孫

文定靜海高文端兩相國皆汧門下士招之不往閒或逍遙  
山水跌宕於酒旗歌扇間枋聞之意弗善也然相視仍莫逆  
臨死以藏墨一函寄尤檢討侗屬作佳傳侗因比其昆季爲  
首陽之清柳下之和云

邵彌字僧彌蠡溪口人清羸頎秀好學多才藝詩宗陶韋畫仿  
宋元草書出入二米楷法直逼虞褚小幘尺幅人皆藏弃以  
爲重居曰頤堂置一榻其中以藥爐茗椀自娛性舒緩好潔  
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急煩數織悉僮僕患苦妻  
子竊罵終其身不爲改中年得下消疾沒長子豫渡河遇風  
船覆死幼子觀一足不良於行出家爲僧僧彌雖隱居性僻

居恒於人材消長之故搯擊抵掌慷慨極論嘗與吳祭酒偉業登雞籠山東望皖楚憂生傷亂泣下沾襟非果於忘世者也

顧予咸字小阮號松交順治三年進士授寧晉縣畿南多盜廉其魁數人捕弗誅厚衣食之爲耳目他盜悉驚散縣地多不耕上官徵賦如故力爭免之數月縣大治調山陰時浙東初附山藪未靖官兵所至殺平民爲功而俘其婦女民多逃竄予咸請於督撫但罷兵以屬令一月可辦如其言兵罷而民歸陞考功司員外移疾歸十八年

世祖大行遺詔至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許吳縣令不法被繫五人翌日諸生群哭於文廟復逮繫十三人巡撫朱國治臆令興大獄欲坐諸生重辟畏予咸剛直造請求援予咸正色曰諸生許令事皆實當罪令國治愕然去乃榜掠諸生傳會坐斬予咸坐絞奉

旨復官國治重興奏銷案落其職子凡十一多人

何棟字與偕順治三年進士除邵武府推官攝福州府篆海寇鄭成功覘閩師悉赴泉州經畧廈門率衆自海道襲福州巡撫宣永貴瘍發於首不能視事棟力請釋原任布政司周亮工於獄共阨險禦賊賊攻城十三晝夜竭力固守危城得全入爲戶部主事歷江西提學僉事歸子炯字倬雲煜字章漢



並舉進士炯官雲南僉事煜官南陽知府

宋宓字御之侍御學朱長子學朱殉難山東宓徒跣達濟南積骸成莽有小吏指侍御遇害處宓從灰燼中刺血滴骸骨晝夜號泣終不得乃招魂以斂伏闕請卹歸偕弟德宜德宏發憤力學德宜成進士德宏舉孝廉宓獨數入棘圍至丁巳乃舉順天鄉試子廣業令直隸臨城大旱民懸正額宓典產代償設法賑濟民感之爲立功德祠廣業字性存仕至濟東道韓翮字誦先黃巖知縣治子孝友敦厚父卒黃巖官舍奔哭千餘里遂咯血終其身女兄適張夫婦俱歿撫其遺孤如已子外姑老而貧悉籍曩時奩具歸之曰故非壻物也旋以徭役

破其家攜子莢讀書吳山中菜羹糲飯蕭然自得生母歿將附棺父墓旣引扼於勢仍弗得塋翮爲文以哭其辭引咎甚悲聽者莫不酸楚及莢大魁乃克耐焉翮記問淹博下筆鉤幽剔微每一篇出傳寫諷誦學使者石申最器重之每試輒冠其儕卒不遇年四十歿子貴贈如其官

章在茲字素文爲諸生有聲庠序吳中有慎交同聲兩社在茲爲同聲主盟點定甲乙群悅服無敢異久困諸生丁酉始中乙榜入成均謁大司成於彝倫堂大司成係慎交社友向同學時受譏彈點定者乃於衆中故嚴峻其禮賜之禮物使拜受拜謝以摧折之方謁選病歿弟詔字鶴書靜宜字湘御來

成字九儀皆以高材聞於時

顧埴字徐赤少善屬文號名諸生仁厚坦易未嘗忤物喜賓客時吳中有文社曰慎交往來率賢豪知名士咸以文章行誼推埴丁父尙迫艱將葬術家阻以日干不利埴曰古之葬者豕人營之墓大夫掌之禮有定制何論利不利哉達而知禮如此歿年五十八

沈世奕字韓倬順治乙未進士官翰林請假歸杜門讀書好弘獎後輩識尙書韓菼於未第時人服其精鑒子旦初字翔生高才不售安慶訓導旭初字寅生中丙辰進士官編修朝初字洪生中己未進士官侍讀學士並工詩文

韓馨治字幼明號清諧八歲作擘窠大字書陽山長雲峯虎邱五人墓碣董其昌陳元素賦詩以贈年十三遊郡庠第一既入南雍司成王某奇其文取冠多士闈黨阮大鉞居金陵慕其才以金帛招致堅拒歸後與黨人獄馨名在復社幾陷不測父爲黃巖令卒官千餘里扶柩歸葬弟勗卒課姪菴讀書大魁天下少從劉曙學曙殉國難經紀其喪葬之虎邱自是絕意進取家遭寇焚載粟主遜荒時平卜居治隱園與鄭敷教金俊明諸遺老結社廣生禪院自號少微真人歿私謚貞文先生著有紺雪堂稿治隱園遺墨子樵字聲谷性孝謹鄉里稱善與賓筵

張慶孫字曾餘世居嘉定父慎德徙郡城之東偏慶孫年十六  
卽從明季遺老講究諮訪中順治甲午舉人三赴公車退而  
築室匠門溪上教授生徒藉束脯爲養常不能舉爨胸襟浩  
然一有所入輒濟人危急所與遊惟耆儒方外勢位赫奕屏  
不往來晚年益以賦詩課子爲事歿子大受卽其說經地葺  
孝廉船通略約建小閣祀栗主其中群弟子稱之曰履素先  
生著有尙書集要侶蛩齋集

文柁字端文從簡子生而耿介遺世絕俗爲諸生操筆成文岸  
然孤異從父相國震孟最器重之延至家塾爲二子師甲申  
後奉親隱居寒山侍父徜徉山水父歿徙居陸墓與韓孝廉

沐方文學夏結茅耕樵以終當從簡之葬四方賻贈幾數百  
金柁盡函還之親負土成墳其耿介如此

徐樹丕字武子少爲姚文毅希孟所器妻以女博覽群籍善楷  
書兼工八分後隱居不出著有中興綱目杜詩注子晟字禎  
起工詩文承父志棄諸生偕隱授徒以養父歿年已六十六  
哀毀得疾卒著有陶園詩文集姑蘇續名賢小紀晟子羽儀  
言笑不苟爲生徒說經盛暑必整冠束帶人謂能繩其祖武

周埏字載夫少警敏穎異過人弱冠爲諸生餼於庠省試輒不  
售寓居虎邱之梅花樓博綜典籍朱墨鉤稽窮日夜不輟古  
文辭筆清逸詩情冲澹尤工行草出入晉唐間王校書穉登

僑居吳門爲風雅所歸一見心折與其唱酬著有鷓園集虎  
邱雜咏

陳匡國字均寧沈靜澹雅不汲汲於名利明社旣屋棄諸生隱  
居東郊輯吳逸民傳始自仲雍終金孝章俊明攜撫博而去  
取嚴汪編修琬極稱之

顧天朗字開一讀書著述務經史根抵之學於三禮三通尤多  
疏明考證舉順治丙戌乙榜循例應得縣令以母春秋高不  
仕子沂旣貴爲九列而謹飭如寒素絕戶外請謁惟曲盡子  
職身親燥濕扶持起居母年八十七歿天朗齒近古稀擗踊  
號慟一絕不蘇去母屬纊不踰數刻私諡孝靖先生

稽笈字蕃于潔脩好學有妻妹改適夫爲粵令瀕行以前夫遺  
資裝巨篋寄姊處笈壞墻封之無知者粵令歿於任全家不  
返笈呼前夫之子以篋授之封識宛然中崇禎丙子鄉試乙  
榜孫憲諸生少請業沈明掄治春秋有聲著有子雲居說書  
葉子循字玉崙初春曾孫文詞博瞻由崑山籍舉順治丁亥進  
士歷知唐縣邵縣淳安容縣所至有惠政淳邑秋糧民戶獨  
畸重子循裁之俾紳民畫一邵當荒徼兵燹後綏輯殘黎尤  
稱良牧著有弓雪草衷石吟第十子台陽以上舍生應京兆  
試京江張文貞公玉書極稱之績學未售倣先儒分年日程  
法課諸子性耽吟咏晚尤邃於易手錄格言盈几曰吾子孫

得行吾所錄一二言不啻奉吾訓也長子士寬由定襄令陞  
紹興府寧紹道迎養於署每定讞輒以求生不得死吾無憾  
最之遇盛暑出已所餌參朮和藥以療民疾贈浙江按察副  
使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順治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降  
西城兵馬司分司大通橋權龍江關稅以博學鴻詞薦授編  
修與修明史在館六十日稱疾歸琬爲文章法律謹嚴未第  
時已歸然能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後勁旣通籍  
與新城王士禎睢陽湯斌宛陵施閏章輩交相鏃厲蘊釀深  
醇久而益茂根柢乎六經浸淫乎史漢反覆乎歐曾以下諸

子遂爲文章楷模四方賢士大夫爲金石鏤刻傳敘之作示  
後裔附不朽者惟琬是歸解組居鄉築圃邱南每臯比譚經  
籃輿載酒人比之安昌靖節吳中士夫競以制舉文相尙自  
琬出而始知學古著有類藁一百十八卷

尤侗字展成號悔菴先世家無錫始祖豪以文學政事著南渡  
後徙居長洲之斜塘侗生而警敏博聞強記有才名以貢謁  
選除永平府推官法繩旗丁降調後以博學鴻詞徵授翰林  
院檢討分修明史撰志傳多至三百篇子珍成進士改庶吉  
士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繼素請者盈庭戶揮酒不倦先是

世祖章皇帝覽其文有真才子之目宏詞引見時

聖祖仁皇帝稱爲老名士已卯

聖駕南巡伺入見加侍講

御書鶴栖堂以賜年八十六卒著有西堂文集餘集及鶴栖堂稿

蔣德峻字公遜世業儒德器凝重無疾言倨色讀書穿穴經傳不憚寒暑中順治辛丑進士不樂仕進歸而授徒里中風雨晨夕呶哦不輟家蓄一僮僮事操作客至往荅徒步詣門出刺袖中言詞响响見者易之一笑而已家臨婁水有石橋將圯峻出館金數百成之歲飢言於上官設粥躬自督之待兄弟友愛里中豪有與弟爭曲直者德峻往謝豪俯首服終身

不敢爲非一子能文竟天死人比之鄧伯道云

宋德宜字右之明御史學朱子順治乙未進士授編修遷司業累陞至都御史上疏請弛海禁俾濱海民藉田漁資生又言捐納授官非經久計請限以月或以年而後官方可澄進兵部尙書蜀地初定大軍糗糧皆運自陝西棧道顛踣秦民大困德宜言今大軍趨黔望秦蜀之餉然徵秦則以道遠誘之蜀徵蜀則以歲飢誘之秦彼此觀望宜併川陝總督爲一庶可隨地調發從之在部三年滇黔粵蜀以次削平時俘獲賊中婦女並著籍旗下德宜言脅從不與倡亂同罪宜聽收贖所釋甚衆拜文華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卒諡文恪長子駿

業字聲求善書畫由副榜官兵部右侍郎次子大業字念功  
康熙乙丑進士累遷內閣學士

許虬字竹隱中書自昌孫家居甫里弱冠好讀書卽交當世名  
士順治戊戌舉進士觀政後授部郎以廉幹稱出爲紹興守  
會稽故名郡山水清嘉而人多譎詐虬至懲老吏之不法者  
訟牒不敢上下其手公府一清而登臨讌賞賓從雜選名篇  
麗句往往得之鏡湖禹廟間晚與汪琬尤侗輩相善多所著  
述見稱文苑

宋實穎字旣庭其先有通者仕元爲萬戶侯實穎少孤事母孝  
家貧力學嘗於竈北讀書時人比之向詡弱冠以文受知徐

宮詹沂與汪琬輩爲研席交挾其能游學燕趙間順治辛卯  
舉京兆諸公卿以詩古文相倡酬者無不傾倒攝席以奏銷  
案起不與會試授揚州興化教諭實穎宅心和惠獎借後進  
講論經籍必津津盡其源流著籍弟子皆名人著有志易軒  
文集

褚篆字蒼書前明諸生以遺老待人叩問時比之伏生申公所  
居松吟堂不遠市廛條然若世外前人碑版羅列棐几暇則  
作書求者輒應已卯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吳中耆碩

賜坐

命書行草各一幅

上嘉獎書海鶴風姿四大字賜之逾年卒年九十四

吳愉字敬生端慤有度言規行矩老屋一區授徒數十輩常占五經爲課日披閱百牘不少倦每當省試畢決售否不爽毫黍而愉獨屢試屢黜群弟子登三事躋六卿幾滿朝列愉白首一經僅循資以歲貢授江寧溧水縣訓導年八十卒門人私謚端仁先生

趙炳字明遠徐聞令一鶴孫成經義抉微詣奧少爲楊廷樞徐汧所稱中康熙丁未進士嘗云我殫心於文而中式偏以策論肆力書法而廷試偏在三甲此不可解也年已老未仕卒

人恤其位不酬學今其文已傳世行遠矣

彭瓏字雲客順治己亥進士除授廣東長寧縣革火耗恤里排戢衙役息訟興文爲政期月縣大治拂郡守意誣劾去官歸而以理學教導後生謂大學宗旨盡於居敬窮理中庸宗旨盡於戒懼慎獨建文星閣朔望課文其下士因造就得雋者前後相望年七十七歿子定求貴贈國子監司業門人私謚

仁簡先生

宋德宏字疇三順治辛卯舉人重交與慨前明復社前爲溫體仁後爲阮大鍼諸奸掎擊名賢淪喪思繼續盛事與彭進士瓏同舉慎交社四方絡繹適館授餐德宏諸昆弟任之傾產



弗靳也爲文醞釀深厚設教城南生徒雲集歿年三十四私謚正誼先生子定業貴贈兵部武庫司郎中

陸在新字蔚文少爲名諸生暗室不欺常讀書荒圃有榮者榮杯茗相餉在新厲斥之反其茗旦起污泥濺壁始知其爲妖也丙午舉於鄉授松江府教授湯文正斌薦爲吉安府廬陵縣公廉有聲馭民以慈終歲不施鞭朴卒之日民相聚痛哭醵錢以殮江右推循吏第一云

施敬先字爾恭順治辛卯舉人嗜學工文與兄學先相師友自著尙書講義性理摘要教授及門比之摯恂鄭衆姪震銓中乙卯鄉試第一戊辰進士選庶常知學有所本云

文點字與也震孟孫少以叔父乘殉難依丙舍以居無意華膺肆力古歌詩文詞善畫山水得待詔家法饘粥不繼怡然自得湯斌撫吳就見之問何以自苦若是曰菜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餘將移所守斌爲嘆息初文肅字以與也以沂水舞雩望之點能不負先志云

文揆字賓日柵子徵明五世孫志向高潔不交當世初隨父隱北郭後居小停雲館老屋數楹纖埃不入庭植古松一枝日哦詩其下几陳先世圖書彝鼎性尤好研蓄古研十二其一爲陶隱居物日洗滌以爲樂暇則手錄漢魏唐宋詩文集及國朝典故山經地里方藥圖緯等書往來惟二三耆舊有求

謁者先從門間窺之非所欲見頻叩弗應著有十一一研齋詩集

許定升字升年甫里人敦朴有文中乙榜好爲善贖難婦於浙創育嬰堂於蘇偕里中同志積米脩荒全活無算謁選得禹城令禹城山左孔道盜賊出沒劫斂商賈定升至廉得盜藪入其巢縛什伍杖殺之盜爲斂跡值歲大稔民持男女易斗米定升告於邑之富者隨力出粟設粥四境以賑出入惟乘駑騎以一隸自隨後掛冠歸先是漯河濱有木橋歲用脩葺民苦勞費定升易以三環大石名漯河橋旣歸民追思之立遺愛碑於橋上韓宗伯葵作禹城行以美之

張文光字雅吾性仁厚明季賦役繁重文光爲置義田助民役民感其德勒碑誌之常遊邗江一商遺千金於文光邸舍文光遣人齎還之歲凶民無所賴文光捐貲建圓妙觀雷尊殿民籍工作以養好行其德如此

宋兆鶴字聞士號信天萬戶侯通裔孫父王年以孝友讀書稱鄉里兆鶴承父訓敦孝弟研經史無敢少間弱冠赴北雍試輒冠其儕文譽日著入秋闈不售思以治河致績父喪歸痛兩親不及侍養絕意進取集漢唐以來禮記講義箋疏爲書以訓後學葺堂曰有懷奉父母木主其中晨夕瞻慕以子周臣照貴贈文林郎再贈中憲大夫

韓葵字元少號慕廬祖治父勗少從父受學研精經史故其爲  
文根柢六籍貫穿百家弘深雅健中壬子鄉試明年會試

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脩撰充日講累官至內閣學士從容侍  
從深注

宸衷旣因病請假歸築室西山超然塵壒之外家居八年

詔赴闕總裁一統志凡館閣制誥饒歌郊祀諸作多出葵手陞  
少宰掌翰林院領袖儒林提攜弘獎同官後進各盡所長他  
若議加庶吉士馬銀覆鞫保定劉甲弒繼母枉奏大學士達  
海從祀文廟於禮未合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增凡所建議  
皆有裨國事晉大宗伯再疏求退未允以甲申歿年六十八

平生服膺朱檢討彝尊常曰身躋九列不如秀水朱十以七  
品官歸田讀書萬卷閒居置酒一壺飲醉兀然其胸抱可想  
見矣乾隆十七年二月

上念葵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制義開風氣之先因謚文懿追謚  
於四十九年後藝林榮之感

君恩之重而驗學術之醇也子孝嗣康熙己丑進士孝嗣子曾  
雍正丙午舉人泗州學正姪省曾貢生皆能世其家學

吳一蜚字翼生少孤以兄愉爲師中康熙丁未進士授山西山

陰縣歲祲請緩徵平糶邑民賴以無飢連決疑獄有神明頌  
丁內艱服闋補洪雅縣舊洪雅額徵七百九十四兩時開墾

增稅欲加五千兩一蜚力爭得減三千四百兩陞工部主事  
擢御史降行人司副浮沈十餘年

聖祖念初御極時舊臣在朝惟一蜚一人乃由司別遷鴻臚卿不  
一年晉至刑部尚書會有重案一蜚苦心消釋人多陰受其  
庇轉大冢宰卒貧無以殮賴同朝賻贈得以喪歸

顧汧字伊在天朗子康熙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遷左庶  
子累陞至禮部右侍郎巡撫河南時秦中歲祲

詔湖廣運粟往賑河南居秦楚之中民困轉輸

上因命水運二十萬石入關汧甫入境聞即馳赴浙川酌定運  
費又相度水勢疏呈荆子關至龍駒塞數百里溪灘險惡遂

命停運河南諸郡去水回遠歲漕二十五萬石皆赴大名府小  
灘鎮採買浮費不貲汧疏請改折官辦民脫重累遷宗人府  
丞致仕卒弟溥康熙戊午乙榜官如臯縣學教諭

馮勗字方寅號勉曾父六皆遠館閩地勗奉祖與母居家歲荒  
乏食課徒得脩脯以養父死古田耿逆亂閩道路阻絕祖與  
母相繼歿勗仰天嘆曰挺七尺軀安能鬱鬱久居此徒步入

長安薦徵博學鴻詞中選授翰林院檢討請假歸道武夷過

仙霞關入古田聞父棺寄破寺中遺櫬縱橫伏地哀號有老  
人曰墻西有半寸釘者是也視之題識宛然扶喪歸終身不

出著有遊聞紀畧

孫岳頌字雲韶號樹峯自少以能文稱中康熙壬戌進士選翰林時渙默已平

上嚮用文學之士岳頌翔步閑雅修髯若神書法出入米襄陽趙文敏後專師董華亭

上命書御屏稱善轉國子祭酒課士以寬士樂循其教已卯春扈從南巡

聖祖仁皇帝憐其家貧命大理寺臣李煦爲治第東城

御書墨雲堂賜之卒於官

范必英字秀實初名雲威參議允臨子十一歲而孤家多外侮母仲氏保護恩勤延擇碩師益友與居處必英亦感厲向學

舉順治丁酉鄉試戊午以博學宏詞徵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成謝病歸所居芝蘭堂三楹後萬卷樓爲櫃二十四以貯所藏書日吟諷其間怡然自得尤喜汲引後進從遊二百餘人拔其尤程課之第其甲乙吳中起衰裁僞之功尤推必英云歿年六十二

金居敬字毅似明諫官士衡孫士衡直諫類汲黯居敬少負才名游京師二十年屢躋塲屋乙丑成進士授靈邱縣未幾卒於官居敬深於經史八家爲制舉業獨取法震川故其文渟泓滂灑不顧世俗而其生平艱於遇合困於小官亦類震川其沈溺卑邑以死視震川尤菴鬱也

顧致廣字正則瀚涇人有聲學校湯文正斌尤器之奏銷註誤  
愜然曰遇不遇命也達人安命吾何隕穫爲從弟藻視學直  
隸招之再不出晚好玩易意與理會欣然自得一子早夭無  
後

歸聖脈字薪傳唯亭人生八月父卒母撫育以長淹貫六籍有  
聲士林弟子擔簷負笈者自遠道至晚益邃於學稱東南靈  
光尤熟掌故當事重其名聘修邑乘痛母苦節陳情大吏伏  
地號哭大吏感其誠爲代請得旌聖脈沒亦於乾隆二年旌  
其孝行

尤何字定中倬字卓人兄弟相師友何舉壬子鄉試教諭黟縣  
以課士最授神木令神木地僻民悍號爲難治何用恩執法  
出以至誠俗賴以革卒於官倬聞命子琦往扶喪歸爲營窀  
窆倬天性孝友少慕濂洛之學凡性理諸書靡不省錄習靜  
少言年八十猶與省試里人以爲德徵以歲貢授訓導

惠周惕字元龍號研溪居近東禪寺寺故有紅豆樹數十年一  
花沈處士周文待詔徵明所觴詠處也花時周惕折一枝插  
於庭樹遂成蔭因名紅豆山房父有聲明未歲貢以九經教  
授鄉里與徐枋善周惕傳其家學又從枋游康熙辛未成進  
士入翰林外調密雲縣有善政卒於官汪編修琬家居以古  
文自命少許可至周惕則斂手服不以丈人行自抗作詩取

裁高岑王孟諸家既而縱恣元白間出入於眉山劍南而不失唐人格律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研溪詩集

俞瑒字犀月通經史上下千百年徵引考據皆有原本如燭照數計吳中才俊之士凡有著述皆就瑒商榷顧太史嗣立選元詩皆與瑒訂定者也所批昭明文選及杜詩傳於時

彭定求字凝止號訪濂瓏子稟承家學鍵戶揣摩丙辰會試

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除國子司業知名士貢入者必與周旋講論洞徹義理不給者減俸錢資之遷侍講謝病歸葺舍旁蘭園數椽讀書靜坐課子孫其中自號南昀老人倡修長洲學宮先賢徐文靖舊祠鑄刻同里王仁孝語錄節中州

湯潛庵斌遺書民間政事有不便者必言於官請罷之年七十五卒後數年孫啟豐復會試

殿試皆第一稱吳中盛事著有南昀詩文集

彭寧求字文洽號瞻庭行先孫少孤事母以孝勤苦力學寒暑不輟康熙壬戌舉進士

殿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恬澹寡欲兼工古文辭善晉唐小楷母喪朝夕哭泣總幕間羅列禮經編纂成帙終喪未嘗入內寢服闕補太子中允分纂殿閣諸書卒官年僅五十

顧芳菁字莪在舉康熙丙午舉人授南陵縣教諭捐俸脩學宮來學者飲食教誨之多所造就陞漢川令有廉聲兵亂棄官

歸子焯字闇公康熙丙辰進士由部郎出爲廣西府綏理吏  
夏皆帖服其心轉福州府留意學校諸生爲有司所辱譁於  
學宮大吏怒將典大獄焯婉曲排解事得寢焯子佺亦敦行  
能文

張孝時字嘉錫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外調欒城縣縣有浚  
沙諸河多水患孝時至築隄加防列植榆柳延袤四十里水  
患以息官二載以薦擢寧州牧撫綏疲瘠慎於用刑疏濬天  
池以資灌溉歲因大稔州有白狼噬人爲牒城隍神狼遂遠  
竄以肺疾乞休未就道卒弟孝揚字嘉名康熙辛酉舉人爲  
旌德教諭課士有法

湯傳桀字子方康熙戊辰進士除清流縣舊例驛遞派里甲里  
甲派民爲民累傳桀至舉驛遞歸官辦里甲無由擾民夢溪  
芹溪炭山羅村諸鄉去縣治遠歷年抗賦傳桀單騎往諭以  
普天率土大義咸感服願輸有命案連坐者畏禍遠竄衆遂  
指爲克首傳桀微行廉得實釋連坐者邑稱神明母老告歸  
歸爲後進講學依然儒素編輯四書明儒大全與四書合參  
春秋講義並行於世以侍母疾積勞歿年五十八

陳學洙字左之學泗字右之兄弟孿生容貌聲音性情嗜好以  
至天姿學問無不脗合並工舉業長詩歌古文詞學泗嘗與  
李漪江庶常遊京師山東朱萊儒庶常一見傾倒因讀學洙



文恨不相識李曰子欲識左之卽右之是矣乃發重幣走三千里延學洙往適館授餐焉學洙舉甲子京兆試戊辰徐司寇乾學將主文柄或勸之往曰得失有命而干人乎且國憲所在也後子璋爲學士遂謝公車安祿養三十餘年卒學泗窮老無所遇餬口四方以終晚節不同又如此

顧希喆字有典埴子敦崇實行不務名譽專以孝悌忠信行於宗黨終身無一妄言不臧否人物推誠相與嘗請業汪編修琬汪門弟子多高自標置一遇希喆無不斂手推服爲古文及舉子業悉根據六經取法先正屢赴棘闈不售絕意進取日舉左國史漢訖唐宋元明諸名家剖晰源流同異用以教

授生徒汪編修歿不數年家罹憂患希喆周旋排解俾不墜家聲年五十八歿子求懿字我求縣學生砥行力學文章得希喆家法書類率更年二十赴試金陵疾歿於舟士林惜焉顧三典字有常少師兄希喆爲文趨曠雄雋而一繩以法庚午舉於鄉庚辰成進士前吉水李宗伯振裕視學江南奇其文置第一至是欲薦之入翰林三典不欲受人恩婉謝之襍被南還方除縣令歿姪沈士乙未進士子福衍歲貢生成能文尤珍字慧珠號滄湄侗子康熙壬戌進士入翰林時侗方官檢討常朝待漏父子隨行繪而爲圖邦人羨之遷贊善乞養歸扶持杖履耽玩林石補南陔白華以見志工詩以嚴滄浪明

七子爲歸卒年七十四著有滄湄詩鈔弁峯劄記

陳炳字虎文隱居陽山忼直狷介不隨俗不干人亦不一毫挫於人工詩出入王孟間尤善鐫篆秦章漢印書夜鑱摹真行書兼長時比之鄭虔三絕著有陽山詩集與黃中堅爲友中堅以古文名嘗折節於炳中堅子會體父志築別業陽山岳園西奉父居其間與炳徜徉山水俱以壽終

王廷銓字遴汝明司寇心一曾孫樹品節不慕人爵嘯傲林泉家有園曰歸田司寇故居也竹木環繞鬱然蒼翠名儒碩彥絡繹來遊如朱彝尊姜宸英輩輒相與游讌其間晚歲植素心蘭數本花時嗅香吟玩每當風日清美命雜陳唐宋元明

墨寶名畫摩挲珍賞外間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孫宗震府庠生讀書敦行繩其祖武心一有孫雲字又龍年少於廷銓亦嗜古五經周禮註疏皆能背誦兼善詩古文辭工書法年四十遊中州客死

吳廷楨字山掄夙慧工文舉丙子順天鄉試旋以寄籍被黜已卯

聖祖仁皇帝南巡廷楨獻詩吳江

御試稱旨詢里居家世誥誤顛末

命復還舉人復詢吳中才士未遇者廷楨以舉人張大受貢生顧嗣立對奉

俞旨名見

行在癸未成進士選庶吉士累官至諭德浙江學政員缺廷楨俸深宜開列具摺辭免常纂佩文韻府月令輯要以勞卒官張大受字日容號匠門孝廉慶孫子自少凝重明敏通洽古今爲文千言立就年十六赴郡試郡守高蒼巖稱爲江左無雙中庚午鄉試闈墨傳誦天下所居匠門書楹畫舫翳然林壑大江左右擔簦請業者無虛日大受亦勤於接引每與譚經講藝經其指授多通顯者己丑始中會試入翰林官位雖卑而器量宏遠嘗謂世運隆替在乎人材善人君子爲國家根本一正人登於朝則欣然喜惟恐其用不盡一寒士不得其

所則蹙然憂孜孜引爲己責起諸生至通籍不爲一身一家謀而以天下氣類消長爲休戚主四川鄉試復視學貴州甄拔真才建書院置義田教黔士以讀經史爲務風氣一變獨山州民以事株累羈繫數百人大受察其枉白當事得釋州人感恩畫像祀之

世宗憲皇帝聞其有聲

命再任三年疾作歿於官年六十四著有匠門書屋文集

顧嗣立字俠君考功郎子咸子少儻好讀書慕玉山顧仲瑛之爲人稍長與俞山人瑒劉布衣石齋交學詩盡得其秘已而出入於唐宋諸大家築秀野草堂海內知名士造吳者無

不流連詩酒締編紵交家故饒盡斥爲賓客讌飲費已卯薦  
京兆壬辰第進士入翰林朝請暇惟談燕賦詩旣歸游嶺表  
泛聞海道仙霞徑武夷陟桂林登嵩岱得詩數百篇總爲秀  
野草堂集嘗注韓昌黎温飛卿詩集又嘗甄綜有元一代詩  
數百家刊行凡四集一集未成歿年六十兄用霖字雨若康  
熙壬戌進士仕至岳州府嗣協字迂客新會令皆工詩文居  
官多善政用霖子爾昌起家河州牧陞寧夏府寧夏地震死  
贈太僕卿予祭蔭

汪份字武曹祖希汲父綱少隨希汲沂州牧任希汲以官逋繫  
獄份侍側讀書晝夜不休獄吏竒之康熙癸未成進士選庶

吉士授編修留心掌故其黃河考一書尤關河治又增訂四  
書大全藝林所傳惟時文選本轉以此掩其實學也視學雲  
南未行而卒弟鈞字右衡康熙壬午舉人除句容教諭課士  
有程著有詒白軒文鈔士鉉字文升工詩文尤善書法康熙  
丁丑會試第一授編修官至左中允

何焯字岵瞻號義門穎悟強記長於考訂評閱古人書指摘譌  
謬點勘極嚴康熙乙丑拔貢壬午冬以李文貞公光地薦

特賜舉人癸未會試下第再

賜進士選庶吉士

命侍讀藩邸丙戌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丁外艱歸癸巳冬復薦赴

闕值武英殿授編修乙未秋坐事逮問

聖祖仁皇帝閱其無辜尋釋以修書積勞卒年六十二下

詔軫恤

特贈侍讀學士

賜金歸葬生平爲文謹法度一宗先民書法出入晉唐尤爲時重

宋聚業字嘉升中康熙丁丑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執法不阿爲尙書傅所劾罷歸後傅轉重其剛介任大將軍征澤旺時薦爲參佐有功仍入掌銓選後太保年羹堯爲大將軍疾

聚業平日不附已劾其酌撥軍需於數未清復羈塞上久風雪中入羊羣臥然接見禮數言辭折辨未嘗一毫爲羹堯挫也凡五年卒籍其產不滿千金妻孥寄居戚屬朝野惋歎少歲遊惠太史周惕門發爲詩文皆有根柢光燄因歸棺邊庭散失無有存者

宋周臣字霖須號慎齋少隨父兆鶴於京師先達成加器重康熙癸未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

名試

賜御書明年補翰林院待詔後至刑部郎中當在司務時上官

以周臣才令與秋曹會審諸讞決斷如流有副指揮郭藩釋  
商人一案議抵罪周臣曰商人已完帑矣藩何罪卒復其官  
在刑曹有疑獄求之不得至對囚而泣以勞勩得疾乞假養  
母歸卒於鄉年六十五

劉石齡字介于孝子龍光子少穎慧六七歲時能誦三都兩京  
及長通經史然高才不試恒以吟咏自娛嘗北游五嶽南窺  
衡湘踰大庾登羅浮探竒歷險發於聲歌晚年詩益清遠竒  
麗韓尙書莢欲薦於朝石齡以性疎放非簪紱中人辭旋歿  
著有瓠容草堂詩粵游草

鄭鉞字季雅幼嘗爲文信國祠堂記尤檢討侗見而賞之弱冠

厭帖括好爲詩幽雋清遠朱檢討夔尊以書介之往謁新城  
王尚書士正書云吳語軟生詩堅吳人浮生行狷時謂定評  
張孟球字夔石康熙乙丑進士授山東昌樂縣昌樂地瘠民貧  
孟球省徭役課農桑邑有起色入爲工部主事陞郎中出視  
雲南學政著廉明聲補河南狼驛道陞按察司護撫篆蘭陽  
縣有白蓮教煽惑愚民事泄孟球檄杞合甯佑局城嚴索盡  
獲其黨有司槩擬作叛孟球以愚民被誘與謀逆異止治逆  
劄僞衛者罪南陽守與遊擊某有隙守以賭博責營兵合營  
大噪縛守圍總兵署孟球但嚴令守禦得倡亂七人其餘自  
首者免兵心乃定人稱其得大吏體內陞京堂歸年八十卒

子學庠紹賢皆己丑進士應造乙未進士入翰林企齡戊子  
舉人景祁癸卯舉人五子並登科甲吳中稱爲盛事云

沈鍾彥字美初號莊樸欽圻子欽圻將沒囑曰吾家德薄富貴  
功名不汝望願讀書自好鄉里稱善人以是一言一行恐違  
父訓與人交有終始事上接下不諂不傲年四十營葬父母  
堪輿家以未得善地須俟之鍾彥曰葬以妥先人豈爲生者  
求福澤耶不搖惑禍福如此少歲留心繪事篆刻尤工分隸  
宗法漢人嘗病甚諸老友咸來視湯藥馮檢討勗作祝文禱  
於神此信友之徵也歿年六十六子德潛貴贈如其官

蔣濟選字覺周以經學教吳中後進每講期聽者座滿幾不能  
容其法於四書五經令先真心搜索思路斷絕然後取儒先  
語証之爲制義穿穴六經不隨風氣日課一文比於陸務觀  
詩課辛卯省試同考首薦復斥歿門人祀之仁簡書院時顧  
熙志字遜來爲濟選後輩舉動師法濟選規言矩行爲文章  
有法度以鄉貢終

張映葵字勤若少從彭瓏吳愉游有文名吉水李學使振裕選  
拔貢入成均宋相國德宜延訓其子長安公卿咸願納交映  
葵絕不一詣選授天長教諭誨諸生以有體有用之學旬課  
月試寒暑無間服其教者皆成端人嘗攝縣篆有廉辦聲以  
疾卒官及歸葬門弟子有千里徒步來送者

顧元培字乾育幼聰穎讀書能強記年十三屬文受業郭明經  
灃貽旣冠能詩爲張大受徐昂發兩學使所賞孝親信友謙  
謹持躬輕浮誕傲之習不以染其性翁嵩年視學廣東知其  
名以幣聘時同在學幕者顧進士三典一見契合相與講明  
隆萬理法元培感其意贈詩有進士定裁芳草賦使君只寫  
荔支圖之句蓋嵩年尤善繪事也較閱辛勤以病歸卒名不  
掛朝籍士林惜之著有遠紅樓詩遠邨文稿

陳樹珏字禹烈九歲而孤學於蔣進士德峻通六經補學官弟  
子益究心程朱之學自號師晦生平嚴公私義利之辨先是  
貧無以養業服賈旋悔曰計利則害義遂棄去授徒奉母母

卒十年不茹酒肉痛母節未彰常寢殯間地午夜以衣衽拭  
棺及手摩之輒涕泣恒以五經應舉終不售年六十五歿子  
三仲燦簡仁孝類父侍父病得瘵疾恐貽父憂諱不言遂卒  
樹珏沒後二十四年長子燦策爲祖母請

旌以慰父志

顧楷仁字晉裴宗人府丞沂子中康熙庚辰進士官雲南道監  
察御史居官盡職當稽察錢局商人辦銅不以時因倡收廢  
銅鼓鑄之議楷仁謂收毀之間轉多隱弊不可不慮議遂止  
秋朝兩審取各省揭帖摘錄小冊自隨苟可平反雖獄成必  
力爭駁正父歿方羈宦京師恨弗視含殮服闋終身不出初



大父天朗哭母死孝一日兩喪其禮先儒未詳徐尚書乾學  
張相國玉書酌定設位之次訃帖之序奠祭之主得變禮之  
正楷仁恐事久失傳著兩喪行禮節略及連幕圖以爲遭變  
之式年七十一卒

湯光啟字式九高士王武弟子也武爲明太傅鏊裔孫讀書避  
俗寫花卉翎毛遠師趙昌邊鸞近法陳淳陸治而生平慷慨  
赴義家中落卒爲清門光啟寫生盡得其傳而好義亦復相  
似少歲學擊劍舞時槍箭不能入人服其能遇友朋急難幾  
欲忘身有欽姓者受枉坐死罪光啟棄家產以救不濟訴之  
鄉大夫之持正有大力者卒脫於獄人爭義之晚歲家蕩然

藉筆墨餬其口幾於三旬九食然略無悔心也嘗論寫生以  
生動有書卷氣者爲上工緻而乏天趣雖貴重不脫匠氣深  
此藝者躋其言

范濬字深源文正仲淹十八世孫檢討必英子工制舉業中已  
卯副榜教習官學期滿當得縣令需次二十年甫卒而除書  
下先是文正設義莊置贍族田二十頃以佐族之喪葬嫁娶  
孤寡貧乏後濬祖允臨復益田一十頃濬掌出納見生齒日  
煩思助田以廣其惠力有未能時憂形於色仲子興概實成  
之興概待兄弟友愛其助田一事尤爲善體父意季子興穀  
江西會昌令有能聲

褚人穫字學稼笈子太學生慷慨好施與嘗挾三百金從城南  
暮歸憇井亭有夫婦對泣詢爲官私責所迫將鬻妻以償人  
獲傾橐與之不足復家取百金以滿其數晚歲檢親朋鄉里  
貸券數百紙盡焚之好學述古尤熟史畧購得異書矻矻手  
鈔數十百種著有讀史隨筆退佳鎖錄等書

徐陶璋字端揆號蘅圃中康熙乙未進士

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爲文依据義理和平中正吳中人士  
賴以折衷詩古文詞得秀水朱檢討彝尊指授交朋樂易坦  
白無機心械事人有慢已輒曰吾置其不善而思其善則睚  
眦不留於胸矣分校辛丑禮闈得山左鄧鍾岳

廷試亦第一時謂衣鉢相傳以改葬乞假歸家居十二年閉門  
掃軌不交戶外一事丙辰赴京分脩

世宗憲皇帝實錄編校心勞得疾歿年六十五兄模字文表戊戌  
進士文行與陶璋埒弟廷桂字再詵國學生亦能文

惠士奇字仲儒周揚子年十二能詩及長肆力經史古學爲諸  
生有聲壇坫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視學廣東粵中士鮮知實學士奇教以誦習五經三  
禮三傳士蒸蒸向學文風丕振爲粵東數十年學臣冠

世宗憲皇帝登極知其廉能命再任三年累遷至侍讀學士旋放  
還初周揚作詩說根據宏博士奇作禮說配之人謂惠氏詩

禮傳家乾隆元年起補侍講纂修三禮以老乞歸歿既歿粵東人士奉木主祀於韓山位昌黎公側興文教也著有歸耕人海等集

黃師瓊字願弘省曾八世孫刻苦自勵思以文學顯中康熙壬辰進士任徽州教授建敬業日新兩堂與諸生講課其中休寧查生忤邑令訴守案治并逮十四人師瓊知其枉盡脫之抱印請劾守貸弗問艱歸服闋補鎮江教授陞雲南廣通縣廣通官辦鹽政例買新煎鬆鹽俟民自晒民苦耗折師瓊令先晒以發而官墊其短積勞成疾歿於官橐無遺金遺產悉推諸弟同時有王葵者字鞏文任清苑縣亦有廉聲

宋安仁字瑾懷父敏行早卒安仁與兄耔孝事其母兄弟不析產以例授直隸景州牧實心撫字選調蘭州時軍需旁午安仁綜理微密其改制河西渡船爲利尤大擢守臨洮卓異入覲道經景州百姓相率遮迎旋以公事落職未竟其施

蔣杲字子遵爲諸生務根柢學不與時趨舍中康熙癸巳進士歷戶部郎中凡有關賦稅漕運度支利弊無不殫心經畫出知廉州府剖決明銳庭無留獄雪博羅村民挾仇誣攀平蹇政積困興學校裕倉儲以呈誤罷後用薦監修海神廟工垂竣而卒

周謹字亦問明禮部侍郎詔裔孫少爲文見知於山陽許給事

志進屢試不售授懷寧學教諭見學宮頽壞捐俸倡修教諸  
生有法舉六經三史講習決擇文風一變當事下其條於屬  
俾依以行應陞縣令以母老不赴歸素與黃侍郎叔琳交叔  
琳以修築海塘流寓吳門謹周旋往來不以其去官少疎叔  
琳對人輒稱爲今之公瑾可以敦薄

朱曾字魯若少爲彭璫弟子規言矩步爲人推重以貢授江陰  
訓導慨膠庠制壞佻達成風教以敦厚力挽狂瀾士有矜式  
顧求懿字我求希喆子三典姪謙和孝友天性淳慤一言一動  
未嘗欺人犯之者不校文章得父叔指授受知吳邑令洪岱  
齡縣試第一補博士弟子員爲張學使大受壻四方名流常

會於大受之匠門書屋見者無不傾倒器重應試白門得疾  
歿於舟士林痛之大受嘗述其才行於韓進士孝嗣孝嗣曰  
若是是君門喪一顏子也孫景度字晉堂以府試第一爲長  
庠生端方力學克似其祖

謝志發字雲翼父文昌通經學志發紹述之工詩晨夕苦吟一  
詩必三五易藁能造古淡生平布衣蔬食齋名師儉常以廉  
教其子子有輝字立夫中雍正甲辰鄉試教諭懷寧課士有  
方五年膺卓異典知浙之縉雲縣盡革陋規衙齋蕭寂至種  
菜自給凡二年以勘灾中風寒疾沒縉雲數廉吏至今首屈  
指焉

陳景雲字少章陳震字彥瑜陳世治字師洛並受業何侍讀焯時稱何門三陳景雲淹貫群籍孤介絕俗一赴京兆試不售歸而杜門養母遂不復出年八十猶日手一編考訂譌謬著有讀書記聞綱目兩漢三國志文選辨誤震性孝友篤交誼詩文書法並工臨川李侍郎紱少來吳中寡所合獨與震契震歿爲表其墓世治卽震從子並出太保僖敏公鑑後孤貧力學制義爲時傳誦經其指授取科第者不勝數世治獨屢試不售繆少司寇沅視學湖廣聘之主文卒於其署年四十四著有芙蓉居士集

徐夔字龍友縣學生高祖爲明大銀臺如珂值巡撫毛一鷺入

告吳民擊殺提騎事欲株連無辜如珂極力保全者夔以清門賢裔能文章兼工詩歌瑰竒滂灑後專宗義山變爲纏綿娟好句襞字績家貧館穀所入不足養母乃遊京師然性卓犖不隨時趨廣坐中脫巾高談旁若無人以是落落無所遇歸惠侍講士竒視學廣南邀之往一年而歿於其署抱才菴鬱士林悲之嘗箋注王尚書士禎精華錄李義山詩著有凌雪軒詩藁家貧其女刊以行世時歲貢生顧紹敏字嗣宗與夔友善年長於夔好以古文筆法爲時藝以是屢躋場屋詩古文皆溫雅拔俗聘修元和縣志著有鹿牀集

朱奕恂字恭季爲諸生經史子集離騷文選能熟精貫串爲文

擷英咀腴試每冠曹秋試屢擯無幾微不平作反窮鳥賦以見志歿年六十奕恂友吳勳字幼青性孤介不隨時趨文以幽折勝熊蔣楫字曉分性和易而中懷介節取與不苟文以典贍勝亦敦行不遇歿後奕恂者朱林字鄧雲八歲工文十三爲諸生試亦屢冠曹浸淫經史學乾隆丙辰鄉試已魁其經矣無三場卷復失明年以嘔血歿年二十三

張錫祚字永夫始居南園徙葑門塘之歸村再徙下沙塘屋不過三楹筇屐書卷外無長物人比之東野移居客至不著冠對素心友齒在已下者不讓坐性好爲詩終日苦吟或晨突不烟詠歌自若年五十二歿無子友人謀葬於靈巖山麓題

其墓碣云詩人張永夫墓陳培脈字樹滋與錫祚交最久錫祚好棲息山野培脈好馳驅四方錫祚詩以簡潔勝培脈詩以雄壯勝嘗之秦隴山東東粵山西在秦與徵君王山史高士李雪木討論經史及勝國時事晚游恒山賦詩四章奇偉超拔屢試南北不獲窮困以死貧不能殮浙撫李馥爲治其喪

彭正乾字存誠定求子恂恂自下絕去貴介習獨處一室校輯先儒諸書屢試省闈不售人爲扼腕正乾怡怡自得也居父喪哀毀幾滅性旣葬猶泣慕不止教子孫當首立本行次求學術本行端學術醇則獨善兼善隨窮達而施之吳中人士

奉爲格言邑行鄉飲酒禮延主賓席觀者咸謂能稱其實以子啟豐貴贈刑部侍郎

宋照字謹涵號喜墨兆鶴子兆鶴早亡每讀父書捧之而泣事母盡孝辛卯舉孝廉公車報罷卽觸暑歸或勸其留京師曰吾祿養不得反荒色養耶戊戌成進士入翰林旋歸杜門讀書課子嘗言經學之失在析理而不証以事失之窈渺史學之失在綜事而不繩以理失之支離因采禮經注疏彙爲一

編乾隆二年

詔脩三禮高安朱文端公軾薦照編輯纂研考据有本有原勞悴成疾卒著有禮經彙解史間息軒雜文等書子祿綏字尙

迪九齡學使者令背講五經三傳瀾翻貫徹補博士弟子年十二食餼攻詩有唐人風格父歿命工繪陟岵圖瞻拜慟哭哭輒嘔血數升遂不起蓋死孝云

楊繩武字文叔廷樞孫无咎子自少能文朱檢討彝尊來吳主張大受孝廉船集四方豪俊繩武時在座討論經義折中同異而學益精深中癸巳進士

殿試二甲第一人選庶吉士授編修居京師惟汲引士類一言之善必揚之丁父艱歸遂不出主講浙省敷文書院再主鍾山所甄拔多入館閣台州齊侍郎召南其一也論列天地大文書堯舜典合一禹貢一洪範一國語齊語一左傳城濮之

戰一邲之戰一鄢陵之戰一史記項羽本紀一平準書一封  
禪書一漢書高祖本紀一霍光金日磾傳一詩焦仲卿妻古  
詩一賦庾信哀江南賦一其十四篇爲文章鼻祖著有古柏  
軒文集平生孝友和介囊無私財垂老無負郭田同堂藉以  
舉火者三四十載歿年七十六仲兄繼光字宣仲歲貢生工  
詩古文著有楚遊稿

李錦字綱文康熙乙未會試第一爲文融會先儒理蘊上宗王  
唐歷官翰林院侍讀壬子主試湖北充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及文穎館纂修嘗引周禮條奏六事納監請在  
戶部收捐造倉廩以實積貯廣建書院造士賑飢請兼米銀

詔旨俞允以疾乞歸終歲不見賓客不涉長吏庭卒年七十二  
著有文選文粹八家文評宋儒要義弟文銳字鼎臣與錦同  
舉乙未進士

殿試二甲第一人入翰林文名相埒乙卯典河南試與錦同修  
實錄嘗奏保舉人員及大臣蔭子將有理人之責必試以策論  
各一觀其指陳他日任民人社稷庶不同刀筆筐篋之吏  
上從之後官司經局洗馬遇病卒

宋匡業字鼎來齟齬時卽能曲承父母顏色人稱孝童讀書務  
實學究心先儒性理諸書不徒工帖括身處盛族淡於榮利  
晚惟杜門謝客勗子孫述祖德而已以子宗元貴贈資政大



夫

任時懋字又新少爲諸生有聲庠序庚子舉鄉薦辛丑試春官不第歸教授生徒不復就試吳中文章風尚漸衰時懋宗經正軌不撓不惑對友朋恂恂如不出口及臨講席判剖黑白洋洋灑灑不留疑似生平篤於孝友婚嫁弟妹傾橐不吝人高其行郡庠生顧章高才年少美風姿已聘室矣讀書古寺中有貴官女入寺經其書齋見著述欲委身事之章以非耦遠遁不歸免時懋重其行禮如嚴師章沒爲位以哭著有可軒贖稿四書自課錄

季果字碩夫號容山祖聖祥武榜進士及第浙江杭州營游擊

父長根果十二歲而孤嘗應童子試旋棄去入官舍傭書以供養其大母與母從進士葉燮遊刻苦爲詩文遂有名長沙陳鵬年官金陵見而稱之繼守蘇郡果不往見及鵬年訟繫京口果徒步走四百里省視大理卿李煦視齶揚州延之典文章齶使固脂膏地同事或因緣自潤果於館俸外一無所染後煦虧帑幕中多罹禍果獨脫然事外雍正間

詔求博學宏詞及山林隱逸制府高文良其倬巡撫宗人雅爾哈善先後欲薦之皆力辭雅公爲守時修郡志以屬之卒年七十二著有在亭文稿詩稿果友蔡家駒字昂若善古文敦行與果同以諸生終

曹嘉愈字通六九歲喪父孝事祖母與母及長能文章爲諸生  
藉束修養母非其義道一介不取年逾七十以鄉貢選沭陽  
訓導母畏渡江不往嘉愈日夕思慕嘗作詩寄母有日日潼  
陽采苜蓿喜聞釋菜得食肉下箸空慚穎考叔句以捕蝗勞  
勤卒官嘉愈未就選時徐中書堯重其文行延之教兩弟故  
與堯尤莫逆堯字宜吹雍正丙午舉人性孝丁未就試南宮  
聞父病趨裝歸視湯藥父歿三年不涉內闈兄弟友愛三十  
年不異爨待師友不以生死易壬子應江右聘分校禮經壬  
戌閣試授中書卒年五十二

嚴渠成字師厚生一歲而孤長爲諸生念母苦節無以報思持  
身端謹庶不辱所生以故一言一動恐越規矩外母沒慟哭  
旣絕復甦自是斷葷血食粗糲人疑二氏教弗與辨遇春秋  
薦享哭泣倍哀友愛兄弟無爾我雍正初徵孝廉方正士縣  
令欲薦之渠成曰我學不成行不立幾無以爲人爲子敢膺  
非分薦耶令益重之四十餘未娶或問其故曰我豈不知繼  
嗣爲重然父母未葬無暇及此也積館穀葬其先人請旌母  
節俱獨任其費弟兄欲分任堅却之年四十六遇病沒遠近  
失一正士無不歎惋者同時有程樹字玉生年十二院試學  
使者竒其文命背誦五經三傳三禮如瀾翻然又命講文言  
及觀漸卦補弟子員人目爲神童樹欲然也稍長益探理學

經濟諸書以聖賢爲必可爲嘗榜其楹曰文以載道毋玩物  
喪志學期濟世勿謀利計功卽其志可觀矣年二十一遭大  
父喪遽痛哭卒

周廷燮字贊宸樸實端謹孝父友弟讀書以六經爲根柢工帖  
括先民是程中甲辰進士授度吉士散館改都察院經歷陞  
刑部現審司員外再陞禮部祠祭司郎中奏請蠲免米稅奉  
旨俞允出爲陝西延綏鄜道地當套口密邇邊城監收兵餉管  
理鹽茶素稱繁劇廷燮以鎮靜治之夷民和協廉潔自守處  
膏不染以病告歸蕭然襆被囊無一錢吳中爭延爲弟子師  
課徒十五年奔走於風雨赤日中非公事不乘肩輿東修所

入與諸弟共之對朋友煦煦如春風之和蓋縉紳中之鉅人  
長德云

舉人工詩與高文良其倬友善聘主粵華  
八學士陳公弘謀其一也後爲武平令邑  
以分水坳爲界平遠豪族強佔坳北田爭  
圖勘理界始定陳公弘謀爲之傳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四終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五

孝義

歐陽子作一行傳於孝義惟錄李自倫一人謂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嗚呼五代之際禮義衰而風俗壞由上無以導之也

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僻壤窮鄉蒸蒸然士思敦行農知報本况勾吳禮讓之遺漸摩尤有自乎記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蓋行事不必盡同一德可紀著以風世焉志孝義

宋



陳興立母嗜陽涇橋糕離家二十里興立每旦致之幾十年一日有道人貽一瓢注水飲人可療疾時稱孝感歿衆爲立祠明

戴君用父福之洪武中因監稅失火當死君用上書請代云朝廷有法人子有父天下有倫刑官聞於朝許之妻吳能植節沈伯剛本姓孟少失父母沈勝五撫爲後勝五法當誅伯剛年十七固請代臨刑明祖怪年少問其故貸之并免勝五死

朱昱父年老當遠戍兄懼累遁昱願代遣有司以昱年幼不聽追逮其兄昱榜掠殆遍肌肉消爛無怨言官憐之改留蘇州衛

宋泰字克貞性至孝事父景良謹由選貢任黃阪儒學博士顧尚書璘撫其地移文美之

胡拱字良器性孝友父衰悉以家事付之甚當父心仲弟失火以已屋授之不斲

姚木婁門郊外人家貧事父缺甘脆時時雜傭保中收工直養父冬寒持罾留捕魚赤腳入波流遇大魚如得異珍曰可作老人饌也父好酒能作詩嘗獨行庭中吟哦作义手狀木謂妻曰汝舅因乏酒詩未就急煖酒進詩成父歌呼起舞木亦隨後歡笑每夜必侍父寢聞鼻息聲乃入內父有怒必跪問怒不釋跪亦不起時呼妻同跪妻亦化之終年無詬諍聲

張冲字應和大父景父準冲母李氏疾焚香願天割左臂一瓣置湯藥以進因愈嘗代兄服賈燕京歸途聞父病乃倍道行遇盜砍傷其肱盡劫所賈金惟故人所附金未失也故人子弟來視創甚不敢問金冲云盜去吾金君家金固在悉還千金無吝色從兄汴同母兄滂皆孝謹

馬瑤事母孝其配以御窮故勞瘁致疾死矢不重娶所親以瑤年未三十勸買妾不聽復勸其母母命之不得已置一女婢已嫁之猶處子也義聲聞里黨間有司上其事以義夫旌子驥爲翰林孔目

王良相郡庠生年三十病危妻憂之得疾遽死後或勸之娶曰

妻以我病憂死我以妻死復娶非人情也鰥居四十年郡守義之瑤居婁門良相居甫里皆嘉靖時人

朱顥字景南父歿廬墓三年每聞哭聲烏鳥皆下隣里有與父母爭者顥痛哭勸之其人悔恨卒盡子道事聞旌爲孝門

郭琮字汝禎少孤事母孝友沈周以父逋株繫琮爲代償出之顧淳年弱冠父患頭風痛不可忍呼淳與訣欲自裁淳禱於天剪髮際肉投藥以進病立愈

陸鏗十歲喪父哀毀踰禮後奉母盡孝兩遇寇盜負母出哀呼勿令吾母受驚盜舍之去

杜遵家貧苦備力養親父母相繼没手自穿窶負土成葬地鄉

人繪圖以傳

吳中英蘇家巷人父遊燕客死僕竊金逸去中英遺腹生未識父也長尋旅襯負黃袱赤雙踝往返者三最後號慟欲絕誓不得父棺不返有德州僧指示之題識如新奉歸與母合葬焉

鄧汝南力貧養母妻以語言觸迂遣之終身不娶母有怒時掌其面汝南笑而謝曰勿傷母手母病刲臂肉進既歿肖像事之如生存

盧士達字德孚葑門塘人先代於世廟時值倭寇亂捐貲助軍需旌爲義門士達有至性父灘病劇割股肉療之母蔣失明

偕其妻陳晨夕互舐遂復故父歿居喪盡哀每將旦椎胸慟哭聲徹戶外廬墓三年不入城市母歿士達已老猶孺子泣生平好善如利欲遇事關風教者無不爲有橫逆不校其人悔輒與分咎仲子應琦字景元爲諸生亦有孝行先是士達好施與家中落至應琦已爲窮人脩脛不足輒傭書以供甘旨得父母歡曰吾樂過三公也當事重其行題旌建坊爲父子孝行之門孫玉成少孤奉母亦盡孝

鄒谷字謙谷負文材孝友有節概八歲喪母擗踊如禮里中呼爲小孝子伯兄徙梅里朝夕繾綣凡餅餌蠶繭之屬徒步持筐遺之與文文肅姚文毅周忠介公善當忠介被逮勢如沸



羹谷爲晝夜扶掖不去後璫敗燬祠滅像谷奮臂擒其首以祭忠介見者義之

孫永正字玉成宋朝議大夫載裔五歲母喪在殯隣火抱棺哀慟風旋火熄事繼母陸氏如所生父繼康崇禎間佐上谷梁公爲合太康時流賊蹂躪中州太康尤甚永正聞之奔省父晝夜徒跣行百五十里所過城郭爲墟竟日不得食飲澗水以飽一日遇賊至匿亂屍下聽礮聲探首覘賊髣髴俱焚抵太康父方與梁公孤城共守相見號泣未幾梁公調商邱乃間關奉父歸歸而父病扶持抑搔無頃刻離父卒晨夕拜哭以頭觸柱柱爲之破歿私謚誠孝先生祁忠敏彪佳撫吳重

其行以險阻脩嘗額其堂雍正十年巡撫喬世臣列祀忠孝祠子士璜太學生善承父志恤孤姪篤宗族以孝謹稱

鄭熙母孀居四十年熙曲順母意至老如孩穉時母愛幼孫係季子出者熙爲之婚娶俱先已子

顧愛石甫里人幼值母病夜半赴神廟哀籲割右臂肉愈母後父病割左臂肉亦如之

金孝子失名父末疾不能行有所請必負之往還家火灾倉皇中婦已負翁出孝子誤認在牀褥也冒烈燄入焚死亦甫里人

蘇應鳳字鳳鳴本姓張父翻外大父無子以爲嗣遂承蘇姓性

純孝齟齬時父目失明旦夕憂泣頻以舌舐目得復明父歿事母和氣婉容惟恐不當母意生平慷慨俠烈身歷絕塞數年上安邊十策歿謚孝俠先生

張雲漢字東陽邑庠生橫渠先生後父宜黃令早世事母陸孺人竭誠孝養病極割股醫療至歿哀毀骨立每晨起呼號兩日皆瞽遇異人得復明人以爲孝感

國朝

江大浙字之白妻王氏同稟至性孝事其親大浙抱弱疾恐遺父母憂侍親側故爲健態遇鮮果厚市以娛父母父長厚不善生計積負累千金大浙百方那償妻爲罄簪珥佐之父

疾危大浙刺血疏禱天尋起母病瀕危王氏割股肉調湯以進亦立起巡撫慕天顏旌之曰夫婦雙孝

王簡字維文諸生父某與陳元素契詩筒酒蓋每邀元素俱簡雖困必蓄旨酒以待父病焚香禱藥王割股煎湯以療刃不利良久始割下煎湯進父得愈元素爲古道難以贈之

顧國本字君寧庠生幼喪母哀毀如成人父病亟祝求身代父夢吞神藥而愈友人竊賣其千金產不責償并隱其事

江大濟字經伯至性過人事親以孝聞父病心疾大濟虔求於天割股和藥以進病尋愈妻黃氏亦有孝行

袁駿字重其早喪父傭書養母以貧甚母節不能旌乃徵海內

詩文曰霜哺篇多至數百軸凡士大夫過吳門者無不知有  
袁孝子也弟孤貧置產以贍之母老不能行庭前花開駿每  
負母以賞之作負母看花圖

楊成懋字振卿年方孩幼母施病危顛天願代母死旋剖股肉  
和藥進母病已治田搖城江以所入奉甘脆侍膳堂下色怡  
怡然務得親歡心親沒幾滅性既葬築室於墓風雨辰必往  
展視牧豎感之弗往牧事兄友愛撫孤姪如已子姊爲母鍾  
愛夫亡迎姊暨三甥歸教養備至甥長以舅姓爲姓志不忘  
也里中薰其德稱仁里年六十六卒

朱之勤字德彰童年事親卽能愉色婉容有訓則跪聽年十一

父客秦之勤忽寒顛因疑父在外衣單亟製衣寄之父果於  
是日失冬衣家被盜執母以身衛之母得不傷雍正五年題

旌同 旌者又有孝子邱存禮孫豐毅

李漢字韓友年十歲而孤母苦節自矢母歿屢請 旌不得

聖祖仁皇帝南巡漢賚母行實尾

御舟後叩頭哀籲時舳艫相啣羽衛嚴列聯百里漢冒突儀仗  
長跪稽顙自虎耶匍匐直至澣墅每步輒拜聲淚俱咽侍從  
皆爲感動久而傳

旨令由學臣題請後終不達僅祀母於葑溪三節祠飲恨歿雍  
正元年漢之子乃以節孝並請 旌

胡昌虞字同升號希山父節授徒於鄉昌虞甫十齡間日詣父館省寒暖問起居大風雨必往父柩在殯隣家失火延燒及屋昌虞自他所歸冒火入撫棺慟哭願與俱焚天驟雨滅火停棺室獨存昌虞犯烟燭死三日復蘇母病劇稽首北辰願減筭益母父母既葬築室墓旁居三年每一悲號烏鳥俱下晚遊京師栢鄉魏文毅公重其行欲薦諸朝昌虞以父母俱喪無事祿養辭歸年七十一歿

張文魁字東溪世居水門橋西性敦朴純孝家極貧傭工以養父母王者具肉食不自食携歸奉親父歿營葬自具畚鍤蓋草舍於墓側棲其中晨夕上食如平時三年始斷哭泣甲申

之變奉母及妹避兵之杭猝遇兵相失號泣於浙東西凡二年有客自嚴州來與文魁同舟知其尋母故備述於桐廬縣見一老嫗自訴鄉里與文魁言合文魁立往果得母於王姓家妹亦在迎歸孝養二十餘年始卒文魁年八十一歿乾隆三年題 旌

顧鰲居葑溪之楊枝塘父仲常與金瑞夫博瑞夫以刃刺之中脅以手奉脇歸曰殺我者金瑞夫也言訖死時鰲方二歲稍長詢母得父死狀淬一刀挾以出入年十八遇金乘馬過胥口鰲尾之行金顧見鰲欲疾馳避鰲躍刺之金中傷投入水鰲亦投水連刺金金亦奪刃刺鰲俱死於水寺僧救之並殮

金誣以盜賄官具獄兵備王紀訊得實謂既殺其父又誣其子雖經赦不宥金遂伏辜

盛鼎字禹公篤學勵行爲名諸生事父承先意承志得父歡心居喪哀毀母病夜醵天剗股以進母卒擗踊哭泣聞者墮淚族叔進士王贊合蘭溪歸歿鼎爲之殯復代其遺孤完官逋錢歿私謚孝介先生

盛建極字用敷年十二而孤父臨歿遺命曰吾父母棺未葬死有餘憾又吾生平以好施周急爲己任而天奪吾年汝能繼志吾目可瞑矣建極涕泣受命稍長葬祖父母棺凡嫻族中婚嫁喪葬無不伙助至老不衰遇事必稟命於母母最憐長

女既嫁家貧建極月給薪水撫諸甥讀書習業友愛兩弟推產以悅母心里幸有錦帆涇故跡久涇雨後溝水泛溢母於建極少時囑之曰汝長當修治以利行人後卒如其言雍正十年題 旌

顧惟灝字純侯幼喪母事父鑰繼母徐盡孝父以事往采石中路遇盜挾白刃入舟欲刃其父灝抱持泣曰寧殺我勿傷我父盜刃其肩血淋漓被體終不釋盜感歎而去既隨父之浙西寓中火灝適歸冒火入皇遽中濕衣衾蒙父負而出灝膚髮俱焦父好施予親朋有急難命子周之灝多方補苴不使父知父母相繼歿灝年幾四十哭泣如童穉卜葬不惑青烏

家言一準司馬溫公葬論年六十四卒

黃農字古處五岳山人勉之六世孫居袞繡坊母吳邁病奉侍  
三載無倦容母歿日夕號慟經年後時恍惚作見母狀家人  
誤爲癘父呼與語問答如常自是尪弱成疾父授經於外距  
家四五里晨必往省父憐其疾止之農後謹伺門外館僅出  
密問起居知寢食安乃去先是有日者謂父壽止五十二適  
先一歲冬病篤農愕然曰日者言將驗耶於歲除書減算益  
父疏元旦遍詣神廟祈禱忽一夕驚喜曰神許我矣自是父  
果愈後農病篤時父在館戒家人勿驚告以膳田易銀置枕  
畔謂妻金日吾得侍吾母矣汝其相兄嫂善事吾父妻敬諾

始報父歸含淚執手歿父得杭畔銀哭失聲曰彼死猶恐貽  
吾憂也農事兄庭盡友愛旣沒身後事兄亦善視之妻金以  
苦節聞

蔣逢源字深資太學生廷鑑子年十三母病晝夜不寢者三閱  
月母尋愈兄學海文河遊學四方逢源偕其弟昕夕定省父  
母安之忘伯仲之不在側也父卒三年泣血形體毀瘠隣家  
失火延燒其廬逢源入火負母出顛頓於地傷一指迨母沒  
一如哭父時葬祭盡禮妻熊氏生一子歿時逢源年二十五  
不更娶不置妾媵邦人嘉其孝高其義

徐國搢字公如宋文端公奭後曾祖應驥寶慶同知有廉聲父

邦治國摺生而淳樸敦本力行孩提時卽知色養弱冠父母  
爲議姻力辭曰娶而不賢何以奉親迨壯父母再三諭之乃  
娶黃氏果賢淑父疾劇醫束手默禱於天願除已算益父壽  
父病果瘥及父歿廬墓三年兄國維早卒遺寡嫂孤姪竭力  
饒養終始無間雍正十三年 旌

江文樂字維滋暨弟文析字維昭文懋字維修孝子大浙子俱  
以孝著父病危文樂割臂肉和藥以療病尋愈母疾繼作文  
析亦復行之皆效逮父母歿時文懋年五歲忽患流注醫不  
能治文樂文析相與漱津潤之患遂痊文懋旣長偕兩兄體  
前人志力行善事滄洲陳鵬年守吳廡訪得實額其門曰吳

中三孝文樂子承熹文析子龍藻孫晟舉亦能世守其孝云  
王逢吉字汝從長庠生六齡失怙擗踊若成人負母避亂瀕危  
輒免母病足偕妻孫氏侍疾十餘載不懈母沒廬墓悲號馴  
鳥翔集卒年八十二門人私謚貞孝先生子家瓚字端臣孝  
與父同嘗自城歸省遇風舟覆同舟皆溺家瓚無恙息關蔡  
方炳少宗伯沈德潛爲立兩孝子傳仲孫溥早卒亦有孝行  
程大儒字遠之徽州諸生隨父中書舍人遇德在南都乙酉五  
月遇德死難大儒與母載父柩轉側兵戈中不得達故里遂  
徙蘇州母歿哀毀失明子文煥字豫童六歲爲父舐目歷五  
年障翳忽開大儒疾文煥徒步延醫新安六晝夜走七百里

乾隆五年父子並旌

范君諧字淳芳文正公仲淹二十一世孫三歲喪父見母哭輒啼不止稍長入塾捧書而泣師問之答曰傷母孀居延師辛勤耳卒以貧輟學治生佐母奉祖母備甘旨祖母歿將葬術者言時日相妨君諧毅然營葬訖無害母患噎治不效方書有用鮮虎肚法徒步往義興求得之以進母隨愈母歿廬墓三載輯母節行請旌嘗懸父遺像密室中出告反面事之如生時諸生顧進字懋功亦以孝友稱

唐肇虞字順江時值土寇劫掠奉母避難相失徧訪數年備嘗艱苦誓不遇母不還一日奮身欲赴清流復思身死母將何



山水人物花鳥蟲魚皆有生韻遂名於時

徐綸字襄孫世居閩西爲望族父早卒族人多持訟憑陵之綸醇謹自飭克振先業爲諸生益敦品樂善族子盜竊先世義田綸爲捐貲贖復周恤親故婚葬以十數歿年七十編修汪琬志其墓

鄭元良字松房明進士文康裔妻徐氏總戎淮孫女夫婦俱盡孝元良精醫學父輔世病虔禱醫王百方調治湯藥必跪嘗以進母病氏扶掖起臥不假寐者兩月及歿夫婦廬墓異室而處踰年始返巡撫湯斌額其廬曰子孝婦賢

沙舜韶與姪恒銓並割股愈母孝廉沙衍中爲文紀之同里徐



尚倫字五常幼孤母病亦割股和藥療之後先以孝聞

葉志遠字澹致候選州司馬品端學博工詩善書法著歷奇繼存二草兼精地理刊堪輿正論行世扶危濟困不惜傾橐以應鄉里並佩其德子景著字自中克承父志薦學踈財家本貧乏周恤親友行之不倦吳中推爲鉅人長德以子仰高貴兩世俱贈中憲大夫湖廣荊州府知府

孫鼎鍾字采章天性純孝年十五母患脾疾鼎鍾衣不解帶者八閱月危急割左臂肉和藥進母果愈又三年母歿奉父孝養備至父年八十餘疾作鼎鍾盡鬻衣飾房屋易葭苓以供父卒廬墓三年

楊楚字子喬父天灝由杭徙吳天灝少貧母早歿葬於杭楚年十四隨父歸遷葬啟土棺腐骸委地父哀痛得驟疾楚脫衣裹骸扶父越嶺夜半達新阡踰日市棺殮骨改葬見者謂成童所難父常行賈金陵楚必請歸期至期往江口待康熙丙子七月望計父舟應至而江中風浪大作楚心動堅欲往至中流父從真州下舟將覆適兩舟相遇雙檣行得渡父母病晝夜不解帶歿未葬不入寢室既葬猶廬墓側弟卒撫遺孤成立事兩兄親愛歿年五十三乾隆十五年題 旌

張惇字性存生有至性事父母先意承志八歲母病嘗糞人稱孝童父可立行賈湖南惇冒風波涉洞庭湖迎父歸父病在

都兼程前往侍疾有神僧授百花丹以療之父母歿先後廬墓六年時有白鳥來巢

王臣字與穆父以賈歿京師臣年十一知父棺暴露別母入都扶父棺過天津風雨驟作臣抱棺號慟誓以身隨須臾風息舟得獨存事母尤孝需次京邸聞母病喟然曰奈何冀升斗祿違色養耶遄歸終身不赴選孫錦已未進士入翰林

沈鳳南字于飛齡喪父父字蓼生鳳南初就外傳誦詩至蓼莪章忽感觸號慟師詢其故曰吾父少孤故以爲字余又早失所怙是以悲耳時人咸以王哀目之事嫡母生母以孝嫡母病禱於東嶽神祠願減筭益壽居兩母喪三年中含辛茹

素不入寢室葬親有日隣家失火鳳南撫棺而哭旋風返火熄少思讀書顯親而數奇不偶將卒猶勗其子勤學問述祖德焉

徐起鳳字雲六父時昌母周氏父肩販爲業起鳳五歲父出不歸日暮猶無米下炊自顧帶間繫二青蚨潛易糕供母貧甚盛暑不設帷帳起鳳俟父母熟睡竊扇驅蚊母病臥隣人失火延及其室趨歸冒烈焰負母出天忽反風滅火母歿親持畚鍤葬祖塋旁構草棚棲其中三年飲食必先泣祭父多病起鳳爲醫家執勞求授醫理以待父疾父死亦居墓三年方伯張鳴鈞式廬榮之

金瑞鳳字舜來太學生早喪父事母至孝待兩兄友于年二十餘喪其偶人勸再娶瑞鳳曰吾已有子娶非其人如仰事俯育何終其身未嘗畜妾媵母病泣告於神剗肉和藥進病旋愈及歿哀毀盡禮枕羹杯黍晨夕手奉作孺子泣兩兄歿經紀其喪撫姪如子有姊子幼無依迎歸善養俾其子成立性耿介不營非分財交朋忠信不欺時皆重之

顧鼎冕字靜山長庠生汝楫子五歲喪父自投於地曰無父何以生爲其祖嚴禁之潛入帷堂飲泣祖歿哀同喪父祖遺幼叔兩幼姑延師婚嫁務從其厚母有痰疾歲必三四發發時以小榻傍母床臥靜伺母聲息索湯飲立應夏月蚊集不敢

揮扇寒暑積勞一病遂殆瀕歿呼母不置既絕目視其母將殮母撫之泣曰媳在兒無慮猶視配禱亦泣曰君亡事姑敢不加謹目乃瞑子繩字正之孝父母友兄弟勤以力學儉以持家中道而亡宗族惜之

龐佑字申甫居武邱山塘韶年喪母哀毀骨立孝重其父父年六十二病壘便溺不行羣醫束手佑親爲吮呿三晝夜水道得通沉疴頓愈父歿典揭喪葬撫恤季弟兩世遺孤以產贍之有賣珠錢嫗至佑家寄金珠一篋值數百金三月不取佑追訪之嫗於遺篋之夕歸以驟病亡物主方訟於官其家不知所在將變產償佑急舉篋還之其家酬以金錫堅不受其

不苟取與又如此

沈永吉字長年宋貢士埠後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父時中好施破其家永吉傭書自給養殮外餘錢易銀縫布襖中積三年劈布襖卜地以葬其母父患疽醫言血氣衰非吮其毒不出永吉即自吮之疽得以瘥父歿廬墓側三年時稱純孝蔣晟字幼貞邑庠生孝事父母嘗讀書吳淞江夢神告以母病當危驚起呼舟歸母果病奉湯藥晝夜不離床第勞瘁得疾將殆父命移別室母歿昏迷不能覺稍愈知之一慟幾絕歲時陳疏脯伏地嗷咽三十年無改仲兄病疽卒哀痛迫切遂病兩月亦卒

顧載光字彤雲福建布政濟美子自幼善承親志母患心痛醫罔效憂惶無措潛割股肉投於藥母飲之得愈而載光不自明也迨見其瘕訊之始吐實濟美司臬甘肅載光躬送至蘭又歸迎其母至署復遣歸往返崎嶇積勞成疾遂不起臨歿執兄手書孝親二字囑之年二十三同時有從兄延年字明志中書樞子幼聰悟善屬文事親篤孝母病晝夜憂悒得心疾而卒年亦二十三刻有遺文一卷人謂二子皆以孝死

金煥字麗章孝友性成年十三母歿哀痛盡禮奉父命棄舉業習計然術家遂以起事父先意承志甘旨必手奉父嗜吟詠煥特構幽舍雜蒔嘉卉花晨月夕延致名流共相唱和以悅

父意事繼母如母擇地葬親冒風露披荆棘足繭萬山中得佳域以安窀穸揮金無所顧惜友于兄弟白首相聚常如角卯叔季兩弟亡經紀其喪爲之歸葬人有顛連疾苦婚嫁喪葬竭力相助積逋于人潛焚其券曰勿留此爲彼子孫之累故其歿也遠近無不悲悼者長子世基字肇法能體父志孝養二親兄弟無間言嘗輯家譜以敦族衆見義必爲樂善不倦制行無忝厥考

劉炳字燦南幼喪父哭泣如成人長而奉母孀居篤愛若孺子家極貧祖年老炳藉館穀以養供母必備甘旨自予粗糲戒妻倪曰勿令母知也母病晝則蓬垢覓善藥夜則頂祝顙天

### 母歿廬墓三年爲母請

旌於朝母節得顯

陶篠字衛揚先世明初由鳳陽遷吳父世魁念支派繁衍欲效范文正公建義田而力不逮賫志歿篠自少思成父志用計然術往來南北二十年以其贏餘購常稔田一千一百五十畝爲義田贍族又捐金千八百兩造義莊三十三楹祀遷吳始祖而以世魁配族之人歲計其口月給其廩婚娶瘠瘞給各有差大吏聞其事於

朝員外郎議叙卽用平生事父母備色養待兄弟友于或以急難告傾囊相助無吝色吳中義之

戈地宮字位坤太學生性孝友勇於爲義父亡業懋遷養母母畏寒而不好擁爐將臥地宮以身先溫其衾有金姓者介地宮貸范某金三千商他所不歸地宮傾橐代償他日金姓歸金耗盡地宮憫其時命不猶不復索故人迫官逋鬻女巨室地宮聞之贈金贖還

汪士榮字伯仁三歲喪母八歲喪父無伯叔兄弟以依祖母馮氏撫之長自幼孝事祖母晨昏定省跬步不離娶婦合卺卽謂婦曰吾所以成立者祖母恩也若能孝我祖母他無求焉婦感其言待太姑如母祖母病士榮扶持抑搔不歸內寢者一載有餘對人輒引李合伯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

日祖母歿哀毀骨立鄉黨謂之順孫自恨不逮養其父母春秋享祀流涕盈頰曰祭而豐不如養之嗇也士榮以孤露起家自奉儉薄而待人極厚言信行果成人之美急凶患難叩門緩急傾橐無吝尤敦宗誼九族之中吉凶嫁娶惟士榮是賴其沒也遠近親疎無不悲痛失聲者教子虞炳鼎煌棄華務實節無益之費以供有益之用是以重脩長元學宮虞炳鼎煌捐助尤多任勞怨不顧皆稟士榮之遺訓也周觀察廷燮志其墓韓洗馬彥曾爲傳

周秉義字幹臣讀書養母志在顯揚叔諄無子家素豐孀母歿依次當爲嗣秉義曰吾父止二子何忍謂他人父乎况母已

年高麻衣麻裳來歸定省母乃傷慈悌心諄因繼叔兄子爲嗣而以萬金與秉義爲膏火資秉義曰吾已授父產叔產當傳嗣弟何必分潤於姪且叔嘗言欲立義莊贍族何不留此爲義莊用後諄臨終遺命以二千畝爲義莊產蓋秉義成之也年不老壽宗黨惜之

尹天章字榮英太學生考授縣丞幼失怙事母至孝家貧奉養必極甘旨婉容愉色得母歡心母病親嘗湯藥衣不解帶鬚髮盡白先是直隸青縣知縣嚴燾遵

旨願爲保荐天章以親老固辭循朱子同室異龕之制建祠以祀曾祖考三代之主常訓子孫建曾叔祖明廷專祠闡揚先烈

楊模字子式天性純篤事親以孝聞待諸弟友爱弟歿撫姪如己子年七十餘爲弟經理喪葬不以病老辭生平行事皆培本根務實學不徇時俗好尚交朋忠信一言之諾必踐救災恤患不顧其身人以比漢之楊政郡守姚孔鈞舉模鄉飲以砥礪里黨雅好吟詠有寄閒詩稿訓子篇行世

計廉善字德芳太學生考授州同事親愉色婉容先意承志父病剖股和藥以愈交友忠信教子義方通鄉黨之緩急周親族之困窮遇貧弗能棄娶及孤而無依者咸仗助撫卹巡撫高其倬爲其內甥壻欲削牘薦以年老辭嘗捐修瑞光塔天后宮知縣沈光增式閭給仁心爲質匾嘉獎閭里稱爲善士



進士談思永爲傳

戈元鑰字用光幼具至性事父母以孝聞習舉業見父綜家政  
勞勩棄去代父經理咸當父心父母歿哭泣盡哀喪葬盡禮  
待兄弟無爾我間自齟齬至白首怡怡友愛推恩宗族有無  
相濟衣寒藥病施棺代葬建義學助親友婚嫁歲歉糴米減  
價平糶子孫世守其法兩舉鄉飲不赴以子貴初封儒林郎  
再贈通議大夫先是元鑰創捐義田四百畝爲合族公產元  
鑰歿其子黃鴻黃泳黃漼黃湘增置腴田六百畝共一千畝  
起建義莊以承父志大吏聞其一門孝友父子相承乾隆二  
十六年聞于 朝禮部尚書嵇璜爲撰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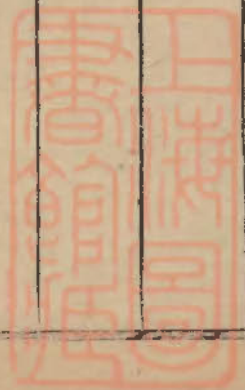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六

流寓

吳中多名山水百物殷盛遠方之士好托跡焉游習久而瘞埋於斯者往往有之子孫因而占籍然非邦之產也今之所錄或遠宦而羈留或依劉而僑處或愛巖澤而築室流連或避患難而安居不返行誼可傳風雅足紀列爲流寓仍注故籍以免混淆志流寓

周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魯大夫事孔子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識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嘗謂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去官歸成帝時王鳳專勢擅朝災異數見福上書勸帝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不納又請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福能言人所不敢言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王莽顛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爲仙其後有見之於會稽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閑居玩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立府出補河平長名拜郎中校書

東觀遷議郎奏求正定六經文字立碑太學門外觀視摹寫車乘日千餘兩屢上封事就問災異悉心以對爲中常侍程璜所傷徙朔方旋宥還慮卒不免亡命江湖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在吳積十二年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邑聞火烈聲知其良木請裁爲琴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名焦尾琴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嘗居剡下孝武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徵不就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邱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號爲吳中高士當剡下時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作王門伶人

王珣字元琳與謝玄爲桓溫掾溫嘗謂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爲吳國內史居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在吳時居虎邱爲別業後捨爲寺弟珉字季琰小字僧彌才名出珣右亦居虎邱之東山

齊

戴顓字仲若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游吳下吳士共爲之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二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以此多之屢徵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迎顓止黃鶴山太祖每

欲見之謂張敷曰我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

何求字子有瀟人爲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欲妻亡還吳葬舊墓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除永嘉太守不肯詣臺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邱山弟點字子哲與兄求俱無宦情雖不入城府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慕之號爲通隱

何胤字子季求幼弟出繼叔父曠更字胤叔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好學不倦仕齊至建安太守政有恩信後爲中書拜表辭職東之會稽居若耶山雲門寺初兄求點並好棲遯故或稱求爲孝隱士點爲小隱又稱求爲大山胤爲小山號何

氏三高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梁武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並不就遷秦望山起學舍七十餘復移還吳居武邱西寺講經論學僧徒從之

梁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勵精學業徧該經藝武帝時除五經博士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棲隱武邱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每爲文會後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

唐

殷懌字易從曲阿人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遊太學籍甚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趣裝東歸侍母居吳郡吳中士

大夫得從之遊者鄉黨以爲榮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咸通八年第進士崔璞守蘇辟軍事判官入朝授太常博士黃巢陷長安僞署學士使爲讖文疑其譏已遂及禍寓吳日與陸龜蒙所居臨頓里相近往來唱和其地稱皮墅其太湖詩自序云嘗禱鹿門敝澗湖南浮至二別涉洞庭迴觀敷淺原登廬阜濟九江由天柱抵霍嶽又自箕顛轉樊鄧陟商顏入藍關自京東遊復得宿太華樂荆山賞女几度轘轅窮嵩高入京索浮汴渠至揚州航天塹從北固至姑蘇恣討洞庭山足跡半天下矣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本名橫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從事湖南淮

潤無所合久之歸投錢鏐累官錢塘令鎮海軍掌書記司勳  
郎朱全忠以諫議大夫名不行勸鏐討全忠大義憤激鏐不  
能用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嘗表薦給事中中歲入吳與陸  
龜蒙遊結庵於甫里北隅

宋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娶  
宰相杜衍女衍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引用一時聞人欲更  
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  
欽與右班直劉巽用鬻故紙工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諷魚  
周詢劾奏舜欽與並坐自盜除名賓客得罪去者十餘人拱

辰曰吾一舉網盡之矣舜欽旣放廢率妻子寓於吳中買水  
石作滄浪亭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流連旁列圖史琴樽  
以自怡悅興至則泛小舟出盤閫二門吟笑覽古於江山之  
間時發憤懣於歌詩善草書酒酣落筆爭爲人傳後得湖州  
長史卒寓吳故居蘇家巷在南園之東

滕元發初名甫以字行更字達道東陽人九歲能賦詩敏捷過  
人范文正公之父爲諸舅見而奇之教以爲文文正爲鄉郡  
安定胡先生居於郡學元發來從學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常  
爲首舉進士廷試第三以聲韻不中程黜之後八年復中第  
三通判湖州孫沔守錢塘一見曰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

之要爲鹽鐵戶部判官神宗卽位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遷御史中丞抗論得失出知鄆州移定州入觀力言新法之害坐累知安州哲宗卽位復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全活五萬人除龍圖閣學士卒謚章敏葬陽山子孫遂爲吳人

尹焞字彥明洛人師事程頤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舉進士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汝以善養勝以祿養也終身不

就舉靖康初名至京師辭歸賜號和靖處士金人陷洛金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劉豫以禮聘不往奔蜀止於涪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時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焞曰學程氏者焞也請就斥八年除秘書少監上語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後提舉江州太平觀致仕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人登進士第名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力言不可策出衆大驚除秘書省正字進司封郎中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賢帥而任之爲聯絡守禦之計史彌遠當國以工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罷御史梁成大曰真

德秀真小人魏了翁僞君子識者笑之紹定中直學士院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將引共政忌者謂了翁知兵除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陸辭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旋召還以浙東安撫使就醫平江嘗至甫里築別業於羅隱菴故址卒謚文靖

龔開字聖與淮陰人少負才氣宋季與陸秀夫善宋亡僑居吳之東城高郵龔璠亦寓吳與開爲忘年交時比之漢兩龔嘗作文天祥及秀夫傳金華吳萊見之謂得遷固之遺

高晞遠字照庵通州人姿稟秀朗學問該博尤精卮子之學通音律嘗手裁竹爲管以定五音六律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

微之辨毫髮弗差咸淳德祐間移居平江城潰家散浮游江湖卒葬齊女門外

呂浩叟故宋臣元兵下江南出使軍前持節見張弘範抗詞不屈宋亡授淮東宣慰使不就寓虎邱構壽樂堂

元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受業仁山金履祥又從鄉先生方鳳粵謝鰥遊考秦漢以來文章變化爲吳文正澄器賞程文憲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宋濂戴良俱出其門嘗居甫里書院官翰林待制國史院編修

陳樸明州奉化人至正間與弟極同遊吳遂家長洲極博學有



史才著有通鑑續編

周伯琦字伯溫鄱陽人至正中爲浙西肅政廉訪使十七年承制假參知政事招諭張士誠被留十餘年士誠爲造第宅於乘魚橋北厚其廩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士誠滅乃還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耿介尙節義爲文章有根柢元末徙居吳之葑門避兵吳淞江上人欽其德洪武初詔修元史不就以老病自晦時人重之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居有雲林堂蕭閒館清閤閣中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三代鼎彝名琴古玉羅列左右畫筆蕭疎簡遠

稱其爲人至正初天下無事一旦舍去故業散給姻友兵興富家多被禍瓚超然物外放舟五湖三泖間寓甫里與陸德原虞堪輩爲詩文交不罹於難人服其識

明

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以文學著客居會稽越鎮帥院判邁善卿參政呂珍羅致幕下與有保越之功薦剡交上無意仕進於越之桐桂里治圃築茅署曰萊邁已而入吳居北郭與高啟張羽爲北郭十友吳亡與楊基徐賁同被徵後謫濠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

張觀字可觀嘉定人好游覽往還吳越遇佳山水輒畫筆墨所

成或千巖萬壑或一角山或陂塘平遠自得天趣不事規撫  
僑居長洲之周莊修圃灌花以終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太倉人後遷長洲隆慶辛未進士授南  
京兵部主事時衛卒苦貢艘志道言於尙書裁去三百餘艘  
攤江濟兩衛以蘇四十衛之困張居正奪情議起沈懋學趙  
用賢貽書具疏皆與志道商訂而後發疏陳九事首言太祖  
旣革丞相事權分屬九卿正統初始用閣臣預政官府之間  
壅蔽請復午朝之制朝廷有大事閣臣與九卿面決又請永  
除言官廷杖居正大恚出爲廣東僉事分巡南韶比至御史  
受居正旨劾之後以言者復原官致仕

王志堅字弱生更字淑士崑山人萬歷中進士卜居南園肆志  
讀書其法先經後史先史後子集讀經先註疏而後辨論讀  
史先証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  
裨經史忝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文爲五編考覈碑志援  
詩傳摭雜說以參訂之由南兵部主事歷郎中督湖廣學政  
卒官

程智字子尙號雲莊休寧人不喜舉子業讀易有省徒步至河  
南謁伏羲陵歸入山中晝夜窮究深明極數辨物之道崇禎  
間來吳講學從游甚衆卒葬陽山

姜塚字如農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除密雲縣令改儀真有

聲入爲禮部主事選授禮科給事中祖士良父瀉里世業儒  
儻好立奇節塚自通籍念身列諫垣默默非所以爲臣亦  
非祖父訓也時寇氛猖熾宰臣周延儒首鼠兩端陰重不泄  
會行人司副熊開元疏侵延儒上怒逮開元杖一百塚於是  
劾延儒辨開元無罪有云大臣不言則小臣言之皇上何所  
見而偏徇若是語過激并杖塚下錦衣衛獄幾死弟垓因微  
服事其兄周旋橐籥不去方獄急時萊陽寇陷塚父瀉里闔  
門死難垓席藁闕門願以身代塚歸辦喪事上惻然乃削塚  
籍戍宣城福王立遇赦流寓蘇州往來宣城臨死謂其子曰  
敬亭吾戍所也戍者君命死必葬我敬亭之麓年七十歿葬

宣城嘗自序其詩曰托哀鳴於異鳥感音節於候蟲亦可見  
其心矣門人私諡貞毅先生子安節宣城守墓實節留吳安  
節字勉中有篤行實節字學在工詩畫師雲林晚寓虎邱生  
前預立墓石曰萊陽姜仲子之墓

姜垓字如須塚弟崇禎庚辰進士除行人慷慨激發有澄清當  
世志初入署見題名碑有逆臣阮大鍼崔呈秀姓名曰奈何  
與衆正同列請碎其額思陵允之已而塚以直言得罪垓急  
難奔走出入園扉無稍間及塚受杖午門負痛氣絕垓口含  
溺畏之始甦營護調治得不死南都再建阮大鍼思修舊怨  
必欲殺垓垓從吳門變姓名遯跡台宕間始免亂後復來吳

痛家國之變居恒悒鬱待其兄塚俯仰興懷凄然泣下著有  
篋管集識者比於西臺慟哭澤畔行吟年四十卒與兄同祀  
虎邱子寓節字奉世至性過人篤師友誼綽有門風  
黃周星字九煙金陵人少育於楚湘周氏崇禎庚辰進士授計  
部主事國變棄家流寓吳越在吳寓陽城湖濱後更名又更  
字略似或笑或哭感觸無端遇沈冥放廢之士執手悲歌聲  
激波際年七十泛舟浙東被髮長嘯自沉水死

國朝

戴易字南枝山陰人慕嚴子陵高風賦三千六百釣臺詩取太  
白句廣張三千六百釣意非專詠釣臺也來吳與楊无咎善

因无咎交徐枋枋臨歿以書招无咎易偕至无咎爲撫其孤  
孫而易賣字積金葬枋於真如塢易蒼顏古貌幅巾道袍喜  
吟詠能作徑丈八分書歿於武邱

唐甄字鑄萬達州人父爲吳江知縣蜀亂不得歸遂家於吳順  
治丁酉還舉四川鄉試授長子縣導民樹桑八十萬本公廉  
有善政以逃人註誤去官復居吳甄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  
爲縱橫之學著潛書二十卷詩以唐人爲宗羈旅幽憂撫時  
感慨蜀人費密寧都魏禧極稱之已而客遊四方所交多勝  
國遺逸居葑溪之東老屋數椽於名利泊如也年七十卒

李仙根字子靜號南津蜀成都遂寧人父實崇禎癸未進士爲

長洲縣令仙根少從父宦遊吳中甲申後父子俱隱上清港  
織簾讀書後實遣歸蜀省墓適亂定開科舉孝廉明年辛丑  
成進士第二人少好古文不屑爲俗學書倣蘭亭樂毅論而  
近師趙文敏時安南黎維禧奪部統使莫元清高平土地元  
清來歸

朝廷使仙根往平之賜一品服乘傳而南至則維禧克悍支離  
不服仙根曰汝曹偷息南荒侵叛屢聞獨不思君臣大義雖  
窮髮修服猶知向慕今使者奉命臨城不思解髮頓首謝罪  
蒲伏猶復首鼠觀望枝梧百端使者卽懦怯肯爲汝曹下耶  
將執其通使大臣付之吏衆見仙根威嚴若神而端雅詳辨

遂俯首服卒返其侵地而還進祭酒躋閣學會吳三桂叛命  
理餉駐荊州未幾召歸改副都御史轉戶部侍郎錢法以平  
左遷太常卿以郊胙失儀免官時年已七十矣生平好直言  
立朝侃侃識者謂猶未盡其蘊抱云卒年七十有五葬於彭  
山嶼之原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明太傅國祚曾孫少聰慧絕倫  
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旣長博極群書北平孫公承澤老而  
家居以經學詔四方後進獨推重彝尊謂老師宿學不是過  
足跡半天下所至考其利弊或搜剔金石名與崑山顧炎武  
埒年五十餘益都馮相國博薦舉博學鴻詞

召試體仁閣下以布衣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上總裁書論  
修史條例最合古人充

起居注下直卽閉戶討古陳相國廷敬過之曰吾見客長安者  
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聞不廢著述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旣  
歸里

聖祖仁皇帝南巡書博物研經四字賜之來吳主張檢討大受孝  
廉船吳中人士從之說經動輒經年年八十一卒

錢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少爲名諸生屢試不售閉戶著書皆根  
極理要稟經酌雅陳言務去一歸自然尤長於易詩莊屈著  
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莊屈合詰甲申後南都擁立新主奸邪

柄國群小阿附濁亂朝政爲之魁者其鄉人也澄之夙慷慨  
持正論與鄉人廷將修報復刊章捕治與大獄於是挈家亡  
命走浙閩入粵崎嶇絕徼數從鋒鏑間支持名義後妻死於  
兵子死於盜乃寓吳之花谿與徐僉事燭注五代史較徐無  
黨尤詳密惜未刊行年八十餘還桐城卒

吳苑字枋香新安人幼肆力於學慕古人忠孝大節舉康熙壬  
戌進士出吳江潘耒門耒激賞苑卷謂有晁賈氣

廷試對策論黃淮分合言用黃刷淮始潘季馴然河自宋決澶  
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至南清河方與淮合前此刷黃者何  
水平指陳剴切舉朝服其經濟八翰林累官至國子監祭酒

振飭士習教諸生務實用太學舊有進士題名碑明自永樂  
至崇禎七十八科唯存五十餘碑

國朝丙戌後闕十八科苑請於朝勒石補焉又掘土中得宣德  
庚戌成化甲辰兩碑於 啟聖祠墀得永樂首科一碑兩朝  
典故炳然苑之力也屢校禮闈主武試皆稱得人

天子方嚮用之而苑念母請歸矣板輿之暇葺宗祠設祭田興  
朱子書院皆關倫紀風教闖寇破徽巖鎮爲兵馬要衝苑率  
鎮人具羊酒走迓大將軍大將軍令下兵無譁居民安堵爲  
德鄉里尤大愛吳中山水時扁舟來遊尋幽探勝遂家焉年  
六十三卒著有北黥集初苑祖一初與固安令王九鼎善縣

有警九鼎揮使去一初曰安而相依危而去之非義也同帶  
甲登陴指畫戰守城破死父曠磊落魁奇奉母隱居不仕其  
忠孝有自來矣

黃六鴻字子正號思湖新昌人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崇禎  
末年十二隨父國琦令建陽京城陷奉母自郤武間道奔歸  
新昌烽烟障天無所怯辛卯舉江西鄉試嘗曰不讀萬卷書  
不行萬里路不可爲丈夫遂自齊入燕出居庸歷上谷雲中  
諸邊塞憑弔古今詩文益奇肆選授郟城令郟城屢遭兵燹  
流亡過半民羸胥橫六鴻至馭胥以猛撫民以寬決疑獄清  
驛政擒巨憝王玉海於五丈溝縛吳養信徐大頭於邳沂間

盜賊屏跡艱歸補東光治行如郟邑而備荒尤著由行人陞  
工科給事中疏停湖關喝報奏請保固高堰與中河遙堤皆  
關國計民生後移疾歸僑居金陵二十五年晚來吳中依其  
壻吳太史瞻淇厭塵市囂時黃冠道袍居陳都諫廷敬上沙  
別業因卒於吳著有綱鑑合纂紀傳分編唐詩笏蹄等集嘗  
自言爲諫官不如邑令爲東光不如郟城然跡其政治較之  
黃霸龔遂亦何媿焉

張雲章字漢瞻號樸村嘉定人早年爲崑山徐尙書乾學所賞  
延之京邸商榷古今旣屢不得志歸奉母屏居絕跡淹綜百  
代以成一家言自謂此生不有聞於斯道不可以爲文文章

旨趨南宋勉齋北溪而以考亭爲歸嘗集諸家作續東萊文  
鑑之選來吳居清溪之水周林張清恪伯行撫吳以師禮待  
之後伯行與制府互劾雲章上書相國李文貞公光地申救  
人服其敢言康熙甲午仁和湯少宰右曾以理學薦赴京分  
修尙書書成歸膠城卒

陳奕禧字子文海寧人工書法究心金石之學窮山僻徑殘碑  
斷碣必剔蘚出之四方士大夫齋堂咸以得奕禧書額爲貴  
由安邑丞爲戶曹守石阡以兄誅撫黔迴避歸流寓蘇州定  
慧寺西再起南安守卒於官

朱襄字贊皇無錫人八歲有詩名遊京師館於諸王王白號紅



蘭主人酷愛襄詩襄有戚年少信旗下襄積兩年修脯贖之  
歸王聞益敬之待爲上賓歸寓長邑之清真觀巷貧困以死  
尤精易理著易韋十二卷集唐詩三十首

施何牧字贊虞號覺庵崇明人康熙乙丑進士官吏部考功郎  
歸道吳門見明侍御顧巖叟高酣亭愛而家焉薜門蘿屋青  
苔滿壁素心友至談討典籍終日忘倦清風披拂如坐深山  
空林中外此聲勢交屏弗接也論詩必宗盛唐著有一山詩  
文稿年八十二卒

吳瞻淇字漪堂歙縣人國子監祭酒苑子少好學敦行與兄瞻  
泰兄弟相師友繼隨祭酒居京邸祭酒分纂一統志明史禮

志禮經講義每命瞻淇先屬草因益習典故深考義疏癸未  
成進士爲翰林先是己卯舉鄉試旋遭祭酒喪服闋將赴公  
車母程夫人牽衣漬淚問曰何時見汝瞻淇以下第卽歸對  
曰得第奈何曰館選非所望得第亦歸耳又曰館選奈何則  
跪請曰必陳情以是兩月卽乞假歸性和操潔好急人之難  
嘗脫同年生於危代故人償官緡數百金與其配黃夫人傾  
箱倒篋無吝鄂相國爾泰守藩江蘇重其品事必相諮瞻淇  
知無不言而一不及私瞻泰間歲一至吳門白頭兄弟連床  
唱和歡若童稚乙卯瞻泰卒於家瞻淇哭之慟至冬亦歿初  
祭酒葬新安栢羅山瞻淇思結廬守松楸未果故自號栢羅

山人著有柏羅山人集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康熙己未進士官翰林忼爽不羈既去官以詩自娛酒至三斗不醉詩有錢劉風格尤長於書時何編修焯汪中允士鋹以書名世執信不師法古人而風神獨絕人並重之居吳之齊女門數年乞書者紙盈數篋或登門索之執信怒作索紙行長歌盡焚其紙歸益都卒

莊朝生字玉墀號靜庵先世由鎮江遷武進父應會歷官刑部侍郎嘗疏請減江西袁瑞二府浮糧二十餘萬得

旨永免至今稱之朝生少穎異能文章雄駿磊落順治己丑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與仲兄左庶子回生並侍父同官於朝

丁父艱歸旋因江南奏銷案起降補國子監助教累陞刑部郎中時部有逆案株連者衆朝生平心察核奏釋其寃全活無算視學河南差竣請告歸里愛吳中山水遂家焉翛然杜門不與戶外間與尤侍講侗宋孝廉實穎彭長寧瓏爲耆年之會優游林壑二十餘載卒

沈用濟字方舟錢塘人少遊京師以詩謁王尙書士禎尙書云子欲作詩先爲我解風雅二字用濟曰無含吐不風無出典不雅尙書深賞之繼交梁吉士佩蘭陳山人恭尹同之入廣遍探桂林南海諸勝返而道嵩岱陟嶠隴踰潼關走塞垣歷昌平盧龍醫無閭往來西北尤久故其詩得燕趙聲居多終

以遊破其家遷嘉興再遷江寧亦吳寓獅林寺與吳中人士  
結詩社於北郭沈宗伯德潛主月日至用濟詩輒推許不置  
年七十餘歿於淮安之湛真寺著有湖海集長白陶友蘭與  
用濟素未相識愛其詩臨終命置棺中爲殉云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七

列女

五代史馮道傳後載王凝之妻李氏斷臂一事誠以節義者士君子所重乃有讀書勵行忠孝自詡及臨利害蒙面苟生轉不如一弱女子之不汙者爲足砥礪名節矣范蔚宗後漢書搜次才行尤高秀者爲列女傳不專一操以爲王政必自內始蓋內治而家國天下可理閨門之中其最先也今通經術而澤風雅者或間有其人而明大義植倫常足與秋霜比質者雖窮檐蔀屋不可勝數於此見教化之入人者深也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志列女



梁

張建第五女三歲喪母啼哭哀甚會天雨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霑濕霽出暴之女一見伏牀流涕家人往抱持精神傷沮不能飲食醫診云腸斷矣吐血數日而絕

五代

吳仁璧女少能爲詩父教以元象陰陽之學仁璧自登第後生業薄居越中嘗佯狂求食一日女告父曰大人可慎出入天復初錢鏐命撰母墓銘仁璧不從被繫女泣曰文星失位矣大人不免乎鏐命除水部員外郎遂沈之東小江驚濤中併女同害時年十八

宋

陳質妻長安縣君丁氏晉公謂妹博士之奇母謂欲官二甥丁固辭俾力學以進之奇兄弟相繼登科鄉里稱賢母胡瑗著丁氏賢慧錄蘇舜欽書之謂旣謫家日落有孫女孤無倚丁訓養甚厚及長歸馮氏亦嫻婦道隣里有喪母者丁取歸撫視能言而還之贈孝感郡太君

狀元黃由妻胡氏工筆札及詩文琴奕亦精妙時寫瀟湘一幅氣韻生動世人寶之蓋平江尚書元功女也

元

齊一億妻邱端一夫亡守志元季淮兵寇吳下突入其舍父遇

害端一挺身出救賊見其美欲汚之大罵不辱奪刀刺賊爲  
賊所殺尸僵立不仆勃勃餘怒氣賊驚拜而去

后載妻失其姓載爲府吏至正丙申行役京口妻年三十姿色  
殊麗城陷屬子女於姻謂之曰吾夫在遠罹此大變或不幸  
被強辱雖欲死不得寧捐軀以全我志子女幸善視之語未  
絕兵入赴水死

鄭允端字正淑宋丞相清後居吳中號花橋鄭氏嫁施伯仁能  
詩文嫻內則至正丙申亂兵據城家爲盜所破得疾卒年三  
十宗族私諡曰貞懿著有肅雝集自爲序

七姬者段氏程氏翟氏徐氏羅氏卞氏彭氏浙江行省左丞潘

元紹妾也至正丁未元紹在吳臨戰一日歸謂七姬曰我受  
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虞若等當自引決段氏於諸姬最  
少曰主君遇妾厚微主君言妾敢有他志請及君時死遂入  
室自縊六人亦相繼經死乃焚其尸合而瘞之後圃張羽爲  
權厝志

擔夫婦不知姓名夫在官倉擔米張士誠據吳應募充戰士丁  
未六月戰死城西婦號泣城下得其尸解衣徧拭之歛於棺  
哭盡哀旣焚收骨裹以帛行至河濱仰天大慟曰吾得死所  
矣抱夫骨沉於水

明

元鄉貢進士樓紹妻王氏會稽人徙長洲以苦節終卒後洪武  
二年子澄請表母節朝命御史潛覈有以旣死而難之御史  
移文云若以死生有間則比干之墓誰封遂獲旌命宋濂作  
傳

員外張槩妻金淑寧德儒女年二十二適槩洪武十九年槩得  
罪將寘於法淑寧曰義不可使夫獨死死於夫死後孰若死  
於其前遂經死後三月槩得宥天台林右爲作張烈婦傳  
姚廣孝姊居相城廣孝以靖難功封少師往謁其姊姊閉戶不  
納曰那見做和尚不了的是箇好人廣孝遂於門外再拜而  
去

于得泉女許贅徐景仁未婚而景仁坐罪劓其父以子殘疾欲  
解婚女不從曰彼初非殘者竟成婚後數年景仁以舊事成  
金齒其弟于祿謂曰若他適可免否則死萬里矣氏曰此何  
難遂自縊死

陸氏子吹笛爲生其妻田家女也陸病久女歸父家求升粟還  
則夫已死女哀痛祭畢自經尸旁

徐宣妻卓氏字永潔建文壬午宣卒卓年二十一遺子女二卓  
苦志撫育越二年兩孤相繼死舅姑皆歿依孀母居嘗疾篤  
巫醫皆不效氏割股作糜以進母食而愈後母死執喪盡禮  
人稱節孝

吳天祥妻趙氏相城人家貧奉姑甚孝天祥傭身於人趙每於  
三食貯米一握積之以易醬肉爲姑致滋味使姑悅而不知  
家之窶也有兩兒姑酷愛之每食必呼之趙於食頃驅之出  
闔戶姑問何在給云自留肉與不足念慮或云方出嬉戲人  
嘗見兩兒風雨蹲簷間問胡不歸見云母奉婆婆羹恐分肉  
食我耳

唐冕妻王氏性孝姑病癰汚穢不可近王手爲除拭不怠嘗夜  
盜入室王倉猝擁病姑匿簷後時天大寒雨王以身蔽姑瀕  
凍死不舍吳文定公寬表其事

陸淑清陽城人聰慧識字許村人楊紹淑清年二十一兩家赤  
貧不能嫁娶紹執役往京師惡少艷淑清容色謀妻之集黨  
撼其翁父若不從我將貽後禍翁父愁諾淑清聞之號哭達  
曙惡少強委禽焉淑清自縊於房

潘純妻黃氏永樂中純爲御史居北京娶穆氏女爲妾穆祖父  
世勛不知其有室也黃不知娶穆自蘇至京純懼而館於他  
室越五日穆知之執妹禮以見黃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  
子婦田宅在鄉吾當還汝善事君子乃以珠翟霞帔遺之明  
日穆氏父兄至將論純而歸女黃願以女事其父感動和好  
後純出宰信陽二氏同處十六年終無間言

皇甫汈邑志載  
純成化時歲貢

王廷用妻滕氏荻扁人年二十三而嫁七年廷用歿孀居有守



嫁兩女不登其門娶兩婦不預酒宴聞父喪但西向痛哭幾絕而不往臨曰未亡人無奔喪禮也遺二孤身教之曰無姑息無父兒也子錡欲以母節上聞滕力止曰吾分內事耳年八十七卒

陸阜妻陳貴華處士信臣女阜長詞賦宣德甲寅以文事赴縣遇賊蹈水死氏年二十八輟膏沐躬機杼上奉舅姑下撫三子徐有貞爲撰傳

樂會知縣周泰妻婁氏通知五經人就婁氏家立講堂曰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隔帷受業方之韋逞母宣文君泰卒於任氏奉骸骨間關以歸

張彥達妻陳妙清生洪武末卒弘治中年九十七子曰永繼妻王氏卒年九十六邵德永年姑媳相類時稱盛事

文良卿都憲森女年十四父疏劾劉瑾家人群阻之良卿曰大人素懷忠鯁又居言路豈見女子所當勸止耶嫁孝廉毛錫朋姑韓喜讀書良卿撰北齊史演義以娛之有妹許字進士陸坦子天歿誓不再字良卿爲造小閣以居米鹽薪菜之屬皆饋焉

蔣廷貴繼妻徐氏武功伯有貞女廷貴爲樂亭令卒於官遺腹子壽旅次火氏僅以燾免已而翁歿家難游至氏食貧課子嚴而有方九歲通百家言海內稱神童十七歲殤氏飢凍以

老哭燾詩有云伶仃家道誰堪倚衰落門墻不自由讀者莫  
不下淚

劉黥繼妻都氏年十七歸黥時前妻子畿方四歲撫若已生黥  
死氏年二十八家貧常晝一粥暮不篝燈氏斷髮茹辛惟課  
畿及已子坊堪以冀成立年六十餘聞於朝旌表又以畿貴  
封太淑人

吳宣妻陳氏宣爲郡吏病死氏遺腹生男蓬首毀容居喪帷中  
人莫見其面旣葬宣廬墓所紡織爲食聞有謀戕其兒者晝  
夜抱嬰兒不暫捨每撫之哀泣其兄陳容爲護視之卒得成  
立

朱文輝女長曰秀芳適劉乾次曰秀蘭適諸生徐雲程芳一年  
寡時年十九蘭三年寡時年二十二同居守節並年五十三  
而歿合葬龍墩里

徐昇妻袁氏生子華未期而昇歿時年二十七袁單子食貧事  
舅姑垂三十年遇歲惡粗糲不充而舅姑甘旨不缺稱爲孝  
婦嘉靖初旌表子華自爲志

朱寵妻陳氏年二十三寡遺孤纔十四月其姑強之嫁遂截髮  
斷一指不食七日不能強而止終身不御色服孤尙德以瘍  
醫世其家時有縣學生顧徵妻方伯查應兆女與之同節

劉嘉績

府志作縮

妻顧氏御史睢女嘉績負才早卒遺孤穉孫甫四

月氏投繯僻所姑救得甦自是衣編茹蔬晝則紡織餬口夜  
觀經史列女傳養姑育子胥賴焉守節五十年年七十餘卒  
三貞女嘉靖癸丑夏倭寇吳中一弱女被刳乘間得逸父母求  
得之號泣曰吾力不能自衛求死未得何顏復存世間遂投  
河死失其姓氏又蔡氏女寇來舉家奔避女爲賊所執褫其  
衣驅之前過橋隧竄入水賊援之不死至暮俟賊寢取其刀  
連刃之力弱未殊群賊驚呼磔其肢體又韓碧溪女素有志  
操聞賊之暴嘗誓於父母曰緩急不能相顧惟不爲門戶羞  
耳及臨難倉皇投於河賊援之奮力脫入深處溺死

張冲妻葉氏吳江人適冲無子勸冲納良淑廣繼嗣得杭許氏

連舉三子一女葉親育之乳媪必置臥側手自保抱均恩共  
愛勝於已出遇微恙輒焦勞爲廢寢食諸子女不知爲非葉  
出也

張灝妻薛妙安少敏慧甫笄喪母逾年喪父弟妹皆幼妙安哀  
痛中辦喪事盡禮歸灝後事舅及兩後姑皆曲盡婦道處家  
儉約教子有方居常服勤至耄耄不廢生於宣德癸丑至嘉  
靖辛卯年九十八身歷八朝目擊四世郡守胡纘宗書遐壽  
二字顏其堂又上其事於朝立人瑞坊以表之

褚氏女少字邱鳳凰死氏卽投繯以救復甦不食而死

曹綬妻蘇氏綬亡守節四十九年嘗誡其姪蘇寶曰曹氏墓迫

隘自夫死後宗姓率火瘞散漫草莽間今不復知夫處矣去墓一里有界浦水清潔吾死必燔吾骨颺我灰於此與水同其清也寶葬諸浦左

黃璣妻陸氏璣病陸以女紅佐藥餌璣歿其母陰受聘將嫁之陸私嘆曰違親非孝也再醮非節也適遇寒食祭夫畢夜卽雉經死郡守胡纘宗表其閭

張秩妻陳氏秩亡陳年纔二十欲從死者數焉懷妊三月生一子勉爲立孤計舅姑欲奪之乃斷髮毀容茹素蔭居四十年未嘗踰戶限隆慶初旌表

湯愷妻凌氏愷亡所親欲易其節凌剪髮斷指自明其心育遺孤成家有司以應詔旌其門

陳林妻顧阿姝嘉靖三十三年四月遭倭亂顧負兒走匿田間爲賊所得他婦同匿者掠其衣資皆得放獨顧以少美被羈劫之行至吳塘橋棄兒自溺

張昆妻李氏年十九適昆昆墮水死矢志守節會閩番變起誘令奪志氏之死無二賴吳令傅光宅力持之得完其節年六十三卒伍袁萃有傳

張氏甫里張林山人鐮工張綯女嫁縫匠楊孝嘉靖甲寅五月倭掠甫里執女欲污之給以往古廟中賊信之縱令前導至卽闔其門投井死

許字張應奎沈氏女未婚應奎死哀慟自縊以救免聞母有他約遂斷髮割右耳爲誓及應奎葬衰絰往送命爲穴於傍曰吾終歸於是年六十八卒知府蔡國熙聞於上表其閭何關金何家庫人幼字陳蕙蕙何年十六奔喪送葬念母在復返舅歿往持喪葬畢返如初母亡乃歸陳門嗣子雲鵬奉養之萬歷十八年旌

徐桴妻龔氏年十八嫁桴桴死龔年二十五誓死守節侍女吳氏年十二隨龔適徐生一子不育桴死時吳年十八亦誓不改嫁衆爲置嗣二寡同居共苦聲不踰戶垂六十餘年萬歷二十年表曰雙節之門

太學生姚汝轍妻文氏衛輝同知元發女年十五歸姚二十二夫歿子希孟生甫十月氏事兩姑乳幼子茹荼四十年希孟起孤生登第爲時名臣得之母教爲多萬歷二十四年旌嘗就養京師適東事戒嚴朝臣咸送妻孥南還氏獨曰此正爾曹國爾忘身時宜鎮定以安人心何擾擾爲其識大義如此劉炳妻杜氏炳攻舉業未弱冠卒氏去鉛華力貧守志撫遺腹子承宗爲尙醫婦德母道里黨稱其賢詔旌焉

諸生顧兩疏妻莊氏年二十八而寡執節孀居賦性嚴毅教孤子宗孟課讀常至夜分故宗孟髫髻卽有文名按臣采其事入告萬歷己卯旌門後宗孟成進士歷官知縣至御史猶稟

母教有小失卽長跪不命之起不起天啓末乞養奉母終身  
宗孟妾王氏年二十四寡撫孤成立

本朝乾隆五年追旌

上虞丞周稱妾董氏稱疾亟執氏手曰若年方富我死若擇所  
之氏泣曰妾蒙君愛脫不幸有捐軀相從耳稱歿誓以死殉  
姑百計止之一日沐浴更衣取紈扇書冰清玉潔四字於土  
用衰絰自縊死邑令江盈科上其事并作傳

吳會妻姜氏會故吳江韭溪舊族遷長洲之葑溪善丹青姜年  
十九歸會僅半載而會與其父及大父母相繼染疫死姜奉  
姑誓死守家貧甚日勤紡績以供餽粥先是會娶婦時曾貸

其友白金三兩會歿友欲取償因說其姑令姜改適姑猶豫  
未決姜遂慨然入內室自經死事聞表門建祠

蔡氏湖廣安陸人父本淵以經傳顯有周琦者以父官興卽遂  
占籍安陸爲諸生琦子倫聘蔡爲室琦歸後遣倫就婚於楚  
蔡走數千里來吳奉事舅姑未十年倫卒琦夫婦又相繼亡  
蔡嫠居五十七年壽八十四終

董朝憲妻朱氏甫里人生子娶徐應臣女應臣艷朱氏姿趣女  
歸寧并延朝憲飲飲半忽起曰請安坐我取酒之冽者來突  
至朝憲家叩門氏方罷沐語音含胡以爲夫醉也發櫥直抵  
氏前扼其吭氏大罵碎面剗胸應臣遁隣媪趣朝憲歸氏曰

吾忍死以俟若吾必死若截吾體埋之自胸以上請磔以飼  
狗言訖引刀斷一指血濺衣裙越三日應臣邀朝憲會飲於  
錫家釋憾氏益憤乘大雨登廣濟橋投水死其屍逆流至應  
臣門怒目指髮宛有生氣時萬歷丙辰六月初九日也事聞  
旌廬建祠置應臣於辟

龍巖知縣陳大清妻林氏大清去官歸邁疾卒林赴井死子汝  
巒後亦早卒妻馬氏撫孤子營喪葬孀居三十年歿

諸生龔汝騏妻周氏汝騏死含殮後氏從容整衰經闔戶自縊  
天啓初旌

倪士義妻楊氏士義亡誓不獨生爲夫營壙鑿鴛鴦二字於壙

石或諷以改適楊面發赤自經死士大夫義之歛資合葬虎  
邱山郡厲壇北

殷庚妻高氏年十七歸殷時攝補缺丁庚伯兄當應庚謂氏曰  
伯老矣此行恐不返仲雖壯主宗政不可往吾欲代之何如  
氏曰此義事何必謀及婦人庚遂往旋發回以舟敗溺死氏  
大慟曰吾欲成其義乃至殺其身耶吾悞吾夫何以生爲不  
食數日垂死戚黨謂之曰汝方娠幸而得男汝夫不死矣氏  
起謝曰我痛深計不及此旣免身果男也撫以成立年八十  
餘卒

太學生徐銓妻朱氏恭肅公希周孫女年十九歸徐二十一夫

破子沂生甫四月毀容矢志力貧教子經書皆手自講授崇  
禎元年沂成進士疏陳母節得旌沂服官氏常勗以忠義異  
日致命遂志有自來也

甫里許氏三節許自學妻褚氏年二十一而寡撫嗣元溥舉於  
鄉守節五十年許自正妻王氏年二十三而寡家貧無子依  
父母居母憐其幼欲嫁之乃授褐衣以紅錦繫鈕探之氏泣  
曰未亡人終身不近此色矣守節四十餘年許自立妻歸氏  
年二十九而寡事姑孝撫一孤成立守節三十餘年崇禎中  
先後旌表張溥爲傳

史雲翔妻黃氏諸生黃爲中女雲翔父祖繼歿流浪挾邪染痼  
疾家亦廢爲中不令成婚女曰夫雖不良一諾爲重卽死寧  
敢有他志遂歸雲翔晨夜刺繡養姑亡何雲翔病歿黃年二  
十自刎以救免又咽鐵飲金環不死姑欲爲雲翔舉喪黃泣  
曰有叔雲翔在俟其娶婦生子承祧喪乃舉因強存絕葷血  
然以哀痛不勝竟卒卒前二日沐浴設祭酌酒夫靈見者無  
不淚下

邱可成妻朱氏夫亡無子妾高氏生子世魁甫數月爾寡守節  
撫孤巡按王志舉獎曰一門雙節世魁亦早卒妻顧氏年二  
十七家貧事兩寡姑撫四孤養寡母莊氏歷盡荼苦里人欲  
上其事顧戒其子曰兩姑與母俱未旌我何獨以此取名辭



之

舉人朱紱妻劉氏年二十四而寡斷髮撫孤子祖文讀書砥行  
爲名諸生祖文痛母節未彰不遑寢食會其友文震孟述之  
吏部周順昌順昌慨然爲白當道天啓初得旌

張鸞妻俞氏年二十七夫亡族人攘其居氏引幼孤結茆田畔  
以處緝績爲活隣舍不通問偶嫡叔過語取杙少坐去氏以  
爲污就水滌之其峻潔多類此撫子文至成立女關清幼字  
俞某未婚夫死依母守貞終身

金桂淑七八歲時母嘗苦病兄弟皆在外塾桂淑早暮侍湯藥  
不少辨許字張樹未成婚樹死桂淑年十五聞之哭踰彌日

誓欲守志服除或來議姻父以告桂淑伏地號泣曰見久懷  
出世想矣守貞十四載年二十八而卒歿時顏色如生滿室  
皆香巡按王志舉旌曰貞節

周嘉妻王氏嘉爲練兵千總赴援江浦有功歸娶王方十九歲  
婚一月復遣援皖城力戰死凶問至王斷髮絕食朝夕哀號  
越九日乘姑出外縊死靈前崇禎十年巡撫張國維題旌并  
置祠同嘉祀焉

吳适母徐氏最子力學登第适爲給事中屢進讜言以忤權奸  
下獄家人驚懼母獨安之曰吾有子矣及鼎革後适力辭薦  
舉愛惜名節遵母教也

無錫知縣朱采繼妻陳氏年二十二適朱五載夫亡遺孤三歲  
家貧流寓養殮不繼氏以女工自給事寡姑訓孤子成立茹  
荼五十七載

本朝雍正三年追旌

諸生龔允培妻金氏流寇時避難婁郊爲土賊所劫義不受辱  
被斫死巡撫張國維獎之

臨頓路麪店婦孀居自苦崇禎甲申京師破聞變隣婦語曰孀  
傳來北方信朝中舊官皆爲新官我等百姓將爲順民矣婦  
曰此何言吾必死闔扉自經於夫柩前

諸生宋爾城妻葉氏乙酉六月湖寇入城爾城與子實穎謀避  
兵葉正色曰出走者爾輩事吾婦女去將安之俄聞有兵持  
刃觸門葉遽赴井死仲子實栗年十七哭井旁曰母死兒何  
忍獨生亦赴井死

舉人鄒化明妻王氏乙酉八月避兵陳湖歸遇亂兵吳淞江連  
發流矢氏恐不免謂化明曰子有親在急尋蘆中可避我死  
此遂赴水死

徐樹聲妻張氏夫亡懷孤兒避兵林間兒啼賊覺爲剽騎所得  
自刎未死騎強與俱益奮罵被攢刃死

陳琦孫婦周氏乙酉六月爲湖寇所執奮袂投水死次媳張氏  
大呼曰姑得死所亦赴水死其孫女甫十三罵不絕口被殺

楊廷樞繼妻費氏廷樞殉難氏欲從死諸弟子以兩孤俱幼勸止之乃削髮爲尼其宗黨復請歸故廬以廷樞被難戒家人無殺生終身蔬食不脫麻素病亟曰地下望我久矣遂卒同時劉曙繼妻陳氏曙殉節金陵氏扶柩歸葬奉姑撫諸子成立

殷氏女幼字吳某八歲夫亡飲泣易衣足不踰閭聞父母欲改字剪去其耳以示志守貞三十年如一日

歷年旌表貞節

凡列女悉其事行者立傳如前餘倣府志例分已旌未旌各爲彙著名氏仍就所知

間注事蹟未詳者闕以俟考後倣此

張新妻華氏張彥達妻胡斗奴俱洪武初旌張得府志作妻顧

三娘洪武三十一年旌陳彥良妻金氏永樂四年旌蕭山訓導

王永年妻陸氏永樂八年旌趙學遜妻徐氏宣德六年旌仰餘

澤妻張氏正統三年旌華季謀妻張氏甫笄守節年七十餘終正統五年

旌陳復妻鄒氏正統九年旌韓伯濟妻張氏正統十年旌周公

美妻劉氏政女孫苦節四十餘年景泰三年旌陸墳妻浦氏天順二年旌

陳頤妻華氏王公著妻吳氏未笄而寡無子撫姪爲嗣鄉里賢之俱成化十二年

旌魏公晉府志作進妻尤氏顧鉉妻吳氏年二十五守節教子涇成進士俱成化十

八年旌蕭貴妻吳氏貴市井販夫死後家無擔石氏誓死不二成化十九年旌杜洪

妻皇甫氏弘治二年旌陸穉妻何氏婚四月夫亡守節五十年動遵禮法隆慶元

年旌鄭之鑑妻袁氏龔淮妻施氏年十九夫亡截髮投棺誓守年七十四卒陳子祿

長州縣志 卷二十一 列女

妻徐氏守節五十七年俱萬歷間旌諸生金永思妻陸氏永思卒氏痛絕復甦善承

翁志誨子生員陳三錫妻杜氏三錫仁錫從弟力學早歿氏布衣茹蔬歷五十餘年汪大

訓妻程氏大訓早卒氏教子廷俱天啓間旌曹文明妻張氏二年

十一寡守節四十年崇禎二年旌史必通妻仰氏大理贈孫女年二十

撫孤應旌為咸陽知縣崇禎二年旌史必通妻仰氏大理贈孫女年二十

七寡苦節自矢申用明妻用明以喪父毀卒氏事姑孝教子諱芳領鄉薦陶允潤妻王氏守節五十四年俱崇

禎間旌

未經旌表貞節

舉人蔣煥妻楊氏煥弱冠卒氏守節六十年如一日諸生蔣鰲妻懷氏姚祥妻

季氏守節五十年姚舜民妻吳氏守節四十年馮旻妻蔡氏子時春妻陸

氏蔡年十七而寡遺腹子時春甫娶復歿張侃妻郭氏二十而

不移遺腹一子浦某妻朱氏源母年二十七夫亡家貧毀姚采

妻高氏早寡無嗣備歷艱辛以完節終高鵬妻張氏顧叔明妻包氏邱灼妻王

氏王長年繼妻吳氏顧宗周妻唐氏陸環妻柳氏贅環未甚歿

居紡績養母顧源妻姚氏少寡赤貧清操彌勵教吳鑛妻王氏

歸湛初妻高氏湛初有志力學夫婦相繼卒家為族人所王叔

一妻張氏叔一能文早卒氏時年二十徐泓如妻錢氏二十而

葬夫於舍旁圃躬顧君敏妻周氏年十九夫亡舅姑繼卒經紀

為畚築奉姑教子顧君敏妻周氏中禮守志四十餘年氏太常

詔五世顧鈺妻周氏詔六世女孫少事親孝楊焯南妻蔣氏副

女孫也顧鈺妻周氏鈺早卒苦節五十年許字袁應龍徐氏女

一泓女婚時夫已病閱八月卒氏拮据持許字袁應龍徐氏女

門戶更遭世變苦節五十年撫嗣子成立許字袁應龍徐氏女

應龍卒有以改聘諷者女赴井求死家人力持乃免守貞五十年江盈科爲作徐貞女解吳慎菴妻金氏慎  
勤于家而死氏哀其志誓治家謝其夫家卒以豐

國朝

嚴叔明妻顧氏順治七年夫爲讐家誣陷下獄氏刺血書牒懇於御史張慎學卽舉刃刺喉死踰年御史秦世禎題旌

郭忠陸媳徐氏翁抱危疾氏祝天祈代割股調湯以進病立起後翁知之厚歸其所生女以志婦孝

言象賢妻屠氏夫早亡祠宇湣圯氏陳郡守早夜拮据撤而新之教子力學巡按獎之耐祀賢祠

諸生顧廷槐妻毛氏河陽衛經歷國卿女鼎革時槐遘疾卒氏

年二十八無子適聞國卿殉難河陽氏欲死者再以嗣子未定不死年五十八卒至乾隆元年旌

鈕成惠妻楊氏年六歲父母相繼歿歸鈕爲養媳成婚後事舅姑曲盡孝敬姑病晝夜侍湯藥數月不少懈及歿慟絕復甦者再逾旬竟卒里黨稱爲死孝

前太僕寺丞陳濟生妾胡氏生子樹葵閱二載濟生歿遺孤甫離襁褓氏保全之甚苦而力及長爲延名師教訓甫成童入黌序以品行自勵氏守節六十年逾大耋而卒雍正元年旌諸生許質妻陳氏贈簷事允堅孫女年二十三質死止一女置嗣守節孝養舅姑嘗鋤地得金念昔年朱氏姑曾居此或其

故物仍掩之後姑從滇中歸追憶所藏竟忘其處陳爲指示  
一無所遺勤苦四十年年六十三卒質從弟虹亦諸生妻伍  
氏虹死伍年二十五無子立從子心康爲後撫教之入黌序  
曰吾將藉此以報地下矣悒鬱傷神卻藥而死  
許字何綸言周氏女金墜人綸言歿女泣白其母欲往弔母不  
可因閉戶而泣潛易縞素所著赤色履以墨塗之至五鼓哭  
聲寂然啓戶視之自經死矣康熙十八年旌

程烈婦徽人楊茂枝女有同鄉程公益寓吳爲人司貨殖茂枝  
招爲贅婚七日主家以歲冗促之去迫還吳患喉病不起婦  
晝夜哀慟越十日有女戚來與母語勸圖後配婦聞哽咽不

能語頃之戚去母送之門婦給幼妹伺母於外以白練縊夫  
棺側康熙庚申三月八日事二十三年旌

莊焯妻文氏和州學正嘉曾孫女焯卒文年二十四二子俱幼  
翁姑二柩在堂文盡粥室中所有并夫棺葬之飢寒瀕死晝  
夜刺繡積錢六千銀十兩從父貢士從簡曰此節義之物持  
去厚其息歲給米十石始得存活復遇荒旱避亂播遷茹荼  
一生年六十二卒康熙二十四年旌

署通判顧廼猷繼妻郭氏參政忠宁從女前室遺子衆多氏愛  
之不啻已出廼猷順治乙酉討湖寇遇害氏親操井臼不辭  
勞瘁勉爲諸子婚娶事必中禮生二女一適繆彤一適韓勣

晚年彤與劬子葵相繼大魁氏視之泊如仍甘荆布守節四十餘年而終

許大本妻張氏乙酉避亂張陵村氏美而莊大本謂氏曰汝以麗色賊至奈何氏曰君疑我耶請先死以明志遂自沈死許字王某蔣明湖女及笄有姿色丙戌爲松江游騎所執欲污之氏斷臂刺胸死死時空中大震

陸禧妻黃氏夫歿遺腹生謙時天下初定吳中草竊未靜氏指宅中池曰亡者在殯賊來吾當死此水孝養舅姑誨謙讀書補諸生家貧紡績父母養葬咸出氏力同母弟某妻子離散氏養之終身死則買地葬之命謙歲祭其冢

諸生王時亨妻張氏年十七歸時亨生子岫六年而寡辛勤撫孤紡織供舅姑菽水舅姑歿喪葬盡禮教岫親師勤學無務干祿明末土寇竊發遠近奔竄氏偕媳抱孫相顧泣下指井祝天曰盜如蝟毛去將安之天祐衰宗寇氛屏息庶留此一線延王氏血食否則全宗畢命斯泉矣寇退得以安全年七十三歿雍正十一年旌

諸生王用俊妻張氏尚書鳳翼女旣歸曲盡婦道屏紈綺習用俊亡一子纔四齡氏撫遺孤事舅姑與姆張氏困苦艱難共全節孝崇禎間氏姊子祁彪佳按吳欲破格請旌氏曰婦人從一而終常也何旌爲且年例未符旌閭遽及非禮姆氏未

旌獨膺嘉獎非義因夫不祿得成已名非仁里中有龔烈婦者從容就義君胡不以上聞彪佳感其言乃止而烈婦得旌氏歿後雍正十一年始旌

王家琛妻孫氏夫歿無子立伯子文治爲後自襁褓撫以成人慈而兼嚴里中兒無敢闕戶限與嬉遊者姑病痢經年奉侍至手除不潔姑與翁相繼歿經營喪葬皆積累婦工所餘時家琛弟家琦妻陳氏亦早寡遺一女無子以伯子溥爲後氏素知書曉大義教溥讀書寒暑不少寬曰聖功全在養蒙教以義方胡可緩也與姆氏孫同居合箸公食遞衣有古人風並於雍正十一年旌侍郎沈德潛爲作王氏四節婦傳

許字施塏華氏女年十七塏亡絕粒七日不死自縊以救解復持刀母奪之乃守節夫家長齋縞素哀號成疾七年殞康熙二十五年旌

史洽妻王氏洽以貧爲贅婿王依父母居而事舅及繼姑能盡婦道舅歿脫簪珥具棺殮如禮舅有遺逋復以鍼黹所積償之不貽繼姑憂無何姑信讒讐視洽王事姑益謹冀少解而洽鬱鬱自傷投井死王聞變奔哭慟絕復甦洽從父違議改適王捨地呼天欲碎首堦下議乃止父母勸其置嗣因立族子舅爲後一日孤欲授經檢洽所存敗簏覩遺書號慟不能起父母急迎醫診視云腸已斷矣水漿不入口數日而死年



胡士彥妻黃氏嫁未三載夫亡欲從死以懷妊冀得一男及產女女又殤間歸省父母會夫家火燼士彥棺黃倉皇歸視家人輩已棄遺骨蔓草間黃泣至其所裹還置卧側將卜地以葬士彥弟以爲不祥數詬詈之黃乃割左臂肉同枯骨瘞諸城下往別父母還自經死

諸生朱之策妻戴氏年二十四寡善事舅姑教子伊蔚嘗曰讀書期躬行實踐稽古求榮非所望於汝曹也疾亟時諭家人勿號哭以亂我心勿作佛事以違古禮守節四十九年乾隆三年旌

陳某妻徐氏于歸時夫病已篤匝月卒舅姑欲嫁之不可怒遣之歸父母家兄弟輩又不容乃出簪珥買一椽於父居旁獨與一婢居長齋繡佛藉鍼黹以給自營生壙於虎邱北年七十四卒太史嚴虞惇表其墓

劉昭武妻陸氏昭武邁危疾氏割臂肉進竟不起日夜涕泣兩目流血殷紅被體未幾卒距昭武亡七月

盛應蛟妻張氏年十五適應蛟婚十四載生三子一女應蛟卒孤兒寡婦孑孑無倚躬親紡績婚三子嫁其女翁姑前歿未葬銖積寸累置坏土安窀穸附其夫於旁春秋祭掃必親往至老不廢平居足不出戶手不停作守節六十二年康熙四

十二年旌孫德乾隆戊午科副榜有文行人以爲節孝之報云

楊無咎繼妻張學典字羽仙徵君端拱女工詩十歲作採蓮賦  
錢謙益亟賞之兼精繪事與無咎窮居偕隱日手經史教二  
子繼光繩武皆成名所著有花樵集十餘卷同母姊妹七人  
各有集第五妹學象字凌仙與學典孿生詩名亦相埒集曰  
研隱中歲而寡貧不能自存學典分宅居之學象年老白髮  
絳紗爲世女宗學典兩女芝芳女孫錦並能詩芝適當湖諸  
生汪彩早寡無子依母氏以居乾隆七年旌所著有漱芳集  
吳詒妻張縻字采于幼通文史工吟詠有衡棲集清平和婉得

風人之遺子岳通經術詩亦工縻所指授也

嚴廷瑛妻孫嫫諸生雲客女幼明慧嫫經史兼工寫生廷瑛早  
歿遺子女七椎髮垢面勤操作撫教諸孤寒燈敗帷垂四十  
載晚課女孫輯古名媛文百餘首細爲評註名曰古文鑿鑑  
識者以爲可補中壘列傳汝南女典之闕巡撫張伯行表其  
閨芳曰獨嫫大義

王漢侯妻梅氏夫羸疾七年死氏拮据殯殮呼捨欲殉有夫女  
弟遣已子日夜防閑之後氏給甥他出自經柩前康熙間旌  
許字宋啓業吳氏冢宰一畫女未嫁夫亡誓不欲生念父宦母  
歿弟妹無依隱忍三年父歸更訂陸氏女吞金不死投井不

得伺間裂宋聘帛自縊遺書與宋氏簪珥具後事雍正六年  
旌

許字張生始楊氏莊簡公成元孫女年十八未嫁生始亡女私  
自飲泣有來議婚者輒終日不食遂依母以終及卒謂兩兒  
曰禮女未見廟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吾死勿以棺歸張乃  
葬母墓側

諸生王周秩妻宋氏少秉至性母抱危疾割臂和藥以進夫病  
亦割股療之年二十八寡孝事孀姑撫孤繼孟成立繼孟又  
早歿與寡媳艾氏撫育幼孫相依四十餘年雍正元年旌  
馮士傑妻李氏姑病嘗糞割股大吏屢旌其廬

許字旬容張國富尹氏女居許壘鎮未婚張歿女聞訃竟日不  
語密縫紉上下衣投河死時年十七

許宣哲妻程氏年二十七夫亡無子卽自縊以救解家人更互  
守護歷八十餘日忽撫柩號曰吾今得死所矣勺水不入口  
積十有一日死

諸生劉士錞妻殷氏士錞爲前明死節進士曙之曾孫氏則常  
熟孝子鉉孫女也年二十六士錞歿氏絕粒誓殉姑以撫孤  
勸止之越六載以嗣子托其弟七日不食卒先是姑與母病  
氏皆割臂肉以進人無知者殮時家人見兩臂有癩痕右臂  
繫一小囊貯腊肉數塊自題其函曰全受全歸人始傳其事

高八妻潘氏夫亡身殉乾隆元年旌

楊隆起妻謝氏夫亡子三歲氏欲死殉舅力止之氏引鏡破之誓曰死者不可復生破者不可復完迨子長娶婦生子曰吾事畢可歸報地下矣一日沐浴更衣拜辭其舅死康熙四十二年旌

施維嘉妻沈氏夫亡無子乘間自縊乾隆七年旌

諸生施張珏妻顧氏夫亡誓殉檢簪珥手自封識索酒奠夫中夜自經乾隆七年旌

許字金之佩朱氏女未婚夫亡欲往持喪母不可卽絕粒不食乃送歸金氏從喪次視日正午奠酒焚楮再拜投繯死年十

有九乾隆八年旌

許字徐培張氏女未婚聞訃歸徐守志因嗣子殤自縊

李之弦妻華氏父清字平莊有聲復社氏幼通孝經論語識大義夫亡守節四十餘年撫孤營葬殫力經理子奕拓能繼先賢遺軌今宦績中李實崇祀名宦卽之弦父

陳兆嘉妻蔣氏進士德峻姪女夫亡誓以身殉姑責以撫孤大義乃泣受命守節四十二年孤子樹珏文行著鬻官人稱陳孝子孫燦簡亦以孝行著

季隨妻吳氏夫亡家貧孝養撫孤荼苦備至舅歿諸伯叔尤貧卽捐分授之產以營喪葬姑王氏卧病樓上鄰失火婦負姑

從簷下墮地姑免婦傷而卒守節四十三年雍正十年旌

張千仞妻謝氏千仞卒遺子二次子相繼殤氏督長子愈嚴宿  
火夜織呼子跪神主前曰汝父讀書未售賣志歿汝苟虛日  
月我何以對汝父於地下子秉禮有聞於時先是張氏有二  
節婦姆錢氏張允文妻嬭朱氏張允武妻雙節並旌今氏同  
居人稱一門三節

盧天彪妻顧氏貧寡而孝養後姑姑歿哀毀骨立積紡績貲買  
地以葬翁姑與夫并葬翁之兄嫂雍正十二年旌

章鏡超繼妻李氏之弦季女母華氏病氏禱於天密剪臂肉糜  
之和粉資以餉母食之愈迨後母察其臂瘡痕纍纍氏乃不

能諱

湯明紹妻費氏母病歸省割臂和藥療母時稱孝女

顧某妻張氏夫貧遠出有所親屢蠱氏恨氏不從咬其姑凌辱  
氏氏縊死

呼雞婦不詳其姓氏葑溪里人姑性酷暴暮失雞令婦覓雞東  
城上厲聲勅曰雞回汝亦回不則無見我也婦呼至夜分不  
得赴隍水死每至白露後風雨夜微聞是聲極悲楚里人顧  
晉作詩哀之

許字申繡虎卻氏女申亡有求婚者父將許之氏遂餓死臨死  
謂父母曰兒爲申家婦不及拜舅姑他日耐其墓將以兒爲

誰乎兒死必往訃俟一見而殮

許字汪學儀章豫女未嫁學儀卒女聞訃不食餓死父母憐之告於汪而合葬

許字金天顏方讖女金亡後有請婚者不食死葬於金周氏名貞未嫁夫死父憐其少欲更字之氏不從遂自溺

馬允文繼妻徐氏允文成進士卒於官宦橐蕭然氏留滯逆旅中十年後始歸爲允文立後仰天嘆曰吾向之不死者夫無祀且未葬耳今嗣已定不及俟葬矣遂沉於池

高敬思妻陸氏敬思以貧不能旌嗣母吳氏節賚恨自縊氏亦縊

沈氏村農某妻少寡兩子俱襁褓有村蠹蔡某等逼氏嫁氏不從乘夜劫之氏跳入水免自後氏不敢安寢往往匿野田中竟完節以老

許氏名卞玉庠生許蔚女性至孝蔚五十無子忽忽不樂氏曰大人勿憂兒卽子也後弟麟生而父母相繼歿氏以弟幼乃經理門戶課麟讀書爲之婚娶及麟成諸生氏曰我願畢矣持齋獨居卒年四十九

許字顧長源謝氏有輝女長源死氏往拜孀姑成服姑念氏獨處授田二十四畝氏以小叔尙幼繼嗣未定糞鹽荆布十指可辦堅辭之姑則堅與之遂成閒田教諭倪典學有謝貞女

李氏見金露李烈女輓詩有云粒絕五天留正性骨香六月驗  
全真

蔣錄妻王氏諸生栩女錄卽姑子也未笄育於姑姑歿哀如成人婚四年生一子一女方娠次子錄亡誓從死翁曰遺腹庸知非男其又以一孫死也乃止果生男翁歿一切喪葬析產帥兩孤聽於諸伯叔勿敢異教兩子嚴婚嫁以時父母無嗣迎養於家三十年錄旣葬術者言非吉地氏聞泣曰奈何使吾夫體魄不寧摒擋筐篋營新兆封焉康熙四十八年旌後以孫恭斐貴賜贈安人

進士淳安縣知縣葉子循副室鄭氏嫁三載而寡遺孤台陽方幼子循以廉吏無宦囊氏辛苦持門戶勤十指爲子供修脯苦節四十五年其歿也家方貧渴葬吳山台陽臨終泣命諸子曰先葬祖妣然後葬我人謂節母之後出孝子以孫士寬貴賜封恭人卜兆改葬如台陽志

監生沈光竣妻王氏夫歿上事二人以婦兼子下撫五孤以母兼父延師督課俱入黌宮雍正五年旌

徐國維妻陳氏夫亡誓殉奉舅姑命撫三歲孤成立備極荼苦性不佞佛動遵禮法雍正六年旌

諸生顧謐命妻吳氏夫亡無子撫姪教以成立與其叔顧魯唯

妻沈氏節行相勵後先被旌建坊

諸生顧求懿妻張氏檢討大受女少有令儀事舅姑備敬養之道敦睦親族致肅雝之美婚八月夫亡遺腹生一子撫育以長舅歿與姑朱氏黽勉治喪事含襲衾襚均無違禮好自執勞紡紝劈棗寒暑無間積金葬戚某四棺粥奩中珠贖戚某女侍父往黔中父病剪左腕肉和藥進鄉黨謂無媿節孝云  
雍正九年旌

貢生顧宗讓繼妻陳氏夫故子殤嗣姪濂辛苦撫育教之成立  
雍正九年旌

程尙鑒妻董氏檢討炳女年二十一適尙鑒尙鑒割股愈親得

癆疾結禱七載卒遺孤七齡氏盡出嫁時奩殯尙鑒晝夜勤十指奉孀姑甘旨常居小樓姑歿三十年不履地他親罕見其面檢討以節孝顏其樓通經史自爲丹鉛教其孤今已及  
耄繼述有賢子孫乾隆十一年旌

監生吳滙妻顧氏夫亡舅姑老子幼氏孤苦持門戶喪葬舅姑咸能盡禮雍正九年旌

許字顧允恭周氏忠毅公宗建曾孫女未嫁允恭卒誓不更字舅姑聞之以禮迎歸家故貧乏紡績供朝夕夫柩暴露悉力經營二十年而葬雍正十一年旌

沈德元妻金氏在室篤於事母既嫁篤於事太舅姑夫亡竭力



營葬訓子以義方撫妾子如已出妾王氏節行並勵與金氏  
井日同操金氏卒悲思成疾半載而終俱雍正十三年旌  
職監顧漸側室馬氏夫亡遺二女一子子方在襁褓辛勤撫育  
以令成立教之極嚴不因愛姑息竭力以嫁二女待正室寡  
媳嫡孫以情以禮同室和好無間白首執勞不怠終身不御  
采色

諸生顧汝楫妻章氏夫亡事舅姑盡婦職姑病侍湯藥浹旬不  
解帶舅歿遺幼叔撫之如子盡心嫁小姑教子成立子亡與  
媳褚氏辛苦持門戶教育孤孫鄉黨稱之乾隆元年旌

黃道明妻謝氏年二十一夫歿無後立夫弟道恒子肇杰爲嗣  
侍翁疾甚謹奉繼姑曲盡婦道苦節五十年乾隆三年旌夫  
姪肇楨卽道恒子有孝行早歿妻顏氏年二十七無出側室  
徐氏年十六生子世德甫二月二氏相依守志孝事翁姑遭  
家中落孤復多病二氏百計保之旣長訓之讀書時稱黃氏  
三節乾隆十四年顏氏先邀旌典

諸生顧聞韶繼妻朱氏夫亡撫孤成立事太舅太姑以孝舅病  
侍湯藥無怠喪葬如禮

諸生翁誕登妻謝氏年二十二舅姑因誕登病篤娶之甫三日  
夫亡氏侍養十年俟小叔長赴井死

監生宋沅繼妻顧氏開化丞贊女性端淑年十九歸宋未幾沅

以讀書勞瘁卒氏年二十六傷痛絕粒既念一子文綬尙少  
勉強存活辛苦拮据者三十餘年課讀勉行有古賢母風乾  
隆五年旌

監生王惟馨妻徐氏刑部尙書乾學孫女御史樹穀女孝事舅  
姑教子成立敦閨幃範舉動有法乾隆八年旌

旌表孝子孫鼎鍾側室陸氏夫亡囑爲擇配氏毀形見志甘心  
荼蓼守節終身撫育孤子泰溶以長紡績延師俾之成立

訓導沈旦初繼妻莊氏夫亡撫前室子如已出方旦初秉鐸安  
慶氏脫簪珥供課士膳翁姑歿喪事惟謹

貢生宋祿綏妻蔣氏刑部山西司副郎日樑女幼嫻女訓秉性

端嚴年十八歸宋越七年祿綏以銳志嗜學遺咯血疾卒氏  
撫棺號慟絕粒欲殉姑蔣恭人勉慰之迺彊食息衞哀飲泣  
罔間歲時勵志苦守冰操凜然有淑芳集詩音旨凄婉可追  
配共姜之矢栢舟鄉黨推爲才節兼著云

劉紹洙妻胡氏年十六適紹洙五閱月夫亡絕粒以勸免終身  
縞素足跡不出於閫苦節三十六年

許字林大治陳氏淑睿太學生泰來女未婚夫亡女投繯以救  
免後有求婚者遂自經寢戶旁母於奩篋中得其手書皆矢  
死靡他語

顧宏模妻童氏成婚一月夫亡事翁盡孝爲翁蓄妾生子以十

指所積葬翁姑翁妾夫弟五棺翁妾子不育撫堂姪爲嗣及時婚配不墜宗祧

許正宗妻李氏庠生景姪女年二十適許兩載夫亡以死自矢許門祚衰薄族中無繼嗣可立止有一女適陸未幾女亦寡母女共守荼苦備嘗晚年依堂弟灼家以終其身誦佛不輟年七十五而卒

唐文炳妻宋氏刑部山西司郎中周臣女夫亡守節荼苦自甘晝夜紡績課子成立言笑不苟終身不御采色垂四十年如一日鄉黨稱賢

王起龍妻尤氏年十七適王夫患瘵侍湯藥八年無怨夫亡紡

績事舅姑貧不能葬夫截竹爲筒置繅車側得錢投筒中積久乃擇地葬焉撫叔子士慎成立貧而全操節行之難者

張廸妻林氏廸有孝行早卒氏懷妊四月煢煢無依依父居太湖濱生子星炯鋤菜圃自給父歿兄逼之嫁不從驅之出棲父停棺草舍荼苦備嘗終教其子爲名諸生乾隆五年旌

徐尚倫妻金氏年十七適尚倫不獲事舅奉姑陳氏極孝謹姑病盡鬻嫁時奩供醫費二十八夫亡食貧茹苦撫遺孤成立家嘗被盜氏聞卽取帶雉經梁上盜入以刀刺臂腕不動謂爲已死驚逸去盜退家人奔救始甦至今里人傳其事

陸梧岡妻徐氏諸生夔女嫁四年而寡遺孤數月繼以疾殤翁

歿喪葬盡禮孝養孀姑無怠嗣族姪爲後延師督課慈嚴並  
至以針繡餘資爲父夔刊刻詩稿鄉黨賢之

沈在揚妻宋氏刑部山西司郎中周臣孫女年十七夫亡勵志  
守節銜哀泣血志操凜然足不踰闕不媿名家賢女云

宋文綏妻陸氏庠生芳洲女孀宋後親操井臼克修婦職事姑  
以孝聞文綏哭母嘔血卒氏擗踊號慟縞素赴井死芳洲長  
女適郭應奎亦早寡守節終身

唐文柱妻蔣氏刑部員外曰樛女夫亡年二十三遺二子皆幼  
躬親紡績以養舅姑課子讀書舅病脫簪珥市參藥翁歿事  
姑益謹膳必備甘旨夜分不寐以待姑寢及歿喪葬盡禮節

相尹公繼善以節孝可風獎之蓋節婦而兼孝婦者

歸氏顧元培妻孝養太姑舅姑宗黨稱孝元培年少能文粵東  
學使翁嵩年聘主文幕時元培生子甫週歲親老子幼意不  
欲行氏曰脯脩可供菽水山川可供題詠仰事俯育子之責  
君勿憂乃行元培歸而病歿氏紡織易甘旨養親撫孤太姑  
舅姑疾躬調湯藥及卒喪葬無違禮教子從名師親益友曰  
富貴吾不汝望望汝爲端人正士繼祖父志吾他日得如尹  
和靖母受子善養足矣苦節五十七年乾隆七年題 旌

朱楨妻唐氏撫孤成立孝事姑嫜勞鬱以死

普洱府知府徐修仁側室韋氏昆明人修仁卒於任氏萬里扶

樞歸甘貧撫孤俾之成立勞瘁以死

太學生錢廷熹妻顧氏年十八適廷熹舅姑先歿事太舅繼太姑生太姑以孝待庶姑以禮二十四廷熹亡獨力持家教三子成立有聲庠序

吳文桂妻高氏年二十九夫歿遺女五齡子方一週苦節自貞飲冰茹蘖四十年訓子成立藉紡績爲讀書婚嫁資孀姑病痢劇扶掖污穢中五十餘日歿後泣血得頭瘋症竟成痼疾

乾隆十六年 旌

長宰生顧景度妻樊氏孝事曾祖姑祖姑先意承志甘旨以時迨兩姑歿哀痛逾常情夫病盡典嫁時衣飾以供醫藥夫歿

撫姪爲後肅處內室雖至戚不相見也抑鬱三年抱疾以歿

程啟增妻宋氏夫亡縞素終身紡績養姑節孝並摯

生員沈炳繼妻張氏結褵四十五日炳歿家赤貧孀姑垂白瘁力女紅以奉菽水撫嗣子如已出

吳泰妻尤氏年十八夫亡無子義不欲生姑慰免之飲泣三年自經死

呂氏馬玉潔側室玉潔爲微員罷官歸寓吳以岐黃術度日未幾病死生一子甫二齡氏甘貧守貞待子成立有舊僕潘忝見氏美欲私之氏堅持清白屢用嗔斥一日三鼓忝直入氏室強姦氏不從號四隣求救忝恐事泄將氏搯死縣審得實

成案奉

旨潘忝處斬氏建坊旌獎乾隆三十年題

彭孝女名瑄父廷光大司馬啟豐族弟女年二十五未字廷光病剝肉和藥進夜則焚香籲天祈代廷光卒不起女遂絕食飲廷光殮之明日昧旦忽失女所在跡之則僵立厨下麻衣漬赤色流血及足刃入頸寸許死矣及殮啟衣見紙裹左右肱創凡三處啟豐爲傳贊以表之

宋貞女名景衛生員程樹聘室樹年二十一哭大父疾卒貞女聞變誓以死殉父諭以輕生不若守貞迺請歸守於程以明從一之義幼習禮工詩至是詩止不復作遇節烈事間借以

發抒已志有西河陳烈婦詩六十四韻中云由來夫婦比君臣策名亦有未授職清風孤竹師夷齊商朝未祿周恥食讀者歎其可追配共姜之矢栢舟稱才與節兼者已乾隆三十年題 旌

許字生員沈佺陸氏女未婚佺卒氏聞變哀經歸沈親操井臼以養舅姑

許字張曰峻孫氏家世舊族幼善事父母言笑不苟曰峻年少力學致疾昏有期矣遽卒女聞悲泣欲歸張視含殮服喪守貞父母憐其少不聽女絕粒弗食以死自誓左右防守之越九日作歡顏囑其母下樓取鍼篋遂自縊鄉人義之返其柩

於張李徵士果為作傳

歷年旌表貞節

聶應葵妻王氏

應葵客淮卒氏年甫笄孤方週千里扶櫬歸年六十三終

順治十年旌歸文

達妻陳氏

年二十一寡屢遭患難訓孤子聖脈為名諸生

順治十六年旌沈國彥妻周

氏

年二十六而寡孤子孀姑撫事盡道

生員王允瑞妻金氏

年二十八寡守節四十餘年

延妻黃氏俱康熙十八年旌郁士賢妻聞氏

婚十年寡舅姑歿各服喪六期日我

代夫服三年也

守節三十九年朱履正妻金氏俱康熙二十年旌贈編修彭璜

妻黃氏

寧求母

程應斗妻姚氏俱康熙二十二年旌生員郭繼昌

妻王氏

前侍郎心一女二十八而寡守節三十七年

康熙二十三年旌吳嘉祚妻徐

氏

年二十八寡撫孤守志終身

劉世榮妻趙氏蔡開甫妻陸氏俱康熙二十

五年旌朱瑞甫妻陸氏

夫病虔禱願身代夫亡撫孤守節

康熙二十六年旌朱

菁妻顧氏朱負妻華氏

府志作辛氏

俱康熙三十五年旌許字鄒球

顧氏女康熙三十六年旌胡世敬妻葉氏生員馬國璉妻吳氏

程治妻孫氏俱康熙三十八年旌王允持妻張氏康熙三十九

年旌稽永仁妻楊氏計煥繼妻宋氏

實穎妹年二十九寡撫遺腹子依其兄守志終身

顧慶榮妻王氏

年二十八寡家貧撫孤四十餘年如一日

金天任妻周氏朱雲武妻

張氏生員沈燦初妻周氏顧峻妻鄭氏

撫孤成立苦節終身

俱康熙四十

二年旌何庶統妻徐氏武舉葉萬郡妻余氏馬守強妻王氏王

三芷妻張氏俱康熙四十五年旌沈純武妻顧氏監生張大紹

妻沈氏俱康熙四十八年旌周之楨妻吳氏陳用爵妻閔氏葉

子莪妻陸氏陸侍國妻謝氏許字陸纘劉氏女許字顧賓臣陳氏女俱康熙五十六年旌鄒允毅妻諸氏周咨岳妻張氏王孝垂妻呂氏生員張李燦妻王氏江承信妻陳氏沈以泓妻金氏媳施氏周安國妻陸氏生員陸應良妻吳氏俱康熙六十年旌華經埏妻吳氏以禮自守教子有成袁恭徵妻吳氏子駿以母節廣求名人作詩名霜哺編蓋孝子余祝志作金廷揚妻顧氏年二十六寡無子苦節三十八年榮大章妻杜氏許字生員顧燦姚氏女許字張鳳鳴呂氏女俱康熙間旌顧旭繼妻謝氏熊永錫妻沈氏周允恒妻孟氏吳以恭妻程氏俱雍正元年旌諸生宋敏行妻王氏編修沈旭初妾宋氏胡文榮妻周氏子善述妻王氏孫女適吳亦早寡稱一門三節黃農妻金氏施爾弘妻李氏生員金

之鎮妾鈕氏歸信生妻毛氏年二十三而寡撫遺腹子守節生員黃志高繼妻盛氏孫萬一妻汪氏范君昇妻殷氏陸聞吉妻何氏夏洵妻張氏顧三俊妻羅氏陶士龍妻高氏許字馬康明陳氏女俱雍正二年旌生員邱承周妻盧氏邱文濂妻沈氏吳國俊妻胡氏生員徐恪妻陸氏羅載元妾朱氏生員沈一鶚妻王氏馮映京妻申氏張家閔妻華氏徐時修妻高氏孫文進妻朱氏徐士裕繼妻王氏徐觀成妻華氏韓秉質妻王氏金隆祀妻顧氏生員沈曾貽妻顧氏于子斌妻汪氏金大成妻王氏潘燁妻陸氏監生范琪妻王氏沈維城妻金氏沈維翰妻姚氏汪拱辰妻蔣氏孫憲德妻陸氏貢生金上簡妻申氏邢復達妻魏氏薛文良妻楊



氏俱雍正三年旌生員張起龍妻毛氏子弘德妻毛氏陳濟咸  
妻韓氏顧鸞妾胡氏潘柳達妻李氏施昫妻王氏俱雍正四年  
旌顧雯妻周氏雍正五年旌許經妻吳氏弟綸妻趙氏林載功  
妻王氏俱雍正六年旌吳炳妻顧氏炳美才力學早卒氏年十八守節終身生員  
朱鑽妻黃氏俱雍正七年旌朱盛晟妻范氏陶慶星妻吳氏馬  
詠妻張氏朱錫光妻金氏金涓妻姚氏張鑑妻吳氏蔡掄元妻  
張氏俱雍正八年旌生員張元亨妻薛氏生員徐滋德妻邵氏  
監生陸汝灝妻施氏生員林模妻姚氏職監李維均妾馬氏鮑  
應祥繼妻謝氏監生顧宗臣妻張氏劉三重妻沈氏陳溶妻吳  
氏葛籛妻戴氏王某妻楊氏俱雍正九年旌貢生王天錫妻宋

氏貢生江斌妻朱氏生員郁世楷妻張氏生員韓蔣林妻周氏

邵希哲妻徐氏呂能明妻葉氏朱鼎牧妻呂氏俱雍正十年旌

生員吳昌言妻顧氏吳導恒妻錢氏吳華妻李氏

三吳皆給事中迺孫氏咸

克盡婦道撫孤成立霜節冰操著聲里黨不愧清門云

王家棟妻孫氏子永齡妻謝氏王

衛保繼妻鄭氏職監謝廷貴妻王氏蔡起夔妻姚氏姜子熊妻

戴氏潘魯德妻陳氏屠雲來妻徐氏邱瑞僊妻吳氏蔣猷妻嚴

氏俱雍正十一年旌何繼昌妾顧氏監生朱錫謀妻劉氏王宗

璵妻楊氏吳鏐妻高氏朱鼎文妻沈氏俱雍正十二年旌汪際

會妻呂氏金繼章妻錢氏陳邦衡妻湯氏顧元寧妻孫氏張念

茲妻陸氏俱雍正十三年旌吳德純妻朱氏貢生吳元昇繼妻

張氏顧郁棟妻陳氏顧士仲妻朱氏張計成妻吳氏王祖祥妻  
顧氏沙承恩妻陸氏徐國俊妻陸氏金繩祖妻王氏朱君盛妻  
趙氏監生王瑄妻張氏袁儀鳳妻朱氏董本素妻顧氏俱乾隆  
元年旌姚濬文妻俞氏周奕曾妻王氏王文穆妻吳氏韓蕤妻  
呂氏陸希文妻陳氏俱乾隆二年旌顧景鄴妻殷氏張鈞奏妻  
陸氏李倫若繼妻邵氏吳天球妻文氏金德隅妻盛氏蔣士珍  
妻陸氏張均妻黃氏顧以球妻湯氏周鎬妻徐氏黃道明妻謝  
氏俱乾隆三年旌陳國柱妻姚氏朱傳棟妻鄒氏干明德妻施  
氏顧本仁妻陳氏金上瀛妻顧氏朱炯妻彭氏謝天祿妻徐氏  
俱乾隆四年旌沈芑妾王氏吳鳳鳴妻朱氏汪敏學妻金氏方

鳳翔妻范氏袁天保妻過氏雷大坤妻顧氏顧梓材妻張氏吳  
南麟妻華氏王萬鍾妻金氏沈天修妻顧氏王世仁妻陸氏談  
兆麟妻吳氏程尚九妻周氏潘尚文妻賈氏徐懋元妻朱氏沈  
鵬南妻吳氏陸渠妻許氏蔣履恭妻湯氏張觀妻倪氏汪彩妻  
楊氏俱乾隆五年旌朱裕徵妻林氏吳子仲妻糜氏宋景瑞妻  
裴氏汪肇職繼妻繆氏施玉相妻邵氏吳德年妻程氏鄒天祿  
妻王氏邢有仁妻周氏王希禹妻彭氏吳棫妻沈氏張毓珍妻  
吳氏趙屺妻秦氏鄒轂妻顧氏許字秦時雍華氏女俱乾隆六  
年旌陳砥妻張氏徐希旦妻李氏謝南吉妻周氏倪峻德妻陸  
氏尤壽增妻薛氏潘慶聲妻沈氏秦錦存妻孫氏烈婦金之佩

妻朱氏俱乾隆七年旌生員彭廣益妻葉氏孟興琦妻褚氏吳

廷元妾趙氏李隆春妻吳氏楊球繼妻董氏李麗春妻王氏唐

玉衡妻陳氏張鳳翔妻胡氏夫亡孝事衰翁撫幼叔成立張峙妻華氏夏南

翼妻王氏沈澍妻胡氏孝事繼姑父歿遺產頗豐以與氏氏俱不受轉以贍族眾迎父妾養之終身

乾隆八年旌姚子功妻計氏顧念峯繼妻王氏姚爾發妻莊氏

吳府志吳作呂王佐妻顧氏顧道生妻夏氏徐廷鏞妻吳氏吳公善

妻楊氏金鏞妻姚氏裘洪達妻朱氏蔣琪妻高氏俱乾隆九年

旌徐作霖妻顧氏生員邵憲妻徐氏沈仲舜妻邵氏王樂天妻

薛氏范儀千妻沈氏徐謨妻張氏朱墀繼妻邵氏許字陳洽士

程氏女俱乾隆十年旌曾孫慶妻李氏韓綸妻吳氏蔣世泳妻

毛氏譚綸書妻謝氏宋乾一妻陸氏雷大晉妻陳氏顧恒瞻妻

王氏馮宋揆妻王氏金鼎妻夏氏盧之達妻呂氏張允升妻翁

氏張君秀妻王氏袁茂文妻蔡氏葉朝彥妻陳氏郭賓榮妻周

氏聞鳳翼妻吳氏葉茂華妻金氏程尚鑒妻董氏許字張蒼林

孫氏女俱乾隆十一年旌周祥游妻王氏金舜功妻顧氏吳宗

昌妻沈氏吳士英妻張氏顧咨揆妻陸氏金軾妻孫氏周天益

妻張氏顧元文妻蔣氏吳傳妻曹氏蔡允恭妻盛氏王纘宗妻

沈氏徐德夏妻陳氏金蘊緗妻謝氏黃肇揆妻顏氏孫旭旦妻

潘氏高埭妻金氏石穀城妻方氏金源慶妻徐氏顧燦妻施氏

顧定九妻吳氏鮑以恒妻徐氏孫大綏妻顧氏吳德新妻朱氏

長川系示  
卷之二  
列女

汪漢生妻孫氏潘士祝妻錢氏錢月貫妻胡氏徐漢昭妻趙氏  
陸觀瀾妻唐氏彭襄文妻周氏劉紹洙妻胡氏許字許大成胡  
氏女許字朱輔臣方氏女俱乾隆十二年旌汪立紹妻周氏王  
洪卿妻浦氏陳雲一妾宋氏朱趙奎妻劉氏沈時懋妻鄒氏施  
彭準妻郭氏施見龍繼妻申氏程鳴章妻黃氏張載青妻施氏  
柳炫妻吳氏程治聘妻夏氏俱乾隆十三年旌王時叙妻陳氏  
胡懷三妻蔣氏俱乾隆十六年旌陳垂綱妻費氏朱廷揚妻韓  
氏俱乾隆十八年旌毛程妻高氏汪以寶妻程氏宋湘妻陸氏  
韓葵妾李氏袁祖燦妻徐氏俱乾隆十九年旌汪德培妻包氏  
乾隆二十二年旌王大德妻劉氏宋允文妻蔣氏方文焯妻汪

氏俱乾隆二十三年旌陸元登妻吳氏陳培良妻周氏俞瑞峯  
妻蔡氏俱乾隆二十四年旌許炎妻王氏乾隆二十五年旌吳  
燦章妻陳氏吳士毅妻汪氏事姑盡禮  
教子義方乾隆二十六年旌鍾茂  
榮妻李氏乾隆廿七年旌儒童章德維妻湯氏乾隆三十年旌

未經旌表貞節

許字張繩武錢氏女許字沈士誠馬氏女許字馬聖傳蔣氏女

許字周琳李氏女許字郁文王氏女許字蔡俊明許氏女未婚  
夫亡

食貧守貞年  
五十餘卒許字王文起潘氏女許字沈元昶莫氏女許字里

人某高氏女許字洪復敦朱氏女許字凌某沈氏女許字閔良

如黃氏女許字朱涵光張氏女許字李天滋周氏女許字黃師

望顧氏女許字申朝樞陸氏女夫喪來歸許字儒童吳龍其顧

氏女未婚守節許字儒童褚受宜陸氏女許字儒童陸圻褚氏

女許字顧鼎祿袁氏女許墅東村農家女年二十夫許字生員

蔡璿丁氏女夫死奔喪撫嗣子許字錢國楨蔣氏女許字閔士

穀黃慧珠年十五夫亡服喪守貞終身許字諸文忠朱氏女年十三夫亡依

八許字楊遠孫顧氏女許字俞鳳儀張氏女諸文成繼妻顧氏

張倫妻葛氏莊嘉文妻吳氏趙升侯妻許氏潛忠先生琰女年

守節四十黃文映妻郁氏年二十三寡撫孤金之崧妻吳氏給

二年卒之佳孫女年十六寡撫嗣子守節四十餘年顧漢儀妻江氏監生陸榮妻沈氏榮弟

茂妻鄭氏榮子生員宣妻某氏生員邱貞繼妻湯氏年二十一

節三十顧士偉妻歸氏贊夫讓產夫卒撫子周公軌妻張氏周

玉麟妻顧氏閔元豐妻楊氏生員沈際飛繼妻鈕氏際飛有才

十八寡無子依其張尚志妻薄氏年二十四寡守生員夏國祚

妻潘氏年二十五寡婢有遺腹子生員陳宗器妻許氏少寡守

張言為生員倪兆麟妻湯氏夫亡長子繼天與其媳歸程脈妻

蘇氏歸張脈妻王氏二氏為妯娌並年甫笄寡無朱萼美祖母

陳氏母沈氏陳年十九寡沈年二生員郭士肅妻陳氏文莊公

妹習經史早寡文轅妻徐氏轅從弟婦俞氏生員凌一梓妻吳

氏舉人震元女年二十三寡苦節監生顧頊妾戴氏錢塘貢生

吳宗安妻李氏苦節三十餘年副榜褚笈側室繆氏顧咸宣妻吳氏張

與炳妻顧氏氏通經書善屬文早寡生員顧延祺妾曹氏年二十五

寡撫遺腹子守節三十九年生員吳岳繼妻周氏生員周諗妻楊氏年二十

節四十餘年教嗣朱熙宇妻章氏年十九寡撫五月孤煮草根生員許

子中楫為諸生朱熙宇妻章氏年十九寡撫五月孤煮草根生員許

年朱汝弘妻湯氏生員陳德升妻顧氏年二十九寡長生員許

顧虹妻伍氏副榜陳宗錫妻周氏年二十六寡撫嗣馮萬鍾繼

妻許氏年二十八寡撫孤守許培妻鄭氏年二十七寡撫監生

莊祖望妻陳氏監生姜佩璜妻陳氏韓載郁妻錢氏年二十九

守節五十四年卒陶鳳妻朱氏年未三十寡撫孤成立又天徐彬妻邵

氏早寡守節顧九功妻陸氏生員顧山進繼妻張氏年二十二

則年七李震妻汪氏年二十五寡無子吳子彰妻盧氏年二十

十八卒李震妻汪氏年二十五寡無子吳子彰妻盧氏年二十

遺腹子守節生員鄒城妻丁氏年二十一寡撫孤守節三顧琛

年六十八卒進士德峻姊夫亡守節子方開舉於鄉金符繼妻李氏鄒子循妻朱氏

書妻蔣氏進士德峻姊夫亡守節金符繼妻李氏鄒子循妻朱氏

龔汝秩妻徐氏范安宏妻申氏林九妻楊氏廝養卒婦年十六

而蔡其衛妻顧氏年二十七夫亡家貧吳元英妻盧氏孫吳念

終蔡其衛妻顧氏年二十七夫亡家貧吳元英妻盧氏孫吳念

祖妻沈氏劉懋德妻朱氏妾程氏蔡永挺妻朱氏生員凌京元

妻支氏年三十寡守節顧琪年妻陸氏年二十二寡無子生員

顧升妻陸氏年二十六寡無子朱希永妻沈氏生員仰培妻毛

氏維張孫女夫疾刺血疏虔禱卒不起蔡王聘妻李氏楊遠媳

易氏王鉉玉妻鄭氏徐元發繼妻李氏年三十夫亡姑繼歿子

改節不從吳子康妻程氏白若采妻習氏沈士琳妾邵氏吳雲

竟餒死

章妻顧氏楊觀文妻汪氏年十八婚一月夫亡撫嗣子守節生員吳時濂妻張

氏諸君順妻張氏年二十三寡撫孤守節三十餘年殷自天妻季氏生員蔣維

垣妻錢氏年二十四寡撫孤守節三十二年尹爾極繼妻王氏年二十歸于尹勤儉治家舅姑

既沒自奉極澹泊歲時祭享必脩致豐腆相夫以道義年二十九夫沒一子天章尚幼零丁孤苦飲藥茹荼以針黹資延師課

子鞠育教誨至于成立蘇州府陳鵬年錫匾曰節並松筠布政使司宜思恭旌之曰嘉爾堅貞督糧道王英謀復顏其廬曰貞

正可風葉瑛妻朱氏張鼎妻蔣氏管又翰妻毛氏沈永康妻張氏

蔣仲旋妻湯氏顧宗孟妾王氏潘天妻毛氏顧溱妾沈氏唐敬

生妾陸氏徐甸文妻趙氏倪軼凡妻沈氏陳啟胤妻顧氏沈湘

妻李氏顧惟巖妻歸氏顧奕世妻馬氏劉嵩妻陸氏姚祖成妻

張氏沈河妻盛氏蘇茂佳妻虞氏陸雲間妻郭氏孫流芳妻張

氏朱德明妻高氏張正儀妻顧氏程錦榮繼妻王氏楊茂林妻

李氏俞崑妻何氏蘇某妻顧氏吳某妻胡氏顧延正妻嚴氏趙

道濟妻周氏何孟南繼妻程氏金天威妻錢氏鍾琬妻朱氏徐

紀常妻姚氏姚受益妻馬氏周澄妻張氏許香佩妻徐氏宋元

明妻鄭氏沈秀文妻顧氏結褵四載夫亡苦節自守孝養舅姑生卒盡禮撫姪上齡為嗣教之成立

諸天叙妻張氏張雲官妻湯氏韓天錫妻吳氏王子敬妻鈕氏

沈天叙妻王氏儒童吳繼善妻顧氏呂大賚妻吳氏知州畢嘉

玉妻姜氏妾張氏儒童顧元徵妻吳氏汪錫疇妻毆氏盧德成

妻沈氏贈禮部尚書沈鍾彥女儒童夏廷樞妻蔣氏嗣子成立事翁盡孝太學生胡

楠妻凌氏側室沈氏同心守節備歷艱辛教子成才湯二柯妻陸氏苦節持家事姑盡孝

教子為士夏岷妻金氏事親撫孤成全夫志金泮妻張氏張世龍妻沈氏庠生

管進繼妻湯氏進士傳徐懌側室顧氏管沆妻朱氏太學生吳

志勲妻顧氏事翁孝敬吳應求妻汪氏沈成恒妻江氏太學生

袁永濟妻楊氏夫亡苦節孝事孀姑撫孤成立節相尹儒童袁

玉書繼妻楊氏夫亡無子孝養儒童陸炳妻朱氏尹銓之妻徐

氏毛禮翼妻高氏孝養孀姑撫育嗣子徐玉林妻陸氏王爾興妻陸氏生

員楊斗妻顧氏李煊妻王氏吳殿武妻華氏闕學樂繼妻童氏

陸禹德妻陳氏劉嶠妻陸氏陳秉衡妻徐氏金聲遠妻施氏程

敬瞻妻徐氏徐錦城妻許氏張雲伍妻沈氏朱元祥妻湯氏鄭

韻郁妻金氏太學生黃士銑妻盛氏周君顯妻吳氏王壘妻郭

氏陳振霄妻沈氏徐大年妻孫氏吳元洵妻汪氏吳元霖妻周

氏范儀燾妻顧氏孫宗玉妻沈氏曹寧侯妻朱氏曹鑑妻葉氏

邱志道妻周氏孫鈺妻沈氏蔣煌妾陳氏儒童龔在豐妻江氏

廩生龔楊模媳苦節安貧事翁蓋孝不辭勞瘁教子成材凌正凝妻高氏夫亡撫幼叔成立

葬舅章樹昂妻沈氏宮傳尚書呂仲彩妻張氏蘇爾立妻高氏

孝事姑嫜夫死終身麻監生宋駿曾妻陸氏周信章妻蔣氏金

章妻毛氏宋思義妻陸氏粵撫邦顧元隆妻靜氏王企章妻高

氏王閏伯妻許氏徐澧繼妻過氏苦節家貧針黹度日錙銖吳

萬程妻過氏竭力女紅孝養姑舅徐東表妻過氏半載夫亡喪

十指課周禮和妻金氏徐頤豐妻汪氏汪緜繼妻徐氏施文灼



妻張氏淑寧夫亡無子自繼柩旁沈卜臣妻張氏顧受臣妻呂氏胡鼎聲

妻李氏黃懿德妻陳氏陳繼美妾高氏余南成妻朱氏姚岳尊

妻高氏嚴子和妻袁氏曹志汾妻許氏李元章妻鄭氏沈玉田

妻周氏苦節安貧孝事舅姑撫惜姪女敦睦親族吳紹湖妻張氏庠生吳伸妻錢氏

庠生大鰥媳庠生沈孫適妻陳氏舉人沈道然媳主持門戶孝事翁姑庠生施德昇妾

沈氏孤子孤孫並資教養施峯高妻張氏女紅度日高夔音繼妻詹氏楊

漢倬妻沈氏生員張玉衡妻吳氏敬姑無怠朱寶光妻陳氏苦志

守節教養嗣子生員沈德勳妻張氏撫養嗣子勤儉治家伍倫叙妻沈氏金宏寅

妻沈氏賁生蔣言肅妻程氏庠生蔣濬哲妻陳氏蔣世基妻王

氏三氏協心苦節自守事舅教子孝養辛勤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七終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八

二氏

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二氏宜儒者所弗道然  
韓昌黎送文暢序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則又何必  
盡絕也哉苟其守清淨習文雅跡托緇冠心依儒行當亦  
有足取者今將產於長邑及來自四方者載之至於頑石  
點頭麻姑擘脯事涉荒誕存而不論可矣志釋道

晉

竺道生鉅鹿人姓魏初入廬山幽棲七年後游長安從什公受  
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來止虎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



提有佛性處曰如吾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爲點頭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法座

闡道一姓陸吳人少出家晦迹隱智人莫能知太和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思徹淵深講傾都邑簡文帝深所知重若耶帛道猷以書招之乃東適耶溪郡守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一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後住虎邱山隆安中卒葬於山南

支曇籥月支人嘗憇虎邱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籥特稟妙聲夢天神授其聲法覺裁制新梵清越絕異六言梵吹遂傳響於今

怯惜西域人義熙中至中夏與惠遠結社廬山已而來蘇化導有法蘇人翕然歸奉建淨壽院居之院燬復建卽舊萬壽寺也

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聰慧博涉宗典游長安從什公受業僑發天然洞盡深奧值關中亂避地過江吳張邵挹其貞素乃請詣姑蘇爲造閑居寺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端坐輒有異香充塞元嘉十年卒

僧瓌姓朱吳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藉頗著文藻始住虎邱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爲京師僧正止於中興寺學兼內外律行無疵道俗歸依後移止莊嚴卒

於所住

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乃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闡與經同因註勝鬘經五卷以宣遺訓宋文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卽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旣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申述頓悟帝撫几稱快及孝武尤相嘆重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獨轡直上可謂無忝徽音矣元徽中卒

梁

僧若僧璩之兄子也少而廉靜邑里推之住虎邱東山精舍吳郡陸慧曉陸澄深相接待時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栖幽玩古

雖茹菜不充單複不贍罕復經懷王斌守吳每延法席普通元年卒

緬緬尊者天監中住寶華山智顯禪院有卓錫峰又住虎邱泉隨湧出名憨憨泉

惠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中居虎邱不得甘泉乃俯地側聽得泉名虎跑泉後駐錫馬鞍山謀建塔廟坐山嶺石室間二虎侍焉方運思俄有神人謂曰願施千工以成夜風雷震吼林木怒號但聞樸斲聲明日奇石轟然廣階駢砌事聞武帝爲造寺名惠聚後住蝦蟆山示寂僧感其開山乃斲石像於所憩扣之鏗然有聲名爲響大師

隋

智琰字明燦姓朱氏梁散騎常侍郎獻之孫幼事通元璩法師授典過目成誦嘗遊都下與道安禪師齊名陳亡歸虎邱面巖壑者三十年楊素蘇威皆嘗駐節山中接其緒論煬帝鎮淮揚具幣招致琰恐重累使者爲之勉起及見辭疾歸卒埋虎邱之南嶺

唐

智聚住虎邱東寺至德二年奉敕太極殿進講金光明經天子嘉禮歸卧舊山開皇間璽書勞問卒窆山南

印宗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

春謁忍大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始悟心宗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集

齊翰字等至沈氏子吳興人道性淵默外則淡然而精敏罕儔蘇湖戒壇每當請首與皎然最契

皎然名晝工律詩嘗謁韋應物恐文體不合乃苦心作古詩十篇爲贄韋殊不稱賞晝失望復寫其舊製以獻韋諷咏不釋手日語晝曰師旣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能非可卒辦晝服其精鑒

貫休婺人善詩有西嶽集居萬壽寺禪月閣稱禪月大師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缺其一告者曰師之相是也遂爲臨水

圖以足之

僧瑗字辨空姓郁氏昌邑人出家依虎邱寺慧嚴法師爲弟子  
後詣江寧融禪師學心法勤行精進常披一衲不計寒餓撰  
武邱名僧苑一卷

宋

清順尊者魏庠守郡奏改虎邱律寺爲禪迎尊者至寺爲開山  
祖後有圓悟禪師說法虎邱張魏公浚稱其法明正因超卓  
奇特

遇賢姓林氏狀貌偉怪口容雙拳母初孕夢吞大珠少溺水沂  
流復還出家東禪寺嗜酒呼爲林酒仙醉則作詩時有天趣

能前知人禍福言無不驗有疾病者書符與之立愈郡中有  
虎患遇賢見之騎以出城患遂息一日渡江風濤大作舟將  
覆解袈裟爲帆風浪頓止明時藤杖猶在寺中

定欽定慧院僧與蘇長公善公謫惠州嘗授寒山十頌使其徒  
卓契順往惠州寄慰安否蘇得書甚嘉之爲和八首初契順  
爲其師持書至惠且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投書徑還  
公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  
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  
江淮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  
有明遠今契順雖非明遠然區區萬里之勤倘可援魯公例

乎公遂爲書歸去來辭以遺之勒碑於寺

法雲字天瑞姓戈氏習台教得法於南屏清辨政和中住松江大覺寺賜號普潤大師紹興甲子歸景德寺嘗編集翻譯名義注解金剛經及心經疏行世

英覺印政和間住虎邱宣德間何安中嘗爲像贊通法海覺印弟子蘇長公與之遊有書遺問

紹隆舍山人師事圓悟得臨濟心妙大播東南居虎邱三年歿遂葬於其麓

宗果號妙喜高孝兩朝凡三賜號兩住徑山嘗止虎邱禪學爲當時之宗

淨雪庭嘗以詩自通於郡守守書其刺云詩僧安敢謁王侯淨續云大海終須納細流昨夜虎邱山上望一輪明月照蘇州守爲色喜

惠銓北禪僧佯狂垢汚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日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履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子瞻愛而和之曰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履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天紀磧砂寺僧註周伯弼所選唐人三體詩吳人謂之磧砂唐詩

元



維則字天如俗姓譚永新人得法於明本本時住天目山之獅子巖至正初維則名其居曰獅子林識授受之原也與朱德潤交善承旨趙子昂及行省平章買任屢薦入名問皆稱疾不赴註有楞嚴會解淨土或問

餘澤字天泉郡人陸氏子大德十一年住永定寺遷北禪尋奉詔住杭之下竺會朝廷命勘金書藏經澤居京師與翰林諸老往來倡和方萬里於吾衍座上見其詩豪放因摘奇句爲長春集序以歸之

一清出家能仁菴受業德巖行法師得賢首宗旨著華嚴圓覺楞伽諸經論

明

永隆姓施氏尹山寺僧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人悉籍爲軍時方旱禱雨隆因乞焚身以代至雨花臺望闕再拜取瓣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爲我奏之旣焚雨卽大澍上喜曰此真永隆雨也籍軍得免

妙聲字九臯景德寺僧博綜內外典兼善詩文主北禪寺洪武中與萬金同被召主天下僧教

良琦字元璞自幼讀書學禪白雲山中楊維禎云琦公旣究禪理亦通儒學能書其餘技也住天平山之龍門示寂於城東孤雲庵

道衍字斯道相城姚氏子出家妙智菴少從高啟輩爲詩聰敏  
過人啟極稱之著有逃虛子集洪武間以高僧召太宗舉義  
以輔翼功進秩太子少師卒謚恭靖

道證字心印任氏子出家治平寺宣德中詔授右覺義住持大  
功德奉敕校藏典於中禁年七十三示寂賜祭葬治平方丈  
後

雪梅吳僧嘉靖中遊金陵踪跡奇異不拘戒律日湛茗飲間進  
酒肉寓報恩寺十餘年見法師據高座講經便笑曰亂說亂  
說偶出一語辨駁聞者汗下工詩文自序其詩以寒山拾得  
自况專修淨土講四書周易時有新理後住東禪寺竹堂寺

### 八十餘化

天際來自少林習武藝推第一手嘉靖中住虎邱敕賜金牌勳  
倭所至有功後欲予以官不受終老靈巖山嗣玉庵亦傳其  
法盜至隨手而斃

妙顯姚氏子削髮於磧砂寺初不讀書後漸明內典住化城庵  
養母盡孝旣受儒者業講倫常性命之理曰佛教皆空只獨  
善一身必聖人之道真實可行也大吏聞其名名問禍福曰  
僧所知者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未然之事未敢知亦不必知  
也予以金不受後仍歸磧砂年八十餘垂死謂其徒曰葬我  
須用儒家理斷勿火化致旣死以後虧體辱親其徒從之

福懋字大林竹堂僧少有戒行畫學倪迂書宗智永嘗遊文太史徵明之門與陸文選光祖爲莫逆交監司守令爭迎致之懋視之泊如不涉世味好攝山白鹿泉飛錫累年專修靜業

國朝

讀徹字蒼雪滇南呈貢趙氏子幼從雞足水月道人爲沙彌年十九遠遊受戒雲棲參雪浪於望亭後居鐵山博涉內外典賦詩亦多警句以華嚴經爲法海精研疏抄與明河訂分講之約河卒獨力荷擔雖病弗輟住中峯建殿買田伽藍一新順治丙申病劇作解嘲詩辭世

岑霽字樾亭少歲祝髮聖感寺寺有古柏一株盤屈如龍千餘年物徘徊其下吟詠不輟不喜與俗人遊焚香掃地終日宴坐值二三知己至設蔬果以供清談竟日中歲渡河踰燕京出龍泉關登五臺而返集名相堂詩鈔沒後侍郎沈德潛爲刪存二卷

性卓號彥石黃埭人主講古永定寺戒行精嚴闡揚經教兼通儒理直接北宗之緒

唐

柳條青者大中末乞食於蘇市嘗擊筑踏歌得錢輒飲好事者覓其蹤終不可得歌詞中往往述長生方外事閱五六年因大雪凍死於市市人具棺塋於齊門之左每遇日出時冢上

有紫氣高五六尺近視無所見後一年有處士皇甫顏來訪  
之人有示以冢處皇甫持酒脯祭之發棺得青竹杖無他物  
表其冢曰谷隱柳處士墓自是不復有紫氣矣

宋

何中立淮陽胸山書生世爲鼎族遭亂南來寓於郡一旦焚書  
裂衣遁去旣歸荷蓑結廬於天慶觀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  
皆驗卧草中不垢不穢晨起必一至吳江洩焉郡至吳江四  
十餘里往返不數刻人訝之會有療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  
蓑草去疾遂愈始翕然傳蓑草可療病求而不得者病輒不  
起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摧燬欲試其驗群造廬拜且白

之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期朝  
使果來答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者上聞而奇之會浙西  
趙憲伯歸亦爲之請遂賜金闕寥陽殿額出內帑緡錢數萬  
繪事一新孝宗時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  
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乃語左璫璫進曰臣微時聞蘇有何姓  
者類其人因道其所爲上大驚有詔論遣不至嘗燕居深念  
規恢大計且坤儀虛位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當知朕  
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惟致贊問所以來則曰陛下禱  
矣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曰有中國人卽有番人有日卽有  
月不須問趣之去旣去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

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誠知我心遂賜號通神  
先生築菴觀內賜御寶書扁何能耐寒暑勇於啗肉食至十  
數斤獨不飲酒先有衣襲寄於郭氏曰吾死則以此歛慶元  
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忽命取之明日端坐而逝

試道僧平江兵家子也年十四五爲繼母所虐遣出貨糖一日  
與群兒戲井邊覆糖於井懼而泣適賣藥道人見而憐之令  
負笈以隨因饑啖以一棗遂飽索歸再三道人怒批頰使去  
自此如痴如狂左頰突起肉塊自云中有金蝦蟇初許人揣  
後張口示人頰肉膜中一紫色小蟇宛然首足皆見能預談  
人禍福發其隱識者以爲神高宗召見賜名應夢達道先生

狀髡而鬚似道似僧與何蓑衣頡頏好蕩游市井見人必求  
錢得之隨與貧者何旣不趨名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  
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欲汝來矣道僧竟去見  
於內殿不拜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寵人元居實  
節之元懼其逃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  
詎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  
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身皆雪而笑我  
狂也衆莫以爲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

周文英字紫華讀書好道有幸道者過之見其讀參同契道者  
曰子有夙契可與語至暮留宿夜甚寒將熾炭道者止之視

其所衣一木綿裘其氣充然時方雪積道者所止有光赫然  
出屋上雪獨不聚隣人以爲火操水具至至則非火周尤異  
之達旦留詩以別問其所止曰楓橋問其姓曰幸次日周冒  
雪至楓橋果有大船泊橋左幸方倚篷而笑曰吾知子必來  
遂留欸具膳且出一小鼎貯水銀燒之頃之成銀命舟子入  
市卽可易物再貯如前加以黑末半七及成則黃金也盡日  
而別且曰戊亥歲當成子志周自此若有所得每靜處覺有  
氣隱隱中起稍引之則煦然周身歲甲戌一日以幸所書展  
玩一過曰茲惟時矣遂歛衽端坐而逝若委蛻焉

申徒有涯方外士也嘗携一白瓷瓶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  
舟沽酒飲畢大吐榜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倚樹高吟曰  
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嗙嗙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  
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  
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他日同舟者見有涯箕踞於  
虎邱劍池之側欲逼問之倏爾不見

古無極居葑門道堂暑中開戶而眠蚊蠅不敢入扁其室曰小  
小蓬居以白堊塗壁皎然如雪中設榻嘗出所携瓢筍魚鼓  
等懸之以書一束爲枕自釀酒一瓮於牀頭人有求飲搖手  
弗許猶犬至卽俛首疾回無敢窺其內經年不見揮拂一塵  
不生未嘗出幕而錢不乏逼問之笑而不言一夕撤去器物

不知何往明日迹之封婁盤閫四門人皆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元

莫起炎號月鼎茗溪人生宋寶慶間少業舉子不利慕元學至青城山見無極徐直卿授以雷術又聞建昌鄒鐵壁得王侍宸斬勘法委身童隸事之鄒疾危遣去曰吾將逝矣雷書之全不能畀汝已而書張使者一符授之再見潯陽楊真卿精行持練動與神合時憤世嫉邪託狂直於酒信筆塗墨出詭祕語人莫能曉寶祐秋越守馬光祖致之禱雨雨應聲至至元中命典道教事力辭歸止於光盪巷學者填門癸巳冬謂

其徒曰明年正月某日吾逝矣至期書偈問斂具衆謂具矣復播首曰待吾五事備須臾天忽昧風雲雷雨電交作候靈斂焉弟子得其傳者吳下張雷所王繼華金靜隱馬心吾江東許無心陳靜佳雷所再傳步宗浩宗浩傳周元初

張善淵字深父號癸復道人其伯父崇一始爲道士得易真人如剛靈寶飛步法稱之爲張雷師宋尙書包恢薦於朝命主天慶觀善淵從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雨郡守潛說友舉佳建德永隆宮再住光孝觀元世祖詔舉山林有道嗣天師以善淵對乃與其弟子步進德入朝命名鶴及他有禱皆應遂命爲道錄住持天慶觀卒年九十二

步宗浩字進德號雲岡早習儒書中歲始慕道從張雷所於圓  
妙觀授回風混合大洞真詮上清靈寶三五飛步之秘碧潭  
斬勘之書祈禱雨暘呼召鸞鶴咸在掌握驅邪救患甚多靈  
跡延祐間制授貞元微妙弘教法師

楊中立字圓微步宗浩弟子也少入圓妙觀嗣宗浩爲太極五  
雷壇正宗志尙簡素名所居曰一枝巢

金善信字實之本儒家子好老氏學父母嘗爲納婦有子矣後  
師事莫月鼎傳其術遂構仁壽觀日與徒研覈元旨薦於朝  
賜號弘道法師

明

周元真字元初嘉興人年十二辭家入紫虛觀從李大無爲道  
士至正戊子年二十始來蘇住葑門外報恩道院能以符籙  
召鶴因名所居曰來鶴軒洪武戊申李韓公迎之致雨有應  
上名問雷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之間陰陽運轉故有神  
神與人合者也上悅授領神樂觀事嘗修建安里橋於通衢  
繼主常熟致道觀復修丹井死葬莫月鼎墓次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有異相年十七父母欲爲議婚不從往禮  
胡風子爲師盡得其術宣德癸丑三吳亢旱郡守况鍾延張  
張須道流昇往况曰埃有雨當昇還張曰諾旦日結壇義役  
倉至則索酒數十瓶飲盡鼾睡天無纖翳衆譁欲散張欠伸



索鏡以墨塗之而虛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曰  
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雲忽合電掣霆飛  
雨如建瓴踰時守焚香告足張拭鏡雨止守遣道流昇張還  
贈以厚幣不受戴氏子疾昏譫語張入門取棒就牀擊之病  
遂瘥風格奇朗頂結雙鬢披青布袍人謂其捕鬼隨行鬼作  
聲類俗所粥兒戲皮雀者因呼爲皮雀正統庚申年六十一  
無疾而死死後或見之於長橋疑尸解云

裴慶性落魄嗜酒每卧人戶外日無醒時市兒時狎侮之不爲  
意每至人家喫酒有老嫗病卽自扯衣帶煮湯瘳之其卧處  
無雪時大學士夏言聞其名往候之慶堅不肯出見夏遣人

牽出呼殺人蓋諷之也嘉靖間天師朝京道經吳門下輿請  
至舟中以裴仙稱而拜之遂載歸龍虎山

國朝

呂恣字貞九弱冠工文詞司李倪長圩攝郡篆值校士得恣卷  
奇其才置第一隨補學官弟子員未一年遭鼎革毀初服逃  
於黃冠衲衣草履遍遊峩嶼黃巖諸名山晚歲絕烟火日採  
松花枸杞爲食終於西山之草廬有詩文集

李樸字天木性恬靜精治坎離之術善詩畫亦工書法年四十  
辟穀晝夜不眠與人語平易近情累日不倦士大夫多師之  
終於甫里之圓白堂

施道淵字亮生別號鐵竹道人。生吳縣橫塘鄉。童真出家爲朝  
眞觀道士。遇異人張信符受丹訣。年十九從龍虎山徐演眞  
受五雷法。能驅役百神。時爲人除祟。魅療疾苦。初築室堯峰  
晨夕脩煉。移住穹窿山卽茅君故宮。鳩材修葺殿堂齋寮。以  
次鼎新。順治戊戌眞人張洪任請於

朝賜額上眞觀。并賜道淵號養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師。由是四  
方徵請。凡建名勝一百七十餘所。塑像八千七百二十有奇。  
郡中圓妙觀殿宇傾圯。太傅金之俊延道淵主觀事。修復三  
清雷尊諸殿。建彌羅閣。規模宏整。晚遊閩越。探眞訪道尤多。  
救濟康熙丙辰裕親王召主醮京師。乞歸。丁巳除夕謂衆曰。

明年此夕不復與汝等聚矣。戊午七月果化。

唐老老者不知何許人。長鬚廣額。年五十餘。若歌若哭。被髮百  
結。或作椎髻。布被鶉衣。蟣蝨滿席。人與之錢。不受。饋之粟。拜  
而受之。常於冬月危坐長洲學宮側。鴨脚樹下。卽以葦席數  
片。栖而息焉。煮一瓦鑊。不食鹽蔬。持一髹漆椀。每日必拭數  
次。聞其歌。搯秦聲。或曰唐藩之弟。或曰魯府儀賓李長洲實  
李侍御模聞來叩之。終日笑而不答。莫得其實也。天大雪。坐  
泮池側。鑿氷解衣以浴。視其體蓬蓬如釜。上氣人疑其仙。一  
夕襪被去。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八終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九

寺觀

二氏之教流入中國而名山勝地半爲所居吳中自赤烏時孫權母夫人好佛梁天監中崇信尤甚迨元金善信傳莫月鼎之術賜號於朝而梵宇琳宮照耀一郡

國朝於前代寺觀有修繕無特創別異教也顧高人韵士凭眺登臨不乏題詠則列其創興廢燬之由以爲弔古搜遐之助殆亦不可闕者歟志寺觀

南禪禪寺在府學東唐開成間郡守白居易屬寺僧法弘惠滿建千佛堂轉輪經藏堂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



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藏敷坐六十有四藏之內  
轉以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

為又嘗書白氏長慶集七帙留寺中千佛堂後廢莫知其所

明洪武二十四年寺僧示應號寶曇和尚者奏請所居集雲

寺合旁妙隱大雲二寺從之賜額南禪集雲寺成化十二年

火二十二年寺僧德本募建大雄殿寺旁鐘樓學士吳寬記正德

間都綱良定建天王殿嘉靖間住持祖鎮重修郡守王道行

修鑄大鐘錢邦彥記崇禎九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重修

集雲寺舊在府學東明洪武中寺僧示應奏以其寺併為南禪  
寺

妙隱寺舊在集雲寺東元延祐間僧宗敬建明洪武中奏併南

禪寺

大雲寺在妙隱寺東以寺前得吉草俗又謠稱結草菴元僧斷

崖建舊志至正間僧善慶建明僧寶曇相傳即斷崖後身洪武中曇奏

併南禪寺為別院嘉靖初僧一峯重修寺有放生池廣數畝

池中東西石塔二各傍小洲中跨石梁古木深竹徑類村落

天王寺舊在城東南隅唐大歷元年建明洪武中歸併吳縣永

定寺

大林菴舊在城東南隅初為宋揚存中別墅元陸志寧嘗居之

後捨為菴明洪武二十五年歸併萬壽寺遂廢

正覺寺卽大林菴廢基明宣德十年滇僧弘此宗再建奏賜今額吳寬記寺多美竹故俗稱竹堂寺唐寅嘗畫羅漢像於壁并書贊今寺圯畫像亦毀而贊猶存

通元寺舊在城北陞卽今報恩寺基半隸吳縣界吳赤烏中孫

權母吳夫人捨宅建或云權爲乳母陳氏建晉建興二年滬瀆漁者見

神光照水徹天旦觀之乃二石像浮水上或曰水神也以三

牲巫祝迎之像泛流而去吳人率僧尼輩迎於海濱像背各

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昇置寺中光明七晝夜不絕號其

殿曰二尊八年漁者於滬瀆沙上獲帝青石鉢初以爲日類

葦而用之俄佛像見於外知爲二像遺祥也乃以供佛後有外國

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衆聖記云東方有二石佛像及阿育王塔參禮而去梁中大通四年勅更

造銅光二枚簡文帝有吳郡石像銘唐武后遣使致珊瑚鑑一鉢一供

像前開元中詔天下置開元寺寺改名開元金書額以賜寺

中有金銅元宗御容又有陸柬之書碑韋應物李紳薛能並有開元寺詩皮日休

陸龜蒙有開元石鉢倡和詩大順二年寺爲淮西賊孫儒焚毀後唐同光

三年錢鏐更建開元寺於吳縣西南三里半

報恩講寺卽故開元寺廢基周顯德中錢氏於此重建寺移支

硯山報恩寺額榜之宋崇寧中加號萬歲尋以僧佛日崧來

寺住持演華嚴疏勅爲賢首教寺建炎四年罹兵燹元至元

中重建至順初僧傳教募長生田黃潛記明隆慶中再燬重建

本朝康熙間修汪琬地居北城俗又稱北寺乾隆十六年春

皇上南巡臨幸寺舊有塔十一成宋元豐中經火復新蘇軾捨

銅龜以藏舍利建炎又火紹興間僧大圓再建僅九成明隆

慶時火燼其半郡紳嚴恪等修王世貞至今存舊隸子院五文殊

法華泗州水陸普賢後皆廢釋迦佛涅槃像昉於唐吳郡志寺有卧佛北人多呼卧佛寺

宋淳祐中覆以鉅閣元末張士誠改臥像為立像明初復舊

宋濂不染塵觀音殿舊傳像無塵集遭燬復塑今徒名存矣

祥符寺在元二岳祥符寺巷即古西竺尼寺唐大中間郡人司

馬厚捨宅建初名馬禪錢氏改寶慶院並居比邱尼宋大中

祥符間賜今額始為僧居明嘉靖初奉旨廢後復府志列吳縣撰

普門禪寺在縣治北報恩寺旁宋景德建日本僧寂照號圓通

大師來貢京師上召賜紫衣束帛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

道續食丁晉公時為三司使為言姑蘇山水奇秀寂照願留

吳門遂居此院朝宰諸公並作詩送刻石院中明洪武初歸

併萬壽寺永樂間重建

普薰菴在城東北跨塘橋永樂間菴僧善識捨地改建寶光講

寺

寶光講寺在城東北跨塘橋舊在婁門內吳鬱林太守陸績故

宅捨為寺鬱林石在焉後遷置西察院今再遷府學况鍾祠前赤烏間賜額宋

紹熙間元至元間先後重修明洪武初即寺為軍營寺遂廢

永樂間改建今所曾榮記

禪興寺在縣治北乘鯉坊梁天監二年刺史孫文捨宅建或云  
卽孫瑒故宅瑒尙簡文帝女妙嚴公主捨宅爲傳法尼寺後  
改今名

妙嚴尼寺在禪興寺後梁孫瑒建後妙嚴公主沒葬其地名妙  
嚴臺寺爲香火院今廢爲顧氏依園

永定講寺舊在閭門北梁天監初永定禪師募郡人顏彥先捨  
宅建唐貞元間刺史韋應物罷郡嘗寓此有寓居永定精舍詩乾符間

賜額大順元年寺燬於火景福二年移建吳縣治東南

廣生菴在亨二音菴舊名觀元僧智衍建明萬歷中增修文震孟記

寶積教寺在縣治西北黃土塔橋之東梁天監中建舊爲靈岩  
山廨院嘉靖間縣人褚大化建大士殿舊有異僧畫羅漢於  
壁今圯毀

大弘寺在縣東北元大德間建延祐間賜今額名僧餘澤居此  
嘗別創東齋齋前有井因自號天泉元末寺燬相傳見紅衣  
沙門立烟焰上久之乃沒寺旣蕩盡而東齋獨存明洪武初  
歸併永定寺

歸源寺在長蕩東元至元間里人曹氏爲虎邱寺僧建其子曹  
聚完之明洪武初歸併雲岩寺

覺林教寺在縣北十三都冶長涇唐廣明元年陳坦捨宅建初

爲義安寺朱梁開平元年改永安宋大觀四年賜今額元季

燬明洪武中重建寺有清遠軒

樓澄記

本朝順治十一年重修三間康熙十一年建大悲閣

甌山教寺在縣西北三十七里陽山竹青塘五代天德間建宋

皇祐五年賜建大殿

尊相禪寺在縣西北四十里陽山之陰莫知所始元季燬明洪

武初歸併光福寺永樂二年重建

澄照教寺在縣西北三十五里陽山下唐會昌中丁氏施白馬

澗宅建白鶴寺

圖經續記方俗以爲丁令威居圖經吳縣界有丁令威宅此殆是歟

後龍興寺

僧智義募曹元祚祠堂基重建吳越錢氏時有泉出於寺中

因改名仙泉宋祥符初賜今額有別院曰白蓮禪院以池生

千葉白蓮故名宋端拱初謝濤嘗講學於院之西廡明年登

第其子絳石爲記

靈澱教寺在縣北一十八里十四都蠡塘舊爲靈壽教院或曰

靈壽寺梁天監中建明季圯廢

本朝順治十八年重修

蓮華教寺在縣西北五十里陽山西濱太湖一名青蓮寺唐神

龍二年居民劉氏井中生青蓮花因捨宅建

興國教寺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十一都黃埭吳赤烏四年郡人

葉氏夢僧求一錫地遂捨宅建唐大中二年重修宋紹興六



年重修元季燬明永樂初重建

本朝康熙元年復修

迎湖教寺在六都晉永寧間建

白蓮教寺在十五都陸塘吳赤烏間建後燬重建明洪武三年  
重修弘治間圯而復完

本朝順治十三年重修

正覺菴在一都楓橋西北晉支遁談經於此久廢

慈泰寺亦名王路菴卽正覺寺舊基明萬歷中建賜額三十九  
年賜藏經佛幡幢袈裟

本朝康熙五年增建西方殿後燬五十七年重建大殿乾隆十

### 年重建藏經閣

慈孝菴在閩三菴元泰定間僧中峯建

永福菴在一都三菴楓橋元至正間僧無象建

臻福菴在十都宋紹興間僧性復建

福壽菴在利二菴宋景定間僧法成建明崇禎間更名方廣菴  
藥草菴在元一菴明崇禎中僧仰慈建

正信菴在陽山西元至正間僧性用建

幻在菴在閩一菴元大德間郡士陸德潤捨地僧明本建

原明菴在九都七菴宋僧原明建明萬歷中賜額明泰禪寺

得成菴宋皇慶間僧可大建廣福菴宋寶慶間僧如素建觀音

菴宋寶慶間僧善應建並在八都

普光菴在一都宋紹興三年僧原明建

廣濟菴宋開禧間僧覺因建崇福菴宋景定元年僧德秀建法

林菴明天啓間僧照航普淨建並在四都

善慶菴宋紹興間僧法丙建壽山菴宋紹興間僧志修建深棲

菴元大德間僧巨徹建並在十六都

廣慧菴晉生公退居

原名西資院

明洪武間復興陸塘塔院唐長慶

間僧妙慈建西資菴宋元豐間僧一智建湖涇菴宋紹興間

僧法炳建揀汰菴宋淳熙初僧志欽建觀音菴宋嘉定間僧

明圓建並在十五都

陸香菴梁僧雪淨建深居菴元泰定四年僧廣疇建迎龍菴

本朝順治初僧大林建並在三都

慶慈菴在七都宋皇慶間僧永福建

真如菴宋咸淳間僧以益建普濟菴宋紹興間僧本一建並在

### 十一都

奉先菴在二都宋慶歷間僧本一建

觀音菴一在六都宋至和間僧法堅建一在閩二畝

本朝順治八年孫氏捨宅建

妙智菴在中十八都九畝梁天監中僧西銘創宋宣和間僧紫

章修明初姚廣孝爲僧居此旣貴重修有勅賜碑文

濮陀菴在十八都宋咸平間僧士能建

崇福菴今稱西菴在西十八都三十六菴宋景德間僧法身建

覺池菴在十二都宋景定間愚山建

菩提菴在閩三菴宋皇祐間為臻福院明天啓間重修改今名

積善菴在九都一菴宋咸淳四年建明萬歷間重修

同葉菴在一都十六菴晉支遁開創西山白馬澗遺跡久湮明

嘉靖間高士周天球築園亭於此

本朝順治間僧浮石重葺為退隱地

蓮花菴在齊一菴明嘉靖末僧心源少為諸生與申文定時行

在菴讀書繼遂出家為菴僧拓地修崇禎間僧我淨重修

無量壽院在十五都陸塘宋熙寧間建

右僧坊

圓妙觀在城之中央宮巷北

范成大府志在長洲縣西南盧熊府志在真慶坊北王鏊府志在長

洲縣晉咸寧二年創號真慶道院泰寧二年明帝夢三清道

祖命乘雲路至吳郡錦帆涇駐蹕天真交集扈從帝稽首道

祖前矢願興道保國道祖嘉悅帝覺而異即敕改建上真道

院四周紆迴遶高行道士李知常等焚修永免徭役唐開元

二年帝感祖錫瑞之應改為開元宮

今觀前街名宮巷

賜內帑重修

建中間道士張德誠與陸龜蒙友善元和間劉禹錫復為刺

史有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之句乾符元年感

文昌帝君護駕之異詔天下崇事道士丁紫瓊闢文昌張仙

二殿陸贄逮大順元年孫儒陷蘇四面皆爲煨燼惟三門正

殿存焉宋大中祥符間屢降天書詔改爲天慶觀勅道士李

志昇爲左階道錄司賜帑建東西南北四廡中繪三天天宮

勝景於玉皇天醫高真三茅轉藏鄧都十王等殿建淨樂宮

八仙堂靈寶院官道三百名無牒道童不下千人林素王侍

宸屢詔巡歷王禹偁吳郡志稱觀有金寶牌永鎮於地兵火獨

全亦真宗賜也皇祐間新作三門尤峻壯宣和七年賜崑山

縣田五十頃充香火田建炎兵燬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

作兩廊畫靈寶度人變相名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

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妙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三清

殿六年火提刑趙伯驥攝郡重建八年賜御書金闕寥陽寶

殿六字爲殿額張皮雀莫月鼎何蓑衣諸仙真相繼挺生賜

何號通神先生降書賜通神菴額增建太乙五雷仙壇遺跡

至今稱之寶祐景定間道士嚴守柔蔣處仁重修施以闌楯

元至元十八年邱長春等七真以黃白飛昇術進詔改今額

至元末兵燬明洪武四年清理道教更爲正一叢林置道紀

司葺香火田以充軍餉方孝孺記今三清殿東無字大碑是

也宣德中道士張宗繼募建彌羅閣供祀玉皇正統間巡撫

侍郎周忱知府况鍾因旱禱有驗捐建成閣請賜道藏經胡

潞記分三茅殿地爲機房殿正德元年分東嶽殿地爲文昌殿闢三元閣萬歷三十年彌羅閣圯

本朝順治間三清殿圯康熙初道士施淵力新之并建雷尊殿天王殿道紀陶弘化募建東嶽殿廡構五嶽樓十二年布政募天顏重建彌羅閣復還舊觀乾隆十六年春

皇上南巡臨幸

清真觀在圓妙觀東元皇慶元年縣人嚴德昭築室建清真壇奉北極元武真君求醫治疾錢塘道士黃孤山治愈捨壇創殿延其師潘雷鑑主之天師題額曰清真道院至正十三年賜今額尋火程安道修未竟明洪武克建大殿三門兩廡歸

併圓妙觀宣德間增葺嘉靖間復修

俞貞木記

本朝順治間道人呂恣施藥觀中重建三門雍正九年里人盛師修顧進因觀廢地建文昌閣前爲廣仁堂另闢門仞詳見義局

白鶴觀在城東北隅鶴舞橋東西白塔子巷宋信安郡王孟忠厚藏春園元平江路總管張世昌捨宅建初名報恩道院尋廢至元間井旁大松獨存道人張應元結廬松下以棲身丁丑三月朔有群鶴自東南來一白鶴留松上不去經歲作巢大檀越至必晨鳴預齋以待應元改名應鶴欲建立不果弟子席應真募成其事鶴乃飛去因名白鶴觀觀有祠祀世昌

明洪武初歸併圓妙觀後復分前後院

本朝乾隆十四年重修三門

靈應觀在縣東北五十里相城宋咸淳二年道士趙志清奉勅  
建爲道院元延祐間真人蘇斗南能呼吸風雷聞名當宁升  
院爲觀明洪武初歸併圓妙觀席應珍奉母終養以孝稱周  
鶴林以祈禱著績隆慶間里人馬俸修天啟癸亥道士金寰  
字重修

本朝康熙十七年趙弘科募增集元堂二十四年建文昌閣王時

敬記

靈應道院在烏鵲橋東南半十九都地一畝宋嘉定元年因道

士谷初暘禱雪有驗當事聞於朝勅建以旌其功初暘栖隱  
處名視壁山房明崇禎十七年道士何汝真重修雍正九年  
道士魏瓠常熟人生平愛靜攝兼工山水再修葺并建文昌  
殿暨純陽斗姆二閣

端威道院在子城東北有臺高聳亦名紫霄峰宋淳祐元年道  
士龍原清建

崇壽觀在閭三畝元至正間建明初燬天順間里人管宗德好  
道捨宅重建天啟末道士毛逸鳳重修

悟真道院在齊門外宋何蓑衣真人墓側明洪武間道士葉道  
元建崇禎初道士鈕道祿重募建

右道觀

長洲縣志卷之二十九終



長洲縣志卷之三十

御製

我朝

列聖相承倡明風雅涵泳性天遠軼漢唐宋元明諸代

聖祖仁皇帝六度南巡品評泉石照耀江山

今皇上翠華四幸問俗省風關心民瘼或戒飭羣僚或留題名

蹟綜以元氣之機軸斲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

揆以雲漢之黼黻造化從心從容中道極藝苑之文人才

士仰鑽而彌見高深謹加編次垂示詞林一時臣工和什

附載篇後以誌賡歌矢音之盛焉志

御製

禮部侍郎沈德潛歸愚詩集序

沈德潛將鋟其歸愚集前稽首而請序且曰人臣私集自古無御序例第受特達之知敢恃寵以請不卽望序或訓示數語可乎德潛老矣憐其晚達而受知者惟是詩余雖不欲以詩鳴然於詩也好之習之悅性情以寄之與德潛相商權者有年矣茲觀其集故樂俞所請而序之夫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夫子之訓小子曰何莫學夫詩使如後世雕龍祭獺之爲者聖人將斥而禁之顧反疏其源而導其流乎亦惟

是名教之樂必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者舍是其何以哉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固不必執風骨體裁與李杜較甲乙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夸守約斂藻就澹於向日所爲壯浪渾涵峻嶒矯變人驚以爲莫及者自視若不足且有悔心焉是則李杜高王所未及言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咨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之間矣

詩古文書牕所夙嗜踐祚以來萬幾鮮暇雖時寄興吟咏而古文不數數爲之是序構思染翰至四刻始就非復有曩日



弓燥手柔之樂况能津逮古人耶歸愚叟於近代詩家視青邱漁洋殆有過之無不及者故樂爲之序不復計其工拙遲速書卷以賜歲云暮矣封事少稀更償文債亦足爲藝林增一勝事也乾隆辛未小除夜書於坤寧宮之東閣

聖祖仁皇帝御製吳閶詩

鳴鸞獨上高城望巷陌遙通水市斜土俗惟知鬪歌舞閭閻不解種桑麻鳥啼茂苑千年樹霜冷吳宮十月花聲教四方猶未訖願將淳樸變繁華

聖祖仁皇帝御製憶蘇州風俗詩

鄧尉梅梢月虎邱浪裏峯人爭天地秀物雜理文宗俗尙非交

讓官箴乏協恭物情常如此何日受時雍

皇上南巡御製詩

駐蹕姑蘇

牙樁春日駐姑蘇爲問民風豈自娛艷舞新歌翻覺闌老扶幼挈喜相趨周諮歲計云秋有旋察官方道弊無入耳信疑還各半果能萬衆慶恬愉

恭和

御製駐蹕姑蘇元韻

沈德潛

省方萬類慶昭蘇老幼扶携共宴娛未向吳山看越絕先逢蕃庶驗吳趨清嘉里巷風誠慣充實倉箱語恐無有待龔黃

勤保赤可知

睿慮半憂愉

恭和

御製駐蹕姑蘇元韻

錢陳羣

碧城樓子見姑蘇

鳳艚徐臨洽

聖娛山水清佳年穀順街衢笑樂吏民趨玉梅金柳輕寒暖密

雨疎煙乍有無見說比來風俗美春隨布濩倍欣愉

賜致仕侍郎沈德潛

水碧山明吳下春三年契闊喜相親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門

生更故人別後詩裁經細檢當前民瘼聽頻陳老來底越精神

健劫外胎禽雪裏筠

恭和

御製原韻

沈德潛

歸來遊泳硯山春三載瞻

雲誼倍親

帝許林泉就閒客

臣

為歌嘯太平人選言恐落元和後前席難

忘宣室陳老去敢云顏晚節寸心竊比耐霜筠

二

二月光風浩蕩春省方萬衆許相親已辭青瑣儕畊叟重見

黃衣識

聖人淮浦桃花靖波浪

臣迎  
駕淮浦

天章雲錦疊鋪陳渾淪元氣難賡和中律應慙嶰谷筠

姑蘇覽古雜興

泰伯開基後原為禮讓鄉誰知闔廬代乃作互爭場熊膽心殊

毒鴟夷志不忘一壘竟安在烟水浩茫茫

孫堅真有子江左獨稱雄鼎立曹劉際瓜分山海中魯周司內

外襟帶控西東風與吳人便無妨臺起銅

司徒構別墅捨作化人園想像林泉概依稀松菊存石經開士

悟履帶謝公痕槃郢秦王索荒唐說虎蹲

是地稱良守風流白樂天鑿渠敦實政攬景富嘉篇已覺山塘

好兼教霓舞傳木蘭堂賦古翹望屬前賢

五賢祠畔過應物

韋果清真劉禹錫白居易稱同調蘇軾王禹繼後

塵江山真助秀烟月鎮從新即景求佳句張家更絕倫

綺角猶存里尊鱸亦有亭故山思遯世上國重歎庭平水常浮

白奇峯不斷青誰為高士傳於此取儀型

近代工詩畫倪唐亦可稱林猶師子昔坊是解元曾最愛靈巖

秀真直烟客登

沈德潛卜居靈巖山下故詩及之

江河流不廢我許是人能

恭和

御製姑蘇覽古雜興元韻

沈德潛

子札延陵去終身遠故鄉如何禮讓俗忽作鬥爭場纂國身能蹈稱雄志不忘梧宮凋落後香草恨茫茫

孫堅真有子兵到避英雄志銳渡江日身輕射獵中有謀迎

漢帝遺命霸江東墓道今難問三泉枉下銅

墓在盤門外宋代被發

絕艷鶯花地曾為短簿園石頑頭不點鶴化澗空存雲際飄

旛影苔邊印屐痕舊聞狂夢晉石上舞蹲蹲

明代張靈字夢晉衣朱衣於千

人石上作天魔鬼舞

屈指蘇州守韋郎白樂天姓名今古重不獨為詩篇簡淡治

能久風流政可傳後來五馬客若箇替前賢

志在安天下希文出處真廟堂爭去就邊境靖風塵俎豆名

### 山舊褒崇

聖藻新言游道南後正氣有誰倫

停雲聞有館

文待詔徵明

才子亦名亭

唐解元寅

水竹辭徵辟

沈處士周

枝

山薄府庭

祝京兆允明

畫圖畱粉白書卷襲鴉青文苑兼高隱邦

人尚典型

周

諡忠介順昌文

諸正士清節有同稱名教荷已久艱危

避豈曾顧

諡端文憲成

高

諡忠憲攀龍

逢後勁楊

諡忠烈連左

已先

登誰作東林傳應推哲匠能

宴準噶爾夷使

渠搜入貢值巡方後隊隨行許觀光麾去招來遵我約羶裘帕

額適其常三巡湛露申歡豫二月東風正艷陽深戒誇奢纏錦  
樹盈寧略足示來王

恭和

御製宴準噶爾夷使元韻

沈德潛

六龍南服正巡方卽叙西戎仰

帝光離結陪臣修覲禮鴻臚大典肅朝常裁烈席歡蠻語花  
柳垂筵際仲陽看徧吳民輸愛戴歸途傳諭白狼王

田家春興

瑚山豈不美最喜見田家過雨修春耒臨溪轉水車東阡芄綠  
毯西陌簇黃花攬結真娛意端勝玩物華

二

城市厭笙歌農謳愜聽多三時務畊織六畜富雞鵝高廩村場  
積新筍父老醅今年春雨足卜稔望晴和

舟發姑蘇

蘭鷁發胥江風平五兩雙霽天留曉月麥剡入篷牕行閱溪山  
畫真稱文物邦具區空闊裏湧出洞庭雙

回鑾至蘇州駐蹕

稽山脩祀罷浙水省方迴道便舟重駐春深花盡開輿情多眷  
戀我意亦徘徊懷保相關處茲遊益信哉

恭和

御製廻鑿至蘇州之蹕原韻

沈德潛

萬花同放日好待

六龍廻又遇

鸞旗轉徐看雉扇開民情齊踴躍

聖眷重徘徊水次聞

天語嘉臣矍鑠哉

沈德潛持文徵明小像乞題句徵明故正士也怡然允之

飄然巾墊識吳儂文物名邦風雅宗乞我四言作章表較他前

輩慶遭逢

德潛更為徵明祠乞額因以德藝清標四字賜之德潛額手稱慶且自謂若非遭際之恩將同徵明沈滯

終身

生平德藝人中玉老去操持雪裏松故里遺祠瞻企近勗

哉多士善希踪

恭和

御製原韻

沈德潛

天章嘉與舊吳儂儒雅風流夙所宗正士抱才憐未遇

聖人觀像儼相逢歸來穩種陶潛菊老去清標劉邈松後學亦

知堅晚節可能遙繼白雲踪

皇上再南巡御製詩

丁丑春疊舊作韻賜予告侍郎沈德潛

前席何曾隔六春三千里不間疎親星垣帝友豈無友吳下詩

人尙有人咨度濩雨期達隱評量句義欲肱陳步趨望九雖稱

健靈壽聽教手握鈞

恭和

御製疊韻賜 臣 沈德潛詩

沈德潛

淮浦重沾

帝澤春宛如孩幼遇慈親舊叨香案繙書吏今擬桐江把釣人

韻語自

天勤訓誨民艱匝地敢披陳杖朝亦沐

君恩賜奏對還攜五尺筠

恭和

御製疊韻賜沈德潛元韻

彭啟豐

淮浦迎

鑿屆仲春白頭前席倍情親賓筵望重騷壇老

帝座星輝鈞瀨人當代詩篇經甲乙一時民瘼許披陳生同梓

里雲蘿接長伴喬松與翠筠

駐蹕蘇州

乘時展義玉鸞巡蒞止吳城胥水濱春色由來南國麗民情較  
比昔年親縱看道左多懼怖寧忘災餘有窶貧鮮蓋藏還尙華  
飾此邦要務在還淳

恭和

御製駐蹕蘇州元韻

沈德潛

六載欣逢

聖主巡

玉鑾重駐大川濱無年乍轉豐登象有識羣依怙恃親風俗近  
華終少實市廛疑富半憂貧

省方此日殷勤諭望爾居民漸化淳

恭和

御製駐蹕蘇州元韻

錢陳羣

鑾輿兩度協時巡花柳依然媚水濱夾岸謳吟相接應近船父  
老更情親既沾

恩澤仍沾

幸

前歲以南邦歲歉暫停巡典昨年大熟始有諷日  
南巡之旨吳民望幸之心與望歲之心並殷矣愛說盈寧

不說貧泰伯當年遺德在勤勞要與俗還淳

恭和

御製駐蹕蘇州元韻

彭啟豐

東南翹首望時巡巖壑星羅震澤濱照徹黃圖宏幃覆

恩深赤子較情親觀風欲教三吳儉貸賦來蘇萬戶貧更飭法  
廉勤撫字官方澄敘俗歸淳

觀蘇州閭閻之盛不減昔年既以惻懷兼成是什

旋轉深叨造化功昨春猶疫幸秋豐肉瘡剜補嗟黎獻滿益損  
謙切已衷資食資以厯宵旰任親任近統西東羽林護衛曾何



籍膝下原吾赤子同

恭和

御製觀蘇州閭閻之盛不減昔年旣以懌懷兼成是什元韻

沈德潛

從來造化有全功  
歉歲旋看土穀豐  
沴疫已消逢泰象  
闡闡無恙懌

宸衷願占易卦水風井不詠詩篇大小東  
更望官胥無浚削要令元氣四方同

恭和

御製觀蘇州閭閻之盛不減昔年旣以懌懷兼成是什元韻

錢陳羣

周循塵市課民功  
城是金閭鄉樂豐  
鑿井耕田忘帝力  
飲和食德懌

皇衷士風枕藉稱  
江左佑客帆檣下  
海東蘭櫂省方通  
一水由來吳會略相同

恭和

御製觀蘇州閭閻之盛不減昔年旣以懌懷兼成是什元韻

彭啟豐

陽和回斡仰

元功萬井依然卜  
屢豐櫛比連雲歌  
愷澤焚香結綵秉  
寅衷星

辰拱衛皆來北  
河海汪洋盡注東  
老幼扶攜趨覲日

恩綸疊降後先同

曉發蘇州

視河將欲至徐城五日姑蘇便啟行  
浙省萬民齊望幸吳川一

宿且兼程

是日不駐南斗  
垣兼程至嘉興

設綠玩景生留戀豈是因心凜且明

老幼不須攀載道回塗當為小停旌

恭和

御製曉發蘇州元韻

沈德潛

百官千騎發吳城

仙仗迎陽次第行後矚萬家塵起處  
前期一路鳥飛程桑陰穠

罨雕輪隱湖水空涵絲鷁明料得由拳諸父老隄邊額手望

龍旌

恭和

御製曉發蘇州元韻

錢陳羣

巡春五日駐吳城晨發今為浙右行望

幸方欣應迅至

時浙人望  
幸已數日矣

攀留還說莫兼程  
祗緣相度心逾

切

前一日降  
旨回鑾時  
取道徐州親視河工

那計山塘花正明  
為語環遮諸父

老筭當十日便回旌

凝懷堂康熙年間

賜名也適來居之輒成是咏

三吳巡露冕數字駐宵衣寶額懸瑤篆凝懷揭妙機盡蠲塵慮  
擾常守道心微展義將繩

武如臨

聖日暉

遊獅子林 蘇州府城內

早知獅子林傳自倪高士疑其藏幽谷而宛居鬧市肯構昔無  
人久屬他氏矣 今為黃 手蹟藏石渠不忘賴有此 石渠寶笈舊  
圖為倪高 詎可失目前大吏稱未飾 叶 未飾乃本然益當尋屐  
士真蹟 齒假山似真山仙凡異尺咫松挂千年藤池貯五湖水小亭真  
一笠矮屋肩可倚緬五百年前良朋此萃止澆花供佛鉢淪茗

談元髓未擬泉石壽泉石既半毀西望寒泉山趙氏遺舊址亭  
臺乃一新高下煥朱紫何幸何不幸誰為剖其旨似覺凡夫云  
慚愧雲林子

恭和

御製遊獅子林元韻

沈德潛

昔遊獅子林與偕方外士 詩僧 如遊深林中宛然離城市五  
榭亭

松空巖巔年逾四百矣洞穴地底通遊者迷彼此傳自荆蠻

民 倪元鎮 古樸絕文飾 叶 一從別去後忽忽成暮齒景象付

地安足倚幸有畫卷存  
夢寐千里在尺咫近聞主數移誰問荒邱水辟疆祇空名隅

內府歎觀止內府口渠寶笈藏有淡靜與天游清氣入肌髓

至尊問吳風林園猶未毀鹵部屏盛儀里巷經故址春餘躑躅

紅雨後莓苔紫地重倪雲林品高趙承旨從茲藝苑人不薄

林居子

恭和

御製遊獅子林元韻

彭啟豐

屋角藏高峯城隅隱修士香積本安禪幽巖偏近市昂霄迴

不羣玉立觀止矣狡狴狀隆窪窈洞迷彼此規制嵌玲瓏斲

椽去雕飾叶雨餘薜斑斑波淨石齒齒坦步遠逾尋側視近

盈咫尺方壺照虛牕仇池漾碧水吐月樓可憑含輝几堪倚倪

迂此逍遙支友偕屐止圖書貯清閤烟霞入骨髓荏苒四百

年園亭基未毀

宸翰染新題幽棲絢舊址野蔓匝藤蘿春葩爛紅紫邱壑探芳

蹤風微參妙旨

天家繡素珍人重雲林子

蘇州啟蹕作

金闈三日略延留鳳縉平湖啟蹕郵惠濕重期清入聽靈巖迴

望翠凝眸豈無餘意民情戀更有殷憂河務籌况復秣陵亟俟

我便當減從一為遊

恭和

御製蘇州啟蹕作元韻

沈德潛

吳儂遮道願遲留我

后仁風速置郵

龍馭已回千里足江干還注萬人眸甫行蠲復

恩重沛捐積欠後又免巡幸所過本年地丁欲奏平成策預籌時駕將往徐州平

治本虞典時巡應計日卷阿更望詠來遊

皇上三南巡御製詩

壬午仲春駐蹕蘇州疊舊作韻

五載今來又一巡胥江舟駐郡城濱仄街按轡斥警蹕比屋迎  
鑾共戴親外飾信堪稱富庶遠隅自不乏飢貧益祈歲事常綏

稔何患民風弗化淳

壬午仲春月下浣疊舊作韻

省方勤輯物高處暫垂衣每得瞻

天藻恒因仰

帝機當春蓮漏永坐久蕙烟微萬慮澄無滓松檐素月輝

壬午暮春廻蹕至蘇州作

廻蹕至蘇州葑門泊御舟郡城徐按轡仄巷不鳴騶接踵摩肩  
衆授衣足食謀萬民親切意兩日得因留

獅子林

一樹一峯入畫意幾灣幾曲遠塵心法王善吼應如是居士高

蹤宛可尋誰謂今時非昔日端知城市有山林松風閣聽松風  
謾絕勝蒲街絲管音

皇上四南巡御製詩

賜尚書沈德潛

吳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徵明定若何書畫雖輸詩勝彼功名已  
過壽如佗遊山有興仍清健處世無爭祇善和明說九旬有三  
歲那更年格尙嫌多

恭和

御製賜

臣

沈德潛詩元韻

沈德潛

衡山文老敢同科

天語相提較若何大德不踰防小德有佗元吉本無佗已邀  
宸翰傳平素更

賜靈苗養太和從此餘生皆

帝賚百齡日月豈嫌多

帝許臣年  
定百齡

乙酉仲春駐蹕蘇州再疊舊韻

試言底事重時巡必在恩溥率土濱到處繼繩仰

聖祖行春迫賞奉

慈親迎鑾不較晴還雨賚老那分富與貧從是民情大可見由來  
十室有忠淳

乙酉仲春月下澣夕景一首

依然凝懷堂凝懷詎耽靜兩字緬

前猷一心惕深省有爲民莫求無欲已私屏入夕春雲輕疎星三五影遂爾放晴佳露立不覺冷

望晴

兩日剛快霽一夜復密雨江國雖其常過甚亦致苦詢稱弗碍  
麥恐出慰我語溝渠縱洩水根黃一二覩此豈非傷療卽晴庶  
救補到處均赤子爲之屢相輔

乙酉仲春再疊舊作韻

行令駐葩瑤承

歡奉

朝衣永同天下

養時較化工機供帳如求備情田曲體微

瞻題參妙義恒護慶雲輝

乙酉春閏下浣廻蹕至蘇州作

念日如杭來往途翠華廻復駐始蘇一天霽色皆春色萬姓難  
誣實不誣瞻就何曾有所避遮留寧忍弗云俞甫來已自戀將  
去赤子于親定豈殊

乙酉春閏駐蹕蘇州行館時杏花始開春雨江南故饒佳  
致因北貯瞻瓶卽事成什並設色爲此幀題之以誌時巡  
清興

梅後賴有此桃前非僭他漫從芳處較可許色無過南國春偏  
早佳人酒半醅膽瓶幾枝足詎在筆林多

題獅子林

城中佳處是獅林細雨輕風此首尋豈不居然坊市裏致生邈  
爾濮濠心

二

其樹蓋將千歲計假山曾不倍尋高雲林大隱留芳躅誰復輕  
言作者勞

三

畫譜從來倪與黃楚弓楚得定何妨庭前一片澄明水曾照伊

人此沐芳

滄浪亭

假山真水傍城闔結構誠云清絕塵一帶隔溪列公廡不知誰  
是濯纓人

再遊獅子林

本擬行宮一日閒念民瞻就策天閑寧論籠井烟霞表卻管獅  
林城市間古樹春來亦芳樹假山歲久似真山小停適可言旋  
耳寓意非因暢陟攀



長洲縣志卷之三十終



長洲縣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一

吳自子游傳孔門文學以歸漢代嚴忌嚴助之徒祖尙詞章名賢叠見迨陸德明陸淳顧况沈旣濟諸人後皮陸稱詩於鶴市高徐結社於北郭風氣益加盛焉

國朝振興文教述作斐然其間文彩煥發而刻劃故鄉山水點染邦域舊蹟足資採擇者不少况長邑係水陸通衢四方文人學士往來於茲篇什尤衆是用上自王章下逮民歌分體類之古今次時代爲先後俾覽者得因文考義焉志

藝文



御製

禮部侍郎沈德潛歸愚詩集序

沈德潛將鉞其歸愚集前稽首而請序且曰人臣私集自古無御序例第受特達之知敢恃寵以請不卽望序或訓示數語可乎德潛老矣憐其晚達而受知者惟是詩余雖不欲以詩鳴然於詩也好之習之悅性情以寄之與德潛相商權者有年矣茲觀其集故樂俞所請而序之夫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夫子之訓小子曰何莫學夫詩使如後世雕龍祭獮之爲者聖人將斥而禁之顧反疏其源而導其流乎亦惟

是名教之樂必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者舍是其何以哉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固不必執風骨體裁與李杜較甲乙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夸守約斂藻就澹於向日所爲壯浪渾涵峻嶒矯變人驚以爲莫及者自視若不足且有悔心焉是則李杜高王所未及言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咨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之間矣

詩古文書牕所夙嗜踐祚以來萬幾鮮暇雖時寄興吟咏而古文不數數爲之是序構思染翰至四刻始就非復有曩日

弓燥手柔之樂况能津逮古人而歸愚叟於近代詩家視青  
正漁洋殆有過之無不及者故樂爲之序不復計其工拙遲  
速書卷以賜歲云暮矣封事少稀更償文債亦足爲藝林增  
一勝事也乾隆辛未小除夜書於坤寧宮之東閣

請旌張白妻陸氏表

漢姚信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意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  
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  
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  
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  
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

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  
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逝而不許奉白姊妹險巇之  
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  
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  
故士之有誅魯人忘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  
酌前訓上聞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  
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奏毀淫祠疏

康熙二  
十四年

國朝  
湯斌

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闖闖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  
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

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艷服連袂僧  
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號肉身燈虧體誨淫自以爲孝至於  
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  
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  
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  
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  
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弦之聲迎神罷會艷曲  
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  
庶幾反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教明則爭訟息固吳中  
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  
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  
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  
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  
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鬧男女雜遯經年無  
時閒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  
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神報必豐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  
酒海蕩民志耗民財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  
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

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民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并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除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有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然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旣正風俗可淳

開吳淞江疏

隆慶三年

明海瑞

題爲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禹貢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致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滄汜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

長江縣志 卷三十一 五  
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泮沒漂汜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一水  
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  
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  
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  
七丈三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  
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少秋收兼之二麥未播  
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饑民動以千百  
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積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  
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  
率此告濟饑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二日按江故道興

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  
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職矣但  
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  
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  
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饑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敕下  
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  
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  
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  
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  
銀亦應如應天府等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

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饑民借銀米之需而荒饑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請浚劉河吳淞江疏

康熙十年

國朝

馬祐

該<sup>臣</sup>看得劉河吳淞江乃江南蘇松常浙江杭嘉湖六府積水合流瀦於太湖此二河分道入海走洩湖水之咽喉也修則六府同其利塞則六府同其害歷代以來凡遇淤塞俱特遣大臣駐劄吳中專修水利動支正項錢糧撥充疏濬經費<sup>臣</sup>稽考成書故明嘉隆間吳淞道復淤太湖四溢渰沒田廬水患頻仍民生困苦時有巡撫海瑞條奏疏治因費大役繁請留漕米二十萬石又動浙江六府無礙官銀俱充工費令各處被災饑民上

工就食修復水利兼行賑濟水災寧息事工告成刊載典章班班可考也迄今已及百年潮泥日壅故道全淤

本朝鼎建二十餘載官斯土者憚於工程浩大所費無資視為末務因循不舉以致上年六月霖雨連旬潮水泛溢禾苗悉渰民居胥溺積水三月不消農工廢業人戶流亡總由劉河吳淞入海之口淤塞湧聚無從走洩之故也<sup>臣</sup>念國計民生關係重大欽遵

勅書內開江南水利久塞宜酌量疏濬隄防煌煌

天語敢不悉心講求隨檄司道府縣各官延集士民博采輿論又與總督<sup>臣</sup>麻勒吉浙撫<sup>臣</sup>范承謨咨商疏濬劉河吳淞故道



誠爲第一急務并行藩司委官丈勘劉河淤道二十九里共長五千二百二十丈河面開闊不等總計人夫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二工建閘二座每座工費千金以備水旱蓄洩約其需費四萬兩吳淞江東至新涇口皆成平陸應開四千三百五十一丈自新涇口迤至赤鴈口黃渡應浚七千五百餘丈修復舊址壩閘約其需費十萬兩據司議援引明臣海瑞開濬故事請留康熙九年分江浙兩省漕折銀兩用充工費臣再四思維當此異常水災之後村落饑民逃荒乞食日以萬計哀號求賑在在皆然臣與屬官勉力捐俸分發煮粥不過苟延旦夕實切救死不暇萬難僉派民夫舉此大工若欲徒責地方各官設處捐

助亦終成畫餅勢不得不請用正項以濟目前急務仰懇

皇上俯念此江浙六郡爲國家財賦重地將蘇松常三府康熙九年分漕折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恩准留充疏浚河工經費俾各處災荒饑民就近上工趨食是修水利之中兼行救饑之事一舉兩利者矣但恐部臣不允議留漕折則難爲無米之炊必致貽誤地方惟有再議將估計工費一十四萬均派蘇松常杭嘉湖六府屬去年被災州縣分年按畝輸解抵還漕折不致重罹水患此出臣萬不得已之計倘蒙皇上軫恤災傷予遺仍

賜動支正項地方幸甚民生幸甚

請徵解白糧本色疏

康熙四年

國朝 韓世琦

竊惟江南一隅濱江負海地極衝繁而蘇松二郡更爲賦重民疲且海氛初靖水旱頻仍節年錢糧每多逋負叅奏追呼殆無虛日邇者康熙三年分應運白糧計簿持籌以

天庾充滿議改折色

臣

自奉文之日遵將勒限嚴徵但吳地本

年糙米每石時價不過六七錢白米不過八九錢而白糧改折內部批照順治十二三年貴米之重價每石徵銀二兩加以起解扛費則一石之折徵約費民間三石之本色矣又舊額起運白糧項內其上供玉粒係春辦上白而府部院等衙門與運船水手等米全書開載原係糙粳今內部不分白糙俱照總數一

例折數二兩則糙米與白米同價矣更有春辦一項原因民間徵輸之時本係糙米必須春過方成白糧是以編此春辦之欸以爲糙米春白之折耗向來原非起解之數今改折若照糙米定價則春辦卽在其中而又重復算派皆作正數豈非一項兩徵春辦之外復加春辦乎嗟此髓枯力竭之窮民奚能當此賤米重價正耗並折之徵求哉故部臣有云白糧節年徵解本色俱各全完一經折銀歷年拖欠甚多臣詳察其故實緣折價浮於時值而糙米正耗一例科徵民力有所難堪耳

朝廷虛有增折之名而不能實得其濟百姓枉受敲朴之迫而徒苦剝肉難醫

臣

身在地方目擊斯狀旣虞功令之莫違又念

民瘼之當惜憂懼戰兢寢食俱廢然終不敢擅為稍寬業將三年分之現徵者現在日夕督催另核完欠奏報外今四年分應運白糧又奉文改折一半而算派價值仍一概泥照三年之成例是貴則可增賤則不減小民之窮困焉得不日甚一日非惟將來之折價斷難取盈有虧

國計恐遺黎之離散逃亡勢所不免伏乞

聖主睿慈特賜鑒裁自今以後白糧改折必視年歲之豐凶照米價之貴賤隨時酌定分別糙白按款科徵而春辦一項原係白糧春辦之耗米俯賜減除免入折徵數內庶萬民咸頌薄賦之

皇仁輸將不致逋負而

國家亦免挂有徵無納之虛額而完解獲資實用矣

請減浮糧疏 康熙五年

國朝 韓世琦

竊惟皇圖弘遠國用浩繁當今之所甚亟者莫財賦若也然財賦之重者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為最 臣 詳按其地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今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什五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東漢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至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五季之間畝收增減不一至宋而更定稅法江浙每畝不出一斗之外

考之郡志宋代之徵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歲額  
共計不過三十餘萬徵於松江者科則亦同於蘇州共計歲輸  
不過二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之舊至延  
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增至八十餘萬松江增至七十餘萬至於  
元末有張士誠竊據姑蘇取民無制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  
於舊額有加迨故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  
收佃戶入租之私簿付諸有司令加其數以定田稅遂一時驟  
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  
至一百四十萬餘石於是民困不堪連歲逋負至洪武十三年  
知取民之不均命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

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  
以下者各如其舊及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  
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  
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未幾永樂奪位乃盡革建文之政蘇  
松之民復罹重賦之厄至宣德正統間民間之逋賦日甚特遣  
重臣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屢議蠲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  
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存額尙屬  
煩多不惟與他處稅畝之例相去猶若天淵卽與同省連壤之  
常州起科亦甚不侔從茲以後之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  
減之則國用不足勿可易也自萬歷以迄於明末惟有不時額

外之浮增而無復寬省之恩澤矣雖然明之科徵懸有其額而民之實完於國者歲不過十分之五六故彼時殿最蘇松之有司終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卽爲上考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之實今我

皇清肇造萬化聿新凡故明弊政莫不犁然革除而田賦則一照萬歷年間之例以爲準其末季冒濫浮加之項固已一切刪去第所照萬歷年間應徵之數載在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共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五合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竊觀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與宋元之先無

異也而賦稅之輸卽不能遽比有宋以前之太輕獨奈何三倍於元時乎故明有虛額而不責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也司農握算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卽有一項之撥解定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不則叅罰隨之是故順治二年以至康熙元年歲歲壓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而不急圖變計則鳩形鵠面啼飢號寒之遺黎不胥填於溝壑必流散於四方伏念我

皇上仁覆如天明見萬里去年察舊欠之難追憫生民之當恤特降

俞旨寬免順治十五年以前逋賦矣今年又因星變復頒

恩詔盡蠲順治十八年以前錢糧矣真所謂視民如傷與天合德直當比隆三代非漢唐以下所可多見也臣之愚昧竊敢推

廣

皇度與其民力不勝逃亡莫保議蠲於催徵不得之後孰若預  
渙

恩綸施惠於浮糧當減之先全民於敲脂剝髓之餘孰若早敷寬政愛養於元氣不瘁之日擴普天一視同仁憐吳民偏重之累將蘇松二府錢糧彷彿元時制賦舊額兼照各省現徵大例准與酌量大賜減省如云目前軍國多需勢難多減則亦依常州接壤之科則再若萬萬不能亦祈於十分之中稍減其二三

庶

皇上子惠元元率土同觀甦民困而名天休永培國本於億萬斯年矣

請減浮糧疏

康熙十三年

國朝 慕天顏

竊惟江南錢糧獨蘇松最重亦惟蘇松積逋從未有一歲照額十分全完者豈民之盡抗頑而不畏敲朴乎豈官之盡闡葺而甘悞考成乎臣初至地方卽根究蘇松錢糧所以不完之故紳民耆老無一不曰故明之初重加浮糧積困難堪地之所產租之所入實不敷於供輸是以民困日甚不能完額臣思蘇松二

府田畝糧額若照各省算科幾有十倍卽以隣郡常鎮科則相

形蘇松亦兩倍過之俱不敢比例請減假使蘇松重賦或一官  
曾經徵足或一縣可以全完或一歲偶完及額是

朝廷實收其用而小民力猶能勝相習既久臣亦不敢請也臣

查康熙八年以前奏銷之數每年欠至六七十萬大半欠在蘇  
松卽邇來撫臣與臣殫力勸輸康熙十年十一年考成雖未完

不及一分而以他屬之完合蘇松之欠通融算結之數非蘇松  
亦能完至九分也蘇松歲逋累萬斷斷難清節年造報

恩詔赦免冊

上諭停徵冊本折民欠可稽臣考故明之世此等州縣錢糧完  
至七八分卽爲上考今漕糧升合皆歸

天儲地丁分釐皆撥正用有一不完叅罰隨之矣小民之膏血  
無存則有司之智勇俱困甚至那墊以塞責一時此盈而彼缺  
舊補而新虧在民之收支反混徒有虛額無實濟積年懸項仍  
奉

皇恩赦蠲與其赦免於民力旣窮之後孰若早沛

恩綸培養斯民爲萬年根本之圖也哉我

皇上御極之初欽頒

上諭諭戶部查洪武以後因有舊怨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或  
一處不許牛耕教人自耕此等情由爾部詳議察奏煌煌

恩詔昭布中外此蘇松錢糧甚重正爲故明仇怨所加者臣細

查江蘇賦稅源流禹貢揚州厥田下下唐天寶後財賦始增宋  
寶祐景定間蘇郡苗米額至三十萬松江郡苗米額至二十七萬  
元始祖時悉循宋舊迨延祐中蘇州府夏稅絲二萬二千餘斤  
秋糧二十八萬餘石松江府夏稅秋糧一十五萬餘石明洪武  
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  
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  
不下怒其附寇取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名爲官田故蘇州特  
重松江亦然蘇松糧額共至四百萬矣建文方詔減免永樂仍  
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勅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  
者減十分之一自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額十分之三正統元

年官田準民田起科蘇松減額糧八十餘萬石從撫臣周忱之  
請也當是時蘇州逋賦七百九十萬松江逋亦甚多忱與知府  
况鍾曲算奏減之而王鏊猶稱民間重額尙未盡除繼此因漕  
運解脚遞增耗米沿爲正糧併入平米額內不分正耗至萬歷  
時代有增加臣考蘇松舊志及從信錄文獻通考諸書歷載沿  
革甚詳我

皇朝刊定賦役全書蘇州府田地九萬五千餘頃科平米二百  
四十五萬歲徵本色米豆一百五萬餘石折色銀一百二十七  
萬餘兩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餘頃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歲  
徵本色米豆四十三萬餘石折色銀六十三萬餘兩此照萬歷



年間定賦而萬歷年間之賦額比宋已多七倍比元已多三倍  
兩郡之民困於浮糧三百餘年矣如江西瑞袁等屬故明所加  
浮糧已奉

世祖章皇帝特允布政司莊應會條陳磨對舊額賜予豁免則蘇  
松事同一例可以仰邀

天恩前撫臣韓世琦於康熙四年疏請減額未蒙部議允行  
等條議剴切具題仍未議允臣非不知蘇松財賦天下軍需所  
係難以議減疊經諸臣條請何敢再行瀆奏但臣迫切仰籲  
皇恩者以臣身在地方三載設法催科未能如額實因民間尾  
欠究竟催徵不得原無濟於軍需况臣今所請量減亦僅指催

徵不得之虛數於歲入無損於民困大甦恭逢

聖主在上將起百代之衰不使一夫不獲寧忍兩郡億萬生靈  
沉困於故明之弊政乎臣謹就今日萬難足額者而言每年約

有民欠本折三十餘萬內荒坍公占者居其一浮糧難完者居  
其二若止得荒坍公占之糧除豁而浮糧不行減除則蘇松賦  
稅仍舊難完今荒坍公占田地除臣另疏奏請勘豁外其浮糧

之難完者亦僅二十餘萬矣卽以此二十餘萬將蘇松田地計  
算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  
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  
每平米一石請減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可不議減如是合

算蘇松二屬田糧本折酌減與實欠無徵之數相倣在朝廷減其必不能完之數

洪恩已沛而

國計未虧在百姓寬其所萬難措辦之徵實惠普沾而正供自力則考成可期全完而邪移之弊從此杜絕矣

再請減浮糧疏

康熙二十年

國朝 慕天顏

竊惟江南錢糧獨重於天下蘇松財賦獨重於江南人人所共知也因額重而逋賦難清因積欠而民生日困又人人所共知也臣於康熙十三年備員布政使入覲時遵

旨陳言恭具蘇松浮糧萬難完額等事一疏上奏其中備陳歷

代增加賦稅原委及故明仇怨重徵江西恩豁有例縷悉情事叩請酌減久達

御前未蒙

俞旨時值軍興需餉孔亟今入載不敢續陳伏思我

皇上加恩於江南百姓蠲減賑恤屢邀特旨倍極優渥而江南百姓之急公報效較之往昔亦有大可嘉尚者邈自康熙元年以前錢糧蘇松民欠每年實有十分二三卽康熙十年至十三年難完數已及九分然而存留錢糧未經裁充兵餉設法先充起運而緩存留是止算起運之未完不及一分而合算起存仍有一二分逋欠不等也至康熙十四年以來存留錢糧盡裁充

餉而完額亦至九分以外是向之稍寬於存留者今則急公並  
輸矣比之往時考成起運正數完足十分而有餘矣况叠遭水  
旱之時乎又且官宦加徵士庶捐例無一不出在耕絀中逆賊  
吳三桂反叛之後

王師出征軍需取給於江南不下三千餘萬源源不匱此無他  
赤子之寸誠感戴我

皇上深恩仰體我

皇上焦勞恨不同心滅賊故不自計其家之有無互相鼓舞多  
方典竭蹶輸將耳但存此不及一分之民欠即日加敲朴斷  
斷難完者非民之不盡力也更非官之不設法也實因糧額過

浮法無可設法無可盡也今四海蕩平車書一統向之盡力以  
報君恩者切望九重之濺澤今之寬仁以培國脈者實在萬姓  
之休養臣荷蒙

皇上使過之仁不加斥逐仍賜降級調用去位之臣安敢復言  
民事但念人臣去國義不忘

君受恩深重觀茲久困民生今正甦息養元之日臣不避斧鉞  
再瀆

天聽臣非市恩於謝職之日實爲寬息此民所以報君也臣計

蘇州賦額平米三百六十六萬有奇臣原疏奏請酌減浮糧二

十餘萬如上則三斗至四斗外者每石減一斗中則二斗外者

每石減七升下則二斗以內者每石減五升其一斗以內之科則不減在國家正課原止減其必不能完之虛數在兩郡萬民共得紓其萬難措辦之催徵若照江西布政司莊應會請瑞袁二屬浮糧減額臣之所請更少也至於民困情狀臣經屢奏浮糧緣由載臣前疏俱不敢瑣陳臣不職不能爲

皇上養斯民於樂利惟慶太平有象冀伸此愚忱莫安邦本萬年耳伏乞

皇上矜原俯鑒蘇松小民急公有效積苦宜甦特賜准臣原疏

勅部議復行新撫臣核定二府田科則酌減數目造冊請

旨施行

請蠲蘇松浮賦疏

康熙二十四年

國朝湯斌

臣惟財賦爲

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爲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撫茲土見

錢糧屢年拖欠每當奏銷之期多有嘗欠至五十餘萬最少亦

不下三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

國計恒惴惴不安初疑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載以來詢

問耆碩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高下考徵科之多

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

心爲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旱澇難均卽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舉出其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朴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輸稅之農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卽江浙閩楚並號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起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張士誠將民私產號爲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

江租三十餘萬石民困稍蘇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而裒益之當時稍救官田之敝但正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爲奸其後以耗米作爲正糧漕運諸費額外取之於民因事派徵又如所謂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加益非復正嘉以前之舊至啟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不懼命矣本朝定鼎田賦悉照萬歷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明朝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爲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尙寬後因兵餉急迫起

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這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魯恭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爲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自棄一存顧惜功名之念則展轉苟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款或以新糧而抵舊欠叅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爲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款額空懸惟二十二年適遇歲豐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仍多掛欠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叙之例夫人才力不甚相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良以百姓之脂膏旣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赦蠲我

國家弘敷大賚每一

赦詔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重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於追呼旣窮之後何若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常委官履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難任役一戶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佃倘

蒙

聖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科將見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此諸臣屢累陳請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匱之日且俱言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鑿輿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

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爲生逢堯舜之

主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上聞必當大沛恩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懇我

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

宸衷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傳集廷議將蘇松錢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將科則稍加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

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士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稅賦充而國用足億萬年太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非不知賦額久定未便更張但體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苟有未善正宜變通况前朝之苛政乎我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國計民生之大者宸謨遠算總自

睿裁非

微臣

所能仰贊也

請蠲緩壓欠疏

康熙二十三年

國朝

湯

斌

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我

皇上智勇天錫命將受鉞淵謀睿算威震海隅而轉輸不匱江南每歲本折五六百萬較他省蓋數倍焉我

皇上念財賦重地於軍需匱乏之際猶蠲漕免丁帶徵漕欠除一時並徵之累

詔到之日黃童白叟靡不舉手加額感激而泣以爲

皇上如天之仁軼唐虞而超三代實亘古所未有也獨是漕糧雖荷

天恩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並徵民力

猶恐不支每臣一出士民環馬首泣訴求爲陳情者殆無虛日

臣以國課關係重大



隆恩未可妄邀曉以大義使各勉力輸將而士民皇皇哀求不  
已既而思之使並徵有益於國臣何敢妄有所請乃於國計無  
所補益而下民實爲苦累臣不爲奏陳是爲溺職上負  
聖恩矣故敢冒昧爲我

皇上言之臣按蘇松等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常不敷所  
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災荒逋欠獨多今年之尾欠卽爲來  
歲之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爲次年之並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  
小民終歲胼胝不過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  
能且錢糧之在公家雖有起存漕項之分而小民之輸將總一  
條編原無差別未完起存錢糧之民卽是未完漕項之民今計

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未完地丁並時追呼而二十四年新糧又  
復起徵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一限假使每日輪比一年則十  
日僅三日空閒而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得稍息其窮鄉僻  
壤奔走道途匍匐公庭欲求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有司見考  
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日而並比數年則先因某年之欠  
而加責之血肉淋漓哀號之聲上干天和亦所必至也臣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仁時時告誡有司旣不忍使疾苦遺黎受此  
摧殘又不敢以定限考成爲之寬假誠恐民之積欠已多剝補  
無術惟有拚此皮骨以捱徵比官知遞年壓欠催科計窮亦惟  
拚一降革以圖卸擔究之官之更代愈速錢糧之頭緒愈亂加

以蠹役乘機侵欺小民逃亡相繼國課必至大絀臣愚以為民間止有此力併徵數年其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輸納不加少而分年帶徵則官免畏顧考成那新補舊之弊民免累日並比荒廢農桑之苦所全實大也故敢冒昧叩懇  
皇上推廣帶徵漕欠之德意俯

俞臣請除康熙二十三年錢糧尙未奏銷不敢請緩將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民欠地丁錢糧俯照漕項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紓民困臣又念此數年中十八十九兩年水旱叠承地多版荒人多逃亡今時已五載牽連親族者有之遺累隣戶者有之所謂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實不乏倘蒙

聖恩將此兩年概賜除豁自二十年後分年帶徵務期全完在民既無並徵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額然後律以考成之法小民亦各有心既感

皇恩又忱功令誰不踴躍爭先以完正供此實有裨公帑無損國計而江南士庶歌咏

皇仁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

地方敝壞等事詳文畧

康熙十一年

國朝 慕天顏

為地方之敝壞日甚等事奉憲行開准吏部咨開通查所屬地方從無陞任之官因何事故悉心確察作何調劑不致枉棄人材緣由到司本司遵奉憲檄採集屬郡之議直陳其重大切要

者二端一則曰錢糧額重徵輸難完夫江南賦重甲於天下而蘇松二府尤甚焉計其額糧不惟較他省輕重懸殊卽較接壤之常鎮亦已倍而有餘考其由來明初以張士誠竊踞蘇州怒地方之附逆抗順遂取民間租籍照額定課故常鎮之田每畝科平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五升不等蘇松獨有浮糧重額在明朝雖已屢減猶每畝至三斗七八升至三斗一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則之田亦科一斗九升夫收租不能倍於他處之產而輸課獨多於他處之額歲豐則穀賤傷農人不敷出一畝之租未能完一畝之賦歲凶則顆粒無收追比不應一畝之糧反增數畝之費富者貧貧者逃亡小民膏血無存有司智勇

俱困付之無可如何且額徵之課奉撥緊餉完解稍遲卽應譴責席不暇暖已造交盤故削職者殆無虛歲而逋賦者終成逝波今通計蘇松二府自元年起至九年止按民欠未完存錢糧凡十二萬有奇司府之催解已筆秃而唇焦州縣之敲追至血飛而肉爛官徒削籍餉竟虛懸此實因賦重以致敝壞而枉棄人材也一則曰坍荒地地缺額無補夫三吳州縣有地處極高遇旱則無水可厚者有地處極低遇潦則連河漂沒者如此磽瘠之區全藉雨暘時若庶幾可望薄收否則終歲勤動無顆粒之登然而

皇恩猶可拯援良吏猶能補救若版荒坍江坍海公占田地未

經請豁累民包賠其苦實甚焉沿江沿海州縣如太倉嘉定常熟上海等處怒潮衝擊沃壤立付洪流沙土傾頽片刻能消數頃始也坍去猶少攤賠已屬難支繼而日削月深逋賦漸多逃絕無田無主縣官向誰徵索其不束手掛欠豈可得乎至版荒之田大抵在高燥之區佃戶拋逃業主故絕相沿數十載一望不毛即使廣爲招募給以牛種土堅如石葦根盤結難於犁鋤况地絕水源栽種之後仍無灌溉斷難開墾陞科者此坍荒之害額糧從何措辦此外則又有公占之處公占者馬路橋梁烽墩土堡營房等類是也太倉常熟崑山嘉定上海等州縣俱有公佔田畝及長洲丹陽武進無錫逼近官塘去處又有馬踏荒

田

國家爲封疆之計立保設墩修築馬路無非保護斯民但沿海各省遷截界外田糧例俱蠲豁此雖非遷截者比然地已爲朝廷公用貧民且悲失業豈堪又苦賠糧不知當日有司何不申請豁除痼害一至於此今通計蘇松常鎮坍江坍海版荒公占荒田未完各年錢糧不下數十萬在有司卽八面長材未有不力竭計窮蒙冤削職實爲此荒缺以致地方敝壞而枉棄人材也夫額賦之繁重如此荒田之逋缺如此而明季時州縣有司完及八分者卽得報最故猶聞有陞任之官卽我朝功令綦嚴徵解錢糧必期十分完足而

世祖章皇帝時未完不及一分者亦予免議今則未完一分以下者州縣罰俸一年司府罰俸半年俱停陞轉夫各州縣額徵起存地丁雖多寡不等分釐俱闕考成即使賦非重額田無荒廢而巨萬金錢豈能零星尾欠槩以嚴法繩之惟有坐受叅處然就州縣而言之猶或有勉完及額者至於知府管轄各屬此縣卽已報完彼縣又或掛欠此項偶或無欠他項又仍未完參差不齊勢所必有而統計其管轄應完之數稍欠分釐卽列任俸之條似非鼓舞激勸之道如蘇松常鎮四府無一歲能全完無一歲不叅罰者矣藩司統轄歲額三百五十餘萬蘇松等處四郡錢糧最繁鎮或完而常不完常鎮或完而蘇松不完總計歲

額即使竭蹶督催或不欠至二分之多亦止能完及九分以外若概以他省錢糧易完之藩司一例奏考自不免掛名叅罰矣爲今日計請憲臺特賜具題亟爲調救之方以垂永久之利蘇松二郡額賦量爲酌減卽不能如他省之輕亦得照常鎮科則一體分別徵輸則民力稍寬一分國課總收實效而民困可甦矣粵海墾江版荒公占田地見在遴員詣各屬州縣逐一踏勘造冊呈憲等部請賜豁除賦糧其版荒田地有尙堪招募開墾者方能設法勸輸墾種許以五年後陞科有司仍准紀錄則虛糧旣豁款項亦減無包賠掛欠之憂矣其考成則例卽不敢過望寬息請照

世祖章皇帝舊例未完不及一分者准予免議則司府多方督徵  
長吏安心比解如是而地方之官猶不能整頓精神以樹尺寸  
之效者此庸鈍不肖之才又何有枉棄之嗟也

攤耗派徵說

明王儀

客有過儀而問曰子郡主也一方之休戚於子寄之金花銀一  
兩舊徵米四石而子准米二石米價三錢八分而子准五錢不  
有病於民與儀曰子過矣論折色者當考夫銀數之贏虧不當  
較夫准米之多寡蓋米數可增可減而銀數則一定而不可移  
也以長洲一縣言之本色平米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八石  
零金花銀五萬兩白銀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兩零若照舊例

金花准四石白銀准二石三斗共該本折平米五十六萬零每  
畝該米四斗五升六合以今二石准之止該平米四十四萬零  
每畝止該三斗七升五合以米准銀多則耗米增之少則耗米  
減之或增或減而金白銀一十萬二千六百之數則自若也毫  
釐絲忽可以增減否耶舊例金花准米四石今議准米二石蓋  
舊例金花二石爲實米二石爲虛數儀止派實米二石其二石  
之虛數則削之則名雖二石其實卽舊日之四石也論者不察  
耗米之減而但欲准米之多不審實數之如舊但較虛數之減  
舊何耶客曰子好異無惑乎衆論之紛紛也輕之重之與時合  
之人將何言歟予曰豈好異哉余不得已也異時奸書愚弄官

民與嬰兒無異駕爲支離之說曰白銀准若干金花准若干必如是而有益於民不知國有常賦賦有定額豈可以私智增之減之不過爲參差不一之則而爲已侵漁之地耳官府率爲所罔而不知小民陰受其禍予乃取其不一者通而變之而畫爲至一之法使奸書無以高下其手富者不得以有利而就輕貧者不得以無利而存重爲地方計爲窮民計也客曰唯謹受命

上呂相書

宋 范仲淹

姑蘇四郊畧平窳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於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

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飢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江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渟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下耳矧今開訟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

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  
肩之駐水漑田可救熯涸之灾澇歲則啟之可疏積水之患或  
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  
至秋無他望灾沴之後必有奇疫乘其羸憊十不救一謂之天  
灾實由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之不  
饑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於惰而死乎或謂力役  
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  
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復有焉  
如豐稔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  
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

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  
沙瀾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水使淺  
可以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  
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三未能播種復請增理數  
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  
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  
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  
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  
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  
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



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三學上陸冢宰書

明文徵明

比承榮膺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薄海外內莫不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累朝舊德盛世珪璋特達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偉然天下之人所爲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茲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天子出令而運斯世於掌握間固明公分內事也某等猥賤晚末莫展賀私方與四方人士咏嗟盛德以爲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干犯輒有陳請而專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恃雅度汪濊不深

譴責故卒言之竊惟國家入仕之階惟有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太祖高皇帝親定最爲詳密而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誠以聖化優游泳涵滋久人材蟬與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爲敝論者不以爲非蓋自洪武二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尙少儒學生徒往往不充廩增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名政業往往忝於正奏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嘉元年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者一時國學人衆乃

量減貢額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解額增損厥後解額既定而貢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壅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強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年而止迤邐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餘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畧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

人夫以往時人才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寬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衆多寬額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羈窮潦倒退無營業進無階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緣此倖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教職之請限以依親

之例程其入監之期一時士子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豈皆以得祿爲榮哉不然卽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下之賢卽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充貢之例循資歷歲亦皆有所畀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而倖進者不爲不少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統禱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嘗疾首痛心於此矣明公崛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望目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慨於心今當可爲之時在得爲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歲貢二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留意檢察或因人建言舉行或乘

大需條下使士子得沾涸轍之恩而仕路無黜竿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實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段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爲盛事後世以爲美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強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所爲而行蓋皆不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更以爲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爲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伏惟留意處分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上王侍御書

明 趙同魯

竊念國家賦稅莫重於東南東南列郡吾蘇爲最然自成化辛丑大祲之後二三年來雖獲小康迨今傷者未起病者未復室家子女壞者未盡葺賣者未盡贖譬猶病後之人僅存喘息肌肉未充元氣猶弱未可遽謂無疾而不加以樽節愛養也原其昔之釀成此患者由當時有司奏災後時所致也奈何今年自夏徂秋亢陽爲虐田疇龜拆除有水車戽可救外其田傍山高阜人力不及禾苗稿死者損其三分之一秋成失望誠爲可憂聞下今已先時奏聞吳民幸甚近蒙欽救主事陳大人來蘇盤究稅糧餘米易銀解京賑濟關陝飢民此誠出皇上之淵衷國家

之急務不容已者古者列國尚相賙卹假貸乎無有矧今天下一統天下之民皆我皇上之赤子皆吾民之同胞其不可賙卹乎然有一焉以吾蘇生齒繁夥若此所存稅糧不過四十萬石卽今荒旱之兆已著其可不預備賑濟之計乎必也足乎此而後及乎彼可也若儘數以奉承之則吳民何所仰乎使東南之力本旣盡則何以給公上之賦稅充朝廷之儲峙乎抑以天下形勢言之則畿內者腹心也關陝者四肢也今四肢有疾而欲剝腹心之肉以補之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豈特救疲成痿而已哉此愚所以懷漆室之憂也閣下誠能聽納愚言與之商確處置如有不協卽條陳以聞務使彼此兼濟遐邇均安以銷患

於未萌則民雖至愚孰不感閣下之恩德於無窮而閣下之名位祿壽方興未艾其有既乎

上李侍御書

明趙同魯

吾蘇今年春三月不雨自四月以終五月霖雨連綿洪水汎濫田疇淪沒殆盡人民墊溺無算以長洲一縣計之僅存者十無二三其間插蒔未周已蒔而全白者又過半焉况皆重則之田窮赤之產男女力車屛旦夜築隄防東坍西倒疲於奔命飢腸欲絕足跡成血先是既重困於開河之役矣今復罹此愁歎載途如不欲生者何蓋懲成化辛丑之弊故也其時有司勘災急於奉上緩於卹民此等之田目力所不睹足跡所不及望闈報

數以荒爲熟催科之際急若束濕血肉淋漓於道路死殣枕藉於原野走時嘗進言於巡撫大人今冢宰王公矣伏蒙開納深加獎與停免折糧官銀之半計數萬兩布疋稱是然亦未能甦其一二死亡者萬計此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今被災之田已沐奏聞矣踏勘之際伏望委任清正官員沿坵履畝務存矜卹寬假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深尅一分則民受無窮之患閣下何惜而不救其垂絕之命乎且賦役者朝廷之財用吾民者皇上之赤子赤子爲國家之元氣財用直其肌肉耳與其惜肌肉孰若保元氣之爲要乎此聖人治未病之意也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喙人窮爲盜固其所也卽今盜賊充斥已非履霜之漸後

必甚焉此堅冰之必致者也不然飢餒之民來歲將何力本以  
事耕種而待秋成乎今欲革而正之果何術哉必也卹其飢寒  
救其疾苦以革其心嚴糧里保伍之任以塞其原校巡捕椿柵  
之制以絕其流庶乎斯患之可消弭矣

三吳水利圖考序

明  
皇甫汈

昔禹抑涇水疏九州陂九澤諸夏又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  
滎陽下引則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泗會於楚西通漢川雲夢之  
野東通鴻溝江淮之間齊醜淄濟蜀穿一江於吳則通三江五  
湖皆可行舟餘用漑田百姓饗其利而水利之說興焉子長著  
論於河渠子孟堅推廣於溝洫而水利之書成焉鄭國始開而秦

以饒足宣房未塞而漢遂不支此其利害之大較矣吳本具區  
涌川開瀆吞江納漢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浸莫大焉  
若夫壤墟映野畛畷帶郭灌注則埤瘠盈鍾壅閼則腴衍枯粒  
海陵之儲天府之所仰給也元嘉肇苧谿之功大業興京口之  
役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其要在於導之使趨故曰三江  
旣入震澤底定是已矧揚州之域厥土塗泥易於淤積厥田下  
下難於障流加之淫雨告災稽天示逆牛馬莫辨而民其魚乎  
甲辰之歲侍御新昌沃州呂公際靈長之運立寧晏之朝奉輶  
軒而來巡緬澄清以寄慨甫肅吏軌急求民瘼乃建議陳疏修  
列五便酌買讓之令猷殫及三慮存邾生之往鑒上當宸衷下

協羣算詔報曰可言悉施行民罔懟勞職司惟恪緣撫臣驟遷雖功未克竣而惠亦霑矣間又考迹往牒綜覈舊聞蒐桑氏之經詳周官之制遠追韓牧近昉謝琛時則文太史氏雅善輿圖窮河源於筆端牧祗軸於指掌草未殺青而瓜代行矣圖置郡齋書存私篋越歲己未太守陽曲王公承麾蒞止留心民務周省阡陌勸課農桑每思白公之遺歎名父之美因覽茲圖爰購全帙校而刻之屬序於余其爲編也總圖一郡圖四川圖一縣圖十有八爲水二千二百九十有奇爲岸一爲堰十壩二十有五閘三十有一各系以考說凡奏疏二工計一以至諸賢論述名臣奏記並采而附焉缺嘉與湖者以非管轄之地馳未遑駐

也夏書載禹治水而篇名貢者重邦本也逮公總憲西臺督儲南甸今日成賦之逸咸昔底績之勞若心計而預定焉者經國其有徵乎夫治水必躬歷山川非妄意戶牖可測而知也以禹之神而不免蹈毳卽攢者蓋地有卑高土有沃鹵湍有緩急脈有淺深勢有迂邇非咨詢相度力曷施哉其次莫若智智者亦故而已謂循禹之舊也余嘗登姑蘇望五湖求源於宣歙迤委於苕荆乃知水由五堰百瀆東匯於三江載折而之海白茆七鴉尤要害也大都水渟則爲害流則爲利洩則不渟蓄則不竭濬則長流而後浸漑適宜漕輓稱便弭謗者取喻於防川衛生者致察於榮絡合單子之書殆思過半矣我明若夏忠靖公已

試之蹟吳李遵之功特最焉漢延年之言曰河須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雖桑海或遷而歸墟則一是編也實千載可率之典功與言同不朽云

增修長洲縣志序

國朝  
祝聖培

江南財賦甲天下而長洲爲尤最其聲名文物山川土風亦惟長洲爲最而賦役繁重案牘紛囂舟車充斥亦長洲稱最焉吏茲邑者樂土風之清嘉畏望邑之繁劇簿書旁午惟有追呼稅課刺刺不休欲得退食自公與卿士大夫講學論文揚挖今古不及也今

聖天子德威遐暢宇內罔不底屬會萬方寧謐之秋輯一統車

書之盛誠千載鉅典也獨長邑志前朝嘉靖末浮梁張公首創成書萬歷間武陵江公增訂迄今百有餘年世遠事湮不特風徽歇絕卽梨棗已付鬱攸遂使聲名文物山川土風不得播之典冊納之輶軒誠守土者之任也余承乏茲土才質不逮計歲之所輸額幾五十萬而積逋累欠十數年來又幾十數萬昧爽盥漱卽爲勾攝微呼不遑退食溽暑隆冬至夜分不昧憂憂乎鞅掌不暇而是典未備職實闕焉緣是具書幣造請於邑之巨公名士爲之衷集舊聞采詢故老百年湮軼之事銓次簡編而凡土田徭賦會計釐然學校文章風華標舉仰采藥之高風則讓德至今存也景言游之文學則歌聲猶在耳也虎邱夜月白



堤之楊柳依然竺澤清風于皮之烟波非渺也列金閭闔闔則  
珠貝陸離循水國溝壑則郊原蕭瑟也長洲之風物於斯指掌  
而長洲之艱繁難理亦於斯約畧可觀焉書成藉以報  
聖天子一統車書之盛

均編紀略序

國朝  
吳中衡

昔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其有道有德於教學者死  
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凡以崇德報功典至  
重也吳中自秋梁公奏毀淫祠千五百房存者咸合祀典由唐  
迄今名賢代出長元尤盛隸長邑者五十有五隸元邑者四十

有八春秋時饗動支地丁名曰編銀潔籩豆薦馨香恪恭將事  
神罔怨恫然多寡或殊厚薄未協乾隆十一年長白安公奏請  
均派得

旨俞允多寡一而厚薄準祠無缺祭有功祀典甚鉅先是舊規  
相沿司給之府府給之縣縣給之祠輾轉支關吏胥侵蝕額不  
及半子孫之豐厚者固不藉此貧乏之裔遂有不祭者矣中衡  
秉鐸元和覩積弊而心憂之適大興邵公來守是郡有同志中  
衡因建議由府竟下於學按額分給公以爲宜著爲例從此祀  
無曠失歆享以時恭逢

皇上六龍時邁問俗省方柴望哀對之禮因之並舉而先聖先

賢祠墓皆遣官致祭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惟神暨民無弗  
豫悅爲小臣者當仰體

聖天子昭報之思各上憲均齊之意垂良法於永久因將均編  
緣起刊告後人吾願後之來者覽是編而共鑒此誠有其舉之  
莫敢廢也更願邑之紳士覽是編而感慕興起立德立功立言  
法古之三不朽期尸祝於無窮成一代之偉人俾萬禩以咸秩  
千百年子若孫守其祠猶有榮焉此則中衡所望也是爲序

續修長洲縣學募引

國朝 彭定求

長洲學宮在郡城之東規模恢廣自帥府駐蘇時權爲理事公  
署蹂躪獨甚至聖殿明倫堂岌乎將頽先賢兩廡與啟聖公祠

傾廢無存於是定求始基於壬戌殿堂甫修兩廡亦建再募於  
癸酉而啟聖祠乃成計集募一千七百兩有奇自分綆短汲深  
力甚憊矣尙有鉅工未興以待能者暨丙子風雨告災殿堂之  
修者復敝芝巖顧中丞慨焉傷之捐金五百鳩工庀材因得指  
撐梁棟以迄於今然此當大敝極壞之後拮据經營特先其至  
急者爾若按諸前志則殘闕正多迥不迨郡學之弘麗并不迨  
吳縣學之繕修完好也特先舉舊觀之宜急復者一曰萬代宗  
師坊所以欽崇聖教海寓齊觀也今則柱石孤立矣一曰萬仞  
宮墻所以樹諸崇翰孔固厥基也今則一望平蕪矣一曰泮池  
原通河渠之水滙潏泓然采芹藻歌思樂義取諸此一曰興賢

達材兩坊儼乎禮門義路俾過其下者矩步繩趨弗敢踰越今則流者淤塞峙者頽敗矣凡此四者不獨係觀瞻之隆替亦關學校之興衰此而不復舊觀未可以藉手也定求養疴却掃槩謝交遊然恐蹈有初鮮終之咎故復不揣言輕如羽告募至三統計諸工估費八百兩有奇較之前此所募猶不過三之一也伏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恭遇我

皇上崇儒右文隆名盛典度越曩代天下學校所在

御筆有懸

御贊有刻且當

翠輦時巡瞻顧南服廣鄉舉之額增入泮之名凡列儒林靡不

沾被樂育矣獨我長洲爲吳中首邑人文薈萃而膠庠根本之地乃使之抱殘守闕惟吾黨之羞也將伯之呼烏能已已願我同志不拘人地欣助觀成無謂定求發棠之請勒石銘功翹首以俟

均役全書跋

明韓原善

庚戌六月善自青溪承乏茂苑下車之日首咨民間疾苦父老以民貧役重爲言善方入境未諳曲折惟有唯唯點首而已未踰月大中丞均役之檄下善乃敢奉命從事語云窮則變變則通變而通之此其時矣本縣入冊田共一百二十萬餘畝總計三年大小差役約用田二十五萬餘畝蓋一邑之大較也自詭

者憑城社於豪門花者分子姓於零戶額中之田不減於昔民間之田大削於今阡陌素封之家沒齒不聞役字所役者惟中產數人而已甚至中產已盡取盈於下獨力難支合數於朋三年而二役者有之三年而三役者有之一一年而兼二役三役者有之以故老於役貧於役死於役親識株連於役妻孥囹圄於役了無息肩之期沿習既久情弊轉滋驅書役而團局造冊相率目爲故事無益也善每一扇集糧長總書一名刻期會於公所而矢之曰赤子顛危無告何以民父母爲哉倘可役者不役與不可役者而役明人非而鬼幽責矣寧以官殉吾民無以民殉吾官環視左右有感而泣下者莫謂三代之遺直不在人心

也隨令糧長東序總書西序各授單一幅密開花詭人戶約與同不同者罪之衆有請暫出而次早繳單者弗許又有請二役面質而後進者亦弗許曰若然則爾輩之蹊壑滿矣吾將與爾爲市也蘇人固善巧當迅雷不及掩耳之時謀或不能預設故日不移晷可得田三十餘萬總書尙以圖書藉口也復命總圖書互爲結事發各引咎遂相戒不敢爲奸通前後得田七十二萬餘畝大約有田則有役有役則有等上差以三千四百畝當之中差以一千五百畝四百畝當之下差以千畝九百畝當之收銀有多寡則田亦有損益而一百二十畝以下者無與焉熟區派前荒區派後隱漏之新役派前疊差之舊役派後官收官

民收民而役法之規模似覺均平畫一矣夫當花詭未清之前本縣當差之田不過二十萬凡在數十畝者一切困餒花詭既清之後除卿士大夫破格優免外尙存編剩之田八萬餘畝昔日編三年而不足今編五年而有餘是田非昔歉而今饒也賦役非昔增而今減也何遽殊絕若筵楹哉其故可思矣至若調停於民宦之內毫髮無所低昂盟心於鬼神之前請托咸爲杜絕顧彼顧此任怨任勞蓋大中丞鎮節吳門而善適當奉法之初又縣在諸邑之首耳如以役法之從違趨避當路之殿最善之所不敢出也以一官之去留轉移億兆之休戚善之所不忍辭也謹抒一得之愚立碑刻冊垂爲永例倘市恩翫法豪右阻

撓則撫按有會題戶部有明覆朝廷有嚴旨夫復何憂後日仁人君子更蒞茲土者乞念東南民力已竭賦役日煩上而國課攸關下而倒懸攸繫毋信訛言而輕變成規毋議津貼而實增賦額有及此者吾父老子弟尙以吾言灑泣而告之

長洲縣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二

縣治記

宋王禹偁

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爲稱首以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於人亦將繫於時矣當時王室雖微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爲師則子賤宜行乎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弟者



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祭祀以事鬼神行賚予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爲縣而隸於郡矣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撫民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役最大則懼

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嘆徒勞賦歸去者爲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於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汙瀦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飶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

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涖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之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縻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平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

茂苑堂記

宋 米友仁

長洲令尹石理瑩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既久政成事簡

蓋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解之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冲語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卽江爲池距縣南二十里多歷年所高岸爲谷無足深怪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顛圯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修竹竒芳蕙草鬱葱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邱壑邃深處與堂相直曰百花亭卽堂之西爲建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文室北向聚群石若岩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逕曰綠筠菴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於中客至則閱古賞竒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愛顧不懿與



企賢堂記

宋 黃 由

長洲爲縣肇始萬歲通天中至於我朝雍熙元年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實來爲令滿秩召爲左正言直史館公自叙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爲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權酒懼遺斯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爲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遲之教化抑兼并而哀流亡所謂鳩斂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言所叙題名記繼往來之詳興踵武之嘆讀之慨想因求公像於虎邱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讚於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珮

陸離以儀以瞻並媿相望足以使有識歆聳起敬慕矣

蟠翠亭記

宋 龔頤正

申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鬱勃林采煥發蒼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珩珮有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君指柱間仲公彌性之詩有云穆枝密葉翠蚪螭者曰名以是爲花故也余居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五刻起視事漏下五六刻猶不得息壯懷倥偬於簿書期會問領畧於此蓋不一二數也適少閒拾餘材爲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新之敗蠹則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此佳時

一杯相屬客盡歡於是楚人龔養正使折花侑坐起以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壑青曠廣莫春敷秋隕付榮悴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從而玩之封植矯揉摶助其長而人方以爲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士而志於用小而小大而大其得而遂邪達者視之犧象孰先於楓柳蓬艾孰後於蘭茝邪抑余聞卽蜀山林中此花如積樂城蘇公詩半垂野水弱不墜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詩槩可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法周旋州邑者益更事且有用於時顧欲遂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記前後二公之詩見此花爲一笑君引飲醕遂書以記之

泰民堂記

宋陸德輿

長洲龔令君作堂縣圃摘翰林王公壁記語扁以泰民旣屬余書且諭以記予懼專斯堂之美遜者再請益勤予不可得而遜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陰陽訢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上下相孚百姓悅豫君民之泰也天地之泰天地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贊化之主君民之泰君民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於民者莫令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蓋卽泰之卦觀泰之象思所以致泰之由乎泰之六爻惟九二言治道爲詳其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者包荒含容也馮河斷制也不遐遺無

忽於少朋亡無牽於私交泰之兆實繫乎此反是則不交不交  
否矣然則令之於民庸可忽必也居之以寬納之以仁學愛之  
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蒲庭毋頑之  
忿毋細之鄙當若上蔡視之如子毋邪爾思毋側爾蹈當若姑  
臧不改其操如是則氣之所通和之所致薰爲嘉祥以蟠以際  
民其不泰乎其或弗操弗鉏弗究弗慮如彼曲阿徒事求譽爲  
酷爲豹爲暴爲驚如彼義縱直法行治愁嘆不聞疾疢不蠶有  
若渭南罔念恤人利障不屏欲源不澄有若陳倉率斂自營如  
是則氣之所闕怨之所鍾形爲咎徵是萃是叢民其可泰乎一  
邑者天下之積也一邑之泰天下之泰所由推也一令之賢一

邑之泰所由致也董子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也夫惟聖  
明在上師帥之賢參錯天下則天下之民胥泰矣長洲地大物  
繁臺府鼎立夙號難治君處之裕如知所先後戶庭無滯訟田  
野無冤聲始至撤犴狴新之將去以空囹圄蓋十數年未有王  
公所謂生民之泰其有漸乎幾之矣觀君明堂可以知君用心  
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於淳祐庚戌八月  
落成於十月爲楹若干爲費若干役成而民不知又可書也已  
君名灤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之子其賦政固有源流云

重建丞廳記

宋 方 杼

國家建官倣唐舊制自九寺三監萬家之邑率置丞員所以重

其任貳其長也邑於民爲最近丞於邑無所不當理漢後元之  
詔曰縣丞長吏也長洲爲縣創於唐天后朝乾元中置爲長洲  
軍至大歷間已而復舊國朝中興吳居三輔長洲土廣民衆素  
號難治爲丞者非才術兼茂有理人之績莫得而著稱焉浚儀  
趙君帝室之胄沈酣經學挾其所有取甲科佐江陰幕淳熙改  
元轉而丞茲邑視民如愛子馭吏如束濕興利除害邑人宜之  
君蒞官業再黃矣政成而民有餘力年豐而物不疵厲視事之  
所棟宇欹撓榱桷朽蠹上漏下濕殆弗可居於是發私財以佐  
其用度故地以全其基役以糜至工以巧獻無損於公無擾於  
民廳事廊廡輪奐一新爲三十餘間墜塗整密甃甃堅滑高其  
閤闕固其垣墉使後之居者得以賴其利焉工旣告成邑士願  
紀其歲月以傳示將來籽居是邦見聞君之政稔矣凡今之人  
視官舍猶逆旅顧弗毀而加葺者已無幾積在官餘祿爲居閒  
之助亦理然也君秩行滿又斥家財以給費求古循吏罕見儔  
比貪者聞風庶亦知勸噫昔之建一堂創一亭猶侈其事以詒  
後人若君謨之清暑子瞻之喜雨是矣觀君此舉匪爲翫游之  
所加於人數等其可無書乎君所以設施於一邑特其小小者  
耳推而上之庸可旣哉姑書以爲紀云

主簿廳記

宋黃士特

長洲主簿廳在縣治少西紹興十七年縣長尹侯機所建也經

始苟簡計不及遠矮屋數椽陋甚歲久蓋障穿缺支柱欹危潦  
雨至上漏下濕坐榻一日數易夜聞聲淅然則懼其覆之屢也  
慶元丁巳仲冬上澣予承乏庀職旣弛擔顧瞻鬱悒則有意圖  
新焉然簿職甲力涼毫髮公費皆仰給於縣曩時長官或秦越  
相視居此者憚煩避謗蓄縮不敢謀因循歲月則棄去若傳舍  
亦勢然也予獨癡不自止試令梓人平章以圖來稔竹瓦木石  
計會纖悉畧已素定越二年乃以請於令大夫黃公宜治縣有  
聲而友僚佐如兄弟喜曰此公家事耳子能躬其勞吾何靳焉  
於是考日鳩工昉於季秋之戊申迄於仲冬之己丑買材於市  
募庸於肆民不與知而工以辦告糜縣帑之緡四百五十有八

廩斛二十有四餘亦捐俸百千以佐用前門一間廊屋八楹廳  
東西偏翼以兩軒可待賓至寢之後爲文室安明窗四向時暄  
涼啓門甃以禦濕於娛親爲宜繚以垣牆高丈餘闢小徑通縣  
圃其西有敗屋數間撤舊取新爲圃漏庖爨之所是居也不侈  
不庳於今若未足視昔則已夸予且滿去後之來者無忘營創  
之難以時增葺其將多於前功不則因敝塞墜亦可爲數十年  
之利然非余所料也書生每事欲爲無窮之思正與北山愚公  
可同一笑姑識予意於石

重建尊美堂記

國朝 汪 琬

縣令之有堂也教令於是乎出征徭獄訟於是乎綜故必爲高

明闕大之居焉豈徒以崇飾美觀哉以爲不如是則無以辨其  
等威尊其瞻聽警士民之心思耳目而作之敬也長洲吾蘇首  
縣提封數百里受屢數百萬家擬於古之大國其土俗侈靡其  
賦稅殷繁素號難理署之廳事由宋雍熙中創立縣治以後屢  
葺屢壞沿及

本朝傾圮遂盡巍基雕礎夸於瓦礫荆榛有日矣爲令者率傳  
舍逆旅其官以速去爲幸莫有能鼎而新之者前令祝侯始建  
室廬三楹同治事其中苟簡庠陋旁風上雨自几案之外隸卒  
簿書幾無所容等威之不辨瞻聽之不尊莫此爲甚茲者某侯  
蒞任之初卽以清心省事自矢於神甫期而政孚人洽麥禾有

年疫癘不作士民爭相謂曰侯吾父母也吾儕小人其可使父  
母殆於露處乎盍亟圖諸乃謀合一縣諸大家有力而好義者  
各出私錢以飲助是役謀定而後請於侯侯復以其言請於上  
官悉皆聽許乃諏日鳩工作始於某年月日富者樂輸其財壯  
者樂獻其力巧者樂呈其伎不踰月而工竣役不告疲費不告  
匱兀廣修若干尺崇深又若干尺一如堂址之舊無增損焉加  
以甃甃峻整朽墁堅密髹彤績藻照耀四隅稱其爲高明闕大  
邦君之居教授陸子予載與侯友善每述士民之志乞書其始  
末於石侯亦繼以書至且曰石具矣故予不得辭予惟周官以  
六計弊吏也必冠之曰廉蓋廉其本也若善若能若敬若正若

法若辨其事也苟其不廉則雖有善能之屬猶不足以言循吏  
向者嘗聞吾侯之風矣自少博學繕行既受簡治縣補衣素食  
畧如諸生筐篚不登於階苞苴不納於室夫固有其本矣及其  
馭胥吏也嚴而不苛撫老穉也寬而不弛事鄉大夫以訖往來  
諸賓客也恪恭退遜而不可干以私其有合於先王六計之遺  
意者與此宜民士愛戴之不暇樂於拮据奔走以共成斯堂也  
昔魯人有築臺新廢之役則春秋譏之譏其不當作而作也至  
爲闕宮則頌詩又從而美之美其當作而作也不當作而不譏  
則無以示懲當作而不美則無以示勸然則斯堂之成誠不可  
以不書書此所以美吾侯之賢也抑非獨美吾侯而已又將以

勸後之繼吾侯者予請告以來踰十有五年顧以老病情廢未  
嘗一入縣庭異日侯侯報最庶幾進謁斯堂俯仰其高明閔大  
而嘆息賢侯政化之成雖甚老病猶能廢魯人之頌以授夫採  
詩者云堂之額曰尊美南宋知縣事石侯理所命名也詳在米  
友仁記中侯故仍之

長洲縣學記

宋 俞 掞

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學今環百里之地而爲縣詎可缺歟按  
吳郡誌唐置長洲縣距今三百餘年而學不建豈簿書期會不  
暇俎豆之事未之聞歟景定壬戌詔縣增主學用丕儒教宋君  
楚材實在此選至之日乃嘆曰官以主學名居無廬士無廩師

倚席不講惕然以懼鄉寓劉公震孫列其行於郡卽近縣廢寺  
爲肄習之所士不間遠近裹糧而來旬有講月有試考德問業  
於此可觀宋君又懼無以繼乃哀俸餘與束修之入請於郡因  
寺建學以惠悠久太守陳公均親來相度指前一塔蓋如文筆  
顧而揖曰殆天相歟於是徙佛像於他所宋君遂與諸公經之  
營之斲者斤者亦各自獻其藝由禮殿至學門煥然一新齋舍  
庖福靡不具備起於乙丑春成於丙寅夏民有爭田不決前守  
撥充養士具上於朝會名入季公鏞來守是邦悉以歸之而士  
有所養宋君之志亦少舒究矣屬予記之辭不敏請益力夫教  
亦多術矣孟子吃緊誨人處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蓋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有是心焉耳是心雖依血氣而  
生而一點光明具衆理應萬事未有觸之而不動感之而不應  
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是之謂本  
心物交物引而去之此心放矣從耳之欲而教姪哇從目之欲  
而悅紛華從口之欲而飲肥甘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亦莫  
不然若放而不求流而忘返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一點光明  
未嘗泯滅反而求之心在我矣是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一息  
而游堯舜之天一息而淪盜蹠之淵聖狂之分求不求耳然此  
心之放亦豈俟於形著哉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憂患  
而不得其正皆謂之放人能於日用之間每事省察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嗚呼孟子之所謂  
求放心者豈如釋氏死灰槁木付此心無所用哉自吾惻隱而  
推謂之仁自吾羞惡而推謂之義自吾辭遜是非而推禮與智  
無不盡矣舉斯加彼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此君子所大過人者  
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矧今撤繙廬而敝儒宮立師道而新士習  
同堂合席相與講明當何如哉始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體終  
而充廣以達此心之大用庶乎可以爲士矣是又宋君之所深  
望故併書之咸淳二年四月朔記

長洲縣學記

元陳旅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民以法而不納民於道非  
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吳縣地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  
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爲足尙哉宋世主學事者常  
假並縣浮圖氏之室以爲學則亦未有專所矣皇元旣一六合  
乃興起學校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向風而當時邑令以浮圖氏  
之室旣不可久假遂卽長洲驛舍爲孔子廟大德六年縣徙麗  
都治十年移驛材構縣治故址庫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  
盪摩又無所於休不足副國家右文之盛心郡人陸德原顧而  
嘆曰長洲爲吳鉅邑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  
其民而與其民同郡况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  
而席先世貲產足以供公上之賦而具衣食於吾私矣於此而

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童公聞而喜曰是能紓吾責者益以禮勸之成於是筮吉日除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黃庭穹門翼以邃廡後爲兩齋爲堂爲庖庠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爲之材必良工必善規制嚴壯而攻作堅績浙右邑校蓋未有能勝之者又屬名工疑土爲先聖四侑十哲之像而繪群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至元再元之三年三月經始明年十月告成觀者咨嗟謂世之人幸罄其所有以爲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爲是者乎德原又以爲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爲是虛器也乃又以田如千畝爲學田以實之五年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人士來請記辭弗獲

乃與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與二十五家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郭外而學設於此得無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民之秀也秀民雖生窮鄉不欲自局於耳目所接之近故必游通都名城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蘇爲郡當東南大道之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聞之富退而講道藝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德著於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善俗况多士哉子皆邑之秀民也能益美其身以歸表於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蒸我髦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烝然起於田野之間矣是爲記德原字靜遠篤慎閎敏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襮今爲徽

州路儒學教授云

長洲縣重建儒學記

明 朱希周

長洲爲蘇之鉅邑而附於郡治自宋景定間始立學於城之東北厥後毀而復創至於國朝又嘗拓地而改建矣顧其地猶爲卑隘頃教諭蕭君文佐謀於諸生爲遷改之計咸謂城東有僧寺高爽宏壯建學惟稱乃白於巡撫都憲歐陽公鐸夏公邦謨提學侍御馮公天馭巡按侍御趙公繼本皆曰可旣而有海寇之警其事遂寢越明年諸生復白於巡按侍御舒公汀而郡守王侯廷縣令吳君世良亦以爲請公乃躬詣僧寺而遍閱焉嘆曰彼僧徒之居者若是其侈耶學校爲養士之地顧弗若耶是

固所當遷改者不可已也遂委通守邊君德吳縣令張君道與吳君專董其事而貳守王君文儒通守包君梧牛君佐節推陳君一德亦共爲之規畫於是卽其宮室之舊或飾而爲新或撤而改造間以舊學之可用者合而成之其制廟學皆南向其左由櫺星門而入重之以戟門而中爲先師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右由儒學門而入重之以禮門而中爲明倫堂堂之旁爲兩齋曰進德曰修業而齋之南北諸生之房列焉廟之北爲啟聖祠又北曰尊經閣堂之北爲名宦鄉賢二祠又北則纍石爲山山之上爲敬一亭尊御製也若夫櫺星門之前則樹以緯楔儒學門之外則鑿爲泮池祭器有庫射圃有亭會饌有堂游息有所

以至廨宇倉廩之類各量其地之所宜而建室焉其隙也則有田數畝可供粢盛而爲園者三爲橋者三爲池爲館者各一凡游觀之具靡不備矣乃若茲地之形勝則山拱於西水滙於東前有橋曰升龍內有河曰玉帶靈秀所鍾殆若預爲學宮設者豈偶然哉是役也經始於嘉靖辛丑十二月以明年三月落成蓋由諸君之董其事者勤於綜理夙夜弗懈故其成功之速如此王侯暨吳君謂侍御興學之功不可以無紀乃屬希周爲記惟昔泮宮之作見於魯頌今其規制雖不可考然觀詩人所以張大其事則其宮室之壯觀可想見也聖朝誕敷文教凡天下郡縣皆立泮宮視古列國之制固無異者抑豈可卑隘而弗稱

哉若茲學之改建其宏麗壯偉無復加矣然豈徒爲觀美而已乎將使士之居其所者德於是而進焉業於是而修焉斯不爲虛設已耳蓋嘗觀乎學宮其堂之高大而光明也有似乎君子之道致廣大而極高明者焉其隅之直方以固也有似乎德之嚴正見於威儀之抑抑者焉其黝堊丹漆渙乎華采之溢目也有似乎文章之盛膏沃而光燁者焉然則入其門而登其堂者得無有所感發而激厲乎吳中素稱文獻之邦蓋子游之遺風在焉士之嚮學固其所也矧又有爲之作興者哉自是人才之盛當益倍於往者其出而爲國家用者將不勝其多矣是固監司守令期望之意也侍御公按吳風紀大振威德並施其善政

不可殫述而建學造士尤有關於風化者故記之以示永久俾後之人有考焉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明 文徵明

嘉靖十有五年歲在丙申秋八月長洲縣重修儒學成乃是月四日丁亥知縣事渭南賀侯躬率博士弟子釋菜於先師孔子新宮桓桓豆籩維飾陟降旋辟儼肅有儀父老賓屬爰觀爰慶謂數十年來所未有旣明日諸博士弟子相率言於某曰維茲長洲實蘇之輔邑有廟學而制統於郡故事月朔廟謁春秋有事縣官師生旅拜於郡學以爲故常有祭田瘠薄不足更費歲時惟學官行事而有司不與也頃歲有司之賢者間一行之牢

醴狼籍取具臨時而其事亦不恒舉夫有司之賢有才者固足集事而或不然則委諸故事是故或舉或不舉惟其人而學之廢興以之茲學之建昉自宋季卽浮屠藏殿爲之狹隘弗稱歷元及國朝數有建置而踵其庫陋無所展拓正德丁丑提學御史安福張公鰲山盡斥僧廬益之而未暇改爲也侯始至以學校首政顧月朔不得專謁則以次日將事視學弗葺且敝慨然以起廢爲任節用制財乘時僦工爰相厥攸亟請於監司於郡守旣議克協悉撤其故而新之首禮殿次兩廡次講堂齋廬從而戟門繚垣以至廩庾廬溥之屬亦以次告成礱以密石華以丹堊翬奩嚴翼實完實堅乃斥隙地俾居民占業而稅其間架

牟其所入以給歲祀於是廟學之制始備而禮文始益弗嘗謂  
某故學諸生也俾有述焉維古士見於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  
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是故有學則有廟廟而弗祀猶無廟也  
長洲爲東南望邑學視上庠官有常員士游於學有常額而庠  
有廩餼事皆應於法而有廟弗視豈其制則然殆有司之失也  
侯之爲是豈獨行禮哉亦以復國家立學之制焉爾夫學校之  
設所以育英才以爲致禮之具其法自三代而下惟我國家爲  
詳而其任爲特重蓋仕者必選自有司舉於禮部然後登用於  
朝然非學校無自而升也故進雖多途惟學校之出爲正而他  
途者不與宋慶歷間嘗詔天下立學校矣然惟州郡有之縣不

滿二百人者不得立至於學制雖見於程子之議而實未嘗用  
今內自畿甸外而荒服偏州鄙邑莫不有學學必具官士必板  
列必選於民秀而考其行能閑衛升黜必有法程而所授受肆  
習必孔氏之教莫不切於治理周於實用粹然必出於正嗚呼  
學校之習一出於正則凡有司之所選禮部之所舉與夫朝廷  
之所登用有不正焉者不可得也故百餘年名卿鉅人所以出  
而爲國家之用其立言立事與致身効命者莫非學校之出而  
出他途者蓋鮮也夫正學之效章明較著如此近時學者或厭  
其卑近而游心高遠於凡語言文字禮樂刑政之屬一切以爲  
支離靡爛爲不足爲而惟坐談名理標示玄邈以爲道在是矣

而推究所用不知其所以立言立事與夫致身効用於昔人何如也吾侯所爲惓惓興學之意其亦有所擇哉或謂習久不滋事日就弛今之所謂學校特具文耳而何以興爲是覩其跡而不知所以探其原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焉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侯其知所防哉侯名府字應璧己丑進士仁明愷弟而敏於政是役特其一事耳相是役者縣學教諭建昌李泓訓導安仁熊魁烏程潘佐董役者義官張璫

長洲縣重修儒學記

明夏時正

學在郡城之良隅創於前元至正中成化壬辰五月巡按監察

御史古趙鄭君銘提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君珊行部至茲會郡守鄱陽邱侯霽始至展謁廟行學顧瞻庭宇隳隘弗稱歲久將壓不治咸曰是我輩責也將撤而新之侯任其事持以告巡撫右副都御史古沐畢公亨因出公帑羨餘金爲相邑令余金視職爲親恭勤夙夜主簿劉恩委命之嚴守敦厥役費裕出公材貞且良百役具興群工和會始工於是年八月迄工於明年五月左廟右學式如恒度王屋四柱兩序拱向棨戟門列櫺星外闢廟之規也講肄有堂合食有所庖廩對峙燕私區別學之制也輪奐翬翼丹青黜堊稱所宜有罔或不備落成之日鄭君率屬長貳師生釋菜禮容恪恭氣象彌新黃白之叟衣冠之彥環

望咨嗟知所感奮於是教諭陳裕與諸講下欣慶厥美謂宜有述乃具興作請邱侯記之侯惟不伐是崇遜出爲誼能示不能問道盲者手書縑幅敦勸生員何天衢王泰遠屬時正作記自揆舊殖老益繁蕪敢請固辭二生曰此太守之意亦泰等師生意也可無辭乃作而言曰道原於天而委重於聖人聖人身備斯道而繼天立極君焉有堯舜禹湯文武斯道行於天下臣焉有臯契伊傅周召斯道行於其君運際亨嘉洽隆熙治不可尙矣吾夫子生於周末適丁衰否道可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不君之德可臯契伊傅周召而君不臣之然吾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聘歷諸國轍環天下卒老而歸繫定刪述傳弟子以

詔方來天之道以明地之理以察人之極以立兩儀奠位萬物化成以功云賢於堯舜恩云同乎罔極學以宗之萬世無違廟以祀之天下靡間惟蕩蕩巍巍固不以廟學而加隆汚然而由學尊廟恒兆孚顛之化因廟表學式著毓才之重化理攸繫不亦大哉因計茲學多歷年所衣繡分符幾何人也閱歲月之如流樂因循而靡事果何心哉今諸君子於視政之初志惟本始式克從事協心一德不期月而有成固知風化急所先務其重道興賢端有徵矣惟茲髦士有聖賢爲之依歸有師友資其講習有餼有居得以優游厭飫於詩書禮樂之域者可不知所自而自勉哉我國家列聖相承道德致禮動必我夫子之道是準



而必有夫子遺經是稽異端他道不得雜之亦既邁越前代以還虞周雍熙泰和之盛矣其所以建千萬年不拔之丕基而有以資夫股肱耳目左右後先者正有望於後賢也惟茲髦士幸際昌期窮經致用惟患無之弗患有之而弗庸維患不能行知而不能行於窮經也奚爲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見辭之必以其實也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知藝之當後於實踐也無徒富口耳美文華而亡實行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敦以無負國家作養之盛諸君子重道興賢之至意惟藩惟翰爲柱爲石庶幾臯契諸臣事業堯舜君民尙在諸髦士之自勉也若夫諸駿奔執事姓名工費材具

數目則并載之其陰

重修長洲縣學記

國朝 丁思孔

古先王敷教以治天下自黨庠術序無非學校而其教之之人卽一鄉之賢士大夫習知土俗性情因以簡其帥與不帥者而興之屏之則人之淑慝咸相見而一無所容其欺僞矯飾之情所以事勸而業成凡智能勇功之事爲國家建大猷肩大任者無不出其中故自禪讓以還代以武功定天下及統緒甫集未有不汲汲於敷飾文教以爲永安長治之基者誠以效雖緩而功久也迨行之寢遠儒學與吏治旣分兩途一切理民經國皆以爲不必出於鄉三物之中而惟智能勇功之是鶩舉凡古初

厲世磨鈍之具率視爲迂濶無當之虛文相與掉臂而去之設有司其職者鯁鯁焉惟德教是憂及衆起而唾訕之其非篤信而強力者亦且靡然置之而不敢復道於以求人心之敦茂而道德之凝承也不綦難哉於此有人焉不顧時俗之浮言毅然立教以爲已任舉廢起衰以行之亦人所難能矣目今大江以南若姑蘇固吳越之一大都會也承要離伍胥之流風文以延陵季子辭讓之節其於慷慨憤激之事或至滅頂剝膚而不暇惜豈非明於憂患之故而獨立不懼者哉然而弊化奢麗之虞亦已久矣司是教者就所長以正之因其弊而革之要厥觀摩必自學校始矣嘗考志乘在郡之儒學三而長洲學宮建置獨

後創於宋之景定再立於元至正間而改設於明之嘉靖歷年滋多傾圮是患訓導王君受事典學喟然嘆興捐貲以謀完葺度材庀工未幾而棟宇克新垣墉盡繕其所謂毅然已任者歟思孔不敏司會是邦慄慄焉惟教養無術之是懼王君修學成而鄉先生暨學之諸弟子員咸造余而請爲之記且曰礪石以須久矣余嘉王君之志與余之見固有合也

今天子緝熙遜敏嚮意揆文凡中外明揚之典必察其有無興行教化以爲考課之殿最斯東吳人士將由茲學之振興知所以導民成俗其本必在乎是於以絜隆夫比閭族黨之化其亦將有合矣王君名玠安慶桐城人

改立學門記

宋 潛說友

長洲縣舊無學附府學以肄士景定中有旨創主學員於是邑之士請諸臺郡卽縣西廢寺爲學綿蕝集事而宮牆門未正南向之位見謂闕典咸淳八年春邑之士有請於憲臺今提學損軒洪公亟俞之俾闢寺地以正學門輿望所屬不日而就所以爲學之宮者內外於是乎備未幾有譁髡越訴於省部公詰而寘之刑事竟帖服諸生啣恩無斃咸願刊石以壽厥傳說友惟夫子之道千萬世一日南門之設制度焉耳於道無增然今之世浮屠之宇徧天下而素王之宮郡縣僅其一焉而扶植之力則是有愧於思樂之頌矣公一舉而斥異端興吾道厥功茂焉不惟茲門之正而已也諸生出入是門藏修游息涵泳公恩且與斯學相爲悠久又不惟茲石之刊而已也說友爲文學掾於斯邑樂諸生之請得遂而吾道之振起也故敘其事著於下方以告來者使知公德之無窮云

禮堂記

宋 吳必大

禮立乎天地之間而人參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有禽獸之心也弱之肉強之食爭端啟乖氣興而禍亂作矣故曰壞國喪家亡身必先去其禮聖人因作天秩以教爲之宮室堂奧之居爲之簠簋俎豆之數爲之殺裁食羹膾炙

醯醬葱漆酒漿脯修之用而恭敬辭遜以出之所以因情立文  
辨分定志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達天理順人  
道之大端也故惟聖人爲能知人之不能以無欲也人之欲莫  
大於飲食也故雖飲食有禮聖人安之君子行之衆人勉焉於  
是簞食豆羹由是則生而有不屑者矣肉乾人飢曰晏不得食  
而有所不敢者矣吾嘗評斯人可使餓死於首陽立乾於河上  
而不可使犯非禮取非義夫安得不有益於人之國家長洲故  
無學撒緇廬以爲之學其究也士負笈造焉勸趨成俗則宋君  
楚材功多君旣表其宮而新之燕食有堂命之曰禮堂問故曰  
吾於禮食有取也君之用心忠矣吾聞古人之在幼也能食教

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教以男女之別長幼之序十年出就外  
傳乃所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學則終今共之曲禮一書  
其識飲食之禮備矣嘗試言其畧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共  
食而飽非孫道也共飯而澤手爲其近於穢也曰流歆曰固獲  
曰揚飯曰嚔羹曰嘍炙欲速也求多也凡可以得食者無不力  
也厚已而薄人也有聲而無容也終食之間須臾之離而賢不  
肖之趨胸中莫掩焉是可以觀人矣是故聖人致詳於飲食之  
際也其旨深諸生來前吾語子禮其承而師孫而友謹而飢渴  
之害群居終日唯善是務觴酒豆肉而成德寓焉幼之學壯而  
行禮不可勝用矣昔明道程子至天寧值僧方飯起見其趨進

揖遜之盛而有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之嘆禮失而求諸野盛服  
佩衿不猶瘡於野歟必不失是而後人其人廬其居足以關浮  
屠氏之口以無墜宋君之善諸生皆曰謹受教咸淳二年九月  
朔

友德堂記

宋方山景

吳附邑獨長洲有縣無學寄廩郡庠養士景定壬戌冬公朝詔  
各縣置主學宋君楚材始尸其任初至栖栖無依貴寓列其事  
於郡卽廢院講肄宋君繼請於漕臺及郡就改院爲學月有試  
時有習衿佩詵詵文風大振來游茲學者阮公登炳乙丑冠南  
省以亮陰免廷對賜第登龍首先是淳熙辛丑黃公由孝廟親

策爲天下第一二公俱長洲人也宋君闢一室繪黃阮二大魁  
之像於上扁其堂曰友德屬山景記其成山景辭不克當曰君  
亦有惠於茲學也奚辭向君贊畫吳幕有廢寺田四百餘畝胡  
居敬主西湖書院與有力者爭欲得之二券俱不直君執筆擬  
曰莫若以長洲之田養長洲之士遂欲歸於學楚材併復還郡  
庠之寄廩今士食於斯君亦與有力焉山景諾曰此養也非教  
也教以德爲先德以友爲輔獨昌黎謂詡詡笑語一旦下石焉  
者此可爲友道一吁也故曰德有凶有吉正直忠良和平寬厚  
恭敬篤實皆吉德也邪佞剛愎崎嶇缺薄慢易輕浮皆凶德也  
納交者宜謹擇於斯則切磋琢磨相觀而善麗澤之益滋多矣

否則墜韓子之譏雖然以吾有其德然後能友人之德善修德者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心術之涵養踐履之純固立必有方行無越思友一鄉之士爲未足又友一國之士直至於尚論古之人取友愈大德與俱大道義儔匹乎聖賢事業焜耀乎今古豈曰無所自云宋君蜀士老成有學問觀其興學可以知其德矣咸淳丙寅長至前三日

景文堂記

宋趙與鑒

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兩學其有學也亦宜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焉按吳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令王公禹偁嘗爲文屬郡侯狀元柴成務爲之記今

廟與碑不可復考意者強室兼并梵宮侵漁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制誥天下縣設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縣事宋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修於易尤邃避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爲尹肅公請諡趨向端的人皆賢之恕齋洪公勲與法從諸公共薦於朝俾兼書院堂長以其未立學也已而鄉大夫立祠於郡起開試乃卽近縣廢院爲講習之所師友裹糧月試旬課戶屢群集於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爲學捐俸餘與束修之入葺而新之僉判方君山京雅相推敬會有爭沒官田爲擬充學廩太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踰年而學有緒嚴像設崇講座黌舍翼如衿佩襜如始無負天朝建學立師之意乃揭直舍之堂曰

景文西文於守守屬與鑒爲之記然則宋君之意其惟范希文  
之是景乎與鑒不文何足以知之竊惟文正公宏勲鉅節掀揭  
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  
萬餘言文正王公曾見而偉之及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是書而  
尤以興學爲先務慶歷中開天章閣名問輔臣爲治之要詔天  
下立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皆公所建請然則文正之所謂  
文豈特摘章演義云乎哉吳爲文正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立  
學又文正所請今長洲昉有學不於文正乎景其誰景耶凡百  
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超卓思始創之艱難蓋知所以  
自立云咸淳改元中元日記

射圃記

明 袁 袞

長洲縣學蓋故有射圃云孫侯視學之明年整一法軌興修故  
典士旣同風乃考彝章循典訓曰維是射圃之不治鞠爲灌莽  
於何考德事其在我乃卽祀殿之東隙隅而卜食焉爰屏楹翳  
羅剔砂礫量物鳩徒庀材計庸凝土搏埴基址既定辨階位列  
方次畫侯壘豐軒堂門楹翬草荼張而射圃完矣乃屬記於余  
書不云乎侯以明之習於虞庠試於澤宮夫禮社三代以來未  
之有改也明興文教熙洽邇來承平旣久而法禁漸弛黷校崩  
圯講肄無所又何射圃之能爲君子曰孫侯其達於禮矣今天  
下之興教者皆若人焉禮教其行矣乎是故記之以志舉廢且

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平江路學祭器記

元李淦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也金屬大尊  
二山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  
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三十  
有六簋如簠之數爐一缶二槃二十有四竹屬篚十有一籩三  
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初至元二十有九年  
十有二月望淦祇事顧茲器非度明年考朱文公釋奠菜禮改  
爲之十有一月方君來明年皆方君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  
首尾凡三年鳩工更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白淵唐天澤  
朱鳴謙錄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文一覺俞眞卿會計更直學  
凡五人許志道潘梅孫魏埜沈伯祥齊國俊費中統鈔四千貫  
有奇而後成蓋難且大如此後之人尙敬守之哉

澣墅關重修廟學記

明繆昌期

澣墅之有塾自嘉靖九年始也古者家有塾塾隸於關非古也  
其畧昉黨庠遂序如世所謂里社之學者歟顧吳中之社學廢  
而澣墅塾猶存餼羊則又以領於關使者故然湫隘已甚生徒  
閭若絃誦闕如前使者閩南安李公至而問之深用嗟悼乃行  
度地有所規恢而先立夫子之宮以爲表廟三楹襄壇宏壯輔  
以兩廡具體而整戟門屏之泮水滌之泮水前若櫺星者曰聖



域左右若峙者曰東西賢關既儼然廟貌矣不及竣而李公以報命還越二載洪公至亦爲閩南安人志與李公合則又慨然奮曰庠序之遺而前使者之緒可勿竟乎乃爲之塗丹雘峻垣墻聳綽楔循緣廟之西更拓之爲堂三楹宏壯殺廟之二爽塏如之若曰是群弟子之所鼓篋而遊倚席而講者也顏之曰明善堂堂後爲啟聖祠稍更其舊遂成偉觀總門承之曰義學自部署入廟學由義路坊使者諸生朝朔望往來周道也巷沒於民不可以軌公決復其故伐石新坊表之曰雲路然後廟學之觀始備是役也始於萬歷乙卯迄丁巳之十月而竣二公實相終始云其先後市材僦傭工徒費若干緡皆節縮公羨君子以

爲經及是洪公報命矣屬其同門生繆昌期爲之記昌期曰關門之有廟學非制也廟輔於學學輔於社而義起之則制之所不禁也且不覩吳關之爲關乎是錦纜牙檣之所集露冕霓旌之所賁大賈重裝之所出游閒輕俠之所趨也夫以千家之市而置之九達之衝招以艷異眩以瑰琦開以可遷之路將童蒙化爲便懷秀敏轉爲趨黠處地然也自非齋舍以居之老宿以傳之講誦以收之歌舞以節之籩豆簠簋以習之則其朴不可恃朴不可恃而吳士之偷自關門啟將使人謂使者曰操鑰執籌爲天子佐錐刀之末而司徒三物漠然度外無乃非契教人倫唐虞命官意乎此關門廟學所由建也昌期旣述其事復推

洪公之指告諸生俾知勸焉爾李公名佺臺丁未進士洪公名  
啟初癸丑進士

新建文星閣記

明 徐顯卿

長洲縣建學故在郡城東北當事者爲二百年來雖科第不乏  
然而科第不元仕宦不相乃遷城東南改福寧寺爲學宮自嘉  
靖辛丑迄今六十年科第仕宦者如故不加盛萬歷己丑侍御  
李君故長洲令來按吾蘇加意學校時開府周公精形家言同  
詣學周遭相視謂右翼雙浮圖是曰文筆左空缺不稱當有所  
建豎於是邑侯陳君捐俸築臺屬博士吳君董治之崇二丈餘  
擬構宮閣又八年而邑侯江君復捐俸經營請於開府趙公觀

察曹公彭公各檄發贖鍰邑博黃君袁君陳君復請余爲疏倡  
諸縉紳先生各捐金助役鳩工庀材以典史唐惟仁諸生劉伸  
頌其事數月告成崔嵬摩空金碧陸離歸如翼如識者謂長洲  
士自茲益彬彬盛矣於是邑侯江君邑博黃君袁君陳君請余  
爲記余聞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矧乃茲  
閣當事諸公寧爲長洲士科第仕宦計哉科第非人材不重人  
材非科第不顯若謂科第爲人材是謂庠序卽禮樂也而可乎  
自古不愧科名者尠其不科第而享四海千秋之名者不乏則  
科第重乎人材重乎當世重科第士之巖穴閭巷者立德立言  
其於立功無當也則國家何賴焉試閱科第題名其功在朝廷

望重華夏而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名者此人材不愧科第者也其掇巍科歷卿相一時一鄉非不籍甚或其身尚在或身物未幾聲名翳如叩諸博學多聞文章命世之士而茫然不知爲何人不能名其一事之善者此科第也非人材也科第人材判然若兩物士君子亦可知所重矣然則當道諸公所爲惓惓者作士育材云爾寧爲科第乎哉自茲長洲士有如韓襄毅雍孔侍郎鏞者繼踵則茲閣雖與麒麟凌烟並峙可也李君名堯民余甲戌分校禮閣所取士周公名繼趙公名可懷曹公名時聘彭公名國光邑令陳侯名其志江侯名盈科博士吳君名良治黃君名承詢袁君名本陳君名朝東茲閣突兀數公麗石不朽矣

重建婁門社學記

明 史應選

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夫使一鄉之中父子相親遜禮樂詩書以相先推而一國而天下此王道也然則一鄉固王道之始也先王之道法可寬一面而教無所不備庠序學校以寄思無窮蓋千古稱至治焉明興崇重教化而尊王道自京國而郡縣盡天下無不設學學設師儒之官而三百年來天下熙熙有先王之風猗歟盛矣然師儒之官權止行博士弟子而博士弟子必由學使者而後進閭閻之間甕牖繩樞之子貧不能具束修蒙而習之與波爲汨有終身不識禮樂詩書者長民者憂之復爲卽里社爲學每里則延諸生之有學行者爲之招來

而句讀之使三尺童子皆知有禮樂詩書而莫不親其親長其  
長庶幾所謂王道自一鄉者乎余自承乏蘇郡竊嘗有意與民  
更始間從鞅掌之暇一讀郡志知郡之六門各有社學因問所  
爲學何在則有鞠爲茂草者有占爲民居者夫蘇天下之人文  
一都會也其人多聰明俊秀其俗多侈靡儇佻故游於俎豆之  
間彬彬也而蠢蠢小民一言不合怒臂相加不軌之倫藏於其  
市者侮文犯法至不可禁非人性頓殊也師儒之官不與其權  
父兄之教復窮於力而長民者又直置之教化外焉耳今日長  
民者欲舉昔教化之地謀而新之侵占者易清乃一土一木不  
得不索諸庫藏而庫藏如洗不得不轉望之縉紳先生與齊民

之好義者於是諸生吳存等喆民平吳召等呈稱婁之貞字二  
喆有社學創自嘉靖年間頽廢已盡而且爲雞犬塲爲盜賊藪  
社之左隣王太僕者願以已地遷之其土木瓦石則皆自太僕  
任之不以煩官帑學之堂五楹左右各三楹堂之後有五楹左  
右各一楹學之門五楹於是諸生便於設教而里中之子弟不  
能具束修者皆可往而受句讀焉自今以後婁之鄉無不教之  
子弟而一鄉有禮樂詩書矣自婁以外有好義如太僕者盡舉  
其廢則郡之內無不教之子弟而通國胥禮樂詩書矣於以佐  
聖王之中興而再見王道之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爲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小學也惟國學謂之大學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始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精之至於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術而德行道藝成焉三代盛時賢才多而風俗厚實由小學時早以端其器識養其德性非若後世沾沾於文藝之末而已也近代郡縣皆有學校學校之外別有書院而誠郭鄉聚之間又或分置義學以訓民間子弟卽古鄉黨小學之遺意然或作或輟視爲具文者多矣吳中自宋元明來人文之盛甲東南近奉

詔書闢建書院延師課士德至渥也顧士隸書院者選之四方拔其尤然後得人童蒙不與焉今郡城人戶無慮百萬能延師

自課其子弟者十不得一豈無聰穎可造之資徒以單門寒賤負笈無所從肄業無所資而游散淪棄良可惜也余不敏承乏是邦政事之外思以教育人材爲首務郡之六門舊有義學皆假館寺院又無恒產興廢不常遂倡勸紳士伙贊斯美好義樂輸者衆不勞而交集爰度地於王府基居城之中闔胥盤葑婁齊諸門內建塾凡七計田廬所入之息脯修膏火有脩乃慎擇塾師選子弟之秀者從遊其中立課定規隨時省察務在講求古人立教之意與夫嘉言善行收其放心化其氣質毋徒事帖畢帖括以緣飾塞責庶幾小子有造進可備大學之選退亦不失爲閭里之良由此而四郊遠鄉聞風興起人知向學其於國

家造士育才化民成俗之道不有補歟余願望深矣事在恒久而不已今日舉而行之他日踵而修之苟無廢墜厥效自彰用刻石以告來者若捐助之紳士經理之姓名銀田塾舍之數田租市廛每歲所入咸勒碑陰俾後有考

重建學道書院記

明 胡纘宗

吳有學道書院尚矣孔門言子吳人也封吳公宋咸淳間郡守黃君鏞奏立以祀公而教育其子孫故址在普賢子院直錦帆涇之上元初奪於豪僧至元間山長和宗震輩改創之在徐貴子橋元末復奪僧舍國朝又百五十餘年矣久不克復迹益湮晦嘉靖初纘宗受命來守郡謹按故籍得其槩竊嘆曰事有若

緩而實急者其是謂乎雖然無所因而爲之吾懼其侈且勞也旣而行視諸佛老之宮有曰景德寺者去故址數百武而近南臨通衢形勢宏敞欲卽是改爲之然不敢專也則以請於巡撫右都御史廬陵陳公巡按御史高安朱公提學御史光山盧公皆報可歲乙酉某月爰始興工撤其像設剗去其丹雘追琢之踰制者而增葺之其南爲門稍北爲儀門又北爲堂中肖公像曰學孔堂之北爲師生講授之所曰文學堂之東西增築齋舍以居諸生之學道者凡若干間又北爲樓曰絃歌樓墍而垣之四周凡若干丈須其成以聞於朝歲修祀事而擇弟子之俊秀者俾講讀其中焉工旣訖纘宗從博士弟子釋菜以告成事燕

而歌泮宮之詩以落之僉曰書院之廢垂三百年及今而復不可無記予惟周道衰先王之道熄賴孔子及其門弟子傳而守之惟吳公起南服北學於中國哀然以高弟稱聖門盛矣顧其曰文學云者非盡於今之君子所能而已蓋聖道之精蘊諸心見之言而達之政事凡其粲然者皆是也而公獨得之故其治民則以禮樂爲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彼所謂識其大者非與今去聖益遠雖政與代移俗隨化易而吳之文每先天下蓋非公則誰啟之君子揆禮意原人情循報本之義則今日之舉固不可緩哉惟人材之作養則學校存焉條貫品式亦旣且備宜若無事乎此然玩常惕故則勸督作興之

意當有出於法令之外者於是乎拔其尤而儲焉以待天下之用亦識治者所不廢歟若夫尙論景行以追前人之懿以求所謂學道之實則諸君子所有事者先正有言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諸君子於是亦有所感乎繼宗不斂願相與勗之以觀其成用爲記而鑱諸石且以勸夫嗣政者俾勿壞

泮墅鎮宋范文正公書院記

明方鵬

先生蘇人也泮墅蘇地也原非居里書院祀焉矯俗也蘇之往哲多矣獨虔者就人所知耳前乎先生固有其人後乎先生亦未嘗無人先生去今四五百年卓然之風青天白日泮墅談者了了如見先生何所待而興其豪傑之士歟予觀所爲之事皆

今人所當爲者茲許墅出風氣之表躅遺芳而著聞者幾人耶使先生所爲矯情媚世以大其美則不可爲矣惑於一時隨後攻之矣欺於無知者難逃於具目矣今猶能大理於口耶使先生所爲戾於人情之常亦不必爲矣根乎天理之正不奪於私順乎人心之同不牽於怪今何憚而不爲耶使先生所爲優入聖域非衆人一蹴可到而爲之不及猶可諉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奚先生之有哉人自絕之先生始孤高於前矣能自奮者肯曰我之形骸欲役倫羣類聚靈於萬物造化賦予無少虧欠其志行獨不肖人道誰其厄之寧不負所生哉企其懿去其不懿務去其媿求至其企企之弗至弗措焉業儒也豫天下事於胸

中擴良心以有爲義理所在礪礪落落舉而措之篤近舉遠毋顧忌毋退遜毋戾毋比毋襲毋俟毋已有隨所處而惠澤流衍不逐逐於虛聲而寡實效窮達一致泰如也先生之矩步的矣身雖齊民不死其良心推平日之好惡達於膠擾之際由家庭而宗族隣里鄉黨交與勉爲忠厚而狡詐是恥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自拔鄙陋而惇爽矣今許墅也誰其人歟蓋有之矣苦傳畏咻莫子其歸也安得懿其俗哉予固設義塾敦教事矣見廣福菴右畔別墅一所幽邃軒豁林木蒼樾日惟藜族賭博蠹俗尤甚今顧澤輩推餘工葺頽益新玲瓏牖戶堅甃屏壁創重門拓院落充廣翼宇完潔堵砌暨艤煥然邪塑盡撤設



先生木主於中堂歲時特牲祀之揭匾樹碑以昭不朽屏浮蕩之迹寓諸生肄業昕夕瞻仰而企慕修爲誘之孔易矣有來於堂均得觀感則勸弘矣競力全好則先生之懿不擅於一身不止於一時不拘於一方受賜衍賜沛然無旣矣猶或有無自待焉得謂之學哉得謂之人哉唯肄業諸生脫俗自強爲民之先可也或有過其齊民之望不知予之初意也風俗所以難振鈞是人也踰驥驥乘踰顏顏徒存乎其人不甘自誣何難哉或謂非後學之極致予恐作輟相勝戶庭難跂足也行遠登高此莫非發軔之地尋向上去自莫可禦但戒自足耳先生事迹六一碑悉令人莫不知不復具仲尹之事有投杼之疑當闕之書院

成仍令守於僧毋仍傾圮焉

重修澣墅文正書院記

國朝 范 瑤

文正書院之在澣墅者前明嘉靖間權使戶部郎方公鵬所創建也去城一舍而遙向爲附近子姓承祀典守雖春秋權部祀典如儀而義莊不時祭不歲修以致摧敗零落者歷有年所乾隆癸亥守祠世孫君璿來請曰本祠自康熙癸未脩葺以來迄今四十年璿承灑掃之責日見祠宇之樑木蠹矣瓦甍溜矣漸而圯者傾裂者崩矣失今不治殆將廢乎璿執事義莊得見長者光大前烈修廢舉墜惟日不足今日者澣墅之祠爲最亟璿願以一年請受所入稍佐厥工長者其有意乎嗚呼是予之責

也微子言固將舉而興之於是罄廣義莊羨粟卽委君璿董其  
役而復以執事德相章嘉佐之量工命日盡斥其舊而圖其新  
費逾白金五百六閱月而竣事垣墉言言堂皇翼翼展序靚深  
丹堊完好乃舉行告祭之禮又舉前此賢裔有勞於闢祠者以  
附享几筵俎豆優然肅然退而諭於衆曰從來祠宇創建不易  
而保守更難吾先公祠祀遍天下而在吳中者山鄉城郭亦不  
下十餘處義莊所入賙給旣繁公費亦夥司事者時時仰屋而  
嗟而有志有力之子孫又不可多得欲祠宇之在在重新也不  
亦難乎廣義莊之設實有鑒於此也以故不惜工力務期堅久  
俾後人得以隨時修葺若潦草粗畧苟完於一旦其與漫視於

平時而不加之意者相去爲幾何哉且有祠而不祭與無祠等  
自今祠宇重新義莊主奉合族人歲一致祭以爲常俾祀事不  
可廢衆皆曰善請卽書此以爲記余旣懼保守之艱而復嘉君  
璿等能盡其勞何敢以不文詞至於二百餘年來書院之廢興  
顛末則載前賢碑記中可考而鑒也守祠者其勉之

濟農倉記

明王直

君子之爲政也既有以養其民矣則必思建長久之利使得其  
養於無窮蓋仁之所施不可以有間也蘇州濟農倉所謂建長  
久之利而思養其民於無窮也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爲最重  
而松江常州次焉然豈獨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旣

重而又困於有力之豪於是農始弊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則又假貸以爲生卒至於傾產業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游手爲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五年太守况侯始至問民疾苦而深以爲憂會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撫至蘇州况侯白其事公惻然思有以濟之而公廩無厚儲志弗克就七年秋蘇及松江常州皆稔周公方謀預備適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及勸借儲備以待賑恤乃與况侯及松江太守趙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於六縣名其倉

曰濟農倉蓋曰農者天下之本是倉專爲賑農設也明年江南夏旱米價翔貴有詔令賑恤而蘇州飢民四十餘萬戶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田里多餓殍者周公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皆厚取於民而不卽輸之官逋負者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竟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內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爲北京軍識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於此受乎若請於此給之旣免勞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况侯以爲善力贊其決

請於朝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積貯之贏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農飢凡糧之遠運有所失及負欠者亦於此取借賠納秋成止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然其計於是下蘇州充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賬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斂則必於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定畫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警其人之或怠惰而萌盜心者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

賑貸而民不知飢皆大喜相率而詣况侯請曰朝廷矜念我民輟左右大臣以撫我思凡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得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窘於衣食迫於債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贊相之力也今濟農倉誠善矣然巡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美意懼其久而壞也則民何賴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壞况侯然之屬前史官郡人張洪疏其始末因醫官盛文剛來北京以書請予記予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社倉蓋本諸此我太祖皇帝嘗出楮幣屬天下者老俾積穀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

意也歷歲浸久其弊滋甚至於無所質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兼并之家蓋無處無之則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蘇州哉今蘇人得吾周公以沈毅宏達之姿推行天子卹民之仁况侯以開敏勤慎佐之收其枉費以施實惠而民免於餒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於無窮而是邦永有賴焉則豈特其民之幸乃二君子之欲也故爲之記使刻置六縣之倉以告來者若其爲屋若干楹所儲米若干石典守者之名氏與其條約之詳則列諸碑陰而諸縣皆載焉使互有考也獨崇明縣在海中未及建置遇歉歲則於長洲縣倉發米一萬石往賑焉其爲惠亦徧矣

詳撫請立便民碑記

天啟四年

明張梧茂

長洲縣爲嚴立會計以垂永遠事照得江南賦役浩繁奸弊叢生所憑以出納者會計由單耳故先年有經賦冊之刻又有賦役全書之刻法至縷析而小民稍知奸胥弗利且率乘正署錯承之際新舊交代之時巧肆欺罔始而緩匿由單旣且混亂會計任憑飛灑恣情乾沒以中飽焉當事者旣惚遽不暇詳查而彼閭閻小民耳目邈渺亦安能一一執田糧而叩堂皇哉鼠雀滋弊不可問矣迨徵解之時又復邪移支放以便私圖致京邊緊額歷年以來逋負如邱而官與民且兩受其累本縣深晰弊端思垂永例莫如勒石通衢細載田畝銀米之數與比較緩急

之序使小民一目了然即每歲稍有增除不妨臨期另示總以  
六月定推收九月初一日定由單則官民可畫一徵輸而奸胥  
無所用其欺矣有地方之責者上凜國課下念民瘼其永鑒諸  
長洲縣知縣張梧茂勒石

役田記

明江盈科

于役民之分也然在上者必度其力之所能堪即力所能堪或  
因役以疲至於有所不勝而難乎其繼則亦爲上者之過矣夫  
國人之御牛馬引重致遠鞭箠使之豈不甚勞然而困斃輶下  
者較少何也蓋豐其水草均其踐更故力常蓄而不竭是以雖  
勞而不死爲人上者通乎圉人之道以御民即歲役其民必不

至於不勝而不可繼余之令長洲也自漕糧二十萬石聽衛卒  
輸稅外計所應運白糧凡若干半輸京都半輸陪都歲役凡若  
千人陪都稍近轉運稍易京都最遠且難舟楫徒旅守候交割  
騷然繁費核算額編貼役銀米載在經賦者非不與其役相稱  
而余猶皇皇然念其或疲於有而終至於不可繼也於是爲置  
役田役田有三項其一爲省存夫船銀所置買者其一追原役  
田銀另買者其一爲士夫田多之家欲爲子孫蠲役而割其田  
十之一以助往役之人者共計三項得田二千九十四畝歲除  
賦稅之入以其花利九百七十一石計民之領南北運者就中  
劑量遠近繁簡難易而輕重布之號曰役米蓋欲使往役之人

稍有所藉而不疲於力或曰額編有貼矣又復貼之不過豐乎  
是不然御牛馬者聞豐其水草不聞惜水草之過豐而議節之  
凡以蓄其力而使之爲可繼耳且也往役之人其力能堪則不  
至於轉輾攀累而閭里之民皆得其所故置役田者所以安往  
役之人也亦卽所以安一邑之人也爰發其義以告來茲用勒  
諸石樹儀門之左

捐義田記

華岳捐田在習儀  
鄉二十三都九畝

明 吳 寬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  
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  
位而不相乖爭以得用其用食其食於天下雖堯舜文武皆與

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居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  
窮而在下無責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  
巧一穀之播農夫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焉以報之而况功之  
在乎日用彝倫之內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  
子者也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  
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粢盛牲幣一惟臨  
事取具於民未有制田以特供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  
有司狹陋其學旣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  
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薦享馨香弗聞肥腍弗陳殿廡寥寥位

特虛設邑人華岳氏既遣其子河入學爲弟子員且曰長洲與  
吳學並列郡城彼有田以充食用釋菜之費繫此獨無甚爲缺  
典願割常稔田二十畝籍於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充之於時  
教諭四明陳君訓導章浦趙君會稽朱君咸嘉其意爲白於提  
學監察御史浮梁戴公曰此義士也遂移於郡邑俾籍其田如  
岳之願既又曰歲月漸久田將不至於廢乎是宜刻石以示後  
人會郡守鄱陽邱侯去任不果未幾蠡吾劉侯以監察御史來  
代而陽曲趙侯亦以進士出爲員令相與奉行惟謹於是陳君  
等以書來京師屬余記之嗟夫夫子之道如天其日月之照臨  
雨露之沾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不足

以盛其祀事一祀之修不足以彰其功德蓋雖欲報之有不可  
得而報者而岳復爲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其心  
而已則其爲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妄希利益  
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欲拭目  
以觀况有若岳之好德若此可辭無記岳字雒瞻本常之無  
錫人爲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勤約謹厚鄉  
人以爲賢云

陶氏義田記

國朝  
沈德潛

義田賑族始於范文正公而歐陽公爲公作神道碑不載其事  
以文正功在天下故書其尤大者而於此畧焉其實尊祖敬宗



收族莫善於此今范氏代踵而行視創始時更擴而大之自茲  
以往永永弗替可以理外也乃慕文正風而行者近又得之吳  
中陶氏陶本晉荊州公裔而遷吳之祖始於明初襲職千戶靖  
侯公故子孫以靖侯公爲始祖今遞傳一十有五閱世將四百  
年矣支派蕃昌比於瓜瓞雍正九年公舉敦族之會謀置義田  
爲經久計始其議者十四世諸生履仁也乾隆八年公捐良田  
百畝又協力續置田五十畝身率先者十三世州司馬今候選  
員外郎衛揚也十一年九月衛揚捐田千畝以竟厥考欲行未  
竟之志是成先志者衛揚而勉勗後人者十二世贈公文英也  
又捐資二千餘金置立義莊以奉神主以供祭祀以司出納以

贍貧族凡吳中陶氏之出自靖侯公者皆得與春秋時饗而其  
間嫁娶喪葬之相助困苦無告之周恤盈縮增損畧如范氏義  
莊之例而酌中之規模旣成遠近共高其義聞諸大吏十五年  
十二月大吏上其事於

朝越明年

旨依部臣議敘原銜卽用以示獎勸嗚呼可謂極盛也已予嘗  
觀近世人情往往執親盡則情盡之說故有居高位擁厚貲而  
置同族之顛連於不聞見者不知以一已視之猶路人也以祖  
宗視之則一氣也程子謂走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飛禽知有  
父母而不知有祖人則愈推愈遠而精神命脈可以上通夫誠

知始祖之可以上通則由始祖而下其漸分漸遠者孰非祖宗之一氣與我有呼吸相關之戚者乎則陶氏義田深有合於程子之旨卽準之范文正公有不同其位而同其心者也且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經始而又莫重於繼承范氏自文正公後得忠宣公以下遵守先訓而又開擴舊規故范氏義莊歷久遠而彌盛也陶氏經始時旣一如文正公之制矣由此各勵乃行各懋乃力世數日遠規制日拓下以全收族之仁卽上以盡尊祖敬宗之孝將和藹之氣蒸爲家瑞鬱爲國華安知不有宏儒鉅人挺生其間耶誠如是也以親親之誼推行其仁民愛物之實有不止於功在一家者矣因爲作記而并操其說以俟至其捐資

之數義田義莊之基址與夫司事出入之條例載在冊籍可考茲不備書

### 育嬰堂記

國朝  
張遇恩

育嬰堂始設於揚州繼設於京師寂照寺由是通州紹興杭州松江次第舉行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蘇州士大夫耆庶請於有司因城中圓妙觀雷尊殿之西築室數楹而堂嗣設時太守平陽高公捐資倡焉明年丁巳大中丞隴西慕公捐資建門樓題曰保赤方伯廣寧丁公按月捐資以給乳婦復題額曰大德曰生於是規模漸備科條務嚴每月之望同志畢集先期傳集城內外乳婦各抱嬰以至計嬰授乳計乳受資迄癸亥歷八年

前後收養全活幾千百計可謂善矣嘗考周禮大司徒以保息  
六養萬民一曰慈幼鄭康成注與之母與之餼是也王制幼而  
無父者有常餼月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先王之世風俗淳厚  
其不至無故而棄其嬰可知矣後世禮制盡廢唐元和三年詔  
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宋淳祐九年詔給官田  
五百畝創慈幼局收養遺棄嬰兒其法猶近古元明以來廩餼  
不可復矣設局亦闕焉未講饑饉流離委棄載道

國家忠厚開基發粟賑饑歲不絕書孤獨矜寡各得其所當  
世祖皇帝講筵之餘獨嚴溺女之禁禁立而育嬰始育嬰者所以  
體窮民不得已之心轉溺爲棄而予以生全也雖在官無常餼

太皇太后首頒祿米滿漢諸臣相扶助不數年由京師以逮郡邑  
俱有成效於是棄者有所歸而溺者頓息誠所以宣

皇澤於無窮也蘇郡爲東南一大都會行之既久規條井井其  
資糧出入捐助多寡以及每年收養若干除殤若干過繼若干  
現在若干具載徵信錄收嬰冊皆可考今大中丞楚中余公盛  
稱本堂集事區畫周詳於是同志方謀置田貽永遠予爲約畧  
述之俾樂其事之有成而無遺議焉

興復廣孝阡記

明 張國維

頃予鎮撫江南首詢民風淑慝而駐節蘇郡則尤教化所自始  
也其地襟江帶湖人文挺秀無論巍科鉅卿項背相望卽抱忠

矢節與日月爭光者亦指不勝屈觀感所及凡衣冠襤褸之流罔不吉凶循禮獨市廛駟僮公門廝養皆以火葬相沿襲父子祖孫兄弟妻妾朝而易簣暮投烈焰旋裹其骨或置峻坂或沉深淵於是環城內外晝夜焚屍穢氣騰觸悍然無忌其初溺浮屠之說以四大爲幻一空所有不知就佛氏教言亦云證果示寂吐三昧火爲荼毘自起自滅未若今愚夫愚婦之積薪燃炬毀骨揚灰也伊川先生有言古人之法必犯大惡以爲禱杌窮竒寸磔不足償其罪則焚其屍今試問死者生前與戚屬相視何如親暱一旦就木形去神存魄散靈在遂忍膏血塗草莽煨燼散數澤乎倘云葬則周身周棺之具並需堅厚力不能贍胡

緇黃齋醮奠資冥福唾手數十緡毫無顧惜獨不可供蘂裡之用乎說者謂蘇爲澤國山淺而田貴賦役繁重細民弗獲營兆獨不有向設義塚乎因核記載弘治間知府曹鳳特創規制郡凡六門門各一冢冢各延袤百五十畝隸長洲者四隸吳者二吳文定寬爲之記魏恭簡校垂之訓沈逸民周頌之詩琅琅在人口頰曷不動蠢頑之惻隱而拚覆猶寥寥乎或又言義冢自隆慶間知府蔡國熙禁火化加土修墳至萬歷之季火化之風再熾里正胥徒忽利曠土告佃起科半爲烏有更民間以義冢相逼瘞囚之壑恥昇櫬入其隧余聳然曰是無難亟檄兩邑按故籍而復頃畝之縱橫禁瘞囚於鄰壤再築垣爲限培以封樹

改顏其阡曰廣孝阡俾市井蚩蚩之衆顧名思義更化易俗瞻馬鬣而興悲望松楸而隕涕死者免毀棄之慘生者道流殛之刑其於名邦風教未必無補余與郡邑有司共膺王命而蒞茲土庶幾稍慊於心乎遂伐石爲之記

錫類堂記

國朝 繆曰芑

蘇爲城生齒甲東南諸郡又爲四方商賈之所走集民居櫛比不能容毋編戶氓死則舁屍柩畀諸火焚煙翳空臭達遠邇過者蹙額其親戚恬然安之習爲故常民風滋澆戾氣失和蒸爲疾癘歲用弗登雍正歲乙卯制府趙公弘恩中丞高公其倬戚然有憂之曰嘻弊俗也烏可弗革乃委前副使劉公柏前知府

姚公孔鈔帥同長洲令沈君光曾元和令張君若熾吳縣令胡君映葵捐資聚財而屬芑等三人主其事開局日卽請清釐六門外舊所蠲義阡地除民所隱佔者得若干頃清立界址令後有侵者倍償延邑之有力而好義者十二人專司每月錢弊之出入而謹其簿籍擇士之精敏強幹者十五人爲司事稽查侵冒并以歲時寒暑親歷城市坊巷之棺柩願登義塚者督視如法掩埋懼積潦爲害也於低窪處濬濠三百丈濶一丈深六尺以走潦水去溲污卽其土培成高地懼男女之相亂而葬後子孫莫可識別也畫土爲方方內復爲行列男女異左右大書死者姓名於簿云某人葬某阡第幾方第幾列第幾柩復揭竹籤

於墓左牢樹之以待子孫祭掃及日後之以禮遷葬者法坎深三尺長七尺上復崇土三尺掩焉其無主後者不入方內第葬法如前而乞丐道列及纍囚痠斃無人收視者別爲兆域不與齊民列若棺朽不能舉者更給與之其自載棺至義塚者聽令守阡戶教以葬法無得越次多占厥地置舟三募水手六人給其備與食令各備輿具以聽命土工六人具耰鋤與船戶協力揜埋給備與食如前仍嚴禁毋勒索死者家財春秋仿厲壇祭以牲醴祭畢以給船戶土工及守阡者每月之吉監局率同司事者邀前司月彙月中葬棺若干餘財若干書其總以授後司月者如有冒濫毋得輒受既受不得復誘卽月中會聚及司事

諸人薪水之費司月者尸之不以煩公財凡官府之捐者登之冊人戶之輸者書之簿監局及司月公同時之甄而籍其數與日司事者無得從中投遞投遞者雖無私亦與之罰所以禁奸防弊之道細碎無遺漏法既具呈諸府府上之大憲咸報可自是年三月盡九月止葬棺骨四千有餘糜白金若干兩在事者無纖毫私焉是秋歲大熟災沴不生稚耄嬉遨登於大和緊惟制撫諸公之賜芑惟立法者莫難於始行尤難於可繼如今日之條具遵而行之自可永久弗替倘村僻小鎮及旁近邑得其意而更求變通其所以推廣

皇上之仁心者豈有旣乎制撫諸公承流宣化之澤於是爲大

而芑等區區辱承誣諉盡心力於斯者亦聊以爲嚆矢之先焉而已六門外義阡地創自故明弘治碑載田九百畝今存六百九十有奇其會聚及貯財之所在盤門大雲菴之左廡前知府姚公顏其額曰錫類堂監局者芑及宋先輩照蔣君曰樛稽察者教授儲元升經歷陳志偉司月顧崧齡蔣杰蔣棨蔣諾畢世球章克邁張淞蔣曰棠洪夢詩周諄蔣重光徐潤司事陳竒韓毛曾祈顧萬永馬文繡王維鏞楊榦繆黼蔣棟衡陳志周燮吳宗湯鼎陳士一顧恒吉僧日省

廣仁堂文昌閣碑記

國朝 沈德潛

文昌閣在清真觀東隅居吳城中央吳人士建惜字會於此且

爲會文講藝地也閣前爲廣仁堂凡故家舊族有墳塋而貧不能葬者衆善士捐資財代謀歸藏同人聚會於此規模較大於閣而文昌閣實爲主位焉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建平旦主寅寅於五行爲木在東方爲文明之象故儒者多尊禮之或曰文昌卽張星也而化書謂神爲張氏子卽周宣時張仲又言神爲梓潼人戰沒爲神唐玄僖二宗入蜀嘗陰相之又言神世業儒上帝使主士籍似近附會與張星之說不合不知在天爲星辰在地爲人人沒爲神而神復爲星辰如傳說爲箕尾安知箕尾不仍爲傳說耶歲星爲東方朔長庚爲李

白安知東方朔李白不復爲歲星長庚耶則文昌之爲星爲人  
爲神凡以主文明而佑人文吾儒虔而祀之也固宜先是雍正  
二年里人盛君師修偕其子謙舉惜字會於清真觀中十年春  
城西僧舍創舉埋骼會城東往者有阻長之嘆是歲七月會中  
有顧君進者與盛君謀移就清真觀觀祀真武後爲斗姆閭月  
望日集兩會人士於閣下盛君患宇少人衆近於喧呶嘈噴也  
謀諸同人捐置閣外地向係觀中基址而民間廢爲荒蕪者建  
文昌閣上供神像下爲聚會所協心殫力將潰於成歲乙卯更  
埋骼爲廣仁會推恩漸廣執事者亦頗繁因就文昌閣爲公所  
而更加闢焉丁巳春里人朱君楫復捐資倡率買閣前民居爲

廣仁堂門廡從屋具備繇是另闢門仞與清真觀爲二區矣廣  
仁堂告成凡五閱月而追數置地建閣前後共六寒暑云夫廣  
仁堂之設藉衆人之力使爲子孫者俱得安先人體魄卽古者  
不獨親其親之一端也然使文教不明將仁心漸熄而不能感  
發興起以垂諸久遠今崇祀日虔以興文教以養仁心而因廣  
周禮蜡氏置揭月令掩骼埋胔之義文風仁風並歸文昌閣中  
洵爲南國行仁敷文之善地矣里中諸君子屬予記之因承命  
而書其顛末如此閣基始闢於雍正九年辛亥二月落成於乾  
隆元年丙辰十二月至閣宇間架及捐金襄事姓名建造工料  
並勒他石而廣仁堂緣起規制詳郡太守黃公記中不復更述



廣仁堂碑記

國朝 邵 泰

郡之有廣仁堂也事同錫顛而實非義阡之謂也錫顛置義阡於六門無坟無力者有歸矣斯堂專爲有地而無力者設此義阡所不及也衣冠舊族半多賴之蓋猶是周官四閭相葬之遺教焉當堂未建之先有埋骼之會置塚鳳巢山歲以萬計此廣仁會之始基也於古清真觀旁營建文昌閣爲集會之所兼惜字於其中沈少宗伯德潛有文記之此廣仁堂之始基也自火化旣禁義阡旣脩雍正十三年夏會中好義君子尤憫舊第停棺之舉目皆是而乃有廣仁之會酌立規條鉅細有則設舟楫僱夫役助灰物擇日有師督葬有人於時徐泓盛謙顧進等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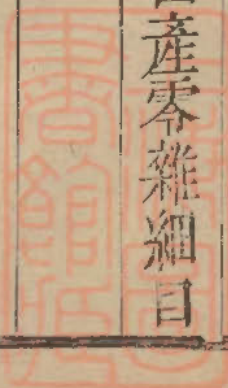
其事而費廷俞盛師修等各伙費有差是年十月  
天子下念停棺緩葬之習

詔守土吏多方勸導葬埋以妥幽魂而修子職由是風行草偃報葬者日以衆同會朱楫慨然捐鏹買閣前地集會五百金以建堂堂成太守黃公鶴鳴撰給碑文勒石於堂請諸大吏奏撥官產值三千金有奇變價置田爲垂久計乾隆八年癸亥中丞陳公大受又奏撥上元新漲蘆洲餉每歲老婦普濟堂分息之四而廣仁堂收其六以廣仁之費滋廣也夫始以掩藏道路遺骼而擴而充之歲歲代葬停棺無算至兩邀聖天子撥產降恩各大憲護持鼓厲是非我

國家德教覃敷感發人心固有之良而數同志立法之善好義之勇心力之精且勤其曷克臻此雖然事難於開先尤難於善後易蠱卦之彖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曰終則有始而與卦之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曰無初有終與之九五乃蠱六五之變故庚有制變之義必丁寧揆度入於事理順於人心所謂剛與乎中正而志行者也今斯堂閱二十年經畫粗立正過中而將變之時苟不確守成規如重與之申命行事則爲善之地鮮不爲營利之區而流弊至極於敗壞不可救是且淪溺而入於蠱矣故同堂請予爲文記其顛末俾各毋忘二十年孳

孳積累之勤庶幾交相勉於勿替予何以進之請更進以同人於野之占曰文明以建中正而應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文明則能燭理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而盡大同之道天下之理中正而已矣志雖不同惟此中正之理可以通之然則慎始慎終又豈外此哉是會也建堂之功朱揖爲多助田者盛師修費廷俞朱楫沈奕鑾周承業等前後共事者毛曾祈沙起寶吳永祉沈潔王肇基華仁沈天中徐有源錢名時沙家棟吳瑞玉等蓋皆有任費任勞之功者也其創之守之始終實心而弗倦者爲盛謙徐泓而顧子進亦勤於始中歲以歿惜哉若夫監堂之任則二十年來泰實隨前輩習官詹寯後酌持其綱

紀而大同守范君瑤濱州牧毛君世瑁亦後先綜理於其間今  
則刑部郎蔣君楫繼其任蔣君更於閣後捐金起屋三楹爲司  
事者棲止地而堂之規模益以大矣他若規條田產零雜細目  
並詳徵信錄不贅及云



長洲縣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 三

元和塘記

唐 劉允文

吳之藪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爲貨居農實邦本錫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湖支連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强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沂之功實由灌溉之利故名常熟歲無眚焉洎貞元年來時屬大旱由是填淤薦爲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痛矣郡守隴西李素字人原始睹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尙書韓公秉



文惟謹施德惠人無間言攝吳縣令主簿李仲芳稟其成規請  
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經費其力而長洲三之一焉縣宰  
李曠復善供命乃計工量日候隙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壤之  
害詢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不告勞事爲永逸先期而望表  
繩直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  
源積爲長流實自新浙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  
備嗟乎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啟之有時非體仁弘  
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迄今而行其志哉惟李公敏於  
直方精在損益政猶風行惠與時至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  
致理之實不其偉歟都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

於石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闕物利乘舟土膏其澤歲有堙塞  
時罔疏滌誰爲澄流變爲廣瀉降是良牧猗歟隴西揆日爰鑿  
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溝洫潛蓄風雷政可施利  
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  
智侔經始浚自高岸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於泉伊此化遠  
矧夫事宣立石川上維無窮焉

虹橋記 今閶門釣橋  
長吳合治

元虞集

虹橋在閶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滙爲回  
淵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歲久腐撓乃今夏  
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縣長吏計會役大懼不卽成

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久計請捐已資以成之遂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盡撤其舊而新之絕水下石欵密鍵固纍起拱合理緻無間下通園空涵水象月引重過之堅逾實地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十五萬貫云夫鄭商犒牛敵謀遄阻卜式輸財漢用不匱以一民而專有司之美不可無書也故爲備載不辭

長洲縣重修社壇記

宋 孫應時

古之制祀以社次郊郊尊而社親尊故天子專之親故達於庶人非土不國非穀不食故有社斯有稷勾龍於土棄於穀厥有大造開濟萬世故以爲配春秋祈報之外救災出火師田行役

獻功僂罪君民上下日相與聽命於社禮樂刑政於是焉出故曰明乎其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世衰王制壞古義隱妖妄百出而祠廟蠲與褻天蠹民幻爲淫威日盛月滋上之人不以禁又從與之天下郡縣雖通祀社稷世守不廢以爲三代之舊章然獨其制度之形似儀物之文具而已有司者一歲再祀民不與觀也民於社日或各從其俚俗鼓舞迎享醉飽相樂不知其何神且何禮也水旱禳祈奔走如織於社稷缺如也嗚呼知古者得無太息於斯乎今令甲守令下車必視社稷飭壇墀而遵用或寡且諉曰小祀祀亦不親其事至若倚郭之縣自爲社於闔閭偏仄之間往往滅裂最甚長洲縣之社在吳郡城內當縣

治西南四十九步荒毀有年慶元四年九月知縣事天台黃侯  
宜一治新之壇宇中度門垣靚深塗巷蠲闢率僚吏時祀必謹  
黃侯儒者爲縣如古循吏多善政可誦此其細事若不待書雖  
然愛禮者存羊因今之制存古之意君子重之縣實小侯承天  
子之命司社與民固未有忽畧社稷而能父母其民者也然則  
凡黃侯之善政將自社稷壇始予是以記之因詔來者知所繼  
焉

重闢社壇記

宋 李心傳

自昔有邦家者其祀事莫尊於社稷以尙書周禮中庸參考之  
社之祀率與郊並蓋郊之祭則天也上帝也社之祭則地也后

土也天以氣言則一而已故惟天子則祭之地以形言則提封  
有廣狹之異故自王朝列國下逮卿大夫州邑都鄙之間各有  
祀焉蓋祈報之行於是乎在也後世此義不明而社稷列於宗  
廟之下則失之矣今之縣古子男之國也國家欽崇典祀雖循  
漢唐之舊而社稷壇壝特嚴其制部刺史巡歷所至必謹視之  
重民事也平江在東南爲大府其所治長洲在浙中爲壯縣而  
長民之吏揭虔者罕春秋二祀有壇無宇神靡顧歆水旱螟蟲  
無歲不有而養民餉軍之大計莫知所出矣淳祐元年春趙君  
汝礪以選來爲令濮邸近屬安化王曾孫也學古入官三試禮  
部西山真文忠公與羣彥交舉之以是通籍始至按視惕然靡

寧載經載營猶未定也會邑之姦民有以貲力爲害於私者刑  
獄使者陳公稔知其惡因其自致按法論罪移之他邦邑父老  
乃請趙君更其嘗售之屋廬爲齋居望祀之所趙君以白陳公  
公許之夏五月己亥興工采月而畢壇壝尊崇垣墉畢備費皆  
出於有司而民不與於是雨暘以時歲則大熟趙君以記文爲  
請且曰害治者旣去而訓民事神又得其所是陳公之賜也不  
可以不書陳公名塏字子爽今以秘閣修撰爲沿海制置使

白龍廟記

宋 胡 偉

中吳古澤國也當春夏之交陰晴多不常鄉民以是卜白龍之  
歸相傳東晉隆安中繆氏女因出歸途日暮天欲雨忽遇老人

詢姓氏居所願假辟雨待旦而前語竟失老人所在已而有娠  
父母惡而逐之乞食於隣踰年產一肉塊棄之水中忽焉塊破  
化爲白龍宛延母前若有所告者母驚仆地須臾雷電晦冥風  
雨交作良久開霽則白龍天矯於山椒俄頃復還產所視母已  
死乃飛騰而去鄉民厚葬其母於此今所謂龍冢是也自是憑  
巫以求立祠且言所產白龍已廟食長沙於是鄉民建龍母廟  
於山顛每歲三月十有八日龍歸省母前期旬日天氣肅寒四  
山煙雨乍晴復合正誕之辰龍必見形或長身尋丈隱顯於衆  
山之上或小如蜥蜴依於廟貌暴風雷雨澍溝號木則其驗也  
昔廬山僧祖照嘗述其本原於壁廟宇自國初由山顛遷於山



南之曹巷熙寧丙辰再遷於今所建炎中主寺僧覺明禪師又  
葺今祠紹興己卯四月帥曹以祈雨有應奏賜靈濟廟乾道戊  
子二月郡守姚公憲奏封龍母顯應夫人偉聞歲在庚辰三月  
三日客有艤舟南徐者有白衣老人附舟云吾至自長沙欲省  
親於蘇之陽山願以錢十緡僦直而先酬其半舟師從之辰已  
間解維至夜僅行數十里老人怒其緩自爲操舟舟師因共臥  
遲明蹴之使興舟已近岸距南徐三百六十里矣老人翩然登  
岸徐步入廟舟師隨之寂無形影顧龍母帳前僦舟半直在焉  
旣而雷雨大作舟師問寺僧始知龍歸也乃輟餘直飯僧而去  
長沙廟食誕辰省母至此益驗矣乃爲迎享送神詩遺諸鄉民

俾歌以祀焉其詞曰春花落兮春服成雨霏霏兮烟冥冥秧針  
綠兮蛙部鳴風蕭蕭兮林有秋聲縞爲旌兮素爲葆山之巔兮  
雲之杪雷車轟兮電光掃龍將歸兮非暮卽蚤簫管沸兮鼙鼓  
喧肴羞苾兮酒醴潔蠲盼蠻兮精意傳嚴薦享兮屬袂摩肩歲  
有常兮應斯至人與神兮情何異嬰兒慕兮綵服戲母子樂兮  
融融洩洩吳沃壤兮千里平勤稼穡兮勞農氓日雨日暘兮神  
有靈願垂陰相兮應其誠倏忽萬里兮姑少憇酌獻盡禮兮斯  
終遐惠年登穀熟兮益虔祀事自今以始兮于斯秋而萬斯歲

白龍祠記

元胡應

吳城西三十里陽山之麓爲澄照寺寺故有白龍祠宋屢封忠

烈昭應廣惠靈豐公龍母顯正孚順聖善妃邦人奉事惟謹祠  
重建於宋紹定壬辰歲久圯毀勢凜凜欲壓寺僧守淳裒積衣  
貲復募樂施者僅營兩廡重繪左右壁殿役最鉅力未易就會  
參政張公謁祠下慨然曰吾歲奉朝命凡餉運從東南者航海  
以達於京風恬浪平舟楫如砥迄濟登茲匪神疇相是山龍所  
載育而廟貌不脩非闕歟乃捐金出粟掄材簡匠殿廬階庀像  
設導衛咸徹而新之丹碧髹堊瓦甍甃疊視昔爲侈更以田四  
十餘畝給祠事所以致力於神者至矣噫萬生總總孰迪而康  
靡陽愆亢靡潦淫汨敷爲氣和緊是神靈惟參政公誠與神孚  
克隆斯舉而淳師又能善信於人皆可書也予先墓去寺而近

知祠宇興復爲詳師以記屬義弗得辭初神游陽山發祥而著  
跡陳山闡靈湖湘間具前後二記不書公名瑄爲資善大夫江  
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祠之修始元貞乙未越明年丙申  
告成距始建甲子踰一周云

重修陽山白龍神廟記

明吳寬

陽山在吳城西北二十里而近視他山特高且大蓋吳之鎮也  
相傳有白龍產其下其說載於郡志甚異其神秩於祀典廟而  
事之亦甚久矣夫山之高大者能出雲雨必有神司之而龍之  
爲物用雲雨以爲靈者也使依得其地則足以致其用昭其靈  
而山得龍以依其澤博其勢亦尊而他山固不足以擬之矣陝

右孟公以監察御史擢守蘇州明年爲弘治庚戌入夏不雨公以農事爲憂曰國家糧餉多仰給是郡使禾槁不收非惟民無以爲食其何以免徵斂之苦乎乃七月朔齋沐已率僚屬行禱廟中未至而雨遠近沾足民皆歡然頌公公曰此神之賜也其何以爲報哉顧其廟傾圮弗脩者六十年於此若舊有獻殿特存其址而已乃具材用徵工役擇人董治未及數月而功告成適長洲丞魯聰以公事上京師俾持書來請文爲記夫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無所爲禱者春秋始書大雩公羊傳曰大雩者旱祭也至漢世令郡國上雨澤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則有所謂禱矣洪範之說其身之修本也春秋之說其事之舉末

也不修其身而徒舉其事雖禱於神神將不降其居不歆其祀尙何有雨之應哉故於廟之成因書公之所以感乎神者必有其道則後之禱於此者其亦知所謹哉

王長洲祠堂記

宋黃由

孟子之言大丈夫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蓋古所謂大丈夫者必有高天下之識容天下之量蓋天下之氣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得志則未嘗不欲行其道乘田委吏不敢辭卑而盡吾職之當然及乎立人朝則委身致主死生禍福不足以動其心此豈尋常瑣瑣者所能爲也後世徒見古人功名鼎盛以爲是出於偶然不知胸中涵養早正素定非一朝夕而

紀旂常汗簡者特其粗也內翰王公元之自爲布衣已慨然有  
經綸天下之志洎遭明時事聖君正色立朝凜乎不可犯文忠  
蘇公至追配以漢唐六君子平生大節載在信史夫人能言之  
若夫服勤小官孜孜民事言諷卓然有大過人者國史逸其傳  
或不得而記也公以雍熙改元宰吳之長洲首論權酒之弊懼  
遺斯民之害以至激風俗厚教化抑兼并哀流亡形諸議論垂  
詔後來者大率皆有深旨非涵養之厚不以職守大小貳其心  
者能若是乎公沒二百年邦人雖知公之有德於民莫有發其  
微者今總卿顓川曾侯栗德寬來宰是邑始求公像繪之而并  
鑠歐陽蘇黃三公詩贊於石嘗屬予序其大槩矣蓋曾侯之去

十有七年天台黃君宜實來拜公遺像而且嘆祠事之禮猶缺  
乃闢縣治之東建堂而奠焉而求文以爲記竊謂人之出治莫  
難於始終一節昔王文公介甫宰鄞有聲利興害除民甚便之  
其後坐廟堂臨大政乃用其所以治鄞者治天下學術不正喜  
同惡異爲相聲名滅於爲邑公則不然自令滿名試再陟諫坡  
三登掖垣而晚入翰苑危言讜論裁抑冗費禁戢游惰緩刑薄  
賦修德厚本一一爲上言之而愛民之意前後一轍咸平以來  
卒爲名臣然則由百里之政充而至於致君澤民果且有異乎  
哉長洲爲今壯縣令宰名德前後相望有因是有聞而登宰輔  
者豈公流風在人於今未泯耶黃君舊同學校知其人不苟爲

政三年去之日如始至燕居之所未暇葺治而獨於此焉倦倦可謂知所本矣予嘉其志故書之慶元六年黃由記

周孝子廟記

明吳寬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見於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勇於爲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旣沒一日降於其家以已爲神告其母且曰兒願爲國効力以保祐鄉里後果如其言終歲民無災患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者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爲神事傳民間凡病者禱訖汲水投紫蘇煎飲卽瘥旣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錫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

虎救水旱扞寇盜顯跡上於官朝廷特賜廟額秩於祀典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爲蘇屬邑郡中亦冀其神貺波及以事之歟近景泰甲戌郡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趨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旣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旁有王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言於縣於府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正以至像設器用亦無不備自昔吳越多淫祠狄梁公悉斥去之今孝子爲人雖非若古之法施於民也然使悖逆者則愧而改行雖非若古

之禦大災大患也然使疾疹者祈之而獲福廟而祀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往吳俗彌盛其尤者家自爲廟祀非其鬼往往刲羊豕以大亨之其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讌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享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命也有合於祀典也於是乎記

隸川顧氏祠堂記

明江盈科

通政韋所顧公請告居里不佞科承乏此邦景仰名碩時造廬問政裨益弘多蓋在事四載其歲爲丙申適公所建家廟落成屬余爲記公手授余狀其廟爲堂爲寢室各一爲閣一爲門二

設世祖伯仁公而下木主其中歲時必祭置祠田若干畝算計租輸當國稅之入餘悉以供蒸嘗俎豆之需且戒其族人與子若孫曰異時卽富貴無謀鬻期於永永與雲仍俱久噫通政公之用心何其仁而爲慮何其遠耶夫自古宗法之壞也林總之衆昧所從出一門之內一再傳之後率途人相視於是少凌長卑狎尊浸引蔓延淫媒狠傲各逞其性所號稱宗長者傍睨不敢出一語乃始攘臂構難獄訟日繁而筆楚日不勝用諸如此者固老蘇所謂其初一人之身者也一人之身之所自出而胥殘乃爾則豈非宗法不明之流弊歟祠堂非宗法也而宗法由之以行春秋禴祀擇族之尊而長者爲祭酒其餘子孫昭穆臚

列跪拜奠獻祭畢宴饗以倫以次揖讓酬酢遞推所自歸於一人之身靡不油然而相愛肅然相敬異時卽有不肖之心且退而思曰吾今所欲逞之人固向者廟中所與相愛相敬自一人之身而出者也思則赧赧則勃發之念頽然中潰蓋不忍形諸其口寧肯復質諸庭耶如是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無以踰此噫祠廟興廢繫宗法存亡顧不重歟奈何近世士夫卽崇階峻秩祿厚家溫當其退閒所極意夸鬪者非宮室第宅之雄則園亭池館之麗其族人貧者賤者稍疎遠者從輿騎左右窺伺覷矚有如天神不敢望見敢相與齒列祭祀宴饗以明出自一身之義耶今通政公官至九列然家產僅埒中

人所居纔蔽風日未嘗有五畝之園自怡而首務創此蓋其孝友施於有政仁讓興於一家推而廣之唐虞三代之盛可復見於叔世不佞所謂用心仁而爲慮遠詎不信歟公登隆慶辛未進士宰劍豐以卓異徵拜諫議所論列俱關天下大計累官至通政司右通政退居若而年而望日隆重朝野喁喁屬目未久名入不次柄大政所爲治天下使人還揖讓屋比可風茲固其權輿也哉祠在郡西北隅地名下保創造凡數閱月而工告竣科不佞僭爲之記用識歲月且申明其義諭同志期於共行古道云

重修徐文端公五賢祠記

明 朱燮元

國家崇德報功成秩無文歷代名賢祠墓敕所在有司及時繕  
完歲修祀事今上卽位恢廓大度微顯闡幽恩意尤渥猗歟休  
哉千古未有也郡城顏安里徐文端公祠故祀宋兩浙轉運使  
文端公諱夔暨公子贈太師忠懿公諱師閔孫延康殿學士諱  
鑄舊在城北之金栢里宣德八年前守况公移建於此撰記勒  
石閱歲久遠漸卽圯壞會公十二世孫光祿寺寺丞謙殉身靖  
難時子諸生道遜荒孝事其母恭遇龍飛特表忠節有司應詔  
議建專祠齋孫貢士陞揚遂以乞修祖祠進祀兩賢爲請撫按  
諸公先後報可於是諏吉奉主入祠增題其額曰五賢爰撤舊  
材易朽以堅丹漆黝堊輪奐宏整揭虔妥靈典禮攸稱余考祭

法能禦大災扞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文端公崛起海閩掇巍科判劇郡文章功業載在史冊當宋  
天聖間蘇州大水賴公障而疏之其有造於吳民甚大旣又致  
仕家吳以經術教後進流風餘韻奕世猶存迨忠懿延康兩公  
胥以文學吏治爲時名臣起三百年而光祿君父子炳日星之  
大節丕紹先緒一門世澤揆之祭法實臻備美所謂積厚者流  
長德盛者報遠不信然歟是役也下慰邦人士仰止之思上副  
我國家表章先哲風勵名教之曠典尤以見德澤之在人心忠  
孝之在天壤歷久彌光足使頑夫廉而懦夫立也因書其事於  
石附况公記後



人之自致不朽者惟此忠孝大節孤行於天地間而善俗維風亦常以勸忠教孝爲先務故勝國之忠節往往表章於興朝若周世宗之旌劉仁瞻宋藝祖之褒韓通明太祖之表余闕並爲贈官立祠而齊高祖敕史臣爲袁粲立傳元修宋史亦具載文陸諸人蓋忠於所事而殉之以死者人臣之極則褒忠錄節以扶植綱常者古今之通義身沒而名存事久而論定正氣憑焉不可得而磨滅也前明末造朝臣死忠者班班可考而吾吳則宮詹勿齋徐公爲最著公自爲經生時卽以希聖希賢自淬勵入詞苑爲講官正色立朝風節與文文肅姚文毅相上下北都

之變公方家居不卽死比聞金陵不守指池水謂人曰江萬里吾師也卒自沉以死天下稱純臣焉公沒四十餘年而潛菴湯公來撫吾吳爲公建專祠於虎邱載在祀典有司春秋致祭崇德報忠甚盛典也而有冒宗遺孽竄入其中奸民蠹僧從而誘之遂至毀像撤屋盡售諸人翼翼崇祠鞠爲茂草盟奠無所行路傷嗟於是徐之宗老暨郡人士控於前撫宋公下所司勘治會宋公遷去未蔽厥辜復控今中丞于公下長邑覆勘甫正厥罰主持其事郡紳咸集而侍講彭公之力爲多第毀祠之罪雖懲而復祠之資未辦會彭公有編纂之事於維揚言於銀臺曹公首捐厚貲兼諭所屬伙助得祠費大半於是郡士夫協力裨

補不日落成以虎邱故址頽陷改築於長洲學宮之東偏祠屋  
三楹中奉宮詹公旁以許顧兩文學配許先生玉重聞燕京之  
變行哭三日自縊福清觀不死投胥江不死絕粒七日死顧先  
生東湖當金陵變後自經學宮不死復赴水死兩先生以布衣  
諸生而慷慨殉國人尤賢之用配宮詹公忠臣烈士參列一堂  
相視而莫逆同游而不孤當亦公心之所甚慰也宮詹公有子  
昭法先生亦以清操介節見重於世稱真孝廉中丞于公別致  
褒獎祀諸鄉賢殿禮並稱聞者莫不興起夫庠序之設所以明  
人倫也死忠死孝乃明倫之實事士登膠序慮無不懸以爲鵠  
幸而先正先民有若人焉得不企而慕之以爲師表試思六十

年前縉紳之居高官髦士之擅時譽者不知其幾今皆澌然與  
草木同腐而宮詹暨兩文學名垂史乘節炳日星夫非出自宮  
墻者哉至性人人本具聖賢人人可爲處變處常各有當盡之  
道毋曰俎豆學宮非吾儕事其可也彭公素以綱常名教爲已  
任旣倡修學宮復營斯祠發揚潛德表俗坊民之意至深遠矣  
未少受業於孝廉先生備聞世德幸祀典之再光公論之不泯  
也謹敘述始末而系之以銘銘曰國家養士始澤宮釋褐登朝  
祿彌豐誼當矢報安危同未流身家計偏工置君國事如暗聾  
脂韋便佞偷自容臨難苟免爭趨風峩峩宮詹正氣鍾垂紳端  
笏彤庭中清流倚賴推君宗虞淵日墜微垣空痛思攀髯抱遺

弓一馬渡江不作龍秣陵胥臺烽燹紅擇死得所三閭從沉淵  
畢命何從容許顧兩生僅章縫未沾一命縮半通義憤所激悲  
填胸趨死如歸白折東眇驅擔荷綱常隆聞風愧死長樂翁東  
吳夙稱禮義邦有臣有士如三忠足報國恩十葉濃精爲星芒  
氣成虹雲車風馬時相逢泮池清潔宮崇崇妥魂一室昭虔恭  
興廢補闕典至公多士瞻仰資磨礪廉頑立懦殊有功人心天  
心不昧蒙春秋禮祀無終窮

張孝子祠記

國朝 沈德潛

張孝子有孫曰聲蘧余與聲蘧張君相識五十年於此矣張君  
每爲余言乃祖孝行乃祖自爲兒時已能知孝養其親里中莫

不稱孝子焉當明之季土寇蜂起吳中騷然乃祖奉其母以行  
將去之杭道逢寇相失乃日號泣於路足跡幾徧浙西地竟於  
嚴州得母以還奉養二十餘年而沒其他孝行不可勝紀也實  
有類於史傳所云杜子春滕曇公之爲人張君自傷祖父子孫  
三世皆處貧賤雖欲表見於世而其道無由

今上皇帝卽位

詔天下舉節孝許子孫得自請於官於是巡

撫都御史中州許公上孝子十有六人於朝而張君乃祖與焉

旣建坊於玉帶河之西又立祠於長元學鄉賢祠之東偏春秋  
祭祀世世弗絕亦榮遇也乾隆十一年冬余自京師乞假歸張

君固請余文以爲記余觀世之衣冠而學者容貌辭氣亦旣彬

彬爾雅矣至於家庭之內骨肉之間篤行如孝子者亦無幾人  
孝子區區在細民之列未嘗學問而能如此豈非天性然與昔  
者萬石君石奮以孝謹聞乎郡國其時齊魯諸儒皆自以不及  
者雖無文學而篤行則過人矣孝子其庶乎孝子篤行載之江  
南通志孝義傳既足以風世勵俗而其孫聲遠心存乎揚先祖  
之美而事卒以成亦可謂知所崇本矣孝子名文魁字東溪父  
一鵬母沈氏亦吳中舊族云

重修于清端公祠并清理祭田記

國朝 覺羅雅爾哈善

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歿也距今六十餘年其清風遺愛民猶

歌道之弗衰金陵吳下祠宇非一在蘇郡者凡二一在府學爲  
于湯二公合祠一爲公專祠在城中金母橋側初名立人書院  
康熙中闔郡士民所建以祀公者暨公之家孫準撫吳時爲置  
祊田十三畝有奇畀守祠僧人掌之以供香火祭祀之用歲久  
弊生田既盜賣祠亦傾圮元和縣儒學訓導吳中衡職主祀事  
每春秋入祠歎其蕪穢無以揭虔妥靈遂力任興廢白於郡守  
邵大業追田歸祠又捐俸葺修堂廡門墉並還舊觀工竣將撰  
日告祭請余爲記以垂久遠余惟清端公以廉明正直爲  
本朝督撫大臣之冠在江南二年墨吏改行苞苴屏絕凡鋤奸  
戢軍安民造士之政次第舉行論者以比宋包孝肅趙清獻爲

不愧韓宗伯茨彭侍講定求撰公祠記述之已詳而余竊有感焉督撫爲封疆重寄數千里民生休戚所關我朝聖聖相承知人善任凡以畀茲使節要皆慎選賢良間有不宜輒易去百餘年來後先相代不知凡幾然金陵吳下清風遺愛歌勿忘者湯公而外必以于公爲歸是固實有以致此者自足長存於天地間也豈偶然哉余奉

命撫吳兩載兢兢業業愧無補於教養溯公休烈不勝高山仰止之思又嘉吳訓導能獨新公祠兼復久隱之田因爲書其始末并詳列田租之數及畝圩名號於碑陰以誌來者

溇陽陶氏祠堂碑記

國朝  
華希閔

禮記孔氏疏有云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此始遷祖得於昭穆之上立祖廟之明證也後世家廟之制廢而士大夫之族各擇地爲祠堂以致報本追遠之意所謂禮以義起義以時行云爾吳中陶氏系出溇陽明洪武間襲職千戶靖侯公俊自鳳陽龍驤調蘇州衛遂占籍焉傳十餘世祠堂之建猶闕如乾隆辛未其十一世孫旣捐良田千畝爲義莊乃卽其地庀材鳩工構祠堂以祀千戶公俾世世子孫春秋祭饗朔望展謁而凡吳中陶氏之出自千戶公者婚喪衣食皆得告於祠而給焉蓋夫人所謂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所出之本一則雖親盡服窮所相視如途人者其初本爲一

人之身則一體相關之念自油然而生而不忍其顛連而無告  
矣夫千戶公家世勲衛其父沒擗踊哭泣喪葬盡禮族黨咸欽  
其孝既襲父職矢志報國永樂中從征交阯鹹于關之戰公以  
前鋒深入重地轉戰經日夜遂陷陣沒交阯平策勲而郵贈之  
典寢格不行吳匏菴先生表公墓低徊感嘆以爲恨事千古之  
定論已顯公歿垂四百年子孫蕃昌簪纓易奕今義田之舉直  
上繼文正范公之施貧活族自此勿替引之丞嘗百世天之所  
以酬公忠孝者洵不爽歟祠成陶君請書其事於石希閔爰爲  
之記而并系以詩曰潯陽厥祖邈兮陶唐長沙歷世載興鳳陽  
桓桓撫劍從龍翱翔千戶襲美敵愾從王義不反顧殉節戎行

功宗世祀於禮克當屈於朝議有闕其光天祚忠孝子孫蕃昌  
後賢聿起允搆斯堂斷自始遷宗祏是皇門廡庖漏輔以義莊  
爰有高廩埒范延光自今伊始百世丞嘗尊祖收族施於無疆

吳郡詩石記

韋白詩石在郡齋今子城基

唐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  
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曰韋  
房爲詩酒仙時余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  
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  
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旣醉於彼  
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

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於石傳貽將來因以余旬宴一章亦附於後雖雅俗不類各咏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歷元年七月二十日

廉石記

明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

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泛海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爲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昨城樊君社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爲然吳縣知縣鄺鄱長洲縣丞王倫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闕然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

久猶揚之况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尙得爲人類也乎石之立爲弘治丙辰四月二日越月而亭成樊君旣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復刻琢石請予爲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移鬱林石記

國朝李果

漢末陸公績仕孫吳爲鬱林太守廉於官歸舟輕絕不可越海

取巨石鎮舟以還今郡學中廉石是也高數尺廣殺其三分之一而厚又殺其兩陸公吳郡人石舊在婁門臨頓里人以公官呼鬱林石明弘治中有司舁置察院解旁築亭以覆更名廉石見吳寬匏菴記

國朝裁去察院解爲武弁官舍亭亦久廢康熙四十八年郡守長沙陳公補建前守况公祠於郡學移石樹之祠前况公在前明人夙號爲廉吏也陳公與郡剛毅而能慈愛尤以廉幹稱去官羈潤州日至不能謀朝夕蓋遠師乎陸公而近法乎况公者其於茲石宜其肅焉加敬不欲委諸衢路爲販夫牧豎所狎玩而必登自學宮表之賢守之祠使學士大夫相顧而矜式太息



而則微也歎余獨慨夫後世吏道多雜歸舟載石當必有嗤之  
爲愚者其自爲計良深矣然不愚者之所載往往不踰時而厚  
亡而愚者之所載其留之千百年照耀於人世耳目間而無有  
窮期也愚耶智耶當必有憮然與感者矣公在潤州余嘗謁公  
公屬余記此石因書之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唐白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闡矢謨  
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僦功檀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  
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  
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

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爲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  
面面二門丹漆銅錯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  
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  
之明年蘇之緡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  
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  
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念曰然師旣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  
達觀隨日而集堂有美食路無饑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  
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  
後啓藏發函鳴犍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  
滿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

不歸心佻然翼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由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豈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維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唯記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戒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

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白居易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卷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真於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真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真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

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明 吳 寬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高皇帝知其名召赴闕下俾往蜀之峩嵎化行其地久之而還因奏先所居集雲旁有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爲是上從之始賜今額寶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製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燼於火主僧德本以爲已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工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像設旣

完供養益甚乃復建方丈以爲宴息之所觀者稱嘆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於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絕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辱愛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惠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旣爲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置於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遺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爲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於

半塘壽聖寺曰顯祖庭爲徒今年老退歸舊隱而惓惓於茲寺如此真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澄照寺記

宋陳最

佛宇之興其來尙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寶塔秘玉毫之相莫不圖茲爽塏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則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啟孤獨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莫居蓋人境之兩殊亦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欄宅爲白鶴寺後有龍興寺僧智義因游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祀寢遠名額僅存榛

莽廢除基址甚隘於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元祚捨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創茆茨數十間而已觀其岡巒環合巖谷洞研真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啟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神明之來又寺中有靈泉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漑民田者百塍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邇必沾其潤利益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義公旣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興亦義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効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敞廣殿以安睟

容飾華龕而皮大藏厨有庫香積之貢成僧有堂收雲之衆集  
晨昏是警鼓鍾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會於五層之閣而又  
置截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繚周航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  
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爲塔院詳其始末敘厥廢  
興見徵蕪辭用紀珍琰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正覺寺記

明吳寬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術外彌望皆隙地大率  
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官爲多今正覺寺  
者相傳其先爲宋楊和王別墅後爲元人陸志寧寓館旣而捨  
爲僧院號大林菴國朝洪武二十五年詔清理釋教菴併入萬

壽寺遂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事於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南來  
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於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遺之  
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爲寺朝廷特從之因賜寺額曰正覺而  
爲住持實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士金公  
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暄暄傳其徒祖鎮再世有戒行  
能守其業予昔家居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游坐談竟日留詩  
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於前人已久未  
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於郡中穹門  
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  
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爲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

正覺爲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爲彼侈麗之觀者顧其屋纔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鼓其說以求於人其亦賢於其類者哉故爲記之志寧故大家在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絕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旣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聲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爲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邇徒步可至予將歸老良時策杖與故舊子姪同遊於此卽專賦詠其樂有日也

廣生菴四觀堂記

明張明烈

東城諸子結侶學禪廣生菴四十年矣歲首禮梁天子懺盛暑間啐法華而以三昧火懺爲恒課懺文有二先當發起四種觀

行四觀堂者伯屏倪公題額也守僧某欲小紀以永其事屬辭於予予笑曰諸公皆文章宗匠通禪理何不是之求而謬及予僧曰是五楹者居士湖濱別業也惟居士紀之詳且使後人知堂所從始予曰是非紀四觀也紀堂耳堂址近市在陋巷中不臨池不傍山無茂林修竹之點綴又無曲房深徑之徘徊何紀乎雖然吾於斯堂悟成壞之因出處之感人倫師友之重修身立命之學焉師亦知此湖濱數椽肇自何人廢自何日乎昔有鄭公號遂山者造百間屋於陽城此五楹其歌舞地也經數十年半屬邱墟其僅存者以授他姓積粟厝薪椎牛釀酒昔年金粉蕩爲吟風落日未幾而移來佛地沉香以熏之明燈以耀之

幡幢寶蓋以羅列之成住壞空洵可嘆也堂中諸子爲四十年前始事者今幾人乎爲厥考繼志而稱名爲伊兄成德而作禮者又幾人乎回顧四十年前諸子雄心浩氣勁節高文人人樹幟登壇也低眉合掌以爲遊戲三昧耳曾幾何時脫儒服而披緇借髡鉗而圓頂月明搔首影媿鬢鬢日暮鳴鐘聲驚鼙羯中流之楫未擊慈航之渡誰登若云頭目髓腦可捐則視息猶故盡道國王水土當報而禾黍已非興言及此寧堪回首耶邈夫菴之建也自高僧道開始也道公本濂溪先生裔其尊人祺卿公遊拱山鄭先生門與聖符士敬諸君子稱兄弟而賣志以歿藐孤不能自存披剃爲僧諸君子建菴以居之是在戊午歲也

宗雷之社與菴俱永而道公日益超悟時華山汰公中峯蒼公並稱龍象咸以道公爲法器自是聚石談經弄獅喚虎並臻書法詩畫之妙海內名流罔不頻首道開云嗟乎向使道開不得是菴聖符諸君子不立菴以居道開道開豈遂淪落人重菴乎菴重人乎典斯堂者可以興矣方今蓮社遍天下琳宮梵宇所在輝煌玄風飛白鶴之翔法雨灑紅蓮之瑞開爐鼓鑄則銅瓦燦若金裝乘傳採伐則喬木森於貢賦凡若此者非誇堂頭之福報則藉宰官之護持壇坫爭光水陸競奏蓋象獅未吼而戎馬已先嘶矣孰與蕭然四觀無車馬之喧并無鈴鐸之擾鐘鼓之餘縫破衲斷黃蘗社中諸君子素心相對如香山洛社焉興

到或潑墨數斗或寫幅青山窻前草長輒賦曇花鉢底蓬生猶  
談貝葉閒敲碁子倦咏蒲團嘯歌無忌花鳥不驚前此四十年  
後此十年二十年更或百年如斯而已略識始末以俟後來

圓妙觀重建彌羅閣記

明 胡 澐

正統五年秋八月望日兵科給事中郭璘禮部司務陳珪率道  
士張宗繼不遠數千里齎姑蘇道紀郭貴謙副都紀呂志清疏  
狀謁余南宮徵記按狀蘇州府在城圓妙觀創自晉朝名真慶  
道院唐更名開元觀宋賜額天慶觀高宗御書金闕寥陽之閣  
揭於殿端光榮罕儷有蓑衣何真人寓居其中靈蹟顯著孝宗  
召赴行在眷賚甚厚人咸傾向郡守陳峴命羽士募緣增崇修

建雄冠諸郡寶祐景定間任持嚴守柔蔣處仁重加修飾施以  
闌楯元至元間黜天慶之號而改今額道士嚴煥文張善淵復  
爲修理時左轄朱文清大捐帑廩以相其役由是穹門邃廡奧  
殿巍閣傑出吳中元末至正間毀於兵燹迨今百有餘年殿堂  
廊廡漸次修建率皆完美惟彌羅寶閣工費浩繁久虛未建誠  
爲缺典宗繼乃募衆緣遂爲倡始正統三年巡撫侍郎廬陵周  
公恂如郡守南昌况公伯律因歲旱禱於其觀遂獲甘霖二公  
暨合郡吏民咸欲修墮舉廢戮力同心首捐俸資以興復爲已  
任委都紀郭貴謙鳩材庀工貴謙先令化士尤元真張養正至  
鎮江市木俄從揚子江歸遇大風衝散化士仰天告曰買木蓋



造彌羅寶閣供奉玉帝今木衝散不存斯閣焉能成就頃刻風  
恬浪靜忽覩真武見於雲端化士驚愕再拜至孟瀆河口木皆  
先集舉無漂遺衆咸駭歎歸以白侍郎郡守罔不竦敬二公爲  
之益力今年夏厥工告成複雷重檐金碧輝煥極其壯麗威儀  
像設嚴奉惟謹謂不可以無記神明顯應之靈與夫侍郎郡守  
作興之績用垂示於久遠也請記於予又安得不深喜樂道而  
獎與其能乎是爲之記俾勒諸貞珉庶幾來者知所崇重而祇  
事於無窮焉

按吳郡志孝宗賜御書殿額記稱高宗以額爲金闕寥陽之閣並誤

清真觀記

明俞貞木

錢塘黃孤山真士早歲喜道術方藥南遊閩越北上燕趙晚止

蘇城蘇人嚴德昭者抱痼疾因築室建清真壇奉北極元武真  
君冀遇醫愈疾聞真士多著靈驗求療治之而其疾隨愈乃捨  
壇以真士主之於是創建殿宇廣其廬舍時真士之師潘翁雷  
鑑來遂延以開山焉三十八代天師爲題額曰清真道院乃建  
丹房售藥以給伏臘計其弟子永嘉陳正孚與其徒陶希仁又  
加修葺遂以狀聞於元教大宗師乃移牒集賢院改今額爲觀  
云粵自潘黃二師開山於元之皇慶間甲乙住山於是希仁求  
嗣道者得三人焉曰程安道曰馮本原曰楊處靜及乙巳之歲  
觀燬於火安道以售藥資粗創未完迄今洪武庚申本原與處  
靜同心協力重建大殿山門兩廡塑真君與侍從像以明年九

月訖工孤山旣以醫鳴而蘇城之人無遠近少長皆稱孤山道  
觀之藥神自茲以往其諸弟子相傳雖無恒產而歲積藥金有  
餘至本原處靜悉傾其橐中所有以新其觀宇可謂善乎繼述  
者故礱石刻文以貽其後人

增建集元堂文昌閣記

國朝

王時敏

長洲縣治東北五十里相傳子胥爲闔閭築城先於此相地因  
名相城所謂漁子沙也有靈應院宋咸淳二年道士趙志清奉  
敕建元延祐間真人蘇斗南能呼吸風雷聞名當宁因請升院  
爲觀明初鍊師席應珍奉母終養以孝稱法師周鶴林以祈禱  
著績地雖褊小代有高真隆慶間里人馬俸修葺歷久殿圯天

啓癸亥道士金寰宇等重修

國初復廢其徒趙弘科至京師有張上池爲之勸募時大司馬  
龔鼎孳捐貲首倡始復舊觀弘科復聚徒周正誼以覲施所積  
闕東南隙地爲經堂庖溷之所是役也始於丙辰成於己未因  
紀其歲月勒之貞珉云

靈應道院碑記

國朝

沈光曾

縣治東南隅有靈應道院宋時敕建嘉定元年吳地亢旱三歲  
不雨雪建壇禱祈無驗適西蜀道士谷初暘入吳麻鞋體裸跳  
躍上壇仰首若與空際語頃大雪盡三晝夜止當事上其事敕  
建道院獎異之范文正公記以詩載於志乘然嘉定以來師徒

授受不可悉考矣明熹廟時以清靜修養聞者爲何師隱虛一傳爲許師鳴玉再傳爲胡師喬仙三傳爲陸師守誠四傳爲今道士魏師浮樽皆能承守先業維持勿壞而浮樽創建修造之功視前人有加焉此於大易所謂子克家者也夫尋常老氏之官有修真繕性於其地者猶當謹而守之以存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之義况初賜祈雪卽傳所云有功德於民與能禦大灾能捍大患合於祀典者而可任其廢乎予蒞茲土五寒暑於先賢忠烈士穀神祇苟利澤及人者無不保護而安全之則初賜棲隱之所固冀其世守勿替者也今將奉調去恐自茲以往有實偏處此漸滋覬覦侵軼之虞者故昭揭示之彼卽不畏鬼神呵

譴獨不念三尺凜然初不爲強梗越畔者恕乎而嗣其傳者亦當謹飭自好念前人之勤勞望後起之繼續使歷代相傳者不致有茂草之歎庶能免棄基隕越之咎也故爲書勅建緣起而延袤四至與殿宇間架於左使後世有所考云

滄浪亭記

宋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爨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面皆水也砥之南其地益濶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

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園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拘隆勝槩遺  
意尙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  
竹後木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戶軒之間  
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歸觴而  
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觀聽  
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銖錙利害相磨  
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  
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  
惟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  
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

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傲萬古尙未能忘  
其所寓故用是以爲勝焉

滄浪亭記

明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菴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地也亟求予作滄  
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我所以爲亭者余  
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  
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  
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百年  
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烟殘滅之餘此大雲菴爲滄  
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

羣山之蒼翠泰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菴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一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歸田園居記

明 王心一

余性有邱山之僻每遇佳山水處俯仰徘徊輒不忍去凝眸久之覺心闔指下生氣勃勃因於繪事亦稍知理會辛未以先府君年高棄官歸田敝廬之後有荒地十數餘畝偶地主求售余

勉力就焉地可池則池之取土於池積而成高可山則山之池之上山之間可屋則屋之兆工於是歲之秋落成於乙亥之冬友人文湛持爲余額之曰歸田園居門臨委巷不容旋馬編竹爲扉質任自然入門不數武有廊直啟爲墻東一徑友人歸文休額之也徑盡北折爲秫香樓樓可四望每當夏秋之交家田種秫皆在望中自樓折南皆池池廣四五畝種有荷花雜以荇藻芬葩灼灼翠帶柅柅修廊蜿蜒架滄浪而渡爲芙蓉榭爲泛紅軒自泛紅軒繞南而西軒前有山叢桂參差友人蔣伯玉名之爲小山之幽又西數武有堂五楹爽塏整潔文湛持取李青蓮春風灑蘭雪之句額之曰蘭雪堂東西則樹桂爲屏其後則

有山如幅縱橫皆種梅花梅之外有竹竹隣僧廬日暮梵聲如  
從竹中來其前則有池其池取儲光義池草涵青色句曰涵青  
諸山環拱有拂地之垂楊長丈之芙蓉雜以桃李牡丹海棠芍  
藥大半爲予之手植池南有峯特起如雲綴樹杪謂之綴雲峯  
池左兩峰並峙如掌如帆謂之聯璧峯峰之下有洞曰小桃園  
內有石床石乳南出洞口爲漱石亭爲桃花渡其石之出沒池  
面者或銳如喙或凸如背有折北磴而上爲夾耳崗爲迎秀閣  
爲紅梅坐直接竹香廊以至山餘館漸逼余室余性不耐煩家  
居不免人事應酬如苦秦法步遊入洞如漁郎入桃花源見桑  
麻雞犬別成世界故以小桃源名之洞之上有嘯月臺紫藤塢

可捫石而登也洞之東有池曰清冷淵池上有屋三楹竹木蒙  
密友人陳古白額之曰一邱一壑自蘭雪以東此其最幽者蘭  
雪以西石磴重疊皆可布坐梧桐參差竹木交映一徑可通聚  
花橋東折諸峰攢翠下臨幽澗頗有茂林修竹流觴曲水之意  
自此渡試望橋曲徑數折卽得綴雲峰北望蘭雪又隔盈盈一  
水矣山徑逶迤從高趨下上接綴雲俯瞰涵青者爲連雲渚絕  
澗欲窮得石如螺因之而渡者爲螺背渡又折而東爲聽書臺  
以可聽兒子輩讀書聲也西折爲懸井巖有洞幽邃蹈水傍岬  
北折而出懸崖直削蓋如井然再拾磴造其頂諸峯高下或如  
霞舉或如舞鶴各爭雄長於綴雲下者余不能盡名之又西則

爲幽悅亭亭之左有石丈餘天矯如龍余自採之包山云自此  
層磴而下蹊澗相連植有楊家果數樹是爲楊梅隩又北折有  
屋半楹四望皆竹是爲竹郵由竹郵又西折從南爲飼蘭館庭  
有舊石數片玉蘭海棠高可蔽屋頗堪幽坐北折則廻廊曲而  
且幽廊半有小徑斜通石塔嶺廊盡由南折西皆架山茶有亭  
曰延緣延緣之北有石如玉拱立簷際謂之玉拱峰每至春月  
山茶如火玉蘭如雪而老梅數十樹偃蹇屈曲獨傲冰霜如見  
高士之態焉挿籬成徑至梅亭紫薇沼亦園居之一幽勝也北  
臨漾藻池遙望紫邏山飛翠直來撲坐夏月之荷秋月之木芙蓉  
如錦帳重叠又一勝觀有橋橫跨池面爲臥虹橋橋之東有

石如雲向空而湧爲片雲峯橋盡有石可憩爲臥虹渚轉徑而  
北依山傍水蒼松雜卉接葉連陰爲小剡溪有石橫亘如門四  
山翠嶽停水一泓有古杏覆其上爲杏花澗渡澗盤旋而上是  
爲紫邏山以言其石之色也上有五峯曰紫蓋曰明霞曰赤筍  
曰含華曰半蓮又謂之五峯山有亭曰放眼西與南州之拙政  
園連林靡間北則齊女門雉堞半控中野似輞川之孟城東南  
一望烟樹瀾漫惟見隱隱浮圖插青漢間近以林木蒼鬱不可  
縱目澗上葉澗山額之爲流翠亭自流翠而南於石阿間得路  
東折爲拜石坡水石俱備梅杏交枝左右有花紅果樹扶疎如蓋  
有閣聳樹杪間曰資清資清之下三圓其戶是爲串月磯復設

柴扉常扃之自拜石折北又西則爲紫邏之背衆峰疊湧亂石  
嶙峋環山有濠從水中央結有草亭架梁而登可通濠北有地  
皆種木奴因號其亭曰奉橘蓋借王逸少奉橘帖名之也至此  
則山盡水窮東行長廊爲想香徑竹梅夾道香韻悠然沈啟南  
有可竹之額尙恨無人以梅匹之出想香已在蘭雪堂矣東南  
諸山採用者湖石玲瓏細潤白質鮮苔其法宜用巧是趙松雪  
之宗派也西北諸山採用者素峯黃面帶青古而近頑其法宜  
用拙是黃子久之風軌也余以二家之意位置其遠近淺深而  
屬之善手陳似雲二年而工始竟甲戌余復流連塵輞庚辰歸  
田又爲修其頽壞補其不足余無間陰晴散步暢懷聊以自適

其邱山之性而已所謂此子宜置邱壑中余實不能辭避

掃葉莊記

國朝 沈德潛

掃葉莊在郡城南園薛徵君一瓢著書所也屋傍俞家橋沿流  
面城樹木蓊鬱落葉封徑行人迷迹宛如空林呼僮縛帚掃除  
靜中得忙久矣成課業矣昔有元時俞叟石澗隱居注易於此  
故橋以俞名俞易理取諸程象數取諸邵爲朱子本義後一書  
予嘗贊其南園讀易圖云姬孔在心眼前皆易碧綠青黃滿園  
太極以其隨在感觸超乎迹象也今一瓢注易又能補俞易所  
未及屢定屢更芟汰疵類與掃除落葉相似則以掃葉顏其莊  
者意或在於斯乎抑聞韋左司寄友詩云欲持一瓢酒遠慰風



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取夫人工不與一歸自然掃者  
從人不掃者從天也掃與不掃之間一瓢試更參之

白龍廟祈雨兼取水疏 乾隆十七年七月 國朝 莊有恭

火色流空赤日無情薰赤地水田枯涸蒼生有命待蒼天念民  
瘼之堪憐毒更有踰焚炙痛芄苗之將槁勢難再緩須臾惟冀  
職在旬宣愧乏隨車甘雨情殷利濟偏逢涸轍焦心自前六月  
已泉竭無流屆此初秋尙膏屯未解盼晴光之似冶卽當餽亦  
投箸而興睇星嚙之垂芒每中夜輒拊膺而嘆遍城隅佛地壇  
場旣虔求罔應合境內山川社稷亦叩禱無靈車戽不聞於晨  
昏嗟此群黎炎蒸益苦禾黍漸憂其萎薈惟我寸衷膏火同煎

豈呼籲之路窮民真絕命抑怨咨之情迫咎實在予洪惟聖母  
誕育龍神職司解澤功在生民溥惠濟於衡湘猶徧著神靈之  
跡滌川原於恩顧詎忍忘桑梓之邦使者虔授爐香敬差屬吏  
鳧趨壇廟效赤脚之來朝肅拜松楸攄丹忱而請命伏願明昭  
不爽憫窮簷望切來蘇拯救多方藉神力恩宏再造無戰元黃  
之血四野震驚願杼蒼白之雲崇朝訢合吹翔石燕卽隨石鼓  
以同聲液浸銀河迅展銀濤之似湧假香泉以一勺洒甘露於  
九天則苗穉復甦功德水之濡霑無旣而民懸解倒海藏法之  
滋潤無涯願報明庥肅將禋祀

社壇求雨疏

乾隆十七年七月  
用春秋繁露法

國朝 莊有恭

大火西流正西秩方殷之候爍金南畝厯南山蕪穢之憂問窮  
赤何辜旣已薦臻饑饉叩穹蒼胡忍詎真焦盡田禾嗟彼兆姓  
引領待援呼吸已係死生之介憫予司牧爲民請命匍匐益將  
哀籲之忱慨自季夏朔初遂爾屯膏經月竟至早秋旬日猶然  
解澤無時怖烈焰之蒸天山枯石悴酷晴光之煮地冶燭爐烹  
有時四野陰濃究竟密雲不再抑或一鞭電閃止邀數點如金  
以致高麓山原苗俱枯尾卽在平疇水壤禾亦焦頭徒藉桔槔  
以補造化之窮窮於無所復入徧禱壇壝以冀神靈之聽聽亦  
置若罔聞縱涼德未能感召天和而大造詎不矜憐民命誦靡  
有孑遺之句魄悸魂悽讀逢此百罹之詩心驚眉蹙吁嗟池之

竭矣泉之竭矣追隱痛以如焚猶冀歲無恙耶民無恙耶將何  
恃而不恐寸心憤惋百計焦勞慨雲漢之昭回恨不殲茲旱魃  
苦炎威之前煎灸誓必焚此巫魑伏惟尊神功高萬世權秉三秋  
按說言乎兌之方正穀乃登新之日詎茲南土徧罹百凶惟此  
蘇松常鎮旣早虐已深嗟彼淮海徐揚更蝗蝻並起總緣陽亢  
遂致陰乖某等念切痛癢在乃身幸屬禱告無虛日連旬累月  
極寢食之靡寧蒿目愴神苦虔求之罔應幸今十一日已賜滂  
沱於頃刻顧念億萬畝猶未霑沛於郊原謹按春秋繁露之書  
再伸旦夕焚香之志肅除方位敬迓神靈布九龍揚九旛禱賜  
九天佳澍誦三咒齋三宿丐施三日甘霖伏願靈佑多方明昭

有赫傳宣箕伯毋徒颺烈於金風嚴命畢師溥降膏腴於玉粒  
謝仙鞭指卽傾注以流膏田祖神驅并殲除乎妖騰庶憂者以  
喜病者以愈歌傳蘇氏之亭而有飶其香有椒其馨人頌周疆  
之什匪獨閭閻慶幹年之有永抑亦官寮頌惠澤之無疆葵藿  
有心聰明幸鑑

吳郡石像銘

石像在通元寺  
卽今報恩寺

梁簡文帝

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璧更湧滄溟昭覃之洲乘清  
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徒况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  
是以無方之跡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癸酉之  
歲吳郡婁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滬瀆居人以漁爲業挂此詹綸

無甄小鮪布斯九國嘗待六鼇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  
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爲海神卽與巫祝同往  
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  
風波駭吐光景晦明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  
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尙神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  
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郡  
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  
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飯  
依歌頌贊德於時微風送權淑景浮波雲施蓋而未移浪開花  
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驚而靈相峩峩漸來就浦仰覩神

像巋然雙泛非因鷓首詎假龍橋豈藉銀蓮寧須玉軸背各有  
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衆踴躍得未曾有復懼金仙之  
姿非凡所徒試就提捧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葑門而一  
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乃一邦之勝地胥山  
之神塔乃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朱膺帛尼  
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爲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  
誠弗能致也更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乃動至自舟中故知據  
井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  
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  
禮觀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奉

勅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恥  
論劉向之術區選故金無俟稽康之鍛旣鑄旣鏤是磨是銑擘  
如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覩十方俱聞說  
法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  
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  
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徵昔魯聖云亡尙  
追儀於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於優孟放勲之后更圖長樂之  
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禩或傳之往牘或布在前言或贊述  
盈耳或壽宮虛置况遠追身應近規靈跡不銘不勒何以稱揚  
乃爲銘曰巍巍天像堂堂最勝慧目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鈎

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伊何寶茲  
靈像履水晨游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真容開斯  
俗網千輪足起萬字胸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末俗心王  
所驅顛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嚮必盡勤劬覩相塵滅聞聲  
惑祛湛然神跡長處全吳

吳城賦

梁吳均

古樹荒烟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  
故屢營具區之廣澤宕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怒千愁億恨况復  
荆棘蕭森叢蘿網蔓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  
杪而無葉不見春華夏薰惟聞秋蟬冬蜨水魅晨走山鬼夜驚

不知四海九州乃復有此吳城

登吳子城賦

明王鏊

泰伯遺墟千將故里臺閣翬飛冠蓋鱗次唱彼荒郊羌何爲乎  
城之裏但見愁煙鬱而四積悲風慘而時起頽墉突阜剩水殘  
壕野雉朝雊鷓鴣夜號沈矛折戟墮珥遺翹漸漸惟麥之秀離  
離彼稷之苗父老告子曰此吳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  
高入楚柏舉敗越夫椒城規方於八卦門僭擬於三朝跨長洲  
之茂苑館苧蘿之艷妖帶以錦帆之涇壓以金母之橋爰有涼  
臺溫室鏤楣繡栢風亭月榭磧壁椒塗飾以球琳琅玕間以木  
難珊瑚鳴珮鳧筵高冠鶴趨自謂百世君之豈意至於是耶吳

祿既更歷代崇飾春申夏桃秦皇刻石危亭岌夷雕闌紆直齊  
雲之樓凝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赫登石則巖壑嶢嶢鑿沼  
則困潏澄碧蘭芷羅生乎其間竹松駢列乎其側羅綺爭春而  
妖冶歌鐘入夜而嘈雜韋白耽於吟玩皮陸侈於酬答迨宋迄  
元更爲治所雙蓮四照池光春雨歲時觀游麗無踰者而何至  
於是耶蓋自元政墮羣雄鷺白駒蹉首乘間竊據挾嘉湖杭以  
自雄擢黃蔡葉而爲輔盛稷下之文儒忽太湖之飛渡煬戀迷  
樓卓矜郿塢倏天兵四面以重圍金城百雉而莫固技殫九攻  
倉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巢再毀麋鹿重游竭南  
國之脂膏坐受其困激東溟之波浪莫洗其羞且夫傾宮阿房

非不麗也鉅橋瓊林非不富也崑函鞏洛非不固也自古如斯  
曷之故也豈仁義不修晏安之可畏耶將氣運靡常盈虛之有  
數耶惟是吳墟殷鑒斯在前旣顛濟後仍荒殆登茲城以徘徊  
寄千古之一慨

江上弔青邱子賦

國朝翁照

朝發淞濱兮弭楫江滸眷懷青邱兮舊隱茲土世亂遁跡兮可  
云嶠然曾困圍城兮危而能安逢時遇主兮不可謂輕試解綬  
早歸兮又寧曰非智驪龍抱珠兮思投淵自沉文豹匿影兮懼  
藏之未深玉蘊而山輝兮終念踪跡之可慮神龜雖已掉尾兮  
或恐名心之未去隱文彩而不露兮固知先生之未能逞才藻

以自豪兮又或緣此以隕生彼十子之聲華兮究全軀之有幾  
傷先生之無罪兮竟陷極刑而莫可解叶托江神以訟寃兮吾  
思上訴於蒼天天門高以難攀兮愴泯默其罔與言江濱誰吟  
茅屋兮空惆悵以增慨幽宮想亦匪遠兮久迷失其所在七尺  
之軀誰爲邁兮第想像夫遺文身旣沒而誰爲後兮傷靡託之  
孤魂重爲訊曰已矣鱸潛濁流終受制兮冥鴻稍近飛矰值兮  
吁嗟夫子重禍罹兮法罔森布知安歸兮雄主見猜匪關仕兮  
高才所招又誰咎叶兮

聯芳書屋跋

國朝 沈德潛

猗歟此齋維德之隅淵淵婁江遠屋而紆靈氣所鍾生偉丈夫  
我儀其人與道爲徒惇篤醇朴貌古而癯餘慶所萃乃生雙珠  
兄肇弟繼孺篋則俱青青子衿聯翩泮林名必有實孝友因心  
肯堂肯構式玉式金爰念先世創業垂後椿樹雖零萱草獨秀  
培護北堂荆花益茂勗此二難跋之如右

樂圃書院祭田碑記

國朝 辰垣

聖賢之道法嘗與盛世之治功相爲輝映我

國家崇儒重道遠邁百王凡維持表章以迄優恤保護諸曠典  
靡不一一而舉行之芳規美備誠視往古爲獨隆也余自承乏  
蘇藩志在勤宣德意而欽崇先哲尤素切於懷已巳春仲丁祭  
長庠學博吳弘文以樂圃書院祭田碑記爲請余惟保護祀典

正旬宣者責也烏可遽以却之哉按書院爲宋儒樂園朱公諱長文饗祀之地公在宋時註釋聖經闡明理學歿後旋即勅建書院迨至

本朝復邀勅帑修葺防護請

旨准給均編春秋致祭以公之道接尼山功宏正教則其光俎豆於無窮叨累朝之隆重者不亦宜乎唯是額編祭銀每次僅一兩有零不足以資嘗禴裔孫朱鑰將伊父端孝先生之勸原置葑溪積善家縣字圩田五十二畝零盡皆恢復乃緣地屬瘠荒向例科徵折銀及端孝購爲祭產捐築圩岸漸次墾熟康熙間大中丞睢州湯文正公撫吳查辦陞科田糧此項仍徵折色

因其餘籽以襄祀事意固甚善然必使永垂弗渝始於

大典有禪伏釋乾隆十二年正月我

皇上特降諭旨以福建閩縣地丁內有先賢二十三祠祭產田糧一項本朝初年優免後地方官誤將此項作爲溢額報解歸公祠宇祭產供俎豆牲牲之用歷年優免以恤本祠後裔原屬國家曠典着該督撫查明豁免永著爲例大哉  
王言炳如星日益見中丞之雅意優恤實稱遙契

宸衷而書院祭產之所當保護維持更爲事同一軌若合符節者也東旁祀宋忠節朱公長者另建耑祠有秋收等字圩祭田向經各裔分管餘息仍歸書院以供籩豆歲修之用亦俱優免



徭役其賦稅秋成十月啓徵委令儒學督察備祭自分縣之後以春長秋元輪辦悉已著立成規惟在良有司並秉鐸者時加留意勿致久而懈弛俾禋祀得以常新馨香不至凌替庶幾先賢藉崇報之隆而彌顯其明邇治鴻猷以道統之光而愈昭其盛不旣休歟故爲之記

重修長元縣學記

國朝  
沈德潛

長洲建學始於宋景定間元至正中重建明洪武至正德屢經修葺嘉靖中遷其地於東南隅而擴大之嘉靖以還人文蔚興以三不朽傳者甲於吳郡

國朝順治十一年踵修後鎮將居之牧馬廟中一切圯壞矣康

熙二十一年侍講彭公定求力謀興復當事士大夫交勸積歲蕘事自是人文之盛又過曩時雍正三年分秉鐸者爲二署而學宮仍合析邑至今三十有八年連康熙中修葺七十有九年雖中間亦屢修補終以歷時既久木朽石泐鳥鼠穿穴風雨漂搖春秋將事凜乎幾有棟折之懼廣文長洲王君廷嵩元和程君元基以予舊爲諸生誦絃其中者久彭大司馬啟豐爲侍講公文孫並請主修學事時彭官於

朝不及應予從其請而謀集經費惟恐後時也昔汪太史琬謂吳人尊崇二氏遇浮屠老子之廬施舍不倦獨於聖人之宮攢肩接手予不然其說謂太史所譏特溺於福田利益之輩則然

若知禮門義路之人有懽忻欲赴者時貢士候選儒學汪君虞炳子貢士美基力任其事首捐白金爲百者五并勸募同人同人漸次應命而長洲令許君治元和令周君鳳岐亦委宛勸諭焉於時董事得歷練謹厚之人選材必貞擇工必良以堅撤腐以挺支傾先大成殿嚴翼輪輦先

聖祖萬世師表

世宗生民未有

皇上與天地參扁額重加髹漆良金望如雲日次明倫堂次兩齋次兩廡先賢先儒神位次啟聖祠次尊經閣以及繚垣泮池

齋房庠涵櫺星門之屬一一堅善完整前之萬代宗師坊左右之興賢達材坊巍峩宏麗後及舒公祠旁及諭訓公廨連及名宦鄉賢徐文靖彭侍講祠亦皆掃除丹堊而又於東偏構講院四楹爲諸生會文之所前哲神主亦位置於中經始於乾隆三十年九月落成於三十一年四月釋菜有期羣情踴躍彬彬乎郁郁乎可云大備也已或者謂彭公修學以後人才炳炳麟麟廷試第一人鄉會試第一人指不勝屈今修理有加上鄉侍從之班應更有如以枚數闔者予謂此第爲科名起見猶淺之乎發論者也惟先王立學重在正人心明人倫養多士之材以待其用我

朝慎重學校表章經籍揀擇學官凡欲得有體有用者以備公  
卿百執事之選典甚隆望甚厚也身列士林者務在分理欲序  
彝常由知恥力行以望聖人之道雖聖人之道猶天之不可階  
而升而其實不外子臣弟友庸德庸言果能忠信以進德閑邪  
以存誠強恕以求仁固切近精實循循焉下學而漸幾上達者  
且敦行之餘研究經術以經世務將兵農禮樂措之裕如康濟  
阜成行所無事出則兼善天下處則天爵自尊人人可爲亦人  
人能爲也此上之人所期於學者而實學者所當亶亶自勉者  
歟予於修學既成而不專重科名之見者以此是舉也同人心  
力協齊爲時甚速木石完固可以經久汪君虞炳外經畫董率  
者上舍金君三才相輔有方者孝廉莊君誠立諸生徐君鳳喈  
皆得備書

顧貞孝先生祠田記

國朝 沈德潛

古者大夫三廟一昭一穆上士二廟鄉以下必有圭田蓋廟與  
田相爲表裏者也故儀禮大夫有少牢饋食之祭士有特牲饋  
食之祭其禮皆極鄭重而無田則不得行此禮記云士大夫宗  
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田謂圭田無田謂失位也後世分  
田制祿之法不行有身爲大夫士而少牢特牲之祭不得伸其  
誠者矣吳中貞孝顧先生敦倫尚義德懋學醇久爲士林模楷  
克昌厥後孫曾蕃衍仕宦者踵相接乾隆二十二年卜地齊女

門之花谿建立專祠棟宇崇闕椽題巍煥妥神告虔紳俊咸集  
相與愾慕咨嗟謂不媿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既竣事其宗老  
復合子姓而謀之曰一事之興不爲之計久遠其後漸淪於廢  
今祖祠雖建而春秋籩豆之有需歲時瓦桷之宜葺非置恒產  
何以備物目前一二世或猶勉而供事其能保雲初之無怠乎  
吾子孫飽食煖衣皆貞孝公積累所致黍稷馨香宜百世祀者  
也則祭田急矣子姓僉曰可乃就貞孝公後有田者割七十分  
之一捐于祠共得腴田一百七十餘畝歲稽出入奉粢盛修屋  
宇載考譜牒遠宗墳墓力不能祭者代爲祭掃完賦餘息置田  
以擴充之是舉也有三善焉敦水木而嚴守祧于以教孝永蒸

嘗而行灌獻于以觀禮食舊德而服先疇于以作忠昔魯僖公  
復許田闕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僖公復其所固有  
而詩人稱美之若是况創始耶祠以報本田以追遠從此三廟  
之馨香弗替貞孝先生之靈澤可以垂奕禩矣

重建呂榮公東萊先生合祠記

國朝 沈德潛

宋呂榮公希哲爲文穆公蒙正從曾孫文靖公夷簡之孫正獻  
公公著之子呂氏自文穆文靖正獻三世爲相勲業冠於宋代  
獨榮公以正獻故久滯管庫正獻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  
爾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其夫人聞而笑曰是亦未知其子者矣  
擢右司諫不拜哲宗朝歷知懷州唐州太平州並有善政復直

秘閣歿贈太子太師元孫祖謙好學博聞從林之奇汪應辰胡  
憲游繼友張敬夫栻朱徽國熹講求性天之學史傳之文時號  
中原文獻中博學宏詞科除國史院編修少下急一日誦論語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懣渙然永釋徽國每言學如伯恭  
方是能變化氣質者類文海爲百五十卷著史說云編年與紀  
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  
不如紀傳歿謚成公學者稱東萊先生世籍中州東萊先生五  
世孫繼官長洲學訓導遂家焉因祀於長洲縣榮公祠在陽山  
東萊先生祠在天慶觀東載在祀典給有編銀康熙間兩祠並  
鬻于人木主寄奉異姓春秋二祭設主以祀過則懸之壁間二

十二世孫日起世居長元學宮明倫堂西偏不忍祖宗之無所  
棲息擴其室三楹撤蠹楮傾新厥塗聖合而祀之日起可謂孝  
子慈孫矣在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有虞三代皆祖黃帝與嚳尚  
功也今世士庶之家無百世不遷之宗擇其遠祖之有功德者  
祀之日起是舉合禮經焉然日起家極貧乏乃動於一本之誠  
油然而不能自已竭廢成之世隔三十餘禩時閱七百餘年榱桷  
重新俎豆弗替要亦榮公之績在紹聖東萊先生之澤在儒林  
英靈未泯也祠成日起來請記因著其緣起如此嗚呼人之言  
親盡則情盡者其可信哉

皇矣上帝監觀四方明昭右善乃眷南邦昔有崇觀紫翠丹房  
於穆大清三氣翱翔百神環衛乍陰乍陽帝用居歆及爾出王  
宜升饒閣以薦馨香誰其相之黃冠赤章爰採爰度肯構肯堂  
庶民子來馨鼓勿遑顯允方伯夢游帝鄉如在左右常見羹墻  
對月有虔不懈贊襄遂成大工作天棟梁閭闔巍峩冕旒輝煌  
鼓鐘吹笙雲霞吐光帝曰休哉錫汝禎祥

一人有慶萬國無疆

長洲縣志卷三十三

長洲縣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四

吳趨行

晉  
陸機

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  
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巖承游極回軒啟  
曲阿靄靄慶雲被冷冷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士風清且嘉泰伯  
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隕陽九帝  
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榮若春林葩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  
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推爲



此歌

望亭

南齊  
庾肩吾

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卽吳門獯戎梗伊  
洛雜種亂轅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尙重秉禮國  
猶存殷牖爰雖曠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  
七廟略誓雪五陵寃世事今如此天道其誰論

於吳中禮石佛

梁  
江淹

幼生太浮詭長思多沉疑疑思不慙照詭生寧盡時敬承積劫  
下金光鑠海湄火宅歛焚炭藥草匝惠滋常願樂此道誦經空  
山抵禪心暮不雜寂行好無私軒騎久已訣親愛不畱遲憂傷

漫漫情靈意終不溜誓尋青蓮果永入梵庭期

長洲苑

唐  
孫逖

吳王初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闔門出軍容茂苑來山從列嶂  
轉江自繞林迴劍騎緣汀入旌門隔嶼開合離分若電馳逐溢  
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  
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  
華安在哉

長洲苑

唐  
白居易

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  
臺空月明



長洲覽古

唐徐凝

吳王上國長洲路翠黛寒江一道斜傷見摧殘舊宮樹美人曾  
插九枝花

長洲懷古

唐劉滄

野燒空原盡荻灰吳王此地有樓臺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  
明朝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聲入楚雲哀停車日晚薦蘋  
藻風靜寒塘花正開

憶長洲舊遊

唐許渾

香徑小船通菱歌繞故宮魚沉秋水靜鳥宿暮山空荷葉橋邊  
雨蘆花海上風歸心無處託高枕畫屏中

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悵然有作寄從弟紆

唐李嘉祐

南浦菰蒲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  
歸不見人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  
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題報恩寺

唐白居易

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閑人淨石堪敷  
坐寒泉可濯巾自慚容鬢上猶帶郡庭塵

詠開元寺佛鉢

即今北寺

唐皮日休

帝青石作綠冰姿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

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  
麥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  
戴鍼風應不等閑吹

和開元寺佛鉢

唐陸龜蒙

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  
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  
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  
從此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峯

游開元寺

唐韋應物

夏衣始輕體游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  
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開元寺

并序

唐李紳

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狀者頃年多游寓於此及太和七年  
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大半亦無也

十尋花雨真毫相數仞峯巒閼月扉攢立寶山中色界散周香  
海小輪圍坐隅咫尺窺崑壑窗外高低辨翠微難保爾形終不  
轉莫令偷拂六銖衣

開元寺閣

唐薛能

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閑唱棹吳門  
去啼林杜宇還高僧不可見西景掩禪關

望亭驛酬別周判官

唐白居易

何事出長洲連宵飲不休醒應難作別歡漸少於愁燈火穿村

市笙歌上驛樓何言五十里已不屬蘇州

楓橋夜泊

唐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楓橋

唐張祜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筭遊人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疎雨過楓橋

宿望亭館寄蘇州一二同志

唐許渾

候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樹蒼蒼江湖水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簟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濕螢光西園詩侶應多

思莫醉笙歌掩畫堂

西樓雪宴

唐白居易

宿雲黃慘澹曉雪白飄搖散麩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四郊鋪縞素萬室甃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慚無五袴謠

西樓翫月

唐劉禹錫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暉猶可玩移宴上西樓

題長洲陳明府小亭

唐方干

坐看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日曛松鶴認名呼得下沙蟬飛

處聽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唯關滿屋雲便此迢迢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

重陽陪李蘇州東樓宴詩

唐 獨孤及

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酒解畱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贈長洲何主簿

唐 戴叔倫

挂席逐歸流依依望虎邱殘春過楚縣夜雨宿吳洲野寺吟詩入溪橋折筍游到官無一事清靜有諸侯

長洲道中

唐 趙 嘏

扁舟殊不繫浩蕩路纔分范蠡湖中樹吳王苑外雲悲心人望

月獨夜雁離群明發還驅馬關城見日曛

題陽山顧練師草堂

唐 李 頻

若到當時上昇處長生何事後無人前峯自去種松子坐見後來取茯神

臨頓爲吳中最勝之地陸魯望居之不出郭廓曠若郊墅余每相訪欵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題屋壁

唐 皮日休

一方蕭灑地之子獨深居繞屋親栽竹堆床手寫書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暗識歸山計村邊買鹿車

籬疎從綠槿簷亂任黃茅壓酒移谿石煎茶拾野巢靜窻縣雨

笠閑壁掛烟匏支遁今無骨誰爲世外交

繭稀初上簇醅盡未乾床盡日畱蠶母移時祭麴王趁泉澆竹  
急候雨種蓮忙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疆

靜僻無人到幽深每自知鶴來添口數琴到益家資壞塹生魚  
沫頰簷落燕兒空將綠蕉葉來往寄閑詩

夏過無擔石日高開板扉僧雖與筒簞人不典蕉衣鶴靜共眠  
覺鷺馴同釣歸生公石上月何夕約談微

經歲岸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詩任傳漁  
客衣從遞酒家知君秋晚事白幘刈胡麻

寂歷秋懷動蕭條夏思殘久貧空酒庫多病束魚竿玄想凝鶴

扇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夜夜到金壇

閉門無一事安穩卧凉天砌下翹飢鶴庭陰落病蟬倚杉閑把  
易燒术靜論玄賴有包山客時時寄紫泉

病起扶靈壽條然強到門與杉除敗葉爲石枕危根薜蔓任遮  
壁蓮莖卧枕盆明朝有忙事名客斲桐孫

緩頰稱無利低眉號不能世情都太薄俗意就中憎雲態不知  
驟鶴情非會徵畫臣誰奉詔來此寫姜肱

宿報恩寺水閣

唐皮日休

寺鎖雙峯寂不開幽人中夜獨徘徊池文帶月鋪金簾蓮朶含  
風動玉杯往往竹梢搖翡翠時時杉子擲莓苔可憐此際誰曾

見唯有支公盡看來

襲美題郊居十首次韻

唐陸龜蒙

近來惟樂靜移傍故城居閒打修琴料時封謝藥書夜停江上  
鳥晴曬篋中書出亦圖何事無勞置棧車  
倩人醫病樹看僕補衡茅散髮還同阮無心敢慕巢簡便書露  
竹樽待破霜匏日好林閒坐烟蘿僅欲交

倭僧留海紙山匠製雲床懶外應無敵貧中直是玉池平鷗思  
喜花盡蝶情忙欲問新秋計菱絲一畝強

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祇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病深憐炙  
客炊晚信樵兒謾欲陳風俗周官未採詩

幅地能容塹立關詎有扉靜思瓊板字閒洗鐵筇衣烏破涼烟  
下人衝暮雨歸故園秋草夢猶記綠微微

水影沉魚器隣聲動緯車燕輕梢墜葉蜂懶卧樵花說史評諸  
例論兵到百家明時如不用歸去種桑麻

禹穴奇編缺雷平異境殘靜吟封籙檢歸興削帆竿白石堪爲  
飯青蘿好作冠幾時當斗柄同上步罡壇

強起披衣坐徐行處暑天上階來鬪雀移樹去驚蟬莫問鹽車  
駿誰看醬瓿立黃金如可化相近買雲泉

野入青蕪巷陂侵白竹門風高開栗刺沙淺露芹根迸鼠緣藤  
桁饑鳥立石盆東吳雖不改誰是武王孫

疎慵真有素時勢盡無能風月誰爲敵林泉幸未憎酒材經夏  
闕詩債待秋徵祇有君同癖閒來對曲肱

同襲美遊北禪院

唐  
陸龜蒙

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曾  
是草玄堂清尊林下看香印遠岫窓中挂鉢囊今日有情消未  
得願將名理問思光

和魯望遊北禪院韻

唐  
皮日休

威歷杉陰入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  
焚栢子香魚慣齋時分淨食鴿能閒處傍禪床雲林滿眼空羈  
滯願對彌天却自傷

和宿報恩寺水閣

唐  
陸龜蒙

峯抱池光曲岸平月臨虛檻夜何清僧穿小檜纔分影魚擲高  
荷漸有聲因憶故山吟易苦各橫秋簟夢難成周顒不用裁書  
勸自得涼天證道情

題陸龜蒙山齋

唐  
殷文圭

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烟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風  
披瑟瑟羅莊叟靜眠清夢永客兒芳意小詩多天麟不觸人間  
網擬把公卿換得麼

移任長洲五首

宋  
王禹偁

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蓬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兩碧蘆枝

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綬不是爲鱸魚

移任長洲縣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世漂淪  
極功名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喪任浮生

移任長洲縣窮秋入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篷霜竹密藏魚  
市雲疎漏雁行故園漸迢遞烟浪白茫茫

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未晚搔首欲何歸曉月霜華  
重晴山栗葉飛江頭鷗鳥在應怪不忘機

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店自徵酷野廟連荒  
塚江禽似画图高堂從別後應夢宿菰蒲

長洲遣興二首

宋 王禹偁

七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米賤堪羞死負郭田  
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坐影隣雞應信夜吟聲年來更待賢良  
詔咫尺松江未濯纓

妻兒莫笑甑中塵只患功名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可能無  
位泰生民烟村舊業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投老綠袍未休  
去九重天子用平人

中元夜宿秦餘杭山仙泉寺畱題

宋 王禹偁

祭廟歸來畧問禪薜牆莎徑碧山泉風疏遠磬秋開講水響寒  
車夜救田藍綬有香花齒替竹窻無寐月嬋娟自慙政術貽枯  
旱忍卧松陰漱石泉



贈陽山草庵禪師

宋 王禹偁

陽山山下草庵深，寂寂香燈對遠岑。  
莫怪相看總無語，坐禪爲政一般心。

詠白堊

宋 范成大

銀鬚玉璞紫金精，犯難窮探亦有名。  
白堊區區土同價，吳儂何事亦輕生。

滄浪亭詩

宋 蘇舜欽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  
高軒面曲水，脩竹慰秋顏。  
迹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  
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滄浪亭

宋 歐陽脩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  
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  
荒灣野外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  
新篁抽筍添夏影，老枿亂發爭春妍。  
水禽閑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  
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烟。  
堪嗟人跡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  
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  
初尋一徑入蒙密，豁目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  
清光不辨未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  
姑蘇臺邊人響絕，夜靜往往聞鳴船。  
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祗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  
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  
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  
豈知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搖醉眠。  
丈夫

身在豈常棄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寄題滄浪亭

宋梅堯臣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身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日滄浪  
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隣竹樹種已合魚蟹時  
可緝春羹茱白菘夏鼎烹紫葍黃柑摘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  
招隱詩懶帶醉巾巾憂患兩都忘還往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  
彼事頗真曩子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事淳  
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髮異秦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  
尚吳俗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為道不計賤

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蘇州閭邱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宋蘇軾

小圃陰陰徧灑塵方塘潏潏欲生紋已煩仙袂來行雨莫遣歌  
聲便駐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今宵記取醒時  
節點滴空堦獨自聞

五紵歸來鬢未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駐馬橋  
邊向秦娘曾把四筵娛白傳敢將百草鬪吳王從今却笑風流  
守畫戟空凝燕寢香

閨門初泛二十四韻并序

宋范成大

新修小舫因病禳祓屯滯遂至北城迤邐到楓橋一路

而還

好在馳烟路平生載酒行摧藏身久病契闊歲頻更昨夜燈光  
曉今朝稻把晴出門新夢境獨目舊詩情水滿推篷眩天寬倚  
桅驚轉灣添緯挽罨岸併篙撐舫後裝兒女艫前酌弟兄醅香  
新麴嫩茗味小春輕紅皺分霜果黃蕪撚夕英纈林疎露屋朱  
閣靜臨城桃塢論今昔楓橋管送迎山腰樵擔動木末酒旗明  
竟日密烟直中流塔影橫數帆殘照滿一笛暮江平曬網楓邊  
桁牽罾柳際棚岫雲縈石住田水穴堤鳴過渡牛歸遠穿籬犬  
吠鯨魚寒猶作陳雁遠更聞聲急櫓潮痕出疎鐘暝色生隣翁  
欣問訊逋客愧寒盟一昨成歸卧於今負耦耕生涯都塌颯心

曲漫崢嶸猿鶴休多怨菰葦尙可羹藥囊吾厭苦扶僂且班荆

過楓橋

宋  
孫覲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  
聞半夜鐘

經楓橋

宋  
范成大

朱門白壁枕灣流桃李無言滿屋頭墻上浮圖路旁堠送人南  
北管離愁

舟過望亭

宋  
楊萬里

常州盡處是望亭已離常州第四程柳線絆船知不住却教飛  
絮送儂行

吳江放船至楓橋灣

宋 薛季宣

短篷負長虹破籬掛明月風馬座中生天暮波中出高城多隱  
映遠岫攙羅列小小泛吳江始識仙凡別

齊雲樓

宋 葉適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邑自昔稱陪京今也貴奕奕換重  
樓峒峒立平地虛景混空蒼囂聲收遠肆闐闐雖散閣欄檻皆  
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湖山西南維江海東西墜舒緩  
未爲愚疏達終多智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豪士三春卉妖  
麗亂名字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先朝豐豫日應奉稽古義  
花綱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造生活始者行賑施王公占上

腴邸觀角奇致是邦聚璀璨四顧盡憔悴狂虜誤濡足遺燕等  
交臂艱難屢省方薄遠虧頓置因循墮和好俯仰銷年歲飢憐  
井邑盛又使編氓匱頗云魚蝦微亦已困征稅人生賤苟免所  
尙剛強氣呼鷹飽何時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悒悒胡爲長惴惴  
夜聞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疾捷吳兵信蠶利項梁起雙  
秦子弟奮投袂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黠慧寧羨鵲居巢盍如蛉  
有類未發息先聞因詩良自喟

登陽山妙淨寺

元 陳深

野寺雖牢落山僧亦自如幽栖鄰虎穴靈跡近龍居地勝軒楹  
古天寒草木疎憑高望城郭把酒一歛歔

陽山

元 顧仲瑛

別起高樓臨碧溪繞樓青山雲約齊陽山獨出衆山上却立陽  
湖西復西天風吹山帆不起倒落芙蓉明鏡裏影娥池上曲闌  
干倚遍秋光三百里白雲不化五彩虹化爲天矯之白龍一朝  
挾子上天去沛澤下土昭神功土人結祠倚靈洞雨氣腥翻海  
波動紙錢窸窣蜥蜴飛女巫擊鼓歌迎送茲山本是秦餘杭越  
兵晝獲夫差王不知誰是公孫聖空谷答音吳乃亡只今此地  
愁雲黑鐵馬將軍金作勒漢蛇曷識劍雌雄秦鹿應迷路南北  
山下花開一色紅花下千頭鹿養茸銜花日獻黃面老扶羣時  
入青蓮宮聞道青霜落林谷斤斧丁丁驚鳥宿千年白鶴忽飛

歸失却長松舊時綠君今坐看樓上頭析韻賦詩浮玉舟憑高  
一覽青未了底事仲宣生遠愁明朝更踏東山路傀儡湖中觀  
競渡酒花灩灩泛昌陽醉歸扶上樓頭去

游陽山北阜至雲泉亭二首

元 僧善住

一掬雲亭漱齒涼小亭幽絕背山陽道人自向峯頭住閉戶不  
知春日長

雨餘春澗水爭分野雉雙飛過古墳眼見人家住深塢梅花繞  
屋不開門

圓妙觀訪劉澹然

元 方 澗

仙扉曉更寂香靄石狻猊日出松杉外風來殿角西簷管沐霧

濕薜荔壓墻低林下非無趣浮生萬不齊

游姑蘇題報恩寺

元 趙孟頫

開軒叢竹杪坐久聞清韻重雲結春陰小雨生衣潤親友有嘉  
集笑語發真蘊游衍暮始還流光疾如瞬

北寺竹林

元 陳基

秋風日蕭爽散策入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念彌深雜花不容  
抱疎磬有餘音逍遙毘盧境落景駐遙岑

秋暮夜宿望亭

元 李元珪

茆屋沿隄密掩扉官橋昏黑泊橋稀守關戍火明村鳴隔岸漁  
燈照石磯寒木盡隨溪水落斷鴻猶趁野雲飛蓬窗欹枕渾無

寐倦聽人家夜擣衣

滄浪亭

元 袁易

晏寧積長陰寒日光炯碎虛徐步城隅物色入遐睇蘇侯故臺  
沼蕪沒今誰記依依故址存慘慘迴颺厲谷傳魍魅嘯地失神  
靈衛伊人百夫特文采傾當世立朝罹網羅抱影投荒裔阜淹  
天馬逸韝困秋鷹鷺空餘意氣雄摩盪山岳銳生存且飄泊身  
後何嗟異下泉雖冥冥精爽不可闕孤鶴千載歸秋風九臯唳

發齊門和顧仲瑛

元 周砥

西風洲上荻花明秋水船頭落雁鳴誰抱琵琶涼月裏爲君彈  
作斷腸聲

送劉長洲

元 鄭元祐

中吳號沃土壯縣推長洲秋糧四十萬民力罷誅求昔時兼并  
家夜宴彈箏篴今乃呻吟聲未語淚先流委肉餓虎蹊於今三  
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奮智謀安知徵歛急田禍死不休膏腴  
不論值低窪寧望酬賣田復有獻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吏  
臺起高樓坐令力本農命輕波上漚天意憫困劇南轅卯金侯  
侯有萬金劑探囊令病瘳蹙者起雀躍瘖者言嘲啁坐令百里  
邑姦回息彫鏤是皆仁侯惠頌聲滿道周清朝考功選賞典無  
滯畱願侯登廊廟一洗蒼生憂

泊閭門

元 顧阿瑛

楓葉蘆花暗畫船銀箏斷絕十三絃西風只在寒山寺長送鐘  
聲攪客眠

石箭頭歌 并序

元 謝應芳

丙午冬吳人自望亭驛鑿渠通漕湖深丈餘乃得石箭  
頭長洲徐伯昂氏以所得之一見遺一以遺倪元鎮請  
各賦詩

南山爛盡蒼雲根飄風勢欲傾崑崙何物老砮作遺鏃神鏡鬼  
削秋無痕沉沙不隨戈戟折太陰立精壯冰結五丁假手出重  
泉猶帶堯時九鳥血獺羊肝膽破尼子走折足獨有老於菟坐  
嘯風滿谷猿臂將軍骨已枯蒼頭廬兒金僕姑時乎時乎奈爾

啓

許墅

元方回

太湖晚山雨白鳥去冥冥古塚多無後荒祠豈有靈異峯巉石  
骨遠樹散人形兵革已聳息廢田蒲稗青

過姑蘇驛寄久誠參政

明汪廣洋

浦口朝來穩繫船汀花如雪草如烟幾家茅屋臨江水一路松  
風響杜鵑簾捲輕寒中酒日香焚新霽熟梅天少陵心事何人  
識頭白相知有鄭虔

長洲苑

明高啓

中國久無伯闔閭思騁功講蒐開別苑訓武出離宮宰詔應參

乘巫臣實御戎鼓鳴深谷應罝掩廣場空遠曳捎雲旆高彎射  
月弓三驅儀已畢七伐步還同甲騎從輿後娥眉侍幄中煮胎  
須紫豹膺掌得立熊樂事方難極英圖忽易窮城迷歌黍客地  
屬采菱童輦道崩秋雨旗門失晚風犬亡貌肆狡人去雉爭雄  
草樹迎蕭索湖山罷鬱葱猶疑見獵火寒燒夜深紅

錦帆涇

明高啓

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官蕪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秋  
風一幅蒲

長洲春

明楊基

穀波流暖雲花光艷綠蘋津頭洗紅女蝴蝶上羅裙羅裙秋水



上明璫搖白漿飛下雙鴛鴦溘溘潮水響

茂苑思

明楊基

輦路秋蓬滿野香團綠濕嬾娥粉黛愁  
媽花鉛露泣鶯聲舊時好玉砌秋歸早  
東家蝴蝶飛烟姿滿芳草

長洲春雨

明張宣

東風漲新綠吳雨斷復鳴細淹花粉墮  
斜暈水紋生臺琴不成弄廊廡俱有聲  
朝觀思無那白鳥烟江明

陽山

明高啟

我登此山巔不知此山高但覺羣山總  
在下坐撫其頂同兒曹又見太湖動我  
前洶涌三十萬頃烟波濤長風吹人度  
層嶂不

用仙翁赤城杖峯迴秋礙海鶻飛日出  
夜聽天雞唱中有一泉長不枯乃是蜿  
蜒神物之所都老藤陰森洞府黑樹上  
不敢畱栖烏常年禱雨車來此投令符  
靈旗風轉白日晦馬鬣一滴霑三吳崑  
巒蒼蒼境多異樵子尋常不曾至探幽  
歷險未得歸忽聽鐘來澗西寺此時望  
青冥脫畧塵世情白雲冉冉足下起如  
欲載我昇天行古來名賢盡何有唯有  
此山長不朽欲呼明月海上來照把長  
生一瓢酒浮邱醉枕肱洪崖笑開口天  
風吹落浩歌聲地上行人盡回首

璫姬墓

明高啟

夢別芙蓉殿頭斷釵零落誰收土昏青  
鏡忘曉月冷珠襦恨秋

麋鹿昔來廢院牛羊今上荒邱香魂若忽亡國莫與西施共遊

寄題陽山澄照寺

明吳寬

令威秉冰骨化鶴去遼東傳道有遺井乃在青山中山深草木  
盛苔徑誰能窮爰有釋氏子於此構蓮宮殿閣頗雄傑林杪見  
青紅高厓石色古小洞雲氣通神龍室其地上下兩兼風歲時  
郡長吏祈禱屢年豐我昔過東麓落日明丹楓所恨足力弱徒  
然望龍嵒何時躡其巔歷覽無匆匆回頭長發嘆深愧南飛鴻

大石聯句

明李應楨吳寬  
張淵史鑑

崑崙者大石奇觀人所誦遐想十載餘初游四人共舍舟始登  
陸杖策不待鞚是時日當夕茲山氣逾滃入門信突兀拾級駭

空洞落星何破碎靈鷲宜伯仲仰觀神欲飛俯瞰心屢恐鱗皴  
苔蘚剝骨立冰雪凍神驅道撫呵鬼劈文錯綜尊嚴凜君臨張  
拱儼賓送環列盡兒孫擁護等僕從欲假愚公移諒匪雍伯種  
卧鼓慨桴亡對曰怯杵重猊吻吁未收龍鬣怒難控凝血疑痛  
鞭立肺詎寬訟上漏還啓窗中通自成術大惟補天功小可矻  
肌用分矢肅慎來浮磬泗濱貢廉利並攢劍兀臬側倚甕嶧山  
辱羸秦艮岳遺汴宋截彼民具瞻壯哉客難奉落照紅抹赭歸  
雲白流汞僧講點頭磨將射没羽中塵緣契三生陣圖懷九縱  
在懸太師擊攻玉詩人諷仙煮充腹飢俗指免腰痛瑤琨產維  
揚琅玕出乃雍高題少室名怪作東坡供半空見蝙蝠千仞附

青鳳栖禪百餘年問僧僅三衆憑虛圍曲闌架壑出飛棟竹幽  
補堂坳樹古嵌厓縫竇黑炊烟熏坎平鍾乳壅盤盤棧道危瀟  
瀟水泉動登頓足力疲眺望眼界空松露髮欲濡潭月手可弄  
窮攀任生輒醉吟微帶艷列坐對彎跼大呼應錚碯嗜癖牛李  
愚詩戰鄒魯闕拜奇得顛石憂墮成噩夢試與叩山靈倘買捐  
薄俸

陽山大石

明 薛章憲

隕星自天着山巔與天作石知何年訝呀鼯屨斷復裂欲墮不  
墮相鈎連蹶然蹄股躩且跼霜饕雪虐成頑堅夸娥負山歧一  
足罔象拔河聳兩肩嵌空室罅鬼手剗蜂房聯絡僧廬懸峻層

石磴蛇倒退決往未省愁攀援還從青衣駕赤犢更覓小有窮  
兜玄

游陽山雲泉庵

明 楊循吉

偉哉此陽山有石俟歌誦形將冰塊截勢與蓮花共仰觀一何  
高登涉不可輕鳥飛必翅翔雲出自騰滃孤圓外成嶠空朗中  
含洞瘦如辟穀良清若食蚓仲深思殆天設乍至今人恐濃蘿  
作垂陰寒泉滴爲凍戴庵亦顛危攜觴更交綜耳脇或駢攢勤  
拳時獨送巍巍上少並森森下多從荒厓始誰開倒樹諒非種  
在茲三吳間當以九鼎重崇崑借冠冕卑巒聽提控勞呼猿固  
匿被壓松堪訟曲躬始得門側身還入衙拂苔劣容眠收乳兼

資用志猶記秦餘材曷遺禹貢立久氣濕袍嘯高聲苔  
論年越殷周言時晦唐宋一爲佛者居永作游人奉  
病宜謚著史寐稱搏養永四方傳不誣諸公評切中  
臨谷足還酸乘巔目偏縱支頤詎厭看極口難竭諷  
鬼鑿手須胼鯨負背應痛東岱徒小魯西華謬推雍  
懸磬風發明香爐結烟供曝沙伏靈龜食岡停遠鳳  
是知隆拔羣所貴秀合衆偷餘殿容棖就隙亭閣棟  
枯藤蔓穿窳長蛇舌撩縫輕盈受指彈玲瓏脫泥壅  
芾拜本無添羽撼爭得動栽培稀尺閑構架靡寸空  
炎伏涼自生清秋月堪弄林深必賴燭嵐酷能作躡  
星光猶立芒龍吟殊叶宿嶺獅馴已賓阜獐敢與  
鬪久嗟隔勝賞頻勞落清夢卽欲營終栖其奈懷

徽俸

陽山瓊姬墓

明徐賁

館娃宮裏已堪愁况值泉臺閣小邱月冷寶奩無  
復曉池空玉簾不知秋蘿間舊屋僧來往竹下新  
亭客過遊不有佳名畱郡志誰能識此爲停舟

淨明寺

明岳岱

石磴盤迴繞上方傍齒臺殿倚蒼蒼階前銀杏充  
僧供爐底松花當佛香高嶺星河常信宿下山花  
竹又斜陽却緣婚嫁皈依晚未得辭家禮法王

箭缺峯

明顧元慶

兩峯中斷山椒起云是秦皇一鑿穿萬壑松濤雙屐底三吳風  
物一尊前濛濛元氣玄厓濕靄靄高雲翠壁鮮欲酌公孫呼不  
起晚來幽獨下蒼烟

朱大理邀遊大石

明 皇甫汈

振策凌霄上雷筵拂石開峯懸疑峭出崖斷似飛來雲氣晴交  
雨濤聲晝引雷危梁倘可度扶醉隔溪回

雨後舟行望大石諸山

明 皇甫汈

暝遊清溪上虹雨開西岑纖月照幽意虛舟鳴夜琴寥寥翠微  
靜靄靄芳樹深雲徑空如此彌年違素心

龍母祠

明 王穉登

松塢石林林秋風萬壑陰泉清塵客耳花照定僧心龍去野祠  
破烏啼山竹深蒼生饑渴甚朝夕望爲霖

贈長洲蔡明府

明 王穉登

廿年京洛羨飛騰此地重逢不負丞走馬泥塗朝帶雪栖鴉官  
舍晚如冰橋邊烏鵲非銀漢塢內桃花隔武陵一枕黃梁俱莫  
問君依遷客我依僧

與吳長洲

明 皇甫汈

江城花色倍河陽流水侵庭鳥下堂曾識尙方新賜履莫論遷  
客舊含香閒揮綠綺青春麗靜煮丹砂白日長愛就雄居還載  
酒時乘明月渡滄浪

龍母祠

明岳岱

石瀨濺濺草木蒼五湖祠廟接瀟湘靈衣珠佩無消息桂棟蘭  
椽有夕陽白酒土人來禱旱絳幃玉女對焚香季春歲歲龍歸  
異千古風雲近草堂

同陸明府過陽山訪岳山人

明袁昭賜

泛舟入西山炎景照南陸梅霖歇崇岡積澗含林麓挈徒過修  
坂訪友疎空谷川薄陽已微烟霖忽叢竹石竇注清冷雲蘿覆  
崑屋庖人饋鱸鯉童子進鼎餼翰墨情所投令人發深穆茲會  
難再洽良趾蘭臺宿

詠陽山草堂竹贈岳山人

明袁昭賜

草堂正倚陽山曲裊裊琅玕澗水潯風塢籜辭同碧蘚雲林梢  
長接空陰雨晴簾捲秋如許日午開尊暑不侵偶過畱連盤石  
坐求羊應許更攀尋

至陽山訪岳山人

明陸倕

訪爾陽山曲迢迢邱壑重青冥恣遐矚麋鹿伴孤蹤高枕低雲  
嶠疎林度遠鐘徑餘重九菊門倚兩三松避地霧中隱鳴琴竹  
下逢夜長思共醉老去願相從魏闕無今想仙風自可宗因思  
沉湎者役役爾何庸

同九嶷顧子訪岳山人

明徐伯虬

多君棲鄭圃玄室白雲陰此日逢迎處高天倚樹吟竹香明幌

靜山色暮簾深相送情無限餘音碧水琴

同徐子過岳山人

明顧聞

愛爾中林靜鶯啼下碧除風清徐穉榻花映鄴侯書簾際涼露  
切城陰夏木虛論文竟西日片片落瑤琚

過顧徵士陽山別業

明童珮

繡壁盤空下春游花氣寒瓊瑤學島嶼靈秀走岡巒賦向青山  
課琴隨流水彈還因畏塵染自剪籜爲冠

陽山草堂爲顧大有賦

明豐坊

新暉送山青點點入茅屋平原秀芳草流泉帶喬木籬篁墮涼  
影庭蘭動徐郁主人侵朝興鶴衣巾一幅淨几發爐燎就床取

書讀坐中無俗賓砌下有馴鹿短屏竟日掩香醪四時漉閑情  
寄嶧桐佳詞歎湘竹翹企孤山隱想像柴桑築延睇搖雲峯滿  
聽濺霜瀑久與市塵遙已共山靈熟後名諒非求潛德思厚蓄  
落梅正宿雨予來破幽獨

白龍廟迎送神曲

明高啟

薦芳兮奠醑斲冰爲梁兮葺荷以爲宇神不來兮孰與處空山  
愀兮暮多雨渺吾望兮瀟湘雲冥冥兮水茫茫有美人兮在堂  
盍歸來兮故鄉導赤鯉兮從鼉鼉冷風回兮水驚波儼靈旗兮  
來下巫撫節兮安歌安歌兮未極倏回輶兮山之側南有淵兮  
北有湫神不畱兮我心憂願歲來兮惠我秋

還舟望亭與諸友夜集

明王寵

敘遊方歷歷惜別更茫茫湖海誰投分雲霄幾斷行不眠從秉  
燭忍淚竟霑裳易得窮途感無嫌阮籍狂

過望亭

明王穉登

水鳥白紛紛翻飛不作羣土城三里盡山縣一橋分鶯近帆過  
柳人稀路滿雲金丹堪却老一水問茅君

望亭舟中感懷

明吳兆

水國蠶桑早春山筍蕨肥誰憐行路客著盡離家衣村犬迎舟  
吠田鳥繞耜飛悠然望遠岫却羨暮雲歸

早春過望亭驛喜晴追次李嘉祐韻

明韓奕

遠壑晴烟散綠蘋推篷喜坐整烏巾野花開處多臨驛水鳥飛  
來似送人愁裏聽窮三日雨客邊吟到一分春今朝已有尋芳  
客來往東風陌上塵

游陽山觀大石

明沈周

問寺松篁裏芒鞋苦未停蒸雲山似甌隱石樹爲屏鳥啄臺中  
食僧翻几上經閒來復閒去空損石苔青

遊陽山

明袁宏道

巉石蹲如象枯松剝似鱗鶴仙何處是龍母果然神穴有能言  
獸富多不語人吳宮零落盡踪跡竟誰真

丁令威宅丹井

明高啓



令威作仙天上去舊宅畱在青山阿千年宅廢但遺井何處更  
聞華表歌南陌黃塵足去客東流碧海絕迴波鶴歸重覽應惆  
悵地上叩墳今又多

登大石

明 吳一鵬

大石巍巍郡郭西登臨此日酒重攜烟中鳥沒千峯暝象外天  
空萬物低田舍築墻堆亂石僧厨剝笋落黃泥興遊未盡忘歸  
去一路垂鞭信馬蹄

夫差墓

明 許元溥

古墓卑猶麓亡王遺恨存不堪泉下土偏遣近公孫

重遊巖山廟

明 王樞登

祝融焚盡碧桃花東帝何年返翠華欲辨劫灰人不識斷碑空  
記管霄霞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寺浮圖

明 高啓

雨過春陂柳浪香布帆歸緩怕斜陽漁人爲指江城近一塔船  
頭看漸長

北寺竹林

明 楊基

僧居古城陰迢遞通萬竹林光落虛牖坐愛衣裳綠齋餘孤磬  
遠茶罷微烟續道人悟重元淡然無衆欲譬彼石根泉亭亭湛  
寒淥

北寺水閣

明 沈周

喧寺紛聒耳幽尋達城陰誰料此城中其境自山林僧寮創小  
構雅據西水潯清流可俯掬鬚眉亦堪臨反照在東壁水影浮  
虛金人物相映瑩寂靜宜道心散木列左右上下鳴春禽疎竹  
不蔽牆累累見遙岑遊賞莫禁客酒茗喜相尋借問嘗來轍記  
壁誰曾吟

夏日過北禪寺聽經

明 沈維桓

入門龍象見雙樹法堂開風細流僧座花香散佛臺日邊幡影  
動天土鐸聲來半偈殊能了芸芸付劫灰

過長蕩

明 沈周

發迹過長蕩識此平生始春流方漫衍曠蕩彌十里老葑蔽層

雲藪芽青擬擬正如一明鏡黓蝕銅繡起西山欲臨照搶却螺  
髻美山亦幻怒去南走太湖涘羣勢湧疊浪爭健互排擠我怒  
先我去揮手喝止止湖山四面好轉側皆可喜此面正佳絕扁  
舟載西子芳洲有隙地官賣脫紫綺移家非丹砂所好在山水

宿相城有懷石田先生

明 文徵明

何處重占處土星草堂突兀夜燈明風流已與人都盡手澤空  
憐物有情依舊短牆圍野色不禁高樹起秋聲傷心未了生前  
約漁子沙頭一棹橫

蠡口夜歸

明 道衍

日沒渡口昏水風著人熱漁燈帶螢火微光互明滅舟人報水

程路遠行欲歇故山不分明目盡心力絕遙想山中人待人仍待月

望亭飯僧作四首

明 洪恩

借得人家隙地中藏幾樹梅花旋構數間茅屋欲談一卷楞伽  
隔岸長松疎柳雙溪一片湖光夜聽漁舟共語風吹菱芡時香  
屋後一灣流水門前幾點青山雲去月來橋上鳥啼花落林間  
添得一條略約如從畫裏行來卽此草庵亦可何須百尺樓臺  
不知何所事身墮渺茫間岸白流魚沫天青出蜺山樹微看漸  
滅雲薄去如闕無限隨波意輕舟試往還

渡陽城湖

明 法杲

楓橋與送者別

明 張元凱

楓橋秋水綠無涯楓葉滿樹紅於花萬里之行纔十里闔閭城  
頭尙堪指遊子尊前淚濕衣離心已逐片帆飛酒酣忘却身爲  
客意欲元同送者歸

泊楓橋

明 張羽

晚泊楓橋市冥搜憶舊遊月明天不夜江冷水先秋岸曲依漁  
艇林低出戍樓堪嗟名與利白却幾人頭

泊楓橋

明 高啓

畫橋三百映江城詩裏楓橋獨有名幾度經過憶張繼烏啼月  
落又鐘聲

顧榮廟 并序

明 高 啓

晉侍中顧彥先有墓并祠在長洲之東久而廢爲淫祀  
縣令周君復之爲賦是詩

軍司吳國秀神機夙超弱冠游洛師已蒙南金賞崎嶇諸王  
幕沉湎務遵養中罹廣陵艱計服匪誠枉風雲一揮扇義旅臻  
同響事成恥言勲飄然理歸鞅晉社始東遷羣賢悉收獎道謁  
眞感會矯翼丹霄上德聞一代稱跡泯千齡往時屯乏良佐嘉  
謨益堪想墳祠託荒郊蕭條並榛莽童侵雨隧淫巫闖塵幌  
大夫過停轅式瞻爲含愴衣冠復故貌筵几陳新享寡劣忝鄉  
人因歌表遐仰

閶門訪舊作

明 程嘉燧

悵望吳閶百里餘墳園兄弟日應疎多年華鬢絲相似三月春  
愁水不如歌扇舊分桃葉渡釣船今傍藕花居掃眉才子何由  
見一訊橋邊女校書

李叔元司農邀同諸君餞余於滸墅

明 王世貞

楓橋溟色晚樓前文采風流盡此筵諸友但能河朔飲使君寧  
惜木衙錢已將歸思尋張翰若箇逃名似魯連乘興偶然成別  
語相期不必衆人傳

夜過滸墅簡高司農

明 王穉登

東歸夜指閶闔城月出津亭聽鼓聲鬢有雙蓬隨歲改舟唯一

夜載愁輕却收魚鎖關重啟不待雞鳴客放行何意司農能好  
士人聞知有老王生

滄浪亭

明高啓

滄浪平無風波之驚滄浪廣有風月之賞吳興長史舊遷謫買  
得此水自號滄浪客垂釣在北渚榜船臨西洲白鷗不來往遣  
與誰同游發清歌弄清景醉入荷花夢魂冷天念儒臣去國寃  
故與無塵水雲境斯人去已遠我來空復情滄浪水雖在不似  
昔年清躡躡獨過亭前路莎葦寒煙沙鳥鳴

郡守王公廷招遊大雲庵同用春字

明皇甫汈

謝守屏紛務韋公訪淨因石門紆畫戟雲逕擁朱輪伐木聽鶯  
罷御花愛鹿馴從茲雙樹下掃榻待行春

滄浪亭

明徐縉

窈窕滄波寺玲瓏水上屏綠窗雲竹淨朱戶露花晞魚逸晴偏  
躍鷗閑晝不飛東隣精舍近無慮帶星歸

謁韓蘄王廟

明高啓

宋室中興日將軍武略優功宜超賈鄧名恥並張劉白馬空南  
渡黃龍竟北遊躍戈衝野陣橫棹截江流朝使頒金冊邊人識  
錦裘未終藩閫寄已惑廟堂謀闕聳吳山曉陵荒鞏樹秋廉頗  
歸未老郭令罷誰畱折檻言徒切藏弓勢可憂俄看星隕壘永  
使陸沉州感慨思前代淒涼弔古邱劍花埋虎氣碑蘚剝螭頭

石騎嘶風雨山僧護楨楸鼓旂何寂寂簡策漫悠悠父老悲猶  
在英雄事已休棲霞嶺前墓聞說更生愁

弔僞周故址

明 文徵明

廢鼓樓前蔓草多夕陽騎馬下坡陀欲談天祐誰堪問自唱西  
風葉葉歌

經僞周故宫遺址

明 徐楨卿

自畏時譏掩口吟文章曾說築黃金江山不作千年計枉費英  
雄萬里心

誰使官城坐陸沉倉庾食盡亦難禁綺羅一把咸陽火猶是豪  
英慷慨心

鶴市感懷

明 陳元素

華表千年始一歸清泉白石總忘機如何不作高人伴却逐靈  
輶舞縞衣

臨顛里十首

明 高啓

聞說橋東路高人舊隱居養生應有道覓舉絕無書愛救粘絲  
蝶噴驚出水魚時尋戴顛宅自駕短轅車

應愛山齋好秋風不捲茅鑿渠侵蟻穴移樹帶禽巢人世真浮  
梗吾生豈繫匏不逢皮從事誰結歲寒交

載酒攜山榼安琴製石床鳧眠皆傍母蜂去自從王穀雨收茶  
早梅天曬藥忙不扶靈壽杖筋力老能強

自少圖名意誰言世不知僧求開寺記客送買山資細雨魚生  
子斜陽燕哺見平生無事迫心苦爲尋詩

斬伐憑樵斧經綸在釣車薄雲還露月小雨不妨花酒債應多  
處詩名自一家虛煩時主名懶脫故衣麻

長物元無有何煩犬護扉借看高士傳學製道人衣窗破容螢  
入船空載鶴歸定緣幽事繞不是宦情微

澹泊心情在蕭疎髣髴殘引泉規作沼畱笋待成竿自洗沾泥  
屐誰收掛壁冠毛公新有約月夜禮天壇

沐罷便輕幘消搖詠晚天清風蘇病鶴驟雨聚鳴蟬舊史堆網  
素新經錄洞玄誰知城郭裏別自有林泉

汨汨泉通圃蕭蕭柳映門折花搖樹影踏藕損蓮根饑鴨呼歸  
艦新蠶試浴盆屋前高石在知是鬱林孫

茶租催未得菊餌服還能行古時人笑文工造化憎貧畱漁艇  
載老謝鶴書徵誰識先生樂悠然卧枕肱

過圓妙觀

明陳繼

影搖紅燭散庭輝小殿香清午漏遲啼鳥數聲風習習碧桐陰  
下立多時

春盡題馬禪寺

明蔡羽

斜日上河股殘春投佛家維摩原有榻優鉢已無花桑下曾聞  
道松間聽煮茶坐來心自適此地寂無譁

乘魚橋

明高啓

橋上西遊人橋下東流水遊人如水流朝暮何時已誰知有飛  
僊赤脚踏雙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左招騎龍君右攜采  
鸞子笑殮紫雲英同歌珠宮裏歸來舊城郭千載一日耳下看  
橋上人還隨雞鳴起去者已如灰來者猶如蟻不解養谷神紛  
紛自生死

寄傲園小景十幅做盧鴻一草堂圖詩自題十首

明劉珏

籠鵝閣

誰知軒後閣宛在水之濱牖外樹交合階前萍却分鳥窺書影

靜魚伺墨波勤豈有山陰帖人言此右軍

斜月廊

廊傳踏月久更獲此爲奇不在照能徧無妨影乍欹檻承花始  
韻檐閣樹微虧何以添幽致恰當弦上時

四嬋娟堂

嬋娟何以署到果趣無涯隙地雷遺竹曲闌不輟花暫延人意  
愜久坐客心賒剝啄無妨靜深山詎有差

螺龕

竟日雙扉掩其中草色新石幢門外樹法相壁間尋借渡石微  
窄鑿渠雨始深一燈綿晝夜蕭寂了無音



玉局齋

戒時非作態入室自悠然作古宛如古可傳無意傳才情因以  
勝位置佐之緣方識命名者前身玉局仙

嘯臺

空臺超以曠而畝未能盈綴石僅畱意栽花不在名借池崇地  
勢待月望山情長嘯豐林下恒思起步兵

扶桑亭

虛亭立水面問樹迺稱奇不謂虬龍影能於隙地垂互承欄並  
檻交接澗通池長日披襟坐擁書尤所宜

衆香樓

花扉深不測危立有層樓迺矚盈庭樹宛然別一邱坐堪邀月  
下登或當山遊桂影趨檐際清芬却想秋

繡缺堂

麗景旁相暎庭空水一灣借廡通竹徑畱石讓松關客遠定須  
到詩卑必痛刪暗香浮澗外恍若在深山

旃檀室

不來深處坐何以滌吾愁古井汲苔繡石床吟素秋幽香天際  
發奇致室中求僮僕諳清事支扉謝俗儔

過戴居士宅

明高啓

江邊戴顓宅地好愜幽尋高樹藏卑屋新篁補舊林鳥成畱客

語雲作護花陰不負滄洲約重來論夙心

四月初六日王覺斯過訪歸田園借徐元歎蔣伯玉顧青霞小飲

明王心一

園居倚城北聊以寄幽意花盡綠自肥透迤路更邃我家王子猷遠道移舟至乘興四時好賞茲結構異披襟話同心繞坐擁蒼翠但暢彼我懷酒憑客自醉庶幾仰高踪用續蘭亭會鶴嘯披岑寂梵聲來隣寺池光動新月林影碎滿地坐久復忘言悄然起詩思

贈無量寺東白禪師

明道衍

齊女門邊古佛祠小橋流水樹參差偶來看竹逢佳士指點園

林話舊時

白蓮寺

吳寬

煥然華構已增修檀越金多手自投想見望齊門北去繞檐松竹帶清流

泊齊關醉後寄開采兩弟

明劉曙

齊關細雨木蘭船樽酒淋漓欲叩舷偶別亦生棠棣感如何大被不同眠

拙政園二詠

明沈維桓

若墅堂

野色堂開看若墅明窗紫翠落紛紛春陰不散疑山暗暮雨初

收見水分日日庭前畱白鳥時時樹裏出紅雲却憐東主能觴  
客此夕幽光應付君

夢隱樓

四望高樓如翼開登臨春夕思悠哉千層樹影當空落百尺松  
陰接地來榻倚浮雲棲客夢聽含細雨叫鴻哀幽人自此堪逃  
跡白石茶香坐綠苔

獅子林竹下偶詠

明徐賁

客來竹林下時聞澗中琴經房在幽竹庭戶皆春陰孤吟遂忘  
返烟景坐逾深

獅子林十二詠

明高啓

獅子峯

風生百獸低欲吼空山夜疑是天目巖飛來此山下

含暉峯

演漾弄晴暉江山秋歛霏我吟康樂句日暮憺忘歸

吐月峯

四更棲鳥驚山白初吐月起開東閣看正在雲峯缺

立雪堂

堂前叅未退立到雪深時一夜山中冷無人祇自知

卧雲室

夕卧白雲冷朝起白雲開惟有心常在不隨雲去來

問梅閣

問春何處來春來在何許月墮花不言幽禽自相語

指栢軒

清音護宴几中有忘言客人來問不應笑指庭前栢

玉鑑池

一鏡寒光定微風吹不波更除荷芰影故取月明多

冰壺井

圓甃夏生冰光寒數星冷窗有定中僧休牽轆轤綆

修竹谷

翠羽落經床林鳩午鳴後笋出恐人來編籬遮谷口

小飛虹

初看卧波影應恐雨崇朝過澗尋師去端如度石橋

大石屋

渾沌復輪囷全無斧鑿紋門臨五湖水坐納四山雲

遊王玄渚司寇園畱飲蘭雪堂卽事

明 沈欽圻

郊園宛似小江潭洞壑幽深次第探玉樹亞檐疑點雪春塘漾

藻欲拖藍酒盃傳處風生座奏疏披餘劍有鐔

閱彞客魏奏疏橐

卽席

送人成樂府好將新句付何哉

司寇成送人遠遊絕句

花溪雜詠三首

國朝

錢澄之

園林依北郭舊是百花溪小港移舟進回廊引步迷庭無多竹

石山已足攀躋滿壁藏書處耽吟一叟栖

橫門開不正側向稻畦間樹杪明孤塔雲邊識遠山儘教遊子  
佳未許主人閒曲折沿塘路時時送客還

花溪古勝地芳草亦佳名合并園初大頻移山始成喜多閒境  
界慎勿苦經營一帶軒楹舊存他作者情

詠拙政園山茶花

國朝  
吳偉業

拙政園內山茶花一株兩株枝交加艷如天孫織雲錦顏如姹  
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蠅螭凌朝霞百年前是空王  
宅寶珠色相生光華長養端資鬼神力優曇湧現西流沙歌臺  
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藍爲翫花旋拋先業隨

流水兒郎縱博賭名園一擲畱傳猶在耳後人修築改池臺石  
梁路轉蒼苔履曲檻奇花拂畫樓樓上朱顏嬌莫比千條絳蠟  
照鉛華十丈紅墻飾羅綺鬪盡風流富管絃更誰瞥眼閒桃李  
齊女門邊戰鼓聲入門便作將軍壘荆棘從填馬矢高斧斤勿  
剪鶯簧喜近年此地歸相公相公勞苦承明宮真宰陽和暗迴  
斡長安日日披薰風花畱金谷遲難落花到朱門分外紅獨有  
君恩歸未得百花深瑣月明中灌花老人向前說園中昨夜零  
霜雪黃沙浙浙動人愁碧樹垂垂爲誰發可憐塞上燕支山染  
花不就花枝殷江城作花顏色好杜鵑啼血何斑斑花開連理  
古來少並蒂同心不相保名花珍異惜如珠滿地飄殘胡不掃

楊柳絲絲二月天，玉門關外無芳草。縱費東君着意吹，忍經摧折春光老。看花不語淚沾衣，惆悵花間燕子飛。折取一枝還供佛，征人消息幾時歸。

陸宣公墓

國朝

錢謙益

延英重門晝不開，白麻黃閣飛塵埃。中條山人叫閭哭，金吾老將聲如雷。蘇州宰相忠州死，天道寧論乃如此。千年遺櫬歸不歸，兩地孤墳竟誰是人言。棗葬畱忠州，又云徵還返故邱。圖經聚訟故老闕，爭此朽骨如天球。齊女門前六里路，蕎麥茫茫少封樹。下馬猶尋董相陵，飛鳧孰辨孫王墓。青草黃茅萬死鄉，蠅頭細字寫巾箱。起草尙傳哀痛詔，閉門自驗活人方。永貞求舊

空黃土，元祐青編照。千古人生忠佞看，到頭至竟延齡在何許。君不見華山山下草如薰，石闕豐碑野火焚。樵夫踞坐行人唾，傳是崖州丁相墳。

雨行陸墓道中

國朝

王雨

遠樹濛濛野岸迷，漁翁斜笠板橋西。輕舟渡雨閒凝望，一片村煙卷畫溪。

楓橋舟次

國朝

王圖炳

前年曾宿楓橋下，淡蕩春風漁火夜。亂挽垂楊縮畫橈，吳娘低唱雨蕭蕭。重來且醉楓橋酒，秋江無復青青柳。惟有寒山夜半鐘，依然飄到客船中。

許墅道中

國朝 吳苑

澤國正多雨輕舟剪暮烟幾家存蟹舍五月少秧田漸近梁谿路迴瞻虎阜巔茫茫百端集綠浪白鷗前

許墅有感

國朝 張錫澤

憶擁圖書對鄴侯豈知梁獄忽招尤母心有恨埋青史白骨何年闕古邱曲罷廣陵孤鶴去魂依漳水碧梧秋明知石火須臾事哀些偏能動客愁

過許墅有感

國朝 陳瑚

不泊吳閶下星霜又幾回憶車新使舫烟草舊歌臺易入王維恨能令庾信哀桃花緣底事還傍戰場開

許墅舟中眺陽山殘雪

國朝 王士禎

日出陽山外參差見幾峯依稀露烟靄窈窕明雲松忽憶梅花發清溪深萬重扁舟欲乘興杳杳暮天鐘

山中寄子側時阻雨許墅舟次

國朝 王士禎

平生兄弟遠遊心世外立栖約共尋澗道名花任開落湖天春水半晴陰何山往事思求點五嶽前期負向禽遙憶孤篷宿烟雨青芝南望白雲深

重修滄浪亭和歐陽公韻

國朝 宋犖

滄浪之水清且運亭子結向滄浪邊滄浪之亭幾興廢滄浪之水今依然蘇州南園最幽曠池館創自武肅年厥後踵事非一

姓轉眼變滅隨雲烟湖州長史昔貶謫愛此卜築將終焉輕舟  
野服恣嘯傲援琴命酒樂靜便長史作記歐公賦金鐘大鏞聲  
相宣斯亭遂與人不朽買得只用四萬錢曰予向往自弱歲今  
宦於此嗟華顛手捉孤筇遍探歷荒岡突兀臨長川方花古礎  
纏蔓草幾株喬木仍參天都官園空接斷壠斬王廟在餘數椽  
老夫顧此願修復勝事肯令他人專伐石作亭懸舊額爰飭祠  
宇肅豆籩斬王英靈定來此會與長史相周旋觀魚處敞儼對  
鏡自勝軒小疑乘船隔城山色落衣袂步碕矯首聊遲延回廊  
略約紛點綴管領風月凌平泉山僧野老共登眺央央旂旄却  
勿前官熱心冷每自笑山林痼疾良難湔左司文章久避席白

傳游宴或比肩綿津滄浪忽對舉西堂語厚意則偏吳人好事  
更好我任教畫作屏風傳

滄浪亭二首寄牧仲中丞

國朝 王士禛

我昔萬里赴秦蜀書來邀賦滄浪亭喉間有語不敢吐六一妙  
句通仙靈曲江樊川飽遊歷石髓谷水何清冷百花潭上花照  
眼東湖菡萏千娉婷東溪西溪夾明鏡中有萬竹森煙汀滄浪  
南望渺天末恨無大翮排青冥歸來八載一彈指卧遊往往尋  
圖經高林翠阜尙窈窕紅蕖綠浪鋪丹青盤山僧來見畫本使  
我遠望空矜髴子美有語卽吾語擬來隨汝腰笻箬

夙愛子美犢頭詩滿川風雨潮生時風格正與梅老敵火攻欲



並才翁馳况復生逢天聖日廟堂左右皆臯夔奈何一肯輒棄  
置古來謠詠生蛾眉遠放江湖禦魍魅遣來吳會觀蓮漪南園  
舊跡久蕪沒古水曾識王元之一朝勝地落渠手天意亦似哀  
湘纍竹外有水水外竹石在表經窮灣碕坐俯紅葉歷奩鑑行  
看白鷺吹參差終老於斯亦不惡鳩媒鳩逝將奚爲梁苑先生  
秉旄節愛此十頃青玻璃臨流慷慨一懷古倏還舊觀憑指麾  
移來妙喜但頃刻華林魚鳥生妍姿古人今人兩不朽何須漢  
水沈豐碑

同徐昭法登箭闕

國朝 楊 補

嫋嫋天風吹我衣千年丹碧麗朝暉石稜中斷開雙闕山勢支

分見四飛煙際五湖洲喚疊秋深南國塞鴻歸干戈白髮登臨  
在猶幸名山志未違

登陽山

國朝 王 攄

梯迴磴復逐松聲群峭摩空類削成海日自明無曉夜湖天不  
盡有陰晴一泓下注龍湫伏千仞橫開箭闕平坐覽衆山凌絕  
頂長風吹起暮愁生

游陽山雜詠四首

國朝 汪 琬

大石

土垣窟窟鼠石像蒙荆棘欲覓蓮句詩殘碑無隻字

龍湫

一泓何黝深遊人每動色所恐龍子驚風雷飛白日

晉栢

修柯不知年疑有鬼神守至今龍蟠處蒼文尙左紐

岳園

數易荒園主泉枯竹已花居人談舊事猶指隱君家

雲泉庵大石

國朝 唐 瑀

雲泉奇勝處大石最知名風磴迴青漢霞標擬赤城平湖光似

鏡幽籟響如笙到此渾忘返塵緣頓覺輕

陽山

國朝 徐 崧

玉洞虹梁碧岫連曾居龍母與丁仙苗興早禱傾盆雨鶴返遙

鳴廢壘烟東去金闈青隔野西來笠澤白浮天最奇高頂峯如

闕傳是秦皇一鏃穿

經陽山白龍廟龍井

國朝 徐 燠

絕壁滃然一井開白龍蟠處盡蒼苔光寒只恐朝飛去影靜猶

疑夜卧來雨過空山驚鬼怪雲從幽壑動風雷亦知有母常靈

異祠廟年年展拜廻

觀陽山雲泉庵大石追次吳原博史明古聯句韻

國朝 徐昂發

吾州卑猶山大石萬口誦芒屨獨來遊赤藤還復共風吹輕翼  
肘意行捷飛鞞山骨屺撐立霧脚鬱蒸滃值年鼓鑪鑄造物開

鴻洞乘階拱兒孫岑嶠班伯仲鬪狀突相攬落勢奔可恐其陽  
芝菌殖其陰宏竇凍石理紛鱗皴龜兆等錯綜女媧施手時巨  
靈擁幢送齶齶河鼓槌鬻鬻土伯從立雲疊千堵妖罔鑠百種  
谿訝坤軸陷鼯鼠鼯冠重頽如龍割耳踔若馬脫控仰似靈鼈  
浮聚似群狙訟騰虹蠹石梁劈壤若幽衝奔雷鬼斧鳴凝血神  
鞭用帝觴爲落成山秣亦效貢壤形簇簪髻側睨欹僂甕前飛  
雉霸秦後卻鴟過宋授書偃蹇來支機姪姪奉日炙焦流金砂  
伏燦生汞深坳芥舟漾淺罅戟牙中裊嗤東海窄陣駭常山縱  
目貽歛改眎肩聳但孤諷循翫日屢移刻畫語未痛上古聞夸  
蛾負山厝朔雍誰向勾吳偏壘此怪石供礪角來野牛折膝卧

鐵鳳堅瘦霜雪饕蹀踈踈股衆掃苔據兩弓枯僧結雙棟孳确  
伴天頑寧豁倚厓縫仙蛻鳥翮披泥深鯨鬣壅米拜端可受李  
射儼欲動棋枰剗凹凸佛龕鑿嵌空青飢足餓糧殘碑供吟弄  
詩服匏翁具詠微洛生麟輕傳比竹諧狂作投奔碯焚焚塵網  
間擾擾蠻觸閔微尙寄崑崙盪胸展雲夢邵笑牛李癡黃金擲  
高俸

過大慈寺

國朝 徐昂發

紫裕霑微露斜穿右徑中谿迴花不盡峯斷澗遠通茶竈家家  
火山鵲葉葉風支公畱舊隱撥路欵茆蓬

龍母祠

國朝 徐昂發

髣髴明神降鱗鱗小殿中湘娥裁玉佩月姊織香葱壁吼青巖  
雨旗翻赤鯉風山農喧鼓笛載酒酌幽宮

同夏士兄登巘山頂

國朝  
朱彝尊

杖策荒塗外凭高遠樹重微茫開積水縹緲見孤峯細雨春歸  
雁深山日暮鐘何年共招隱相伴入雲松

游大石

國朝  
沈德潛

甲猶推鎮山大石擅奇跡造物試搏弄鴻蒙劃開闢匪由五丁  
鑿或是巨靈擘峯橫鳥側飛崖懸枝倒植一柱危結構飛梁險  
筇屐陰洞吹寒風終古翳昏黑蒙密竹樹交掩映化人宅靜憩  
依蒲團問飢經香積已慙隙中影偶得喧餘寂登陟緬曩賢文

采辨石刻名山待人重富谷頓生色事往目轉疑清詞半湮泐  
孰垂千載名感嘆情何極

尋滴水巖

國朝  
沈德潛

空富擁歸雲探幽屢迷誤山徑落葉深披尋得前路隔林響淙  
潺境轉寒泉遇陰厓山骨穿虛竇水脉露群沫下涓滴歲久石  
疑蠹中藏不息機詎並奔流注澄潭無織埃觀心靜淨慮神骨  
自淒寒清境難久住行逢晚樵還共蹋蒼茫去

登陽山絕頂

國朝  
沈德潛

秦餘杭山不知幾千丈箭闕嗟峨在天上捫蘿陟磴身忽高下  
界送眼難爲狀群山起伏遙相從髣髴長老呼兒童山沓水合

渺無際但見太湖隱隱環西東青天微茫不在外白日恍惚沈  
其中峯迴境斷陰風呼行人到此寒肌膚老湫昏冥龍所都往  
年投符禱甘雨神物出沒雄牙鬚山川終古闕靈異唯有句吳  
霸業歸虛無章明妖夢占俱應黑犬亡吳事前定遠道奔亡悔  
已遲山中枉殺公孫聖風前憑弔空歔歔何處鐘聲入清聽此  
時日欲落樵徑寒雲還山腰諸峯若浮動倏忽中斷青巒屹左  
望館娃宮右望鐘吾山夫差冷魄何足喚願爲赤松弟子採藥  
烟巒間我雖老矣能躋攀

令威宅

國朝 葉士寬

令威昇仙去宅不與之拔白雲流空堦明月照虛闥蛩吟砌下

穩鳥聲樹頭聒祇餘煉丹井落花澹流沫仙人一瞬間忽作千  
年別翩然騎鶴歸荒荒但蘿葛蒼茫城郭移杳藹間井滅惟有  
青山青不改朝霏豁

秋夜宿朱氏秦餘山莊

國朝 尤 怡

高館秋深裏疎林露氣多清言雜樵牧幽夢接烟蘿鸞鶴勞塵  
想雲泉待客過明朝賦招隱隨意訪崑阿

長洲學舍喜孫豹人過訪并有詩見贈奉答

國朝 姚文焱

渭樹江雲念不忘蘇臺忽覩雁成行我慚官冷無三絕君尙飢  
驅走四方簪盍真如萍梗聚樽開還對菊花香故園記得追遊

地步屨相過隔一方

彌羅閣眺望

國朝 吳苑

高閣俯城中晴光處處通書空傳越絕地自屬吳宮征鳥依林  
末游雲貯海東登臨無限意都付與江楓

同王築崑登彌羅寶閣

國朝 徐崧

歲暮過仙觀巍然寶閣雄燈光搖碧落香霧靄寒空迥出三清  
上迴廊一郡中森羅都在眼誰不嘆神工

元妙觀贈陶鍊師

國朝 陸耒

杖藜何處尋仙境玉洞飛花近市橋絳簡書傳開石室步虛聲  
響接雲霄香生寶鼎丹初轉名列蓬壺路不遙讀罷黃庭佳客

至星壇可許挂詩瓢

九月登城北報恩寺塔

國朝 陳燦霖

健向浮圖絕頂攀置身層漢九秋閑萬家烟火迷全郭百里風  
雲起四山久踞簷牙看鳥背靜聽鈴語答人寰由來榮落生愁  
恨好綴茱萸挽笑顏

喜復介石書院瞻禮言夫子

國朝 褚篆

披榛尋大石復見講堂成曠代師儒席名山香火情管絃遺韻  
在筭簾野芳盈興廢關吾黨人知頌回卿

前太僕卿  
顧存仁建

構院因新木重標介石題先賢仍仰止勝地幸攀躋閣迴瞻雲  
岫林香問竹畦東南倡道意好為誌山棲

訪沈石田故居

國朝 張錫祚

杭心希古賢閑情緬高士孤舟渡平湖日落遵枉渚逶迤入荒  
村徘徊覓遺址人語散鳧鷖草長眠鹿豕何處有衡門田中間  
孫子

北郭尋徐幼文故宅

國朝 沈德潛

右流舊日此栖遲滿鴨烟雲獨到時十子聲華隨逝水半村瓜  
瓠上疎籬蜀山避地青田鶴洛郡飛纓太廟犧更惜松楸迷處  
所秋墳誰聽鮑家詩

集依園分賦得妙巖臺

國朝 徐珂

吾歌妙巖臺妙巖臺在何處所地隔閭邱不數武灌叢奧草莽

不行旣麗啼烟鴟嘯雨故老相傳土骨堆下有玉鳧金雁飛出  
時可觀金粟山人亦好奇斬荒剗穢來啓宇洞壑豁訝葑菱陰  
一亘突兀當環堵夾以怪石雜妍卉酌以茗汁兼椒醕謚以闡  
閣百尺之嘉名實以蕭梁萬乘之貴主影挾雲根勢最高珮聲  
髣髴臨瓊戶晝賞宵升花月中硯匣隨身兩侍女搔首驚詠元  
暉詩振衣狂作青海舞每登刻燭窘詞流別欲壘麴困酒伍疑  
君前身沈亞之雅能痛峭妙茹吐隱隱簫聞羸女吹冷冷瑟動  
湘靈鼓高高下下勝擅吳朝朝暮暮雲似楚妙巖臺妙巖臺正  
悲歌起山家小兒攘臂時危涕洟瀾不得語太清元元陽九年  
爾來一千一百四十許乾坤慘黷幾銷沉何獨玉顏爲黃土吾

思歌風隆準翁吾思凌歊寄奴祖那用簿心腸老公且憑君飲  
忘今古裂幘拾謁倘可期反裘垂竿首還俯

飲顧孝廉秀野堂

國朝 朱彝尊

秀野堂深曲徑通巡檐始信畫圖工小山窠石屋高下清露戎  
葵花白紅已許糟邱成酒伴不妨蠹簡借郵筒入秋準踐登艫  
約吟遍江橋兩岸楓

戊辰三月秀野草堂落成偶題東壁五首

國朝 顧嗣立

桃花一簇竹千莖檢得髯蘇秀野名世路嶮巖寧作我腹中空  
洞且容卿墻分樹色春陰合榻護茶烟午夢生移得鵝黃千萬

縷輕寒漠漠語流鶯

竹頭木屑積差栽五架三間獨樹坡窗紙油糊添日色簾鈎風  
蕩引池波操鋤舊識王承福種樹新來郭橐駝擬賦閒居慙未  
就翻教忙裏看春過

林烟疑對曉山青風掃凝雲塔半星口角本羞言阿堵眼光曾  
是識寧馨橘奴遠種參差立魚婢初生細瑣形最愛池寬涼月  
白斷霞如絮閣茅亭

鴛鷺叢邊枕石眠碧荷新漲散金錢遊絲落水原無影飛絮漫  
山不是烟閑裏尋人強說鬼醉餘逢客好談天從今紅藕香中  
卧身世茫茫付酒船



燕雛掠破權籬烟豆蔻梢頭嫩葉妍才士易傷三月暮愁人最  
怕五更天蠻箋細擘中書禿玉盞橫飛從事賢香白淡紅迷望  
眼春光占斷草堂前

題秀野草堂二首

國朝 韓 奕

曲巷通鸚鵡幽栖傍妙巖小池時潑墨好鳥或窺簾甲乙千峯  
石青紅四部籤興來遲客醉斜掛玉鈎織

讀書深柳處才子託千秋好古憐殘簡探奇類遠遊詩篇存考  
父史例自中州往事傳金粟風流似此不

復歸故園作

卽歸田園

國朝 王廷銓

蘭堂憑眺思悠悠回首當年憶勝遊亭榭昔聞嘶戰馬池塘今

喜狎閑鷗小山叢桂秋風老片石長松翠色稠惟有數峯依舊  
峙烟霞詩酒可忘憂

妙巖亭納涼次韻

國朝 徐陶璋

迴廊曲檻水波橫蘋末風來拂袖輕青簾展時畱客話碧梧高  
處送蟬聲冰和瓜片侵牙冷雨洗花光照眼明滿座朋簪豪興  
合淺斟吾已覺微醒

萬里歸來坐晚涼錦囊猶帶墨痕香

秀野先生歸自楚粵得新詩五百首

殘霞深

淺紅銜領古木參差綠映床越鳥啼隨風葉散

時聞竹雞聲

吳羹味

佐酒杯長亭邊惜別重回首顛倒看披薜荔裳

立夏前一日顧秀野太史招集妙巖亭二首

國朝 沈德潛

妙巖亭子與僧隣  
清磬聲中坐衆賓  
隔岸野花飛著水  
傍欄幽鳥語  
畱春器之有約  
應燒笋張翰初歸  
合煮菹醉後高歌  
頻斫地不辭披豁見天真

姓名自昔滿清都  
歸卧青山號醉愚  
仕宦憑渠爲令僕  
文章從古屬江湖  
坐間那可無高士  
世上何妨重酒徒  
後晤更期花墅宿  
秋風不遣月明孤

訪諭石澗隱居  
國朝 陳 魁

南郭有真隱  
元初此高軒  
卦蠱得上九  
筮賁戀邱園  
一編闡義奧  
抱琴彈秋烟  
邈矣玄豹迹  
山霧空蒼然

賢首寺牡丹  
國朝 王 棻

京洛繁華小劫餘  
花期崇敬近何如  
數枝明艷紅塵外  
滿院清芬穀雨初  
夢斷瑤臺依淨土  
寵辭金屋寄精廬  
開時祇恐妨僧定  
竹徑先傳仙客車

陸魯望宅  
國朝 韓 菼

幽居賦就興何如  
好傍城闌小結廬  
地接虎邱時蠟屐  
門臨鶴市滿  
巾車夾窗雲度翻  
書潤曲水風來散  
髮疎更喜招尋皮  
從事日供杞菊笑  
相於

送姚彥昭孝廉之官長洲司教  
國朝 潘 江

三吳名勝藝林傳  
函舫看君去似仙  
地是昔年遊屐徧  
書從廿

載國門懸戴憑經席應分坐張鶯文章並選錢最喜到時多舊  
雨黃鶯聲裏上歌船

蠡湖

國朝 葉士寬

秋光一片接澄湖少伯曾經此伐吳組練眩晴明浦口舳艫啣  
尾下姑蘇烏啼茂苑多榛莽水滿長洲徧荻蘆今日通津成大  
路千帆漕轉入皇都

今名漕湖

射瀆歸舟

國朝 李奕拓

金姬塚畔雨濛濛一片帆飛射瀆中水鳥沙頭幾點白天桃村  
裏十分紅歌憑風過高還下塔引船行西復東何處更教幽興  
發雲崑鐘晚出禪宮

白鶴後院

國朝 褚 篆

池上籠鵝客頻來索字逋因臨右軍帖往看少文圖翠栢修廊  
冷霜禽小院孤蓬萊有雲氣時起博山爐

麋城懷古

國朝 葉士寬

伯吳亦數闔閭才參鹿何堪百雉開此日春風馴舞館後時秋  
雨走荒臺虎邱西畔呼羣散鶴澗東頭挺險來回首夕陽明滅  
地一行晴雁下城隈

春日經南禪寺

國朝 張成祖

城南饒古寺幽討暮春天法雨洒香界慈雲覆講筵花飛當小  
徑水暖帶輕烟尚憶香山叟遺碑此地傳

滄浪亭

國朝 顧元培

詩社何年結水涯酒盃裙屐往來賒  
野花修竹都官宅翠阜荒灣子美家  
一代清流投濁水千秋秀句散餘霞  
瓣香終為先生薦枯柳祠邊噪暮鴉

開元寺石鉢

國朝 翁照

石鉢曾傳出海陬摩挲佛像巧雕鏤  
蘊竒久託乾陀國歷劫初經滬瀆流  
萬里靈蹤歸淨域千年寶氣鎮吳洲  
卻疑中有明神護風雨還聞吼怒蚪

遊結草菴追和文衡山韻

國朝 王廷魁

招提水木映滄浪筇竹攜來上草堂  
塔影何年浮碧澗花源終

古斷漁郎

中有放生池及二石塔

鐘敲隔院催殘照柳拂寒堤送晚涼  
為

赴維摩香火社石橋南畔繫輕航

寫陸宣公墓枯柏重青圖詩以紀事

國朝 王廷魁

昔居齊女門曾謁先賢冢宣公此憑依  
荒郊羣木拱蒼蒼一病柏枯榦似骨聳  
土人或觸之瞑眩欲神悚憶公立朝時  
奏疏驚泉湧責難效虞唐立議宗賈董  
孤忠明主賴正論姦邪詢貶謫鈔方書  
避禍時震恐遺櫬忠州歸節烈邱山重  
正直與栢同道合若膠鞏近歲青銅根  
一朝發坵壘對待判死生孤高覆龍茸  
蛟龍仍屈蟠雲烟常護擁

聖朝崇古賢修墓承

天寵知公靈爽存予心久推奉援筆寫虬枝墨酣賈餘勇

移居南園覽古有作

王廷魁

太息人間似寄居一枝安穩樂陶如鐘敲五夜南禪寺地載千秋長史書汗馬嘶風懷古戍老農鋤雨護新蔬升平久矣何須論但得清幽便結廬

謁文待詔新祠恭和

王廷魁

御製元韻

先生德藝冠吳儂仰止情深素所宗玉磬揮毫傳妙品

天童褒語快竒逢清標潔並千山雪高行風齊百尺松老大未能

酬夙願空從祠宇企芳踪

滄浪亭

國朝沈光熙

我登滄浪亭高詠滄浪篇亭中人去近千載亭前風月長清妍  
頗聞卜築時位置獨蕭爽雜花修竹間幅巾自來往宦海波瀾  
了不驚林泉到處供唵賞一時同調歐與梅並有新詩記幽敞  
舊傳元璩宅或云承祐居侯門池館紛縈紆豪華一散成邱墟  
湖州長史偶棲託勝蹟終古留偏隅故知賢達人抗志煙霞外  
飛鴻去杳然羅網豈能害卽今亭子旁遺祠鬱松檜我來弔古  
開襟情閒循曲岸窮迴汀碁枰石矸沙何處惟見積水涵虛明  
不須更鼓滄浪柂對此還思濯我纓

姑蘇臺懷古

國朝王宗源

霸業初成逐燕游層臺迢遞冠山陬千峯雲氣尊前落萬頃  
光檻外收窟室不堪追往事梧宮誰遣動深愁閒披越絕談名  
勝園寢荒涼剩虎邱

左攜鄭旦右夷光置酒高臺樂未央白紵歌殘雲久駐雙鸞舞  
罷霧深藏銜枚忽見偏師入響屨遙憐舊廡荒記得諫書懲妹  
妲女戎自古繫興亡

長洲縣志卷三十四終